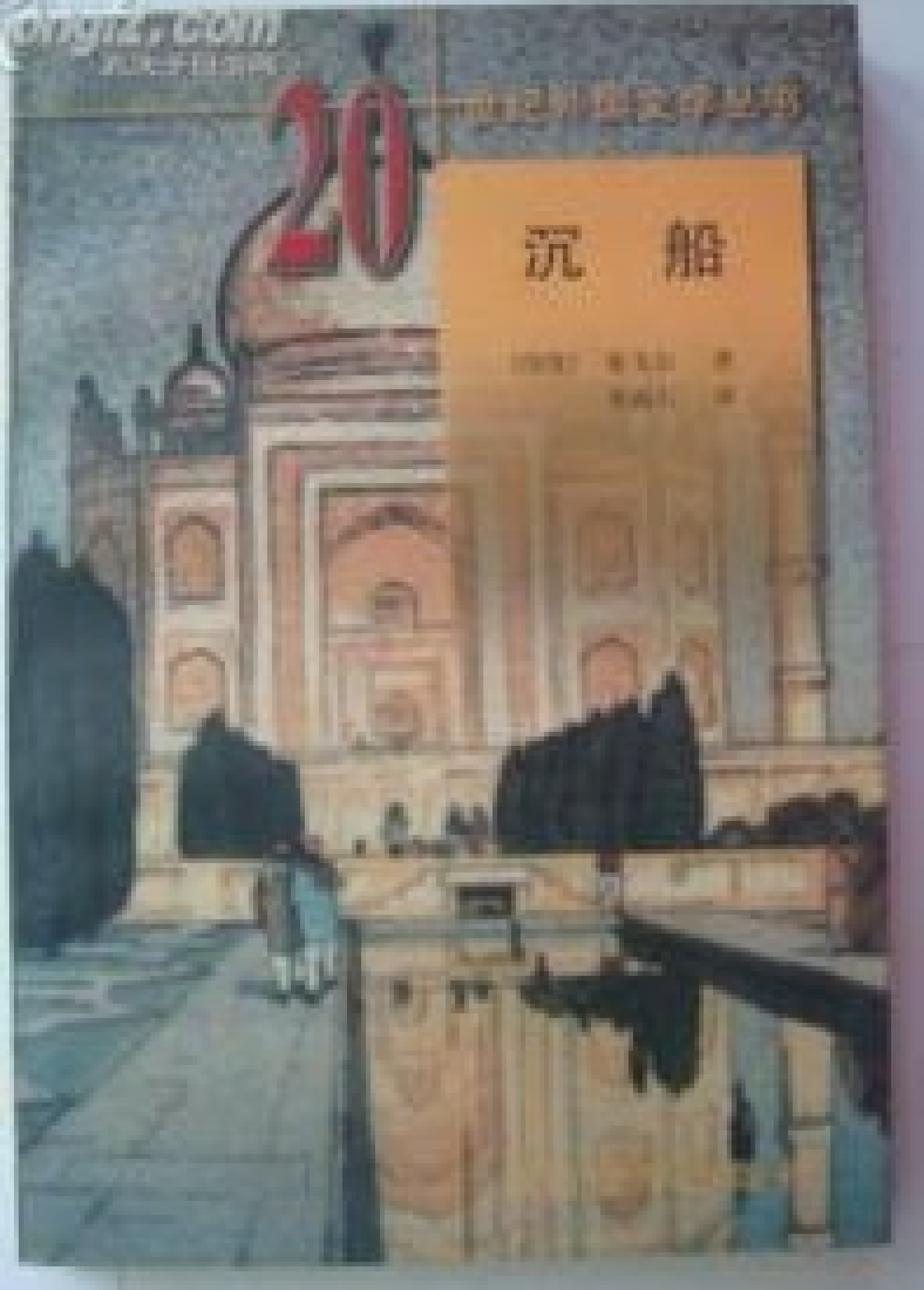

20
沉船

第一章

誰都不怀疑哈梅西是准能够通过法科考試的。职掌各大学的学术女神，一向都不断从她金色的蓮座上，对他撒下无数的花瓣，賜給他各种奖章，并使他屡次获得奖学金。

大家以为，考試完毕后，哈梅西一定要馬上回家了，但他却似乎并不十分急于收拾他的行囊。他父亲曾写信給他，吩咐他立刻回去。他回信說，等到考試的結果一公布，他馬上就动身。

安那达先生的儿子卓健德拉是哈梅西的同学，和他住在緊隔壁。安那达先生是梵社①的社員，他的女儿汉娜丽妮最近正准备参加初級文科考試。哈梅西常常到他們家来做客。每到吃午茶的时候，他差不多总在座，但很显然，他所感兴趣的并不仅仅是茶，因为不是吃茶的时候他也常在他們家。

汉娜丽妮常常在洗完澡之后，跑到屋顶的阳台上去閑步，一边晾干她的头发，一边拿着一本书边走边看。哈梅西和她一样，

---

① 梵社(Brahmo Samaj)亦称“最高精神信徒协会，”系于1828年由罗摩·摩罕·罗易(Ram-Mohan-Roy, 1772-1833)首創，在加尔各答成立的一个宗教团体。其主要宗旨为改革印度的宗教思想与社会生活，当时印度較有自由思想的人多参加了这一团体，对于印度的思想解放运动曾发生极大的作用。

也常常拿着书独自坐在他的房顶阳台上的梯棚边讀着。这里的确是一个可以安心讀书的好地方，但这里使他分心的事也很不少，这是誰都可以很容易猜想到的。

直到現在两方面都还沒有提到婚姻問題。安那达先生所以沒提起这件事是有一个原因的：他有一位年輕的朋友到英国学法律去了，老头儿的心里老在想着那个年輕人很可以做他的女婿。

有一天午后，在吃午茶的茶桌边，大家談論得非常热烈。年輕的阿克謝在考試方面虽然不很行，但他的茶癮和对于其它一些无伤大雅的小嗜好却也并不亚于某些在学业上更有成就的青年；因此他也常常是汉娜丽妮茶会上的客人。今天，在談説中他发揮議論說，男人的才智好比一把大刀，卽使沒有很鋒利的刀刃，它的重量也可以使它成为一种极有力的武器，但女人的机智却至多不过是一把細小的鉛笔刀——不管你把它磨得多快，也决作不了什么大用……

听到阿克謝的这种荒唐論調，汉娜丽妮倒預备默然忍受；但这时她的哥哥卓健德拉也同样提出了一些菲薄女人才智的議論，这却使得哈梅西不能忍耐了。他一变适間默然沉思的态度，开始滔滔不絕地贊頌女性的各种美德。

哈梅西一边热烈地为女性进行辯护，一边又喝完了两大杯茶，这时忽有一个仆人送来一封他父亲写給他的信。他把信拆开匆匆看了一眼，虽然这时辯論正非常激烈，他也不得不甘認失敗，匆忙地站起身来預备离去。后因大家一致向他抗議，他只好向他們解释說，他父亲剛从老家到这里来了。

"你請哈梅西老先生进来坐一会儿吧，"汉娜丽妮对卓健德拉說，"我們也可以請老先生吃杯茶呀。"

"别麻煩啦，"哈梅西匆忙地拦住說，"还是我馬上去見他

吧。”

阿克谢这时却不禁心中暗喜。“老先生也許决不肯在这里叨扰什么吧，”他說，暗示着安那达先生是梵社社員，而哈梅西的父亲却是正統的印度教教徒。

哈梅西的父亲布拉加·莫罕先生一見到他儿子，第一句話就是，“你必須同我一道赶明天的早車回去。”

哈梅西抓抓头皮。“有什么事那么急嗎?”他問。

“也沒有什么特别的事，”布拉加·莫罕說。

哈梅西以詢問的眼光看着他父亲，心里奇怪他为什么要这样匆忙，但布拉加·莫罕却不覺得有必要滿足他儿子的好奇心。

晚上，哈梅西的父亲出去拜訪他的加尔各答的朋友們去了，哈梅西坐下来預备給他父亲写一封信；他按照一般对有身份的父亲写信的格式，写下了“父亲大人高貴的蓮座下”，但写完这一句后，他的笔似乎怎么也不肯听使喚了，尽管他一再对自己說，他同汉娜丽妮已經以一种未經明言的誓約彼此以身相許，如果現在再把这个未經公开的婚約对他父亲隱瞒下去，那是非常不对的，也仍屬徒然。他用不同的格式又写了好几張信稿，但結果仍一張一張全被他撕毁了。

晚飯后，布拉加·莫罕安靜地睡去。但哈梅西却象午夜游魂一样，爬到阳台上去，煩惱地来回走着，不住地瞪着两眼望着邻家的房子。九点鐘的时候，阿克谢才迟迟离去；九点半，他們的大門关上了；十点的时候，安那达先生的客厅里的灯也已經灭掉；到十点半，全院的人都沉沉入睡了。

第二天一清早，哈梅西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加尔各答。布拉加·莫罕先生是非常小心的，他决不会让他有誤車的机会。

第 二 章

哈梅西到家以后，才知道他父亲已經替他选定了一位新娘子，并已定好了举行婚礼的日子。布拉加·莫罕年輕的时候曾經有过一陣潦倒的日子，他后来的发迹实多亏了他幼年时期的一位朋友，一位名叫伊向的辯护士的帮助。伊向去世很早，他死后别人才发現，除了一堆債务，他是什么也沒有留下。这样一来，他的寡妻和他的孩子——一个女孩——就立刻陷入了貧困不堪的境地。这女儿現在已經成年，她便是布拉加·莫罕为哈梅西聘定的新妇。关怀哈梅西的一些朋友們曾經反对过这件亲事，他們說，据傳聞那姑娘長得很不漂亮。但对这种意見，布拉加·莫罕始終只有一个回答。"我不懂你这是什么意思，"他总回答說。"你可以从外表的美来評論一朵花或一只蝴蝶，但你不能这样来評論一个人。如果这女孩子将来能和她母亲一样作一个賢良的妻子，那哈梅西就应該認为自己是非常幸运了。"

听到大家在閑談中提到他的为期不远的婚事，哈梅西感到心情非常沉重，他于是成天信步到处游蕩，希望能想出一个逃避的办法，但結果却似乎任何可行的办法都沒有。最后他終于鼓起勇气对他父亲說："爸爸，我实在不能和这个女孩子結婚，我已經和另外一个人有过誓約了。"

布拉加·莫罕："有这种事！你們正式举行过訂婚仪式嗎？"

哈梅西："沒有，那当然还說不上，不过——"

布拉加·莫罕："你已經同那女孩子家里的人說过嗎？一切都已經談定了嗎？"

哈梅西："我并沒有正式和她談过这个問題，不过——"

布拉加·莫罕："哦，你并沒有談过？那么，既然这以前你—

直沒开过口，現在你当然更可以保持沉默。”

停了一会儿之后，哈梅西終于拿出了他的最后一个武器。“如果我現在去和另外一个女孩子結婚，那我实在太对不起她了。”

“如果你拒絕和我为你选定的这个女孩子結婚，”布拉加·莫罕回答說，“那你将是作下了一件更对不起人的事。”

哈梅西再沒有什么可說了；他心里想，他現在唯一的希望，就只有等着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来阻止这次婚禮。

据算命先生說，錯过了这次选定的吉期，以后在整整一年中就再挑不出一个吉祥的日子，因此哈梅西心里盘算着，只要能躲过这个命定終身的日子，这事就可以再緩限一年了。

新娘子住得很远，从他家去只有水路可通。而卽使走最近的路，尽可能穿行連接大河道的一些小河，也有三四天的路程。布拉加·莫罕为意外的耽擱打出了很寬裕的时間，在吉期前整整一个禮拜，他挑了一个黄道吉日，便带着全班人馬出发了。一路一帆风順，不到三天，他們就到达了喜馬加路，那就是說，离开婚禮的正期还有四天日子。老头儿所以希望尽早到达，还另有一个理由：新娘子的母亲生活过得很苦，他早就希望她能够离开自己的家，搬到他們的村子里去住；那样他就可以多照顧她一些，让她能再过几年舒服日子，也算报答了他那已死去的年輕时候的朋友。过去因为两家还沒有正式結亲，他心中虽有那种意思，在老太太的面前总覺不便启齿；現在，眼看婚禮馬上就要举行了，他終于把这个意思說了出来，并且立刻得到了她的同意。她家本就只有这么个女儿，現在要她到她那已无亲娘的女婿身边去担当母亲的职务，她当然是乐意的。最后她更斬釘截鉄地說，“誰爱議論就让他去議論吧，我本应該和我的女儿女婿住在一块儿。”

因此布拉加·莫罕便利用婚礼前的几天日子，为老太太收拾好一切，以便把她的一点家私搬到她的新居去。他原打算要她同婚礼队一道回去的，唯恐在路上沒人照顧，他来的时候还特别带来了他家的一些女眷。

婚礼按期举行了，但哈梅西拒絕正确地念誦神圣的誓辞。到了行"吉瞻礼"（新郎新妇第一次彼此相見的一种仪式）的时候，他竟閉上了眼睛。他整天是一臉沮丧的神色，大家說笑戏謔着鬧新房的时候，他始終默不一語，通夜，他背向新娘睡着，清晨，他更是尽可能早地跑出了新房。

一切婚礼仪式結束以后，婚礼队起程向回走了。所有的女眷坐一条船，年紀較大的男人坐一条船，新郎和一些年輕的男客人坐在另一条船里；最后的一条船上則載着在举行婚礼时奏乐的乐队，他們时时吹奏一些小曲和任意挑选的一些乐曲的片段，供大家消遣。

那一天天气热不可当，晴空中沒有一絲云彩，远处的地平綫上弥漫着一片濃密的紫雾。河岸边的树木全現出一种离奇的惨淡的色調，树上的叶子更无一絲动摇之意。船夫們滿身汗如雨下。在太阳落山以前，駕船的人便向布拉加·莫罕說："我們得在这里把船弯下了，先生；再过去好些路都沒有可以弯船的地方。"

但布拉加·莫罕却希望越快越好地結束这个行程。

"我們可不能在这里停船，"他說，"这天儿上半夜会有月亮的；我們赶到巴魯哈达去休息吧。我决不会亏待你們的。"

船夫們只好再划着船前进。河的一边是在热空气中閃着微光的沙滩，另一边則是陡峻的坎坷不平的河岸。月亮透过紫雾升起来了，它閃射着一种暗紅色的微光，样子頗象醉汉的一只眼睛。天空仍然明淨无云，但忽然間，沒有任何預警，突来一陣有

如雷鸣的低沉的轰隆声，打破了天地間的沉寂。船上的人向后一望，只看到一股挾帶着一片黑黝黝的尘沙和无数殘枝敗叶、树皮草根的旋风，好象被一把巨大的扫帚掀起来的一般，向他們压过来了。

立刻是一片瘋狂的喊叫声："不要慌！不要慌！快划呀！快划呀！啊，天哪！救命啊！"

此后的情形便沒有人知道了。

一股大旋风，象人們所习見的一样，在它狹窄的毁灭的道路上向前滚去，滚过了那些船只，把擋在它道上的一切，摧毁无遺；片刻之間，这个不幸的小船队便完全失去存在了。

第 三 章

暮靄消散了，銀色的月光遍洒在广闊的沙滩上，好象让它穿上了一身白得耀眼的寡妇的丧服。河面沒有一条船只，甚至看不見一絲微波；河心河岸，到处是一片宁靜，这宁靜有如死亡带給受尽苦难的病患者的一种无尽无休的安宁。

哈梅西醒来时，发現自己正躺在一个沙滩的边緣上。最初，他竟沒有想起剛才所发生的一切，等到那不幸的遭遇象一个恶梦似地在他的脑中重現的时候，他便一跳脚站了起来。他的第一个思想是要弄清楚他的父亲和他的朋友們現在究竟怎样了。他向四面望去，什么地方也看不到半个人影。他放开脚步沿水边走了一陣，也仍一无所見。这一片雪白的沙滩，象躺在大人手臂中的孩子，靜躺在大巴达馬河——恒河的一支流——的两个小支流之間。哈梅西走完了小島的这一边，正打算开始搜寻小島的另一边的时候，却忽然隱隱約約地看到远处好象有一件紅

色的衣服。他加快脚步走近前去，竟看到一个年輕姑娘，穿着新娘子的紅裝，好象已經死去的样子躺在沙地上。

哈梅西曾学过一套办法，可以叫这个显然是溺死的人复活。为使她恢复呼吸，他坚持不懈地一下又一下用力先把这女孩的双臂向她的头的方向推去，然后又把它們扳回来压到她身子的两边，这样，經过了相当長的一段时間，她終于緩过气来，微微睜开了眼睛。

但哈梅西这时却眞是疲慵已极，好一会，他連想要問她几句話的气力都沒有。同时那女孩子也似乎并沒有完全恢复知覺，她的眼睛剛要睜开，一下又气力不支似地闔上了。不过哈梅西仔細观察了一陣之后，知道她現在呼吸已沒有什么困难。他于是就靜坐在蒼茫的月色下，長时間呆呆地望着她。他們倆第一次眞正見面竟想不到会在这样一个奇怪的地方——这片躺在水陆之間的荒无人烟的土地，恰象是介于生和死之間。

誰說撒西娜不漂亮呢？月亮的皎潔的光輝遍洒在空曠的大地上，复頂的蒼穹是那样辽闊无边，但这大自然的一切壮丽的景色，在哈梅西看来，只不过是用来衬托一个入睡的小姑娘的嬌小面孔的花飾。

其它的一切已全被遺忘了。"我很高兴，"哈梅西心里想，"在那嘈杂喧鬧的婚礼进行中，我一直也沒有看她一眼。要不然，我决不可能有机会以我現在的眼光来看她了。我現在救活了她的性命，这比在举行婚礼仪式时念几句别人編就的誓辞更为有效地使她从此属我所有了。念誦一段誓辞只不过是为使别的人承認我和她的关系，而我象現在这样得到她，她却等于是仁慈的上天賜給我的一件特别珍貴的礼物！"

慢慢那姑娘完全恢复了知覺，坐了起来。她把胡乱裹在自己身上的衣服理了一理，把面紗拉起来蒙住了头。

"你知不知道船上其他的人現在怎样了?"哈梅西問。

她搖了搖头,什么話也沒說。

"好不好你一个人在这儿呆一会儿,我去找一找他們去?"哈梅西接着說。那姑娘仍沒有回答,但她身体的瑟縮却比語言更明晰地表示出了她心里的意思:"不要离开我!"

哈梅西完全了解她这种无言的悬求。他站起身来向四面望去,在閃着微光的荒凉的沙滩上,哪里也看不到一个人影。他叫着每一个朋友的名字,尽力提高嗓子喊叫着,但始終也得不到任何回答。

叫喊无效,哈梅西只得又坐了下来。这时,那女孩子正双手捧着臉竭力想忍住哭泣,但她的胸部却止不住在那里起伏波动。他本能地感到現在空洞的安慰之辞是沒有用的了,于是便緊偎着她,温存地撫摸着她低垂的头和后頸。她再也不能止住自己的眼泪了,心深处的悲哀立刻变成了有声无言的低訴,傾泻出来。哈梅西的眼中也流出了同情的热泪。

当他們哭了个痛快的时候,月亮已經落了下去。在黑暗中望去,那一片荒凉的土地,有如一种險恶的梦境,沉入阴暗中的白色的沙滩更显得鬼影幢幢。海面的水波映着微弱的星光,时而一閃一閃,那样子直象一条巨蛇身上的黝黑光滑的鱗甲。

哈梅西把小姑娘因恐怖而发冷的嬌小的双手握在自己的手中,并把她向自己的身边拉过来。她絲毫沒有抗拒,她現在只盼望有人和她相守在一起,恐惧已使她失去其它一切本能了。在无边的黑暗中,哈梅西的包藏着一顆溫暖的心的胸怀,便正是她所渴望得到的容身之所。現在已不是害羞的时候,她立刻舒适地安然依偎在他的怀中了。

晨星消失了,在一片灰暗的河滩上,东方的天空漸透出一綫白光,不久更变成一片紅色。哈梅西倒在沙土上睡着了,躺在他

身旁的年轻的新娘子，也把头依在他的胳膊上沉沉睡去。直到晨曦轻抚着他們的眼皮的时候，他們倆才都从梦中惊醒过来。剛睜开眼，他們都只是惊愕地向四面望去，但很快他們就記起了自己坐船遇难的事，記起了这里离开自己的家还很远。

第 四 章

沒有很久，点点渔船的白色輕帆在河面上出現了。哈梅西叫过来一只渔船，在渔夫們的帮助下終于雇到一条可以送他們回家去的划子。在离开这里之前，他把情况告訴了警察局，請他們代为尋找他的不幸的同伴們的下落。

当这只小船到达村子边的碼头的时候，哈梅西知道警察局已找到他父亲、岳母和另外几个本家的尸体；有几个船夫可能已倖免于难，但所有其他的人却完全不知道下落了。

哈梅西的祖母原是留在家里的。她大声号哭着来迎接她的孙儿和新娘子的来临，此外，所有那些同去参加婚礼的人的家里这时也全是一片哭声。沒有人吹一声喇叭，也听不見一声慣常用来迎接新娘子的欢呼。沒有人設宴邀請她；事实上，人們是連看也不愿看她一眼。

哈梅西决定丧事一完便同他的妻子离开家乡，但在走之前，他却不能不把父亲的家事料理出一个头緒来。他本家的一些因这次灾难变成孤寡的太太們，都請求他让她們去进一次香，这件事也須得他来作一番安排。

他在料理这些悲慘事件的时候，偶有閑暇，当然也不能完全无意于房帷私情。新娘子并不象傳聞所說，只是一个幼小的孩子——实在說，村子里的妇女們还直嘲笑她，說她已超过了习俗

中的結婚年龄——但一接觸到愛情問題,这位年輕的学士只苦于过去所念过的书本竟不能对他有任何帮助。冷靜的理智堅决認为,他現在既不可能也根本不应該留意这类事情,然而奇怪的是,尽管他的学識在这方面对他毫无帮助,他仍感到那小姑娘对他有一种奇怪的吸引力,他那学問淵博的头脑竟也无法抗拒那种誘惑。

在他的想象中,她已变成了他未来的賢内助。終日在他迷惘的眼睛前面展現的,是关于她的各种幻景——她作为他的年輕的新妇,作为他所十分敬愛的妻子,以及作为他的孩子們的慈母时的情景。画家把他所想象的最完美的景色,詩人把他所想象的最完美的格調供奉在自己的心中,并对它們献出无限的热忱,現在哈梅西則把这个小姑娘在他的想象世界中供奉起来,認为她代表着他的眞正的欢乐,她是給他家帶来幸福和繁荣的神灵。

第 五 章

料理父亲的事务和給老太太們安置好进香的事一共花了哈梅西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間。邻居中現在有些人已开始和那年輕的新娘子比較接近了一些。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把她和哈梅西連接在一起的情感的鎖鏈,原来虽是松軟无力的,現在却也慢慢地扣紧了。

这一对青年夫妇常喜欢在屋頂上鋪上一点草垫子,在空曠的天幕下,共同度过黃昏的时刻。哈梅西現在也常和她調笑;他有时会悄悄地从那女孩子的后面走过来,双手蒙着她的眼睛,把她的头拉到自己的怀中来。有时,她晚上沒有吃飯就躺下睡着

了，他为招她笑駡几句，会故意大叫一声把她惊醒。有一天晚上，他頑皮地抓着她的卷曲的头发，晃摇着說：

"撒西娜，我眞不喜欢你今天梳的这个式样。"

那女孩子却立刻坐直了身子問道，"我問你，你們为什么老叫我撒西娜？"哈梅西惊奇地两眼望着她，完全不明白她这話是什么意思。"改換我的名字也决不能改变我的命运，"她接着說。"从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的遭遇就非常不幸，将来我一生也决不会有幸运的日子。"

哈梅西的心惊恐地急跳了几下，他的臉色立刻变了。驟然間，他已經极明确地感覺到，这里面一定发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錯誤。

"你为什么說你一生都非常不幸？"他問道。

"我出生以前，父亲就死去了，在我还不满六个月的时候，我媽媽也死了。我一直在我舅父家里过着痛苦不堪的日子。后来，我忽然听說，你不知从什么地方来到我們村子里，对我发生了好感。两天之后，我們就結了婚，以后的事情，你自己是完全知道的！"

哈梅西茫然无措地仰身倒在枕头上了。这时月亮已經升起来，但它似乎完全失去了光彩。他不敢再問她任何問題，只是想把剛才所听到的情形看成是一个梦，一个幻境，尽量从脑子里抛开。一股温和的南风輕輕地吹过来，象剛从梦中醒来的人发出的一声叹息，月光下，一只不寐的杜鵑正唱着它的单調无味的歌曲。从停泊在近处碼头上的木船边，傳来船夫們的歌声。那女孩子发現哈梅西好象完全忘記了她的存在，于是輕輕推了他一下問道，"要睡了嗎？"

"沒有，"哈梅西說，但此外他也沒再講什么；不久，她也就安靜地睡去。这时哈梅西却坐起身来，靜靜地凝視着她。在她的

前額上，他实在看不出命运之神暗記下的悲惨的痕迹。 如此可爱的面容，为何竟可能掩蓋着那么可怕的一种命运！

第 六 章

哈梅西現在已經知道这个女孩子并不是他的妻子，但要弄清楚她究竟是誰的妻子，那可不是一件容易事。有一次，他故意問她，“你在婚礼中第一次看見我的时候，心里怎么想？”

“我沒有看你，”她回答說；“我一直都沒有抬起头来。”

哈梅西：“你連我的名字都沒听說过嗎？”

那女孩：“我只是在我們結婚的前一天才听到說起你；我的舅母是那样急于把我送出門，她根本就沒有告訴过我你的名字。”

哈梅西：“嗯，可我听說你是識字的；讓我看看你会不会写你自己的名字。”他遞給她一張紙片和一支鉛笔。

“敢情我連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哩！”她賭气地叫着說。“碰巧儿，我的名字还很容易写，”說着，她大大地写下了“斯瑞馬蒂·卡瑪娜·德貝”几个字。

哈梅西：“現在你再写一写你舅父的名字。”

卡瑪娜写下“斯瑞久克塔·諾瑞尼·卡潤·卡杜瑞亚。”

“我什么地方写錯了嗎？”她問。

“沒有錯，”哈梅西說，“現在你把你們村子的名字写給我看看。”

她写下“都巴柏克尔”。

哈梅西用这种办法慢慢知道了一些这女孩子过去的生活情况，但仅仅有了这些材料，他离开他所要达到的主要目的，还仍

然是和从前一样遥远。

哈梅西开始反复寻思，此后他究竟应該怎么办。她的丈夫很可能已經淹死了。卽使能够調查出她丈夫家的人住在什么地方，如果把卡瑪娜送去，他們是否一定会收留她，实在是一件很可怀疑的事，而要是把她再送回到她舅父家去，那对她又未免太不公平了。要让大家都知道，这么多日子来她一直充当另外一个人的妻子，并和他住在一起，社会上的人会对她抱着怎样一种看法呢？她在哪里可以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就算她丈夫还活着，他会愿意或敢于再要她嗎？总之，不管哈梅西采取什么办法来处置她，結果都会等于是把她抛进一片茫茫无边的大海，任她去漂泊。他既不能把她留在自己的身边而不承认她是自己的妻子，又不能把她交托給任何其他的人；同时，他更不能眞和她在一起过夫妻生活。哈梅西虽然曾把她看作自己未来的終身伴侶，拿用爱情調制出来的顏色，在自己的想象中，給她画出了一幅鲜艳夺目的形象，现在他却不得不匆忙地把这一幅可爱的画象給涂抹掉了！

他实在不能再在本村里呆下去了，如果跑到人烟稠密的加尔各答去，那里誰也不会注意到他，他也許就可以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了。他于是把卡瑪娜带到加尔各答去，在离他从前住的那条街相当远的地方租下了几間房。

新的經历使卡瑪娜感到非常兴奋。在到达加尔各答的那一天，他們剛一搬进新住处去，她就在窗前的小凳上安坐下来。窗外絡繹不絕的行人，无止境地挑动着她的好奇心，使它似乎永远也不会得到滿足。他們雇下的一个单身女仆对加尔各答街上的情况当然早已司空見慣，看到那女孩子那么感到惊奇的样子，她覺得她簡直是发瘋了。

“你到底在那儿瞧个什么勁儿？你还是去不去洗澡呀？天

已經不早了！”她忿忿地叫喊着說。

因为不可能找到一个愿住在他們家的仆人，他們現在找到的这个女人，只是白天在这里工作，晚上仍回到自己的家里去。

“我現在当然不能再和卡瑪娜睡在一起了，”哈梅西想道，“但在这样一个生地方，夜晚叫这孩子一个人怎么过呢？”

晚飯后女仆走了。哈梅西指給卡瑪娜睡覚的地方，对她說，“你現在就去睡吧；我呆一会儿看完了书再来。”

他打开一本书，装出閱讀的样子。卡瑪娜因为很疲倦，很快就睡着了。

第一夜就这样混过来了。第二天晚上，哈梅西仍准备照样让卡瑪娜自己单独去睡。这一天天气非常热。哈梅西在臥室外边的阳台上鋪了一条被，决定就这样睡一夜。他長时間躺在那里胡思乱想，手里搖着一把扇子，但到半夜的时候他終于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两三点鐘的时候，他迷迷糊糊地醒来，却发現自己并不是独自躺在那里；有人正輕輕地給他搧着。他这时还沒有完全清醒，順手把那女孩子拉到自己的身旁，含含糊糊地說，“快睡吧，撒西娜，不要給我搧了。”因为在黑暗中卡瑪娜感到很害怕，她于是就鉆到哈梅西的怀中，安靜地睡去。

哈梅西清早醒来，真不禁駭然。卡瑪娜还睡得很熟，她的右胳膀正摟着他的脖子。認定他已經属于自己所有，她露出一种极动人的安詳的态度，把头枕在他的胸脯上睡着了。他呆呆地望着这个熟睡的姑娘，眼睛里不禁充滿了眼泪。这个对他满怀信心的孩子正輕挽着他的脖子，他如何能殘暴地把她的手臂拉开呢？他現在記起来，她是在昨天半夜的时候輕輕溜到他的身边来給他搧扇子的。

他深深叹了一口气，輕輕拉开她的緊抱着他的一条手臂，站

了起来。

在經过长久不安的思索之后，他想到如果能把卡瑪娜送进一个可以寄宿的女子学校去，那到是暂时解决这个問題的一个办法；于是他就直截了当地对她說：

"卡瑪娜，你愿不愿意念念书？"

她抬起头来望着他，脸上的表情已比語言更清楚地說明了她的意思："你这話怎么講？"

哈梅西于是長篇大論地告訴她受教育有多少好处，书本中有多少乐趣……但他实在滿可以不必費这一番唇舌，因为卡瑪娜的回答只是簡簡单单的一句話：

"好吧，你教我。"

"你得进学校去学习，"哈梅西說。

"进学校！"卡瑪娜不禁大声叫着說；"象我这么大的一个大姑娘，进学校！"

卡瑪娜这种毅然以成年人自居的神气使哈梅西不禁微笑了。他告訴她說，"比你大得多的女孩子还上学哩。"

卡瑪娜再沒有什么可說了，有一天她和哈梅西坐着車到学校里去。那学校規模很大，里面似乎已有无数的女孩子，有比卡瑪娜大的，也有比她小的。

哈梅西把她交托給女校長，請她照顧，然后就准备离开，但这时卡瑪娜却也走过来好象要陪他一道走的样子。

"你要上哪里去？"他說。"你必須留在这里。"

"那你不留在这里嗎？"卡瑪娜問道，声音顫抖着。

"我不能留在这里，"哈梅西說。

"那我也不能留在这里，"卡瑪娜說，緊抓着他的一只手。"让我和你一道走。"

"不要胡說了，卡瑪娜，"哈梅西說着，掙脫了她的手。

他的责駡使卡瑪娜不禁楞住了；她失魂落魄地站在那里，整个脸完全揪成了一团。哈梅西滿怀着痛苦急急走开，但儘管他走得那么匆忙，那可愛的、孤苦的小女孩臉上的恐惧表情却一直留在他的心上。

第 七 章

哈梅西現在打算正式开业，在加尔各答阿里波法庭做律师，但他似乎完全失去了工作兴致。他沒有足够的决心专心一意去从事律师工作，也沒有决心去破除摆在一个初出茅庐的律师前面的种种障碍。現在，每天毫无目的地在呼拉桥上或大学广場一带散步成了他的一个固定的习惯。而后来正当他計划着想到西北部去跑一趟的时候，他却忽然收到了安那达先生的一封信。老先生在信上写道：

> 在报紙上看到你已經通过了法科考試，但很不幸我一直都沒有直接从你那里听到任何消息。已經有很长一段时期我們既沒有見到你的信，也沒有听到别人談起你了。为免老朋友們挂念，希望你告訴我們你的近况，并告訴我們你什么时候到加尔各答来。

在这里我們必須提一下，安那达先生原来想挑作女婿的那个青年，早已开始营律师业，并从英格兰回到印度来了，但他却已和另一位有錢的小姐訂了婚。

哈梅西心中頗为怀疑，在經过那么一些事情之后，他究竟应不应該再以旧日的关系恢复他和汉娜丽妮的友情。在目前，无論怎样，他是决不能把他和卡瑪娜的关系向外人宣布的，因为那样无疑就会使这个无辜的女孩子遭到社会的鄙視。但另一方面，

如果他决定要和汉娜丽妮重叙旧情，他就一定得把这件事完全說清楚。

但无論如何，他現在如果迟迟不回安那达先生的信，那总未免太失礼了；因此他回信說：

> 請原諒我沒有来拜望您；但一直来实在因为总有些我自己也无法摆脫的事，使我不能分身。

但他并沒有写明他的新住址。

在他把这封信发掉后的第二天，他戴上了傳統式样的律师帽，第一次到阿里波法院去出庭。

有一天，当他正从法院出来，走了几步預备雇一輛馬車回家的时候，他却听到一个很熟的声音喊叫着說："爹，那不是哈梅西先生！""停住，車夫，停住，"一个男人的声音叫着說，接着就有一輛馬車在哈梅西站立的地方停下来。安那达先生和他的女儿这时正是从阿里波动物园野餐回来，因此他們无意中在这里相遇了。

哈梅西一看到坐在馬車中的汉娜丽妮——看到她的恬靜美丽的臉，她的对他极熟悉的、独具风格的服装和头发式样，她的花式朴实的脚镯和她手腕上的碎面的金鐲子——他立刻感到胸怀中感情激盪，一时間連話都說不出来了。

"啊，可不是哈梅西！"安那达先生叫喊着。"想不到这样在街上碰見了你，真是幸遇！你現在已不肯給我們写信了，就是写信，連地址也不肯給一个。你現在到哪里去？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办嗎？"

"也沒什么，我剛剛从法院回来，"哈梅西說。

"那么同我們一道走，上我們家去喝茶。"

哈梅西这时真是一肚子的心事，但眼下的情况已不容許他

作任何考慮了。他在馬車里坐下来，竭力向汉娜丽妮問長問短，借以掩飾自己內心的不安。

"你考試及格后为什么不給我們一个信儿呢？"她避开他的問題反問他說。

哈梅西一时也想不出适当的回答，因此他只說，"我在报上看到你也及格了。"

汉娜丽妮不禁大笑起来。"啊，眞不錯，你算沒有完全忘掉我們，那总是我們应該高兴的事！"

"你現在住在什么地方？"安那达先生問道。

"住在达依拍拉，"哈梅西說。

"嘿，你在卡魯托那的老住处現在还照样可以住啊，"安那达老先生說。

汉娜丽妮瞪着眼望着哈梅西，迫不及待地要听他怎么回答。哈梅西也立刻注意到她的眼神，明白地感到了她的責难之意。

"是呀，我是决定还到那里去住的！"他含糊地說。哈梅西明确地感覺到，汉娜丽妮現在正是在对他加以审判，她心里已認为他改換住址的事是一件重大的罪行。这个思想使他感到非常痛苦，但他一时又想不出一句辯护的言詞。幸好，这种反复的盘問終于暂时停止了，汉娜丽妮故意装出无所謂的样子，轉过臉去注視着車窗外面的街道。

难堪的沉默使哈梅西終于感到不能忍受了，他于是自动解释說：

"我有一个亲戚住在奇都亚附近，为了便于和他来往，我所以在达依拍拉住下了。"

这話也并不完全是撒謊，但这解释听来实在叫人覺得可笑亦复可怜；好象卡魯托那离开奇都亚不知有多远，他要是住在那里就不可能和他那远房亲戚偶而彼此拜会一次了！

汉娜丽妮仍然目不轉睛地望着街上，可怜的哈梅西只得又刮肚搜腸找几句話来說。他搭訕着問道，"卓健近来有信嗎？"

但回答他的却是安那达先生。"他参加法科考試沒有及格，現在为要換換空气，他跑到北边去了。"

他們走下馬車后，哈梅西重新見到了他所极熟悉的那些房舍和房間里的家具，不禁心怀悵然。他長叹了一口气，这叹息中离奇地交織着欣慰与悔恨的感情；他一句話沒說便坐下了。

"我想，大概因为你家里的事情太多，所以你在家乡里呆了这么多日子？"安那达先生忽然問道。

"我父亲死了——"哈梅西开始回答說。

"有这种事！天哪！天哪！是怎么死的？"

"他从巴达馬坐船回来，半路上忽然遇到一陣风暴，船被风浪打翻，他就被淹死了。"

好象忽来一陣大风，吹散了密集的烏云，露出了晴朗的天空一样，这个不幸遭遇的宣布立刻消除了哈梅西和汉娜丽妮之間的誤解。

汉娜丽妮不禁愧悔交集地想道："我太对不起哈梅西先生了，父亲的死使他感到的悲哀和因他死去而引起的許多煩惱，当然已使他的心失去了安宁。他現在也許还正滿心悲伤。而我們却認为他太对不起人，竟沒有想到問問他，是否他家里发生了什么难解决的事或有什么急待解决的困难，"她立刻对这个失去父亲的青年感到无限同情。

哈梅西的食欲很坏，但汉娜丽妮却一定逼着要他多吃一些。

"你的健康情况似乎很不好，"她說，"你必須好好注意你的身体。"接着她轉身对安那达先生說，"爹，哈梅西先生今天一定

得在我們这里吃晚飯。"

"当然，"老头説。

正在这个时候，阿克謝来了。已經有很长一段时間在安那达先生的茶桌边再沒有人和他抗衡了，哈梅西的意外出現使他不禁微微一惊，且有一种頗不痛快的感覺。但他終于强打起精神，愉快地欢呼說："咦，怎么的？哈梅西先生，你来啦！你知道，我一直說你恐怕是早把我們这些人全給忘了。"

哈梅西只微微地笑了一笑，阿克謝却更接着說："那一次，我看到你父亲硬逼着把你赶走的那个样子，我心里想，在他强迫你討下老婆以前，准是决不肯让你自由行动的了。怎么样，你究竟有沒有能够逃脫那一場灾难呢？"

汉娜丽妮的愠怒的眼神使阿克謝閉住了嘴。

"哈梅西的父亲去世了，阿克謝，"安那达先生說。

唯恐别人看到自己忽然变成蒼白的臉色，哈梅西立刻低下头去。汉娜丽妮，痛恨阿克謝不該刺痛他的心，連忙打断了他們的談話。"我还从沒有让你看到我的新相册子，哈梅西先生，"她說着，便去拿来一个相本，把它放在哈梅西前面的桌上，开始和他談論那些相片。她借机会低声对哈梅西說："我想你是单独一个人住在那边新居里吧，哈梅西先生？"

"是的，"哈梅西回答說，"就我一个人。"

"那，你一定得尽快搬回到我們隔壁你以前住的这地方来。"

"好，下礼拜一，不管怎样，我一定搬回来。"

"你知道，为想要得到一个学士学位，有时候我极希望你能帮助我解决一些哲学課中的問題，"她机警地解释說。

哈梅西看到这极有利的形势，当然心中頗为高兴。

第 八 章

沒有好久，哈梅西就搬回到他从前的住处来了。籠罩在他和汉娜丽妮的关系上的誤解的烏云，現在已消散无遺。他現在几乎已象是这家子的一个儿子，随时参加他們家庭里的縱情的談笑，遇有任何宴会的时候，他也总在場。

长时間专心一志的学习，已使汉娜丽妮的身体显得非常瘦弱，她纖細的腰肢使人几乎担心会被一陣狂风吹折。她一向是沉默寡言的，她的朋友們因为怕招她不高兴，也总不大敢輕易和她談話。

現在，几天的时光已使她的外表和举止发生了令人惊奇的变化。在她的双頰上，一种嬌艳的紅暈代替了旧日蒼白的顏色，現在她每講一句話的时候，眼中都流露出无限的喜悅。过去曾有一个时候，她認为过分講究服飾是一件非常无聊的事，或甚至是一件罪恶。現在却完全不同了，但究竟是什么使她改变了她的看法，她却从不肯告訴人，因为她不愿意讓任何人参与她的心事。

哈梅西这个人过去也差不多是和她一样严肃古板的。一种沉重的責任感似乎永远压在他的心灵和肉体上。天上的星星虽然是自由自在地在它們各自的軌道上运行，但天文家的观察台和他的全部仪器却必須牢固地裝設在固定的基础上。就这样，不管人世生活如何令人目眩神迷地千变万化，哈梅西却仍一直埋身在他的书本和书本上的哲学理論中。但現在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活潑气質照亮了他从前的那种陰暗的神情。他虽然仍不善于对別人的俏皮話隨口加以反击，但他已可以报以一陣表示自己胸襟开闊的大笑。現在，如果他的头发还仍是和发油无緣，他的穿著至少已不象过去那样显得寒傖了。无論在思想或举止

方面，他都似乎比过去显得更活潑、更灵敏了。

第九章

詩人們所想象的最适合年輕的情人們活动的环境，一切扮演爱情故事所需的道具，在加尔各答这地方，是出奇的缺乏。繁花滿枝的无忧树和醉花的树丛，曇陀比的枝叶架起的天幕和長着棕色脖子的杜鵑鳥的歌声在这里只是人們心中所常怀念的东西罢了；然而，神秘的爱情却并沒有因此就狼狽地逃出这干枯的、毫无情趣的現代城市。爱神在一切神中，是最年輕的也是最老的，他一天拿着他的弓箭在拥挤的人群中穿来穿去，躲避着裝有鉄甲的电車，逃避着捆着紅头巾的警察的注意，本來嘿，誰又能老跟踪在他后面呢？

儘管哈梅西住的是卡魯托那一所公寓里的一套房間，对面住着鞋匠，隔壁是一家油盐店，但他和汉娜丽妮的爱情却仍然发展得非常順利，这房子似乎也并不亚于一所什么充滿浪漫气息的园亭；他們相会的地方永远是安那达先生的那張破旧的、鋪着滿是茶迹的台布的茶桌边，而并不是在荷花湖畔，但这也并不使哈梅西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覺。古代傳說中常講到村野中的情郎如何爱撫情人的馴良的小鹿，而哈梅西在搔着汉娜丽妮的心爱的小猫时所表現的热情則又非那些田舍郎所能比；当那小猫儿剛一醒过來，拱拱腰，然后举起脚爪来洗臉的时候，这位正在热恋中的青年眞会認为它是一切披毛的畜生中最美丽的一个动物。

有一个时候，汉娜丽妮曾跟她的一个女朋友学过一陣針綫，后来，因为她把全部精力都用在考試上，就放下了縫級工作。哈梅西总認为縫級是一件不値得重視、也沒有学习必要的工作。

他和汉娜丽妮只是在文学上有共同兴趣，碰到針綫問題，他就只好退避三舍了。

“你近来为什么对針綫这样有兴趣？”他有时会不高兴地問她。“只有那些沒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可做的人，才会弄那个。”汉娜丽妮听到这話的时候，总只不过微微一笑，仍照常傳她的針。

有一次阿克謝譏諷地說：“世界上一切有实际用处的东西，哈梅西先生都非常厌恶。他所崇拜的可能只是什么偉大的哲学家和詩人，但只是对有用的东西表示厌恶又有什么道理哩。”

这話使得哈梅西頗为憤怒，他准备立刻和他进行一場爭辯。

但汉娜丽妮立刻止住了他。“哈梅西先生，难道不管别人說一句什么，你都必得回嘴嗎？世界上无用的空談已經够多了！”說完，她低下头去数数針脚，然后又仔細地把她的針在一方絲織品上扎来扎去。

有一天早晨，哈梅西走进他的书房，发現桌上有一本蒙着綢面的日記簿，綢面上綉着花。一个角落里綉着一个“哈”字，另一个角落里是用金綫綉出的一朵蓮花。哈梅西很快就明白贈給他这个礼物的人是誰，也明白了那个人为什么会送他这样一件礼物，他的心不禁急遽地跳动了几下。他对于女紅的輕視心理，刹那間已完全消失，他并且准备站起来作一个女紅的堅强的維护者。当他把这个日記簿紧抱在胸前的时候，就是阿克謝这时在他眼前，他也会承認自己过去的錯誤了。

他打开那本子，拿一張紙擱在上面写道：

> 如果我是一个詩人，我一定会送給你我的詩集，但我不是，我沒有什么可以答礼的东西。施惠于人的力量我是沒有了，但我却总有受惠的能力。这个意外飞来的礼物对我有如何重大的意义，只有无所不知的上天和我自己知道。这礼物本身是一件可以看見的、有形体的东西，但我的感激却是无形的，这只能靠

我的語言来傳达。

永对你怀着感激之情的哈梅西上

汉娜丽妮很快就收到了他的信，但她和哈梅西从来也沒有当面再談起过这件事。

雨季开始了。雨主要是对农村施惠，对于城市里的人，它却不一定是一件使人見了高兴的东西。城市里的人都集中全力来防止潮气，为了这个目的各家都关紧窗子，修补好了屋頂；走路的人張起了雨伞，电車也挂起了遮雨的帘子，儘管如此，很快所有的人仍然全弄得滿身是潮湿和泥浆。但河流、山林、树木和田野却好象欢迎朋友似的对如注的急雨发出欢呼之声；只有当雨在大自然中降落的时候，我們才能看到它的眞正的雄偉气势，在那里天和地同声欢呼着，迎接雨云的来临，到处是一片欢欣。

年輕的情人們是和山一样坚强的。長久不息的急雨加重了安那达先生消化不良的病症，但它却絲毫不能减低哈梅西和汉娜丽妮的兴致。雨常常使得哈梅西沒法上法院去。几天之后，雨下得更大了，汉娜丽妮更常常极不安地对哈梅西說，"哈梅西先生，天气这样坏，你怎么能回家去呢？"

"那太不成問題了，"哈梅西会硬着头皮回答說，"我总有办法回去的。"

"把身上淋湿了，弄着了凉有什么好呢？"汉娜丽妮会劝阻他說，"你最好就留在这里，和我們一起吃飯吧。"

哈梅西从沒把自己的身子看得那么嬌，他的朋友和亲戚們也从沒有感覺到他是一个那么容易着凉的人，但在雨天，他却总以惊人的温馴听从了汉娜丽妮的吩咐，他感覺到，如果他一定要冒着雨走过那么几碼的道路回到自己的住处去，那簡直是一种有罪的无理行为。天色最坏的时候，汉娜丽妮更会把哈梅西邀到她自己的房間里去，和他在一起吃一点燴飯作为早点，或吃一

頤樂着丰盛的晚飯。他的肺部的毛病使人感到的忧慮显然并沒有涉及他的消化器官。

这一对年輕人就这样一天一天度过他們的濃情蜜意的日子。将來的結果怎样，是哈梅西从来也沒有想到的問題；但安那达先生却无时不在想着这件事，他的朋友和亲戚們也都随时拿这个問題作为有趣的談話資料。哈梅西的处世才能和他的书本上的学識是很不相称的，加上他这时的激动的感情，他对人世間許多事情的看法更显得是蒙矓一片了。安那达先生常常若有所期地注視着他的臉，但他始終不能从那里得到任何回答。

第 十 章

阿克謝的嗓音其实很平常，但他和着小提琴一唱起来，除了极爱挑剔的批評家，誰也免不了叫几声好。安那达先生是并不怎么喜欢音乐的，但他从来不肯承認这一点。他还有一种自卫的办法，当他感覺到喜爱音乐的人应該听得差不多了的时候，他就会使出他那个自卫的办法来。

比如說有人要阿克謝再唱一个歌，安那达先生就会插嘴說：

“你們实在太不应該了；这可怜的孩子能唱上几句，你們为什么就要这样无尽无休地逼着他唱呢？”

阿克謝这时却会滿不在乎地回答說：“沒关系，安那达先生，您用不着发愁。不过究竟是听的人难受还是唱的人难受，那还是一个問題。”

那时，那第一个要他唱的人会說，“你且先給我們唱一个之后，我們再来决定这个問題应該怎么回答吧。”

有一天下午，天气非常阴沉。直到傍晚的时候，雨还不住点

地下着。阿克謝因为大雨沒法回家，汉娜丽妮提議請他唱几个歌，自己就立刻坐在一張小风琴(那是我們在孟加拉常見到的一种小型的风琴)前面彈奏起來。

阿克謝調好了小提琴的琴弦之后，就开始吟唱一支印度的民謠：

> 相思惱人 夜漫漫，梦魂难安！
> 怎求得夜风儿为我暗把消息傳？

听歌的人对这歌詞并不熟悉，但听不懂歌里的詞句实际是沒有关系的，因为人在感情极为激动的时候，仅仅一点暗示就可以发生很大的力量。这个歌的总的情調是很明白的——濛濛細雨輕輕地飘着，远处傳來孔雀的叫声，一个多情的青年正苦苦地思念他的情人。

阿克謝本來想借这个民謠來傳述他的无法明言的心事，但結果只是替另外两个在場的人表达了他們心中的感情。那两顆心已发生了共鳴，完全沉浸在这优美旋律的声浪中了。現在一切都似乎变得那样高貴而純洁，整个世界似乎已飄浮在一片玫瑰色的云霧中。这情景簡直象一切曾使人的心脏迅速跳动的热情已全部集中在这两个情人的身上，在他們的心中燃起了无限的欢乐和哀怨，无限的相思和离愁。

雨不停地下着，阿克謝也就不停地唱下去。汉娜丽妮只要說一声，"别停住，阿克謝先生，再給我們唱一个，"他就会，絲毫沒有不愿意的意思，又开始唱着另一个歌謠。有时那歌的旋律确象一团一团为閃亮的电光划破的阴暗的濃云，但就在这里面也暗藏着一顆怀着无限相思的心。

那天夜晚，阿克謝很晚才回去。哈梅西告别的时候，他好象通过一层由未尽的歌声布散的密霧，呆呆地对汉娜丽妮望了一

眼。汉娜丽妮也以一种迷惘的眼神回看着他，因为那优美的旋律也同样在她的心中引起了无限惆怅。

雨只是暂时停了一会，哈梅西到家以后，大雨又来了。他一夜都沒有睡好。同样的，汉娜丽妮也在黑暗中默坐了很久，傾听着外边淅瀝不停的梦境一般的雨声。那两句歌，

> 相思惱人，夜漫漫，梦魂难安！
> 怎求得夜风儿为我暗把消息傳？

也始終在她的心中縈繞。

第二天早晨，哈梅西心里想道：

"啊呀！我要是能唱歌多好。如果要我拿我別方面的成就来換取这种技术，我也会非常愿意，"但他知道，不管他受到什么样的訓練，他也是决不可能变成一个歌唱家的。不过他至少总可以学着彈奏某一种乐器吧。他記得有一次在安那达先生家里，他曾經偷偷拿起提琴的弓子来在琴弦上拉过一下，但那一下实在已經够了！音乐之神对他发出的严厉的責罵已使他完全相信，如果他被判定終身去和提琴打交道，那对他眞是一种不能再殘酷的刑罰。因此，他不得不压低自己的野心，只买了一張小风琴。他把这乐器搬到自己的房間里去以后，就关上門开始小心翼翼地学着彈奏。很快他就发現，彈风琴究竟比拉小提琴容易多了。

第二天他到安那达先生家去的时候，汉娜丽妮一見到他的头一句話就是，"昨天我們听到你的房間里有人在彈小风琴！"

哈梅西原以为，关上房門，就沒有人能发現他的秘密了，但偏有人耳朵那么尖，听見了从門縫里傳出来的琴声。哈梅西只得微紅着臉承認了他想学风琴的事。

"那你把自己关在房間里，偷偷地一个人苦練是沒有用的，"汉娜丽妮說。"你何不到这里来練，那多好，对这个我也略为懂

一些，我还可以帮你一些忙。”

“我的手是那么笨，”哈梅西說，“那会使你看着难受的。”

“就算你的手很不灵，”汉娜丽妮說，“我总可以尽量把我所知道的全教給你。”

沒有好久，哈梅西的話就得到了証实，很显然他說他的手很笨，实在并沒有什么过謙的地方。虽然有这么一个女教师来帮助他，也仍然很难託他的脑子对什么是音乐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你們总看到过一个不会水的人掉在水池子里的时候，两手两脚乱蹬乱打的样子吧，哈梅西在风琴上折騰的情形差不多就是那样，只不过他脚下的水才只没过他的膝盖头就是了。他根本弄不清哪一个指头应該按哪一个鍵盘；每一节音乐总要彈錯几个調子，但他可完全不在意；和音和噪音在他听来都完全一样，他在一种超然的境界中破坏了一切音乐的規律。如果汉娜丽妮喊叫着說：“你这是彈的什么，全都錯了！”他就会匆忙地停下来立求改正，但結果也不过只是由一些新的錯誤来代替旧的錯誤而已。而且我們这位态度严肃，堅持不懈的哈梅西是决不肯輕易放下手的。一个压路机緩慢地向前开行着，可以完全不注意在他的鉄滚下面被压碎的东西，哈梅西就这样坚决地同时又漫不經心地在他那倒楣的小风琴的鍵盘上滚来滚去。

汉娜丽妮看到他那样乱彈不禁大笑，他自己也开心地笑着。他的突出的犯錯誤的能耐只使汉娜丽妮感到非常好玩。爱情可以使一个人从錯誤、胡鬧和无能中发現乐趣。母亲教孩子走路的时候，会因为看到他的錯乱的步法笑逐顏开，哈梅西极端缺乏音乐才能的情况，也是使汉娜丽妮感到极为开心的一件事。

哈梅西有时說：“好吧，就託你这样笑破肚皮吧，但你开始学习彈风琴的时候，难道就沒犯过錯誤嗎？”

“当然也犯錯誤，”汉娜丽妮說，“但說句老实話，哈梅西先

生，我那錯誤可实在沒法和你犯的錯誤相比！”

什么也不能使哈梅西服輸，他听完这話只是大笑几声，立刻又开始从头彈起。安那达先生，我們前面已經說过是不懂音乐的，但有时他也会裝出一副严肃的样子，直起耳朵听一陣子，然后評論說，“不管你們怎么說，哈梅西現在已經称得上一个专家了。”

汉娜丽妮：“噪音专家。”

安那达先生：“不，不，不，他已經比最初彈的时候进步得很多了。你可以相信只要他坚持下去，不要很久他就会变成一个很不錯的琴师。学这个就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那就是經常不断的練习。只要你学会了音符，其余就不算什么了。”

这样一段理論是沒法反駁的。老头的話就是法律，他家其他的人只能够恭順地、一声不响地听着。

第十一章

孟加拉的普耶节差不多等于英美人的圣誕节。足足有十来天的时間，一切工作都得停止下来，各家外出的人这时也一定要設法团聚在一起。

差不多每年秋天，安那达先生和汉娜丽妮，总要利用放假期間火車票价比較便宜的这个机会，跑到加巴尔波尔去換換空气。安那达先生的妹夫在那里政府机关里工作，他們一去就住在他家，安那达先生認为每年这样出去跑一趟，对他的消化不良病是大有好处的。

現在正是九月初旬，离开普耶节已不多几天了，安那达先生整天忙于为这一次旅行作准备。汉娜丽妮不在的时候，风琴

的学习就得停止一个时期，所以哈梅西这时就尽量利用所剩不多的一点时間加紧練习。有一天，在他和汉娜丽妮談話的时候，她說："哈梅西先生，我想出去換換空气对你也是很有益的。你能够离开加尔各答哪怕是极短的一段时間，对你也会有很大的好处。爹，你覺得怎么样？"

安那达先生认为她这个建議很对。哈梅西新近遭到丧父的不幸，換換空气当可以减除一些他的悲伤的心情。

"当然好，"他說，"出去跑几天換換空气，实在是一件最好不过的事。你知道，哈梅西，我早注意到一个問題，那就是，不管你到北边去或是到其他什么地方去，只有头几天对人大有好处。的确，在开始的七八天里，一个人会感到胃口特别好，吃东西也吃得特别香，但过了那几天之后，一切又恢复常态了，过去感到压在胸中的郁悶依然回来，煩心的事又从新发生，不論你吃什么东西——"

汉娜丽妮："哈梅西先生，你曾經見到过拿巴达河嗎？"

哈梅西："沒有，我从沒到那边去过。"

汉娜丽妮："你真应該到那边去观光一番。你說不是嗎，爹？"

安那达先生："呐，你听我說，哈梅西为什么不可以同我們一道去呢？他也可以換換空气，同时还可以去看看大理石山。"

这个具有两重效用的药方已被认为是使哈梅西恢复身心健康所必不可少的东西了，他自己当然也沒有什么反对的。

那一天，他好象完全生活在云雾中。为使自己的激动的心情略为安靜一些，他关起門来彈奏风琴，但这时他那飄飄然的心已完全顧不到什么叫正确的拍子了，他的指头只是瘋狂地在鍵盘上跳来跳去，奏出一陣一陣和音和噪音相伴的声調。起先，他因为看到眼看要和汉娜丽妮分別，感到无比的悲伤。現在，在他只感到滿怀是关不住的欢乐的时候，他却把費尽心血学来的一

点音乐上的知識全抛在脑后了。

忽然一陣敲門的声音打断了他的彈奏，他听到一个声音在喊叫着說，“看在老天的份上，住手吧，哈梅西先生！你这是在干什么？”

哈梅西一时感到很难为情，紅着臉打开了門。阿克謝一边跨进門来一边說：“哈梅西先生，你这样任性地偸干这种罪恶勾当，不怕有人会把你拉到你自己的法庭上去嗎？”

哈梅西大笑着說：“我甘愿服罪。”

“我有一件事情，如果你不在意的話，要想和你談談，哈梅西先生，”阿克謝接着說。

哈梅西一时摸不清他要談的是什么事，只好一声不响地靜等他开口。

阿克謝：“到今天，你应該已經明白，汉娜丽妮的幸福决不是我能够完全不关心的一件事。”

哈梅西对他的話未加可否，只等待着听他的下文。

阿克謝：“我既然是安那达先生的一个朋友，我有权利問問，你对于汉娜丽妮究竟怀着什么主意。”

哈梅西对他所講的話和他那声調都极感厌恶，但他旣沒有兴趣也沒有能力尖刻地还敬他几句。他安詳地回答說：“你看到什么事情，使你覺得我对她存着什么坏心嗎？”

阿克謝：“你听我說，你出身印度教家庭，你父亲从前是一个印度教徒。就因为恐怕你和一个梵社家庭結亲，他才把你弄回家去，让你到家乡去結婚——这我是知道的。”——阿克謝当然知道，因为把这种情况暗示給安那达老先生的就是他。哈梅西一时間簡直不敢抬头看阿克謝一眼。

“难道你認为，”阿克謝接着說，“因为你父亲忽然死去了，你于是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嗎？至于他的愿望——”

"你听我説，阿克謝先生，"哈梅西实在不能再忍耐下去了，"如果有别的什么問題，有别的什么你有权給我一些忠告的問題，你可以对我提出你的意見，我也会愿意听下去，但我和我父亲的关系却是与你全不相干的事。"

"很好，"阿克謝說，"我們且不談这个；但我現在要問你——你是不是决定和汉娜丽妮結婚，你現在的处境是否允許你这样做？"

儘管哈梅西的性子非常平和，阿克謝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度終使他实在无法忍受了。

"你听我說，阿克謝先生，"他說，"你也許是安那达先生的朋友，但你和我的关系可还沒有亲密到容許你这样对我講話的程度。最好别再同我談这些了。"

阿克謝："如果我不同你談这个問題，这个問題就会完全不存在，你就可以不問后果照样无限制地听凭自己的意思去享受生活，那当然再沒有什么可說了；但社会并不是一个任你这种从不考慮后果的人縱情追欢取乐的猎場。你可能有你的极高超的动机，可以把别人对你的議論全不放在意下；但你也应該了解，象你这样拿汉娜丽妮这样一个女孩子由着自己的性子随便耍着玩，那可能有人会要和你算帳的。有人会要你对这件事好好說說你的意思，如果你的意图是要使你所尊敬的人遭到社会的鄙视，那你現在所采取的办法真是最好不过了。"

哈梅西："你对我的忠告，我很感謝。我一定赶快决定我所应采取的步驟，并且永远照着我的决定做下去。对这个，你用不着发愁。这个問題，我們也不必再談下去了。"

阿克謝："我很高兴能听到你这几句話，哈梅西先生。知道你到底已經打算要作出决定，并且准备坚持你自己的决心，对我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你到是早該下定决心了。但不管怎样

吧，我也沒有意思要再和你談这个問題了。原諒我打断了你的音乐練习。請繼續彈奏吧；我决不再打扰你了，”阿克謝說完就匆忙地离去。

但哈梅西这时却实在再沒兴趣去弄音乐了，管他噪音也罢，和音也罢。

他两手交抱着后頸，在床上躺下来，让时間一小时一小时地滑过去。忽然，时鈡敲了五下，他立刻匆忙地站起来。只有天知道，他究竟已打定了什么主意，但現在他的最迫切的任务是赶到邻家去喝两杯茶，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

“你不舒服嗎，哈梅西先生？”汉娜丽妮一見到他就叫喊着說。

“我的身体并沒有什么不舒服的，”哈梅西回答說。

“你准是消化不太好，”安那达先生插嘴說，“胆汁太多。你把我吃的那丸葯吃一粒看——”

汉娜丽妮微笑着打断了他的話：“哎呀，爹，你的每一个朋友，你都要他們吃你的那丸葯，但我从沒看見誰吃了它有过什么好处。”

安那达：“不論怎么說，也沒誰吃了有过什么坏处呀。根据我的經驗，任何一种丸葯也沒这个对我更有效了。”

汉娜丽妮：“你每换一种新丸葯的时候，开头几天总认为它是天下最好的万灵葯。”

安那达：“你們这些人总不愿意相信我的話。好吧，你們只問問阿克謝，他吃了我这葯到底有好处沒有。”

汉娜丽妮沒有再接着談下去，就恐怕她父亲要把阿克謝叫来做証。但这証人却正在这个时候自愿出庭了，他一見到安那达先生，第一句話就是：

“我得求您把您那丸葯再給我一粒；那葯对我眞太有用了。

我今天感到身体异乎寻常地舒服。”

安那达先生带着胜利的神气对他的女儿望了一眼。

第十二章

安那达的好客之心使他不能让阿克谢一吃下丸药就立刻离去，同时，阿克谢也并沒有急于要走的意思。他一直鄙夷地拿眼角看着哈梅西。哈梅西虽然不是一个十分敏感的人，但阿克谢的那种鄙夷的神气，他总能覺察到的，这使他頗感不安。

汉娜丽妮好久来一心只在想着到加巴尔波尔去的一次旅行，出发的时間眼看就要到了，她早决定等哈梅西再一次到她們家来的时候，和他商量如何度过假期的計划；他們要商訂出一个书单来，然后挑出那些书带去好在空閑的时候閱讀。因此他們說好，哈梅西这一天必須早点来，因为如果他来得太晚，到了吃茶的时候，阿克谢和别的什么不速之客可能跑来打扰他們，使他們不便于促膝談心了。

但事实上哈梅西今天却来得比平常更晚，而且好象是滿腹心事似的。汉娜丽妮因此感到非常扫兴。趕到一个机会，她低声对他說，“你今天来得非常晚，是不是？”

哈梅西的心里似乎正在想着什么别的事。

“是的，我想我是来晚了，”他略停了一会儿回答說。

而汉娜丽妮却老早就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剛过中午她就梳好头，換好了衣服，眼睛望着鈡，坐在那里等着。

她一直安慰自己說，哈梅西的表可能慢了，他一定馬上就会来了。后来，她发現情况好象并不是那样，她于是就拿起針綫活在窗座上坐下来，尽量压抑着自己煩乱的心情。而最使她难堪

的是，哈梅西最后来到的时候，却带着那样一副完全不以为意的神情，根本沒有意思对她解説他晚到的原因。他曾經答应早来的事，似乎已完全被遺忘了。

今天的午茶对汉娜丽妮变成了一种难以忍受的折磨。最后午茶終于吃完了，她于是竭力想要打破哈梅西的沉悶的心境。在墙边的一張桌子上原放着一堆书，她把这些书拿起来，做出要把它們拿出屋子去的样子。她这种动作立刻使哈梅西从沉思状态中惊醒过来了，他立刻跑到她的身边去。“你要把它們拿到哪里去？”他問道。“我們不是説今天要挑出我們准备带走的书嗎？”

汉娜丽妮嘴唇抖动着，竭力忍住了浸滿眼眶的眼泪。

“沒有关系，”她声音顫抖着説，“这会儿已沒法挑了。”她匆忙地跑上楼去，全把那些书丢在她的臥房里的地板上。

她这样走开，只是更增加了哈梅西心中的郁悶。

“你今天精神似乎不很好，哈梅西先生，”阿克謝在心里暗笑着説。

哈梅西咕嚕了一句，誰也沒听懂他説的什么。但安那达先生对阿克謝提到哈梅西的健康的几句話却听得很仔細。

“我剛才一看到他的时候，不就这样説嗎？”他説。

“象哈梅西先生这样的人，”阿克謝挖苦説，“都認为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是一种极鄙俗的事。他們是成天生活在精神世界中，如果他們有消化不良的病，他們会認为去檢查一下病源就有失身分。”

安那达先生于是开始滔滔不絕地講述，健壮的腸胃对于一个哲学家，是如何同对其他的人一样重要。哈梅西坐在他們两人中間，一言不发地忍受着这种难堪的折磨。

“我建議你，哈梅西先生，”阿克謝最后説，“吃一粒安那达先

生的丸药，早一点上床去睡覺。”

“我有几句話要和安那达先生談談，”哈梅西回答說，“我正在等着希望有一个合适的机会。”

阿克謝立刻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眞見鬼，你滿可以早这么对我說。哈梅西先生老是要把一件东西压在屁股底下坐上几小时，然后等到时間已經太晚的时候才摸出来往别人头上砸去。”說完，他就向主人告别走了。

哈梅西两眼瞪着自己的鞋尖开始說：

“安那达先生，承您允許我常在您家里走动，而且您一向从不拿我当外人看待，我眞感到自己是非常的幸运；我沒法說出我心中的感激之情。”

“这又算什么呢，”安那达先生回答說。“你是我們卓健的朋友，我們拿你当卓健的一个弟兄看待原是很自然的事。”

哈梅西現在好比一个跳舞的人，已經站起来准备跳了，但下一步該怎么动步，他却还完全沒譜儿。

为了替他扫淸障碍，安那达先生接着又說，“事实上，应該說是我們很幸运，哈梅西，我們很难得有你这样一个靑年常在这里走动，象我們自己家的孩子一样。”

但这种話也仍不能引导哈梅西說下去。

“你知道，”安那达先生又接着說，“人們閑言閑語的时候，常常談到你和汉娜丽妮的事。他們說，一个女孩子到了可以結婚的年龄，就应該很注意挑选交往的朋友。我却对他們說，‘我对哈梅西絕对信任；象他那样的人是决不会对我們負心的。’”

哈梅西：“安那达先生，我的情况您是完全知道的；如果您認为我适合作汉娜丽妮的丈夫，那么——”

安那达：“不用再說了。事实上，我早已有这个意思；只是因为你一直还在为你父亲的死悲伤，我也就沒有对你明提起你們

的婚事。現在，孩子，可再沒有理由拖延下去了。别人的閑言閑語很多，我們总应該尽快止住那些閑話。你說不对嗎？”

哈梅西：“我心里和您想的完全一样。但自然这件事首先得听听您女儿的意見。”

安那达：“那一定；但我想她的心事我是知道的。不管怎样，我們明天早上再談一談，那时就可以作最后决定了。”

哈梅西：“我恐怕已經呆得太晚，就誤您睡覚了。我現在最好走吧。”

安那达：“等一等。你說怎么样，我想，在我們到加巴尔波尔去以前，先把婚礼举行了也好。”

哈梅西：“那現在时間已經很紧迫了。”

安那达：“是的，仅仅只有十天。你們在礼拜天結婚；那我們就还可以有两三天的时間准备旅行的事。你明白，哈梅西，并不是我故意要催逼你，实是因为我不得不想到我的健康。”

哈梅西完全同意了。他嚥下了一粒安那达先生的丸葯才告辞离去。

第十三章

卡瑪娜的学校在节日前几天就要放假，但哈梅西已和学校的女校长商量好，让她在假期中仍留在学校里。

在他和安那达先生談过話后的第二天早晨，他很早就起来到外面去散步，并且特别挑选了加尔各答最大的一个空曠地区——梅登广場附近的一些行人稀少的道路。他决定在結婚以前便把关于卡瑪娜的事全向汉娜丽妮講清楚。然后，他便将向卡瑪娜解釋明白，她实际是处在什么样一个地位。这样就可以

免除一切誤解了。卡瑪娜可以和汉娜丽妮作一个很好的朋友，那她也就一定会很愿意和他們两夫妻在一起过日子，但那时如果他們和亲戚朋友們住在一起，也許有人会講閑話，所以他决定搬到海沙瑞巴去，到那里去做律师。

散步回来后，哈梅西便到安那达先生的家里去，在楼梯边他碰見了汉娜丽妮。在一般情况下，这种会見当是他們亲切地交談的好机会，但这时汉娜丽妮却不禁臉一紅——一絲微笑象一綫淡淡的曙光掠过她的臉——就低下头匆忙地走开了。

哈梅西回到他自己的住处去，开始在小风琴上胡乱彈奏着汉娜丽妮教給他的一个調子——但他自然总不能老彈着这一套彈上一天啦，所以他彈了一会之后，就打开了一本詩集；可是他感覺到那集子里并沒有一首詩所表現的情感能够达到他的愛情已达到的高度。

这天早晨，汉娜丽妮也和他一样极为兴奋。日中以前家里的事便都已做完，她于是把自己关在房間里，坐下来做些針綫。她的宁静的面容閃着无限幸福的光彩，她已找到生活归宿的这一意念，似乎滲透了她全身的血脉。

还沒到吃茶的时候，哈梅西就丢下他的詩集和小风琴，匆忙地跑过安那达先生这边来。平常汉娜丽妮总是很快就走出来的，但今天下午他却看到屋子里一个人也沒有，楼上的起坐間里也是空的。汉娜丽妮躲在房里沒有出来。安那达先生仍照平常的时刻走出来在茶桌边坐下了，哈梅西这时就一个劲儿拿眼睛瞟着門口。

門外傳来一陣脚步声，但进来的却是阿克謝。他非常亲热地和哈梅西打招呼。"啊，哈梅西先生，我剛到你住的地方去找过你。"听到这話，哈梅西立刻显出有些不安的样子。

阿克謝大笑着說，"沒有什么可怕的，哈梅西先生；我去找你

完全是出于一片好意。你的朋友听到你的好消息，当然应該来向你道賀；那就是我去拜訪你的目的。”

这話使安那达先生忽然想起汉娜丽妮还沒有出来。他喊了几声，沒有听到回答，于是就自己上楼去找她。“这是怎么着，汉娜？”他叫喊着說。“还在这里做你的針綫？茶已經預备好，哈梅西和阿克謝都已經来了。”

“請你把我的茶拿到这儿来吧，爹，”汉娜丽妮微紅着臉說，“我眞是必須要把这点活赶完。”

“这眞是你的老脾气，汉娜。一时的心性儿要干一件事，就把别的什么都忘了。为要准备考試，你就一天到晚埋在书本里。現在一心一意地要做針綫，什么其他的事你都不管了。不行，我决不能让你这样。来吧，你必須同我下楼去喝茶，”說完，他簡直是硬拖着他的女儿，把她拉下楼来了。但一进屋子，她就直冲着茶盘跑去，低着头好象她正全神貫注地在倒茶，沒法抬起头来和任何一个客人打招呼了。

“你这是怎么啦，汉娜？”安那达先生叫着說。“你干嘛給我放糖？你知道我从来不要糖的。”

阿克謝开始吃吃地笑着說，“今天她禁不住要表示出无限的慷慨。她要让任何人都分嘗到她的甜蜜！”

阿克謝这样拿汉娜丽妮开心，哈梅西簡直感到不能忍耐，他当时心里想，在他們一結婚之后，他們一定要把阿克謝的名字从他們的朋友的名单上勾去……

两三天后，这些人又这样圍着茶桌坐着的时候，阿克謝却說，“哈梅西先生，你最好換一个名字吧。”阿克謝竭力表示自己很幽默的这种神情，只使得哈梅西对他更为厌恶。

“我为什么要改名字？”他問。

“你来看，”阿克謝說，打开一張报紙。“一个名叫哈梅西的

学生請另外一个学生替他考試，成績还考得不錯，但最后这件事却被揭穿了。”

汉娜丽妮知道哈梅西从来不善于和人頂嘴，所以每当阿克謝对他攻击的时候，她总自动出来替他来一个反攻。现在正是需要她出面的时候了。压制住心中的憤怒，她玩笑地說，“要那么說，所有的监牢里怕不知坐着多少阿克謝哩。”

“你們听听！”阿克謝大声說，“我好意給你們一个警告，你倒認为我不对；我不妨把这个故事全告訴你們吧。你們知道我的小妹沙拉，不是在上女高中嗎？她昨天晚上回来說，‘你可知道，你們那位哈梅西先生的太太在我們学校里念书。’我就說，‘傻孩子！你以为我們那位哈梅西先生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叫哈梅西的人嗎？’‘不管他是誰吧，’沙拉說，‘他对他的太太眞太无礼了。差不多所有的女孩子都要回家过节去，但他却打算要讓他的太太还留在学校里。多可怜，她眼睛都快哭瞎了。’我心里想，‘这可太不好了；別的人也很可能会有和沙拉一样的糊涂思想呀。’”

安那达先生禁不住大笑起来。“阿克謝，你眞是瘋了！因为有一个叫哈梅西的人把他的太太留在学校里，讓她整天哭泣，我們的哈梅西就应該改名字嗎？”但这时哈梅西的臉却忽然变得一片鉄青，他站起身来走了出去。

“怎么啦，哈梅西先生？”阿克謝喊叫着說。“你到哪儿去？你眞生我的气了嗎？你当然知道我并沒有眞怀疑你，”說着，他跟在哈梅西后面赶了出去。

“这是在鬧些什么名堂？”安那达先生大叫着說。他沒有想到这时汉娜丽妮却哭了起来。“这是怎么說，汉娜？你哭些什么？”“阿克謝先生眞太不象話了，爹！”她哭着說；“他为什么这样在我們家侮辱我們的客人？”

“阿克謝不过是开玩笑；为什么要拿他的話当眞呢？”

“这种玩笑，我真听不下去，”汉娜丽妮跑上楼去了。

自从哈梅西回到加尔各答以后，他为要找到卡瑪娜的丈夫的消息，差不多沒有一个地方沒有跑到。經过一番极大的努力，他終于弄清楚了都巴拍克尔在什么地方，并且已經写了一封信給卡瑪娜的舅父塔瑞尼·卡潤。

在上面所讲的事情发生后的第二天，哈梅西才得到回信。塔瑞尼·卡潤回信說，自从那次不幸的事件发生后，他一直也沒有听到过关于他的外甥女婿納里納克夏半个字的消息。納里納克夏过去是在潤波耳行医。塔瑞尼·卡潤也曾到那里去打听过，但誰也不很清楚他的情况，納里納克夏的老家究竟在什么地方，他也不知道。

現在哈梅西已肯定地相信，卡瑪娜的丈夫不可能还活着了。

他同时还收到許多别的信。有些和他熟悉的人，听說他馬上要結婚了，写信来向他道賀。他們有的要他請吃酒，有的玩笑地責駡他不該一直对他們瞞着。他正一封封看着的时候，安那达先生的一个仆人也給他送了一封信来。一看到封套上的笔迹，他的心不禁卜通地一跳。那是汉娜丽妮写給他的。“在听到阿克謝的那些話以后，”哈梅西心里想，“她不可能不对我发生怀疑，現在她写这封信来，一定是为了要把事情弄个清楚明白。”

他拆开了那封信。信很短。“阿克謝先生昨天对你真是太无禮了，”她写道。“你今天早晨为什么不过来？我一直在等着你。阿克謝先生讲的那些話，你理它干什么呢？你知道他那些胡說八道我从来听都不要听的。今天下午你一定得早点过来。我也不准备做針綫活。”从这短短的几行信里，哈梅西体会到汉娜丽妮的溫柔多情的心所感到的痛苦，他禁不住要流泪了。从昨天晚上以后，她就一直熱切地希望能設法安撫他的被刺伤的心，昨天一夜和今天早晨，这件事都一直使她非常不安，而現在

她实在再忍受不住了，于是借这封短信表明了她的情怀。这一切他是完全理解的。

从昨天晚上以后，他一直感覺到，他实有必要把他目前的处境立刻对汉娜丽妮解說清楚，但想起昨天发生的那件事，他又感到非常为难。因为那样一来，他不仅显得象是一个被人捉获的罪犯，事后竭力想洗刷自己的罪名，而且还会使阿克謝感到他好象得到了胜利；这实在太丢人了，他連想都不愿意想。

他仔細思量，覺得阿克謝一定認为卡瑪娜的丈夫是另外一个叫哈梅西的人，要不然他早会把他的新发現在滿街上大喊大叫，决不会一直保持沉默，只是这样遮遮掩掩地暗示几句。想到这些以后，哈梅西又决定不立即去尋求解决的办法，而要暫把这个难題推延一个时期再說。

在这个时候，邮差又給他送来一封信。哈梅西打开一看，知道是那个女学校的校長写来的。她在信里告訴他說，卡瑪娜感到要在学校里度过假期是一件沒法忍受的事，因此学校当局不能負責看顧她；学校星期六放假，哈梅西必須在那一天准备接她回家。

他准备在星期天結婚，而卡瑪娜却要在星期六回来！

"哈梅西先生，我一定得求你原諒！"在这个情况至为紧急的时候，阿克謝却闖了进来。"如果我早想到你会对我隨便說的一句玩笑話，那样憤怒，我也决不敢隨便开口了。只有在玩笑里含着一些眞話的时候才有人会感到气憤，而我所講的全是毫无根据的呀，所以我眞不明白，你怎么会那样生气哩。安那达先生一見我就罵，汉娜丽妮連理都不理我了。我今天早晨去看他們，她一見我就走了出去。你們为什么都这样生我的气呢？"

"我現在沒有办法同你談这些。我只得請你原諒；我有許多事情要办。"

"啊！得准备婚礼！也許是乐队的人要先支一点錢吧，你不愿意和我这么浪費你的时間。好吧，我不再打扰你了。再見。"

阿克謝一走，哈梅西就匆忙地赶到安那达先生那边去。汉娜丽妮預計他会来得很早，早就在起坐間里等待着；她把她的針綫活包在一面头巾里放在桌上，身边放着一張小风琴。毫无問題，她也希望听到平常的音乐，但她却更希望听到另一种只能靠心灵体会的乐曲。

哈梅西走进屋子里来的时候，汉娜丽妮的唇边立刻閃現了一絲微笑，但因为哈梅西一进来只問了一声，"你父亲在哪儿？"那微笑立刻就消失了。

"在他自己的房里。你找他有什么事嗎？他一会儿就会下来吃茶的。"

哈梅西："我必須立刻見到他；我有一件很紧急的事。"

汉娜丽妮："那好吧；你到他房里去找他吧。"

哈梅西走了出去。

紧急的事，敢情是！任何其他的事都得先擱在一边！甚至爱情都先得在門外等着！明朗的秋天看到自己的欢乐之庫的金色的門掩上了，似乎也不禁发出一声叹息。汉娜丽妮把她的座位从小风琴边挪开，坐到桌边去做她的針綫，但当她这样一針一針地扎着的时候，一根看不見的針却慢慢扎进她的心里去。哈梅西的重要的事似乎一时还办不完；爱情在哀号了。

第十四章

哈梅西走进安那达先生的房間，看到这位家主人正拿一張报紙遮着臉，坐在椅子上打瞌睡。哈梅西咳嗽了一声，他立刻惊

醒过来，摊开报紙让他的客人看，正在本市流行的霍乱症已經使很多人丧掉了性命。

但哈梅西却单刀直入地說出了自己的来意。

“我要請求您把婚礼延迟几天，”他說，“我現在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办。”

这个惊人的消息使得安那达先生把加尔各答許多人死于霍乱的事立刻丢在九霄云外了。他瞪着眼望着哈梅西。

“你这是什么話，哈梅西？請帖都已經全发出去了。”

“您可以今天写出信去，告訴他們婚礼延迟到下星期天举行。”

“你簡直叫我沒法跟你說了，哈梅西！你知道，这不象你在法庭上审案子，你可以申請延期，然后，等你覺得什么时候合适再开庭。你說的那件重要事究竟是什么呢？”

哈梅西：“那是一件非常紧急的事。我必須立刻去办。”

安那达先生象一株被风暴吹折的大树，軟癱在椅子上了。

安那达：“我們不能延期。你想得眞好，这主意眞太妙了！好吧，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但你得自己去向我們邀請的那些客人作解释。如果有人問我，我只能說，‘这事儿我全不知道。新郎对他自己的事情心里自然有数；他自会告訴你，他認为什么时候結婚合适。’”

哈梅西只是低着头，两眼望着地。“这件事你已經和汉娜丽妮談过嗎？”安那达先生接着說。

哈梅西：“沒有，她現在还完全不知道。”

安那达：“你必須馬上告訴她。这是你的婚礼，同时也是她的婚礼。”

哈梅西：“我覺着我应当先和您談一下。”

“汉娜！汉娜！”安那达先生叫喊着。汉娜丽妮走了进来。

"你叫我嗎，爹？"

安那达："哈梅西說他有一件紧急的事；他現在沒有功夫結婚。"汉娜丽妮的臉立刻变了顏色，她轉过头来望着哈梅西。一个当場被捉获的杀人犯也不会显出比他更沮丧的神情。

他沒有預料到，他竟会把这个消息这样开門見山地告訴汉娜丽妮，他自己的感情已使他很明白，这样草率地来宣布这个消息，当是一件如何使她震惊的事；但离弦的箭是决不会再飞回来的，哈梅西知道这支箭已深深地刺进了汉娜丽妮的心。

現在已經沒有任何办法来遮掩这个可怕的眞实了，事情是沒法改变的——婚礼必須延期，哈梅西有紧急的事要办，但他又不愿說出究竟是什么事。他又能用什么話来掩飾呢？

"吶，这是你自己的事，"安那达先生轉身对汉娜丽妮說，"現在該怎么办，你們两人去决定吧。"

"我完全莫名其妙，爹，"汉娜丽妮抬头望了他一眼，那眼神眞仿佛象是从将落的太阳中射出照在烏云上的一綫淡淡的余暉。接着她就走出房間去了。

安那达先生拿起报紙来，假裝着閱讀的样子，但他实际是在仔細思想这件事。哈梅西靜坐了一两分鐘，就忽然站起来走了出去。

他走进寬敞的起坐間去的时候，看到汉娜丽妮站在窗口，默然凝望着外边的街道。在每一条大街和每一个小胡同里都有无数的人象泛濫的河水一样流过去，即将来临的节日使得每一个人的臉上都閃着喜悅的光輝。

哈梅西不敢立刻走到她的身边去，他停留在門口，两眼注視着她的靜立不动的身影。敞开的窗子上，鋪滿了秋日的溫和的阳光，那嵌在由这面窗子做成的鏡框中的身影，变成了他永远也不会忘記的一幅画相。每一个細微的地方——她的面頰的柔和

的線条，她的梳得很精巧的发辮，她的为細发所遮掩的后頸以及在头发下面閃着光的金項鍊，从她的左肩斜垂下去显現出优美的波紋的衣服——都在他的难堪的头脑中产生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

他慢慢走近她。她完全不理睬她的情人，却只是更痴呆地凝望着街头的景象。他声音顫抖着打破沉寂說，"我必須求你答应我一件事。"

汉娜丽妮从他的話里感覺到他的悲痛的心情，于是轉过头来望着他。

"不要不信任我！"他大声說；"对我說你永远也不会对我失去信心。上天作証，我决不会辜負你对我的信任的。"他这样毫不拘祇地对汉娜丽妮講話，这还是第一次。

他已經不能再說下去了，两眼中充滿了眼泪。

汉娜丽妮怜惜地抬起头来靜靜地望着他的臉；刹那間她的心完全軟了，两行淸泪流下了她的面頰。这一对情人就这样彼此相向着立在窗戶后面的角落里，他們的眼光相遇了。虽然彼此一句話也沒有講，一种柔和的幸福的感情充滿了他們两人的心，这种感情所带来的欢乐，使他們感覺到自己已置身天堂了。

哈梅西如釋重負地深深叹了一口气，打破了沉寂。"你知道我为什么提出要把婚禮延迟一个星期嗎？"他問。汉娜丽妮搖搖头。她并不希望知道。

"在我們結婚以后，我一定把一切都詳細地告訴你，"哈梅西說。一听他提到他們的婚姻，那姑娘的臉頰又不禁微紅了。

那天正午剛过不久，当汉娜丽妮准备好一切等待哈梅西来看她的时候，她曾經滿心欢乐地想象着，他們将如何高兴地談笑，如何亲切地討論关于他們将来的一切——把他們未来的幸福的日子輕輕勾画成一幅鮮明的图画。她决沒有想到，在过了

几分鈡之后，他們却会在这里重訂山盟海誓，相对啜泣，彼此不交一語；她更不能想象到，而这一切所帶来的却又是心境的无比安宁和彼此的絕对信任。

"你必須立刻去見我父亲，"汉娜丽妮說；"他一定煩惱极了。"

哈梅西高兴地走了出去，这时卽使有一把世界上最可怕的利劍向他刺来，他也准备袒开他的胸膛去承受。

第十五章

哈梅西走進房里去的时候，安那达先生极不安地抬起头来。

"如果您把客人的名单給我，"哈梅西說，"我今天一定把改期的事写信通知所有的客人。"

"那你們是决定要延期了？"

"是的，沒有別的办法。"

"吶，孩子，你听我說，"安那达先生說，"告訴你，这事我从今以后决不再过問了。一切事你們自己去安排吧；我不能叫人拿我当笑話看。你們既然要把婚姻大事当儿戏，我这么大年岁的人不能和你們夥在一起鬧着玩。客人名单在这儿，你拿去吧。我已經花了很大一笔錢，这錢大部分都会浪費掉。我沒有那么多錢供我这样浪費。"

哈梅西表示他决定承担一切花銷并措办婚礼中必需的一切。

他正預备站起来走的时候，安那达先生又接着說，"哈梅西，你有沒有决定結婚以后到什么地方去做律师？我想你不准备在加尔各答吧？"

“是的，我想到北边去找一个比較合适的地方。”

安那达先生：“北边？这主意很不錯。耶塔瓦就很不坏。那地方的气候，很适合腸胃不好的人。我在那里呆过一个月，发現我的飯量比在家里增加了一倍。你知道，孩子，她是我的獨生女儿，不和我住在一起我們怎么也不会心安的。这就是我为什么叫你挑选一个气候較好的地方的原因。”

哈梅西既开罪于他，安那达先生就利用这个机会迫使他答应他这頗有点苛刻的要求。以哈梅西現在的心情，如果安那达先生提出的不是耶塔瓦，而是契拉·龐基山或加罗山区或任何其他終年在云雾中的山林地区，他也会立刻同意的。

“很好，”他說，“我一定去参加耶塔瓦的律师公会，”因为要去写信通知客人改变婚期的事，他告辞出来。

他剛一走，阿克謝就来了，安那达先生把哈梅西要把婚禮推延一个星期的事告訴了他。

阿克謝：“眞的嗎？怎么可以这样！原定的日子就在后天呀。”

安那达：“他当然不应該那样。一般人都不会干这种事的；但現在你們这些年輕人什么事干不出来！”

阿克謝裝出一副异常严肃的样子坐在那里，脑子里却急急在盘算着。最后他开口說：“在您認为您已經給汉娜丽妮找到一个好丈夫的时候，他是否还可能有些什么短处，您就全不过問了。一个人既然要把自己的女儿交托給另外一个人，就应該把他的一切情况完全弄得清清楚楚。即使他是天神下凡，我們也不能不对他加些小心。”

安那达：“如果对哈梅西这样的孩子都加以怀疑，那世界上也就再沒有可以信任的人了。”

阿克謝：“他說明了为什么要延期的理由嗎？”

“沒有，他沒有說任何理由，”安那达先生抓抓头皮說。“我問他的时候，他只說他有一件重要事要办。”

阿克謝轉过臉去暗暗冷笑。“我想他对您的女儿总說明了理由的吧？”

安那达：“我想他对她說过。”

阿克謝：“現在喊她来問問清楚不也很好嗎？”

“好的，”安那达先生喊叫汉娜丽妮。她一走进来看見阿克謝在这里，就站到她父亲背后去不讓阿克謝能看到她的臉。

“哈梅西有沒有告訴你，他为什么要延迟婚期？”安那达先生問道。

“沒有，”汉娜丽妮搖搖头說。

安那达先生：“你沒有問他嗎？”

汉娜丽妮：“我沒有。”

安那达先生：“这才眞是怪事！你們倆到眞是天生的一对！他跑到你面前对你說，‘我現在还沒有功夫結婚，’而你就回答說，‘那好吧，咱們过天再結婚吧，’到此你們也就不再朝下談了。”

这时阿克謝已站在汉娜丽妮的身旁了。“說实在的，”他說，“要是一个人对自己做的某一件事明白表示不愿說出理由来，別人也就很难再追問下去。如果那是可以告訴人的事，哈梅西自己早就会告訴你們了。”

汉娜丽妮气得臉都紅了。“关于这件事，我不要听任何第三者的意見。就我个人說，我对目前的情况完全沒有什么不滿意的地方，”說着，她匆忙地走了出去。

阿克謝覚得十分难堪，但他却勉强笑了一笑。“今天的世界作兴这样——好意去帮助一个朋友，你所得到的报酬，却是一頓臭罵。这进一步說明，眞正的友情是如何难得的东西。我所以說出我对哈梅西的怀疑，是因为我認为这是一个朋友应尽的职

責，不管你們会如何因此不喜欢我、責駡我。我看着您可能有遭到任何不幸的危險，我的心永远也不会安。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缺点，我不能不承認。但不管怎么样，卓健德拉明天就要回来了，如果他听到那些情形后，对他妹妹的事不感到忧虑，那我从此决不再多一句嘴了。”

安那达先生完全明白，要向阿克謝探問哈梅西为什么要那样做的眞正原因，現在正是最好的时机；但一个人为了探寻奥秘，說不定会引出一陣风暴，而狂风暴雨全是这位老先生天性所反对的。

他对他的客人試探着說，“你太爱怀疑人了，阿克謝！你既沒有任何証据，为什么要——”

阿克謝的自制能力本来是极强的，但因为一再受到斥責，他終于再也忍耐不住了。“您听啊，安那达先生，”他忿忿地說，“您总以为我說任何話都带着不良的动机！您的意思似乎是說，我对您的未来的女婿怀着仇恨，我是在怀疑一个平白无辜的人。我沒有什么聰明，不会教小姐們哲学。我也不能胡吹說我能和她們談論什么詩歌；我只是一个极平凡的人。然而，我却是始終如一地对您和您家里的人怀着热爱和尊敬。虽然我在别的方面比不过哈梅西先生，但有一件事总使我感到很驕傲，那就是我从沒有对您隱瞞过任何事。我不怕在您的面前露出穷相，我可以伸手向您討一个銅子儿，但我决不能到您家来偸点什么东西。到明天您就会明白我的話是什么意思了。”

第十六章

到夜晚的时候，所有的信都发出去了。哈梅西躺到床上去

休息，但他却始終不能入睡。两条思路同时在他的脑子里出現，一条清晰，一条模糊，恰象即将汇合的恒河和朱木拿河一样。这两条河流的汇合攪扰得他无法得到安宁。他在床上翻来复去折騰了一陣，最后忽然掀开被站了起来。

他走到窗前，向外面凝望着。胡同里，一边的房子全是黑洞洞的，另一边却在如水的月光下露出了鮮明的輪廓。哈梅西站在那里默然沉思着。他的渾然的心灵，抛开了現实环境中的各种糾葛和現实世界中的一切斗爭和无法捉摸的变迁，現在似乎已飞到另一个遙远的、辽闊无边的世界中去了，在那里一切都是永恒的、安靜的、永无变化的。

在一种幻境中，他看到生与死、劳与逸、始与終，配合着一种非人間所有的音乐的旋律，永远不停地从幕后安靜的无极中挤到有限的人生舞台上来，而在那既沒有光亮也沒有黑暗的无极中，他看到作为爱情化身的一男一女出現在現世界的星光之下了。

哈梅西慢慢地爬到屋頂的阳台上去。他把眼睛轉向安那达先生的屋子。四处沒有一点声音来打破这夜的宁靜。那屋子的墙壁上、屋簷下、門窗的縫隙中以及鋪砌得很粗陋的屋頂上，到处是由月光和暗影交織成的一片花紋。这一切多么神妙！就在这間簡陋的房子中，在这熙熙攘攘的城市的中心，却住着一个降格以一个女学生身分出現的天人。

在这个都市中挤滿了无数象哈梅西这样的人——律师、大学毕业生、外国人、本国人。为什么别人所不能得到的神恩，偏会落在他的头上？为什么正好是他，而不是任何别的人，能和这个女孩子并立在充满温和的秋天阳光的窗前，能在一种幻境中看到天地万物在一片神秘的、汪洋无边的欢乐之海上浮动？这眞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改变了他的心灵，改变了他周圍的世

界！

直到夜深时分，他还一直在屋頂的阳台上来回走动。将落的月亮已經躲到对面的屋子后面去，黑暗已淹沒大地，但天空却还閃耀着月亮在亲切地向世界告别时撒下的余暉。

夜寒使哈梅西的疲倦的身子抖了几下，一种恐惧忽然向他襲击过来，占据了他的心。明天，他还必須到生活的猎場上去进行战斗。蒼天的光滑的臉面上，沒有留下一絲煩惱的痕迹，月光的宁静沒有受到任何騷乱活动的攪扰；夜是那样悄然无声的沉寂，整个宇宙，尽管布滿了无数万永远在行进中的星星，却也仍然能得到永恒的安宁；只有人的喧嚷的斗爭是永无底止的。順境也好，逆境也好，人生永远是一場沒完沒了的斗爭，一場以少击多的斗爭。

这里一边是无极世界的永恒的安宁，一边却是人世的永恒的斗爭！两者如何竟可能同时存在的呢？个人的困难已够使哈梅西时刻不安了，但他現在却更深思着要想解决这个无法解决的問題。

在化育万物的无极的永恒无边的宁静中，他已經看到了爱的形象。現在他更看到了这和动乱不安的世界、和人的实际生活相关的爱情。究竟何者是真实的形象，何者是幻境呢？

第十七章

第二天，卓健德拉坐着早車从北边赶回来了。那一天是星期六，星期天便将是汉娜丽妮举行婚礼的日子；可是当他走近家門口的时候，他竟看不出任何他原来預想的办喜事的景象。阳台上沒有用蝶布达树叶結紮的灯彩。总之，他們家門口沒有任

而地方和左右隔壁简陋破旧的房舍有什么不同。

他极不安地想到他一定要听到有誰暴病的消息了，但他匆忙地跑进屋里后，却又看不出有什么不幸的事发生的样子。給他預备的飯已經摆好，安那达先生面前放着一杯喝了一半的茶，正坐在桌边閱讀报紙。

“汉娜很好嗎？”卓健德拉一走进門就大声問道。

安那达先生：“她很好。”

卓健德拉：“婚礼怎么样？”

安那达先生：“已改在下一个星期天举行。”

卓健德拉：“为什么改期？”

安那达先生：“你最好去問你的朋友去。哈梅西只是告訴我們他有要紧的事，所以不可能在这个星期天举行婚礼。”

卓健德拉心里深怪他父亲不該那样軟弱。“我一不在家，爹，你們会把什么事都弄成个乱七八糟，”他說。“他会有什么重要事？他的事全可以由他自己作主。他沒有什么很近的亲戚朋友。如果真因为什么业务上的問題出了乱子，我也看不出他有什么理由不把那事情明白地告訴你們。你們为什么就这样听他胡鬧？”

“他現在也并沒逃跑掉啊！你最好自己去問他吧。”

卓健德拉赶着喝下一杯茶就跑了出去。“等一等，卓健，”安那达先生对着他的后影喊叫着，“你干嘛这么急？你什么东西都还沒有吃，”但卓健德拉已經听不見他的話了。他一冲进隔壁的屋子就颦颦跑上楼去，一边喊着，“哈梅西！哈梅西！”但他找遍了卧室、起坐間、阳台和樓下的房間，也沒有找到哈梅西的影子。上上下下找了半天之后，他却看到了哈梅西的用人；問他主人哪里去了，他只是回答說，“一早就出門去了。”

“他什么时候回来？”

用人告訴他，哈梅西走的时候还带有出門的衣服，曾对他說，他可能要在四五天之后才能回来；但他究竟到哪里去了，他也不知道。

卓健德拉在桌边坐下来吃早餐的时候，臉上显出頗为煩惱的样子。

"怎么样？有什么結果嗎？"安那达先生問。

"还能有什么結果？"他儿子忿然回答說。"这个人馬上要和你的女儿結婚了，而你对他的行动却全不在意；幸而他还只是住在隔壁哩！"

"可他昨天晚上还在这里呢！"安那达先生說。

"你不知道他要出門到什么地方去，"卓健德拉嚷嚷說，"他的用人也不知道他到底上哪里去了。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鬼花头。这情况簡直叫人无法忍耐，爹。你为什么簡直好象滿不在乎？"

看到他这样沒完沒了地嘮叨，安那达先生不得不設法应付这个局面了。

"我眞不知道，他这到底是在搞些什么名堂呢？"他問道，看到当时的那种情况，他不得不摆出了一副极严肃的样子。

先一天晚上，哈梅西的确很容易就和安那达先生把事情安排好了，这个不明世事的青年人根本就沒想到还会有此一变。他以为，他告訴了他們自己有重要的事情，那就已經把一切都說明白了；他所以就这样出去办他立刻要办的事，也是因为他相信，他对他們所作的解释应該已使他完全有自由任意行动了。

卓健德拉："汉娜丽妮哪里去了？"

安那达先生："她今天早晨很早就吃完茶上樓去了。"

"可怜的孩子！"卓健德拉大声叫着說。"我想她因为哈梅西的这种反常举动一定感到丟人透了，这大概就是她所以不愿意

見我的原因，”說完他便走上樓去安慰他的滿心羞愧和痛苦的妹妹。汉娜丽妮这时一个人躲在寬敞的起坐間里。一听到卓健德拉的脚步声，她就急忙拿起一本书装着閱讀的样子。他进来的时候，她已把书摊好，很高兴地对他招呼說：

“嗨，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的精神似乎不很好。”

“我怎么能好呢？”卓健德拉一边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一边大声說。“一切事情我都知道了，汉娜。但不管怎样，你也用不着发愁；这都是因为我沒在家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自有办法来好好地解决这个問題！不过汉娜，我倒要問問，哈梅西对你也沒有說明理由嗎？”

汉娜丽妮感到自己的处境很困难。阿克謝和卓健德拉的这种怀疑态度使她很生气，她因此很不愿意对卓健德拉承認，哈梅西沒有对她說明他所以要延迟婚期的理由。但另一方面，她又决不愿胡乱撒謊。

“他本来准备告訴我，但我覺得沒有知道的必要，”她回答說。

“完全是一种虛驕，”卓健德拉心里想，“这正是她的性格！”接着他大声說，“得啦吧，你也不用害怕；我今天就一定得让他說明理由。”

“可我并沒有害怕什么呀，”汉娜丽妮說，随便翻着摊在她膝头上的书，“还有，我可不愿意你逼着追問他。”

“还是那种虛驕的感情在作祟！”卓健德拉想道。“得了，”他說，“这个你不必担心，”說着，他站起身来好象要走的样子。

汉娜丽妮也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你听着，我决不許你去对他提这件事。不管你們这些人怎么想，我对他并沒有任何怀疑。”

这話，卓健德拉又覺得似乎不完全象是出自一种虛驕的感

情了。这时他对他妹妹的爱和同情完全占据了他的心，他微笑着想道："这些念书的小姐們对于世界上的事是一无所知的；书本上的知識，她們是知道不少；但一遇到某种可疑的事情，那就簡直是和初生嬰儿一样胡涂！"接着卓健德拉感到她的单純的信任更显出了她的对方的欺詐。他于是对哈梅西深为怨恨，更加覺得必須强迫他說出他的"理由"来。他又一次站起来打算走，但汉娜丽妮很快就拉住了他的一只胳膊。

"答应我，关于这件事，你决不对哈梅西提一个字，"她說。

"且看吧，"卓健德拉回答說。

"沒有什么'且看'的，你必須先答应我再走。我可以告訴你，沒有什么事需要你担心的。只求你帮我这一点忙吧。"

汉娜丽妮的这种一再堅持的态度，使卓健德拉相信哈梅西一定对她作过一大篇解釋。但这并不一定說明，他对她所作的解釋是真实的；胡乱編一套話来騙她，当不是一件什么很困难的事，因此他說："你听我說，汉娜，这并不是什么对誰不信任的問題；对于一个馬上要結婚的姑娘，她的那些保护人是有責任的。他也許对你作过某种解釋，你現在不愿意說出来，但仅仅那样还不够；他还必須对我們作一番解釋。說实在話，汉娜，現在我們比你更应該听到他的解釋。到你們已經結婚之后，那我們也就再沒有权利管你們的事了，"卓健德拉說着就匆匆地走了。

情人們希望用来遮掩他們的恋爱道路的帷幕，現在是被扯得一絲无存了！哈梅西和汉娜丽妮原痴想他們現在的关系将隨着时間的增長越变越亲密，直到它为他們两人另外創造出一个世界来，但不料这种关系現在却变成了一些毫无同情心的局外人攻击的目标。

这种风暴的襲击完全扰乱了汉娜丽妮的宁靜的心，她甚至連任何亲戚朋友都不愿見了。卓健德拉走了以后，她便跑到自

己的房間里，在一張椅子上坐下来，孤独地度过了那一天。

卓健德拉一走出来，就遇見了阿克謝。阿克謝一見面就对他說："好啊，卓健，你已經回来了！那件事你听說了嗎？你是怎么个看法？"

卓健德拉："对这件事，我已經想得很多了；我沒有意思再去談論它，毫无意义地去胡猜乱想。現在已不是圍坐在茶桌边細細琢磨别人的心理問題的时候。"

阿克謝："我对細琢細磨之不感兴趣，你知道，是和我对心理学或哲学和詩歌差不多的。我是一个只講行动的人——我来要和你談的也就是这个。"

"很好，我也認为需要行动，"急躁的卓健德拉回答說。"你能告訴我哈梅西上什么地方去了嗎？"

"我能。"

"哪里？"

"現在还不能告訴你，"阿克謝說。"今天下午三点鈡，我可以让你和他見面。"

"你为什么不能告訴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卓健德拉大声叫着說："你們这些人全都这么鬼鬼祟祟的。我出去度几天假期，剛一轉身，一个个似乎都变得可怕地神秘起来。得啦，阿克謝，别再对我耍那一套了！快講出来吧，伙計！"

阿克謝："听你这样講，我很高兴。我就是因为不肯对人隐瞞事情，反惹了許多麻煩。你的妹妹不愿意再看我一眼，你的父亲一見我就罵，說我过于多疑，哈梅西先生見到我的时候也决不会是因为高兴直跳起来。現在就只剩下你了，可我很害怕你。你不是一个慣于細致地分析問題的人。你的脾气是什么事說干就干。从体质上說，我就是一个微弱可怜的人，我沒法和你对抗！"

卓健德拉："你听我說，阿克謝，我实在不喜欢听这一套拐弯

抹角的話。我知道你心里有話要說。为什么不說出来，偏故意这样吞吞吐吐的？快把眞情告訴我，快說吧！”

阿克謝：“好吧，让我来从头把这件事講給你听；这里面有許多事对你都还是新聞哩。”

第十八章

哈梅西在达依拍拉租下的房子期限还沒有滿，但他一直也沒有想到把它轉租給別人。在过去几个月里，在他的生活中，經济来源是不成什么問題的。何况，不管怎样，在卡瑪娜离开学校的时候，她总得有一个地方住下。他那天清早就跑到他的这个住处来，把房子打扫了一下，补充了一点必需的褥子和蓋被，又买来一些东西充实了那早已空着的食品柜。

在这些准备工作已全做完之后，还得几个小时，卡瑪娜才会来到。哈梅西躺在一条木凳上冥想着他将来的生活，借以消磨时光。他从沒到过耶塔瓦，但西北部的自然景象各个地方都非常近似，所以，他并不难于在自己的心目中为他未来的家描出一幅輪廓淸晰的图画来——城郊附近的一所平房，前面是一条两旁栽有树木的寬闊的大道；大路那边是一片广闊的田野，到处是水井和看守快成熟的庄稼的农人在上面守望雀鳥和野兽的高台；耐心的牛整天忙着从水井里把水絞起来灌溉田地，水車上的輪子永远不停地发出悲惨的叫声；有时一輛馬車从大道上駛过，掀起一片尘土，馬身上的鈴鐺攪破了灼热的曠野中的沉寂。但想到汉娜丽妮可能要孤独地在那所平房里，在那所为防止暑热侵襲而将門窗緊閉的平房里，度过許多无聊的午后的时刻，痛苦地思念着自己的家乡，他立刻感到非常不安起来。只除非卡瑪

娜能够經常在他妻子身边，他才能够把她放到那样可怕的一个环境里去。

哈梅西已决定在他結婚以前，他决不对卡瑪娜講任何話。在他們結婚以后，汉娜丽妮一定能找个机会来給她講，那时因为她已对卡瑪娜非常关心，她将以无限的柔情慢慢对她說明她目前的眞实处境——她将尽可能毫无痛苦地为她打开命运之神套在她身上的錯綜复杂的罗网。这样一来，卡瑪娜旣已离开自己的家很远，同时和自己的亲人都已断絕关系，她一定会毫无痛苦、毫不勉强地安然在他們的那个小家庭里生活下去。

到了正午时候，胡同里已是一片宁靜。工人們都已經上工去了，閑着沒事的人都准备睡午覺去。卽将来临的冬日的寒气似乎已經杀减了暑热的威严，眼看就要来到的节日使得整个空气中都充滿了一种欢欣的气息。但这些并不足以扰乱哈梅西的心，他仍然在那里描繪他自己的幸福的远景，毫不吝惜地在上面涂上各种鮮艳的顏色。

他的梦終于被一陣車輪的隆隆声打断了；一輛大篷車开到他的門口停了下来。哈梅西知道这是学校送卡瑪娜回来的校車，他的心立刻急遽地跳动起来。他应該怎样去接待卡瑪娜呢？他們两人有什么共同的談話資料呢？她对他的态度又会怎样呢？这些都是使他非常不安的問題，他簡直不敢想。他的两个用人是早就在楼下等待着的。現在他們拖着卡瑪娜的一口大箱子先走上来，把箱子放在阳台上。卡瑪娜跟在他們后面，但她一走到門口就停住了。

"快进来呀，卡瑪娜，"哈梅西說。卡瑪娜虽一时頗为躊躇，最后也終于走进屋子里来了。哈梅西原計划让她在学校里度过假日，他这种对她显然不关心的态度已使她流过不知多少眼泪了，有这件事耿耿于怀，再加上經过这么长一段时間的分离，她

对他自不禁有一种疏远的感觉。因此卡瑪娜进屋以后，始終也不肯抬头看哈梅西一眼，而只是一直瞪着眼望着門外。

看到卡瑪娜的面容，他真感到非常吃惊；他簡直覺得她是一个他完全不認識的生人了。在几个月的时間里，她已有了惊人的改变。她象一棵幼小的植物，很快就完全成長起来。現在这个农村姑娘的滚圓的四肢上已失去了原有的健康的色澤。她的臉已沒有了青少年的那种丰滿，眉目已变得更加清秀，而且更明显地表示出了她性格上的特点。她的面頰上原有的光彩已被一种憔悴的神色所代替，她的步度和举止都表現出了一种优閑大方的气派。

她进来以后，略偏着头站立在一面敞开着的窗子前面，讓秋日午后的清光在她的臉上閃耀。她头上沒有戴帽子，用紅緞带扎着的发辮垂在她的背上，一件番紅花色的美里諾呢的长袍紧裹着她的尙未充分发育的身体。

哈梅西默然对她注視着。

卡瑪娜的美对他原只剩下几个月前的一点淡淡的記忆了，現在加上这些新增的特色，他在无限惊异之余，感到自己无力能抗拒她的那种美的誘惑了。

"坐下吧，卡瑪娜，"他吩咐她說。卡瑪娜一句話沒有講就坐下了。

"学校里怎么样？"他接着說。

"很好，"她冷冷地回答說。

哈梅西极力思索着，正想找点儿什么話来說的时候，却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我想，"他說，"你一定很久沒吃东西了吧。这里已經給你預备好飯了。要不要我叫他們給你送到这里来？"

"不用了，謝謝你，"卡瑪娜說。"我动身之前已經吃过东

西。"

"你什么东西都不要吃嗎?"哈梅西問道;"如果你不愿吃甜食,这里有水果——苹果、石榴、荔荔枝全都有。"

但卡瑪娜只是搖搖头。

哈梅西又一次注視着这女孩子的臉。她那时正把头微低着在看她的英語讀本上的图片。一張美丽的臉正好象是风水先生手中的手杖,它能使四周潛伏着的美立刻都显露出来。柔和的阳光一刹那間似乎变成了一种有知覺的生物;秋天也似乎显出了特别鮮明的形象。象太阳約束着一切行星一样,这个女孩子使得天空、大气、光綫和她身边的一切都圍繞着她活动,而她自己却謙頎地、沉默地坐在那里,看着一本教科书上的图片。

哈梅西匆忙地跑出去拿来一滿盘苹果、梨和石榴。

"你似乎是什么都不要吃了,卡瑪娜,"他說,"但我却餓得很,我实在不能再等待了。"卡瑪娜微笑了一笑,这个意想不到的微笑的光輝立刻冲散了漂浮在他們倆中間的迷雾。哈梅西拿起一把小刀就开始来削苹果,但他的手干任何事都是缺乏灵巧的,他因为急于想吃而表現的匆忙和他切开水果时那种笨拙的姿态,使卡瑪娜实在覺得看不上眼,她禁不住噗哧地笑了。

听到她縱情的欢笑,哈梅西心里頗感高兴。"我想你是笑我切不来苹果,"他說。"好吧,你且让我看看你倒是切得怎么好法。"

"要是有一把水果刀,我一定能切,"卡瑪娜說。"这么个小刀子,我可切不来。"

"我想你是以为我們这儿沒有水果刀吧,"哈梅西說,一边喊进一个仆人来問他有沒有。"哦有的,先生,昨天晚上我們已經把厨房里需要用的一切东西都搬来了,"他回答說。哈梅西立刻吩咐他,"把它擦得干干淨淨的拿来。"

水果刀拿来以后，卡瑪娜就脫掉鞋坐下，打开刀，很快把那个苹果削好；接着又开始把它切成小片。哈梅西在她的前面坐着，从一只盤子里拈起一片一片的苹果往嘴里送。“你自己也該吃一点啦，”他說。

“不，謝謝你，”卡瑪娜說。

“那我也不吃了。”

卡瑪娜抬头望着他。“得啦；你先吃，你吃完了我再吃。”

“可是你决不許說假話，你不是在騙我吧？”哈梅西說。

“不，我决不是說假話，”卡瑪娜回答說，使勁地搖搖头。

哈梅西听她这样說，心里已感到很滿意，他于是又从盤里拿起一片苹果来放进嘴里去。

但就在这时，他偶一抬头，馬上就呆住了。他看到卓健德拉和阿克謝正面向着他站在門外。

阿克謝首先开口了，“請你原諒，哈梅西先生。我們原以为你是一个人在这里。卓健，我們很不应該先不通知一声就这样跑进来了。走吧，我們先到樓下去等一会儿。”

卡瑪娜一惊之下，刀子已經从她的手里滑落到地上去。她立刻站起身来了。那两个人已擋住出口的去路。卓健德拉略向旁边移动了一下，讓开了一条路；但他的眼睛却始終沒有离开卡瑪娜的臉，他一直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她。卡瑪娜終于慌張地逃到隔壁房間里去了。

第十九章

“哈梅西，那女孩子是誰？”卓健德拉問道。

“我的一个亲戚，”哈梅西回答說。

"什么亲戚?"卓健德拉又問;"她不象是你家的長輩,我想你們倆的关系总不是从彼此的感情中产生出来的吧。所有你的亲戚,你都和我談起过,但我从沒有听你說起过这么一个亲戚。"

"别那么說,卓健,"阿克謝插嘴說。"是的,有些事情,一个人就是对自己的朋友,也要保守秘密的。"

"可是,哈梅西,"卓健德拉說,"这眞是一个重要的秘密嗎?"

哈梅西的臉立刻紅了。"是的,这是一个秘密,"他說。"我不甚愿意和你討論这个女孩子的事。"

"但不幸得很,"卓健德拉回答說,"我恰好只希望和你談論关于她的事。如果你沒有和汉娜丽妮訂婚,那我旣沒有必要調查你的家譜,你也可以任意去保守你的秘密。"

"我現在只能这样对你說,"哈梅西說;"世界上决沒有任何人和我的关系使得我不能够完全无愧于心地去和汉娜丽妮結婚。"

卓健德拉:"从你的观点看,也許是那样,但是从汉娜丽妮的家人的观点来看,很可能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現在只要問你一句話——你究竟同她有沒有亲戚关系,你为什么要把她藏在这么个地方?"

哈梅西:"如果我告訴你为什么,那这秘密就依然是完全洩漏了。求你相信我的話,暫时别再問什么理由,不成嗎?"

卓健德拉:"这女孩子的名字是不是叫卡瑪娜?"

哈梅西:"是的。"

卓健德拉:"你有沒有对人說她是你太太?"

哈梅西:"我对人說过。"

卓健德拉:"那么,你还能希望我相信你的話嗎?你曾經对許多人說她是你的太太,而你現在却对我們說她不是。在教人說老实話方面,你可眞算不得一个好榜样。"

阿克謝："那你是說，在大学里作演講的时候，我們不便拿他講的这些話当作誠实的例証加以引用罢啦。但不管怎么說，我亲爱的卓健，在实际生活中，由于环境迥然不同，对不同的人講完全不同的两套話，也許是有必要的。这两套話中就很可能有一套是眞实的。所以也許哈梅西先生剛才对你所講的的确是眞話。"

哈梅西："关于这件事，我不准备对你們再講什么。我現在只能告訴你們，我如果和汉娜丽妮結婚，决沒有任何对不起她的地方。我有很充足的理由拒絕和你們討論关于卡瑪娜的事。不管你們对我的行为如何怀疑，我要那样做总是不对的。如果这事只关系到我个人的幸福和名誉，那我一定把一切全都告訴你們。但現在我如果那么做就会危害到另一个人的前途，我因此不得不拒絕你們的要求。"

卓健德拉："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对汉娜丽妮說过嗎？"

哈梅西："沒有，在我們結婚之后我一定会告訴她。如果她愿意的話，現在要我对她講也行。"

卓健德拉："那么，我現在可以問卡瑪娜几个問題嗎？"

哈梅西："那可絕对不行！如果你認定我犯罪了，你可以判我任何你認为合适的罪名。卡瑪娜是完全无辜的，我不能让她到这里来受你审訊。"

卓健德拉："現在已完全沒有必要再去訊問任何人。全部事实我已經都明白了。你所講的話已足够証明一切。我現在明白地告訴你，你要再敢走进我家門口一步，就别怪我对你太不客气！"

哈梅西的臉立刻变得鉄靑了，但他一个字也沒有講。卓健德拉却又接着說了："我还有几句話告訴你。你决不許給汉娜丽妮写信或和她有任何来往——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如果

你給她写一封信，我就要把你現在想要保守的秘密全部向大家公开，証据我是全有的。如果現在有人問我們，你和汉娜丽妮的婚約为什么解除了，我可以回答說，因为我不同意你們的婚姻，我不預备說出眞正的原因来。但如果你不当心一些，整个这件事就立刻会被嚷嚷得什么人都知道！你也許很奇怪，我为什么竟会这样寬容你的这种丧尽良心的作为。不要以为我对你还有任何同情；我所以这样輕輕地放过你，只是因为这件事关系着我的妹妹汉娜丽妮。我对你最后的一句話是，你在談話中和行动中，永远不要表示你和汉娜丽妮曾經有过朋友关系。我現在也沒有意思要你对我保証，那是沒有用的；在看到你的这种欺騙行为之后，我也决不会再希望听你說出一句誠实話来。但如果你还存有一分羞耻心或被人揭发的恐惧，那我想你也不会有意或无意藐視我的这种警告的。”

阿克謝：“得啦，卓健，得啦！你一点都不为哈梅西先生难过嗎？你看你講了半天，他一句話也沒有說呀！我們最好走吧。别在意，哈梅西先生，我們現在走了。”

卓健德拉和阿克謝走了出去，留下哈梅西一个人痴呆地站在那里。当他的因惊愕而痴呆的神思慢慢恢复正常的时候，他的第一个思想是跑出去好好散散步，到曠野中去仔細思考一下目前的情况；但他立刻又想到他不能让卡瑪娜一个人呆在这样一个生疏的地方。

他走到隔壁房間里去，看到那女孩子坐在窗前，一手拉开一面百叶窗，正在观望着大街上的景象。一听到哈梅西的脚步声，她就把窗子关上，轉过头来；哈梅西在地板上蹲坐下来。

“这两个人是誰？”卡瑪娜問；“他們今天早晨到我們学校里去过。”

“到你們学校里去过，眞的嗎？”哈梅西大声叫着說。

"真的，"卡瑪娜說。"他們剛才在和你談些什么？"

"他們問我，你和我是什么关系。"

卡瑪娜从来也沒有一个机会坐在自己的婆婆面前，听她告訴她一个年輕的妻子在什么样的場合下应該表示羞怯。但尽管如此，她自已的本能仍使她一听到哈梅西的話就不禁臉紅了。

"我告訴他們，"他接着說，"我們之間沒有任何关系。"

卡瑪娜認为这种玩笑实在有点近于无聊。她轉过臉去生气地大声說，"別胡說了！"

哈梅西心里盘算着，他这时究竟能不能够把整个真实的情况告訴卡瑪娜呢。

但就在这时，她却突然站起身来叫喊着說，"你瞧，一只老鴉把你的水果叼走了！"她匆忙地跑到外面屋子里去，赶走了那只烏鴉，把水果盘端进来。"你还吃嗎？"她問道，一边把水果盘放在他的面前。

哈梅西現在已完全沒有口味了，但她对他所表示的这一点关怀之心，也使他不禁感动。"你不吃一点嗎，卡瑪娜？"他問。

"你先吃，"她回答說，完全遵守着作妻子的規矩，必需等丈夫吃完以后，自己才吃。这原是很小的一件事，但因为哈梅西神經很紧張，看到这天真的女孩子如此完全不了解自己目前的处境，他几乎难过得要哭了。他不知道該說什么好，只得竭力控制住自己，开始吃着东西。吃完了以后，他說，"我們今天夜晚，卡瑪娜，必須离开这里，回到家乡去。"

一听这話，卡瑪娜的臉色立刻阴沉下去。"我不愿意到那边去，"她說。

哈梅西："你愿意呆在学校里嗎？"

卡瑪娜："不，千万別再送我回学校去；那里那些女孩子們老要問我关于你的許多問題，弄得我难为情死了。"

哈梅西："你对她們講了些什么？"

卡瑪娜："我什么也沒对她們講。她們常問我你为什么要让我留在学校里过假期。我……"卡瑪娜沒法再說下去了。一回想起这件事，她受伤的心就又开始发痛。

哈梅西："你为什么不告訴她們，我并不是你的什么人？"

卡瑪娜实在覺得不能忍耐，她拿眼角看了他一下。"別胡說了！"她又一次这样叫着說。

"天啊，我該怎么办呢？"哈梅西心里盘算着。藏在他心中的話象躲在他的腸胃中的一条虫子，現在正想咬开一条路钻出来；这过程是痛苦的。許多煩惱的問題已弄得他神思迷乱了。这时，卓健德拉已經对汉娜丽妮講了些什么呢？汉娜丽妮听到这消息，会有什么样的感覺呢？他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事的眞实情况对她解释清楚？他如何能忍受長期和汉娜丽妮分离的生活？但因为他已完全心煩意乱，他根本想不出任何答案来。

他現在所肯定知道的就是，他和卡瑪娜的关系已經变成了他的在加尔各答的朋友和敌人們百談不厌的話題。他自己告訴过人，卡瑪娜是自己的妻子，这种錯誤的作法当然使那早已流行的謠言更增加了感人的力量。他一天也不能和她再在这个地方呆下去了。

他这种心不在焉的神气，卡瑪娜当然会注意到，她抬起头来望了他一眼。

"你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情不安呢？"她問。"如果你一定要回到家乡去住，我也愿意跟你去。"这女孩子会这样甘心放弃自己的愿望来服从他的意旨，只使哈梅西更感到一陣心痛。他又一次思索着他究竟应該采取什么步驟。因此他又沉入深思状态中去，只是瞪着眼望着卡瑪娜，却并沒有回答她剛才說的話。卡瑪娜感覺到她必須严肃地来对待目前的情况了。"我說，你所以煩

惱，決不是因为我不愿意留在学校里过假期的緣故吧？”她問道，“求你告訴我实話！”

“告訴你实話，”哈梅西回答說，“我只是为我自己的事煩惱，并不是因为你什么。”

哈梅西以最大的努力使自己脫出了他的那些混乱思想的羈絆，开始专意去和卡瑪娜談話。“現在我問你，卡瑪娜，”他輕快地說，“告訴我这些天来你在学校里学了些什么。”

卡瑪娜立刻以极大的兴趣来卖弄她的学問了。她意在使哈梅西感到惊愕地告訴他，她現在已經知道地球是圓的！哈梅西立刻表示对于这个問題甚为怀疑，并問她那怎么可能。卡瑪娜却圓睜着两眼說：“嘿，我們书本上这么說的；那課书我們已經全学完了。”

“真有这种事！”哈梅西假裝着吃惊的样子說。“书上这么講的，是嗎？那本书有多大？”

这問題可使卡瑪娜頗为生气了。“那本书不很大，可是那是正式印好的书，而且，上面还画得有图！”这显然是一种无容爭辯的明証，哈梅西只得認輸了。

卡瑪娜在詳細地講完了她所学到的那一点东西之后，接着就开始講述女同学們和教师們的一些事情以及学校里的一般生活情况。哈梅西又已墮入心不在焉的状态中，但他也偶尔哼哼两声表示他在听着，有时，他模糊地听到一句話的尾巴，也随便提出一两个簡单的問題。但最后，卡瑪娜却終于忽然大声叫着說，“你根本沒有心思听我講話，”她生气地站了起来。

“啊，啊，卡瑪娜，”哈梅西急急地說，“不要生气；我今天不知怎么总不对勁儿。”

“你不舒服么？什么地方不好受？”卡瑪娜問道，又向他轉过身来。

“也不真是怎么不舒服；說不上有什么真病；有时候覺得好象有点不舒服似的。你再講下去吧，”

“你愿不愿意看看我的地理課本上的图画？”卡瑪娜問，一心想拿她新学来的一点知識来供他消遣。

哈梅西裝出很热心的样子要她赶快去拿。

卡瑪娜立刻拿来她的书，把它打开放在他的面前。“你現在看到的这两个球体，”她开始講述說，“实际上就是一个。你知道，一个人沒法同时看到一个圓东西的两面。”

哈梅西裝出对这个問題深思的样子。“平面的东西也是一样，”他說。

“所以东西两半球在这个图片上就只好分成两个来画，”卡瑪娜接着說；他們就这样度过了假日中的第一个黄昏。

第二十章

安那达先生虔誠地禱告着，希望卓健德拉带回一个好消息，使一切誤会能够立刻消解。卓健德拉和阿克謝走进屋子来的时候，他立刻神經緊張地抬起头来望着他們。

“你听哪，爹，”他的儿子开口說，“我簡直沒法相信你竟会让哈梅西胡鬧到这种地步。如果我早能預見到現在所发生的这一切，我当时根本就不会介紹你認識他。”

安那达先生：“你自己一直老对我說，如果汉娜丽妮能够和哈梅西結婚，你一定会多么高兴，你要是阻止这件事，那我——？”

卓健德拉：“自然我从来也沒想到要阻止这件事，可是——”

安那达先生：“我看不出这里还有什么‘可是’不‘可是’的！我們只能或者让这件事发展下去，或者立刻阻止它；决沒有什么

中間道路呀。”

卓健德拉："可是，讓这件事发展到現在这种地步——"

阿克謝这时却帶笑地插嘴說，"有些事情是自己向前发展的；用不着别人去推动它。它会象一个球一样越鼓越大，慢慢接近到要爆炸的程度。但不管怎样，'碰翻牛奶杯，痛哭也无益。'我們現在最好还是想一想下一步应該怎么办。"

"你們究竟見到了哈梅西沒有？"安那达先生着急地問。

卓健德拉："哪怕沒有。我們看到他舒舒服服地呆在他自己的家里，并且还和他的太太見面了。"

安那达先生眞完全給惊呆了。"和他的太太見面了？"他莫名其妙地重复着他儿子的話。

卓健德拉："是的，哈梅西的太太。"

安那达先生："我眞不明白，哪个哈梅西的太太？"

卓健德拉："我們的那位哈梅西！他上次回家，就是去結婚的。"

安那达先生："我以为他父亲一死，那件事就算結束了呀。"

卓健德拉："他在他父亲死之前就已經結了婚。"

安那达先生坐在那里，摸摸头，完全不知如何是好。"旣然那样，他就不能和我們的汉娜結婚！"他略停了一会儿之后說。

卓健德拉："所以我們要說——"

安那达先生："不管你怎么說，事实总是事实；为这个婚礼，一切都差不多完全准备好了。我們已經写信告訴所有的人，这个星期天不能举行，改定在下个星期天。难道我們現在又写信去告訴人說根本不举行了？"

"我們用不着再拖延下去；只需有一个小小的改变，我們的一切安排在任何方面仍可以完全照旧，"卓健德拉說。

"你能怎么改变？"安那达先生惊奇地問。

卓健德拉:"当然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我們必需另找一个新郎来代替哈梅西,然后,在下一个星期天,完全按照原計划举行婚礼。要不然,我們以后真沒法抬起头来見人了,"說到这里,卓健德拉抬头看了阿克謝一眼。

阿克謝这时却显出一副极謙虛的样子,两眼望在地上。

安那达先生:"你如何能在这么短的时間里另找到一个新郎呢?"

卓健德拉:"那个你用不着担心。"

安那达先生:"但你必須得到汉娜的同意才行啦。"

卓健德拉:"在她听到哈梅西的那些事情以后,她当然会同意的。"

安那达先生:"好吧,你認为怎么最好就怎么办吧,但无論怎样,这終归是一件很不幸的事。哈梅西很有錢,他头脑聪明,又受过很好的教育。就在昨天,我們还說定,在他們結婚之后,要他到耶塔瓦去做律师,瞧瞧这一夜之間,事情有多大的变化!"

卓健德拉:"得啦,爹,你不必再为这件事情伤脑筋了。如果哈梅西愿意,让他到耶塔瓦当他的律师去吧。我最好立刻把汉娜叫来。时間已經不能再耽悞了。"

他走了出去。一两分鈡之后,他又同汉娜丽妮一道走进来。阿克謝躲在一个角落里,借书架遮掩着自己。

"坐下来,汉娜,"卓健德拉說,"我們有几句話和你談談。"

汉娜一句話沒說,在一張椅子上坐下来,准备静听他們审問。

"你有沒有注意到,哈梅西的行为甚有可疑的地方?"卓健德拉开始說,他想尽量和緩地把那个消息慢慢告訴她。

汉娜丽妮只摇了摇头。

"他要把婚礼延迟一个星期;他这样作的理由究竟是什么,

他为什么竟不能告訴我們？”

“他一定有他的理由的，”汉娜丽妮头也不抬地回答說。

“你說得完全对；他确有他的理由，但这不更使人感到可疑嗎？”

汉娜丽妮摇摇头，表示她并不那样想。

卓健德拉看到自己家里的人竟会如此盲目地信任哈梅西，心里非常生气。他不預备再吞吞吐吐地談下去了，因此，单刀直入地对她說：“你还記得，那一次哈梅西同他父亲一道回家去的事吧？从他走后，有很长一段时期，我們一直沒有听到他的消息，当然我們不能不認为他的态度是有些奇怪的。同时你也知道，从前他住在我們隔壁，每天准要到我們家走两趟，而他后来又回到加尔各答来的时候，他却在离我們好些哩以外的地方住下，从来也不肯上我們家来一次。在那种情况下，你和爹竟还照样信任他，还和过去一样邀請他搬回老地方来住。要是我在家，这种事情就决不可能发生。”

但汉娜丽妮仍然一句話也不講。

卓健德拉：“你們有沒有誰曾想到要打听打听他那种反常的行为究竟是什么意思？你們有沒有对他的行为有过一絲一毫奇怪的感覚？你們对他的信任也实在未免太过火了一点。”

但汉娜丽妮仍然沉默着。

卓健德拉：“真好啊。我現在只能得到这样一个結論，那就是你生就的天性就根本不知道怀疑任何人。我現在只希望你相信我要告訴你的話。我亲自到那个女子学校去过了，已弄清楚哈梅西的太太是在那里寄宿的一个学生，他曾經和学校商量好，让她在过假期的时候也留在学校里。但两三天以前，他忽然收到女校长的一封信，告訴他，她不能让卡瑪娜——也就是哈梅西的太太——留在学校里过假期。这对他真是一个晴天霹靂吧；

学校今天已經放假了，一輛校車已把卡瑪娜送到他們在法依拍拉租下的住宅去。我到那里的时候，正看到卡瑪娜拿一把刀子在削苹果，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的，哈梅西却坐在她前面的地板上从她手中把一片一片的苹果接过来往嘴里放。我要哈梅西把这件事对我解釋解釋，但他說他决不能同我們談这个問題。如果他有絲毫的意思否認卡瑪娜是他的太太，我們也还可以权且相信他的話，設法消除我們对他的怀疑。但他实际是既不肯承認也不肯否認。在看到这种情况之后，你还能够继續对他表示信任嗎？”

卓健德拉瞪着眼看着他妹妹的臉，等待回答。那时她的臉色已变得可怕的蒼白，使尽全身的力气，用两手紧抓着椅子的扶手。不一会儿工夫，头向前一栽，她就昏倒在地上了。

安那达先生这时眞感到痛苦万分。他把他女儿的头扶起来摟在自己的胸前，一边大声叫喊着，“这是怎么啦，亲爱的，这是怎么啦？你不要相信他們講的話！他們完全是在那里瞎胡說。”

卓健德拉把他父亲推到一边去，立刻把汉娜丽妮扶到沙发上坐下。他拿过一罐清水来，把水洒在她的臉上，阿克謝則拿着一把扇子使劲地对她搧着。

汉娜丽妮很快就睁开眼睛，惊惶地抬起头来望着他們。她忽然轉向她的父亲喊叫着說，“爹，爹，求你叫阿克謝先生走开吧。”

阿克謝立刻放下扇子，走到外面过道里去。

安那达先生紧偎着汉娜丽妮在沙发上坐下来，他輕輕地撫摸着她的头和后頸。他这时只能連声叹息地喊叫着，“哦，亲爱的，哦，亲爱的！”

忽然間，她的眼睛里充滿了眼泪，胸部一起一伏地抽搐起来。她伏身在她父亲的膝蓋上，希望借此抑压住她心中的无法控制的悲哀。

“不要难过，亲爱的，不要难过，”安那达先生語不成声地說。

"我对于哈梅西知道得很清楚，他决不会欺騙咱們的。卓健一定是弄錯了。"

卓健德拉現在实在沒法再忍耐下去了。"不要再拿这些空虛的希望欺騙她了，爹，"他叫喊着說。"如果你現在怕刺伤她的感情，那結果对她只会更坏。現在給她一个机会，讓她对这件事好好地想一想吧。"

汉娜丽妮从她父亲的膝盖上抬起头来，坐起身看着卓健德拉的臉。"我老实告訴你，在我听到他自己亲口对我講說这些事以前，我怎么也不会相信的，"說着她就歪歪斜斜地站了起来。安那达先生大叫一声，立刻赶过去扶住她，才使她沒摔倒下去。

汉娜丽妮扶着他的一只胳膊，讓他搀着走进她自己的房間里去。

"請你讓我一个人呆一会儿，爹，我也許能睡一覺，"她說着便在床上躺了下来。

"要不要我叫你的老褓姆来給你搧一搧?"她的父亲問。

"不用了，謝謝你，我愿意一个人呆一会儿。"

安那达先生于是退到她隔壁的一間房子里去。他回想起了汉娜的母亲，她在这女孩子才只三岁的时候便死去了；他更記起了她活着的时候的那种热忱、耐性和她那永远不衰的兴致。这些年来，他一直担任着母亲的职务在照看着这个女儿，現在她已經长大了，長得和她的母亲一模一样，而因为为她的前途忧虑，他的心已早都碎了。这时，他的思想打破了隔在他們两人之間的墙壁，他覺得自己似乎已站在那个被痛苦折磨着的女孩子的面前，对她講着話。"亲爱的，我祈求上天消除你的生活道路上的一切障碍，愿你从此后一生都能过得非常幸福。我祈求上天，讓我在和你的媽媽見面以前，能够看到你过着幸福美滿的日子，能够和你所爱的人在一起好好地安家立业!"想到这里，他不禁

拉起他的外衣边来擦着自己的潮潤的眼睛。

卓健德拉是一向极看不起女人的智力的，这一天发生的事只使他更坚信他的想法正确。女人对这样明显的証据都可以不相信，你还能拿她們有什么办法呢？如果碰到和个人幸福有关的問題的时候，一个女人甚至会連二加二等于四都加以否認。要是理智告訴她黑的是黑的，而爱情告訴她黑的是白的，那可怜的理智就会立刻完全被否定。至于为什么尽管有那么多这样的女人，而世界上的事却还照样能进行，卓健德拉就完全沒法理解了！

他向阿克謝招了招手。

阿克謝側着身子走进屋子里来。"所有的話你都听到了，現在到底应該怎么办？"卓健德拉問道。

"你为什么把我拖到这件事情里面来，老兄？这事和我有什么相干。这些天来，我一直都沒肯多一句嘴，现在竟把我弄得也攪在里面，这实在太不公平了！"

卓健德拉："得啦，你有什么事要抱怨，以后再說吧。現在，我眞沒法想象，除了說服哈梅西，让他把一切事亲口对汉娜丽娅講个清楚明白，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来解决这个問題。"

阿克謝："你瘋了嗎？你怎么能希望一个人——？"

卓健德拉："如果我們能够使他写一封信，明白地告訴她那些事情，那就更好了。这件事必得你去办。但你得立刻着手去进行。"

阿克謝："我总尽量去办吧。"

第二十一章

哈梅西在那天夜晚九点鐘的时候带着卡瑪娜坐車赶到西耳

达車站去。他告訴司机特别从卡魯托那那边的几条胡同繞行过去，在車子走过某一幢房子的时候，他急切地把头伸出窗子去看了一眼。他看到那里他所熟悉的一切情况并沒有任何改变。

哈梅西深深地叹息了一声，这声音竟把正打着瞌睡的卡瑪娜惊醒了，她立刻問他怎么回事。"沒有什么，"哈梅西回答說，一边坐正了身子，直到車子到达目的地以前，他就这样坐着連一动也沒有动。卡瑪娜躺在另一个角落里，很快又睡着了。哈梅西这时不禁对她的存在感到一种厌恶。

他們及时到达車站，并很快就在哈梅西預訂下来的一間二等車房間里安頓下来。哈梅西把下舖給卡瑪娜舖好，把灯弄暗一些，然后关上窗子說，"現在早过了你該睡觉的时候了；你最好赶快睡吧。"

"我先坐在这里看看好不好？等車开了我再睡。"在哈梅西表示同意之后，卡瑪娜就扯下面紗遮住臉，靠近窗户坐在床边上望着外面来来往往的人群，哈梅西这时也坐在中間的一个舖位上，心不在焉地向外望着。火車已开始开动了，这时他却看到一个新来的乘客匆忙地从月台上跑过来，他那样子，他似乎覚得頗有些熟悉。

不一会儿，卡瑪娜忽然咯咯地大笑起来。哈梅西把头伸出去一望，看到剛来的那个人掙扎着要爬上已經开动的火車，却被站上的一个管理員給阻擋住了。最后他終于爬上了車，但那个管理員却把他的圍巾还抓在手上。当这个晚来的人把身子探出車窗外面去接圍巾的时候，哈梅西認出了他就是——阿克謝。

而卡瑪娜这时却还因为剛看到的那个热鬧場面在那里吃吃地笑个不住。

"現在已經是十点半，車子也已經开动了；你最好赶快睡吧，"哈梅西說。

那女孩子顺从地在床上躺下了，但直到她入睡以前，她还禁不住时而咯咯地笑几声。

至于哈梅西，他实在看不出那件事有什么可笑的地方。他知道阿克謝在乡間并沒有家；他家的人好几代来都一直住在加尔各答。那么，他究竟为什么那样奋不顧身地一定要追上这一輛火車呢？唯一的解釋就是，他是专門跟踪他和卡瑪娜来了。

想到阿克謝可能会跑到他的本村去到处打听，哈梅西眞感到不舒服极了；这样一来，他的为人行事无疑将变成那里許多人爭辯討論的話題，整个这件事一定会被說得非常不堪。

他完全可以想象，在他那个村子里可能会出現什么样的流言蜚語。在象加尔各答那样一个城市里，一个人总有办法，象魚在水里一样，找一个极深的别人无法发現的地方躲起来，但一个农村中的小地方只不过象一片淺灘，一絲微风就可以吹起一片巨浪。这件事，他眞是越想越覺得害怕。

火車在巴拉克波車站停下来的时候，哈梅西把头伸出去望了一望，但他沒有看見阿克謝下車。在萊哈蒂車站，上車下車的客人都很多，但那里面也沒有阿克謝。到了波古拉，哈梅西又探头向外面看，但結果只是又一次感到失望而已。看样子，阿克謝大概不可能在沿途任何其他的車站下車了。

哈梅西虽然很疲倦，但他一直到很晚才睡着。第二天一清早，火車到达了哥兰多終点站——坐船到东孟加拉去的客人都得在这里下車——哈梅西下車时却看到阿克謝，头和臉都用圍巾包着，手里拿着一个手提包，匆忙地向着停在江边的輪船走去。开往哈梅西的村子去的船还要几个鐘头以后才开，但旁边却另停着一只船，机器已經发动，正一陣一陣地鳴着气笛。“这条船开到什么地方去？”哈梅西問道。

“向西边去，”是他所得到的回答。

"最远到什么地方?"

"如果河里的水沒有問題,我們將一直开到貝拿勒斯。"

哈梅西立刻在船上找了一个仓位让卡瑪娜呆下来,然后他又匆忙地赶到岸上去买一些准备路上吃的大米和蚕豆、牛奶和香蕉之类的东西。这时,阿克謝已比誰都更快地爬到另一条輪船上去,找到一个可以俯看岸边全部来往人群的地方呆了下来。預备上这条船的其他客人,因为知道船一时还不会开行,都还沒有意思急急向船上跑;他們都呆在河岸上,洗洗东西或洗洗澡来消磨开船前的这一段时間,有些甚至在河岸上支起鍋来煮东西吃。

阿克謝以为哈梅西一定把卡瑪娜带到附近飯店里吃早飯去了,而他自已对于哥兰多的道路完全不熟悉,因此他覚得还是呆在船上比較稳妥。最后船上的汽笛响了,但仍然連哈梅西的影子都看不見。旅客們开始走过木板搭成的活动跳板源源不断地爬上船来。汽笛越响越急,晚来的旅客都急忙赶着向船上跑,但不管在新来的旅客或已上船的客人中都仍然找不到哈梅西的踪影。

所有的人都上船了,跳板已被拆掉,船长已发出了启碇的命令,而这时阿克謝却大声叫道,"我要下船!"船上的工作人員誰也沒有理他,幸好这时那船离河岸还很近,他終于一跳,跳上了岸。

在河岸上他也仍然找不到哈梅西的影子。到加尔各答去的早車刚刚开出去,阿克謝最后相信,在他掙扎着要上車的时候哈梅西一定看到了他,而他認为他跟到这里来心中一定不怀好意,因此就放弃了回到本乡去的念头,又搭早車折回到加尔各答去了。要在象加尔各答那样大的一个城市里去尋找一个人的下落,那可眞是太不容易了。

第二十二章

阿克謝极无聊地在哥兰多閑泡了一整天，直到晚上才搭上了开往加尔各答的邮車。第二天清早一下車以后，他首先就跑到达依拍拉哈梅西的住房那边去，但他只看到紧閉的大門已上了鎖，打听了一下，别人都告訴他，里面什么人都沒有。

接着他又跑到卡魯托那来，而这边的房子里也一个人都沒有，因此他就立刻赶到隔壁，也就是安那达先生的家里去。一进門他就对卓健德拉說，"溜掉啦！我沒有能够釘住他。"

"这話怎么講？"卓健德拉惊奇地問。

阿克謝把事情的經过詳細地講了一遍。卓健德拉听到說哈梅西就因为看到了阿克謝于是就同卡瑪娜立刻逃走掉了，他原来对哈梅西的怀疑，現在更变成毫无怀疑余地的事实了。"但不管怎样，"他說，"虽然我們已有了这样一个証据，这还是并不能解决我們的問題。現在不仅是汉娜丽妮，連爹也和她一样滿口胡說些什么，除非听到他亲口把他的那些事講出来，他就决不能对哈梅西表示不信任。事情已經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如果哈梅西今天跑来說，'我現在还不能把我的情况告訴你們，'我肯定爹还会毫不怀疑地允許他和汉娜丽妮結婚的。遇上这样一些人，你拿他們有什么办法哩！爹不忍心看到汉娜丽妮因为任何事情感到痛苦。如果她現在跑去对他哭着說，即使哈梅西已經有了一个太太，她也一定要嫁給他，我想他也会同意的。所以不管用什么办法，我們必須得叫哈梅西把他自己的事全部招認出来，而且要越快越好。我們現在决不能放弃希望。我本可以自己来进行这件事，但我真不知道应該如何着手，我很可能只会和哈梅西动起武来打一架了事！得啦，我想你也該先洗一洗，吃点茶去

了。”

阿克謝沐浴了一番之后，就坐下来喝茶，脑子里还不停地在思量着这件事。但忽然安那达先生，引着他的女儿走进来，打断了他的思想。汉娜丽妮一看到阿克謝，就立刻轉身退出去了。

“汉娜眞是太不象話了！”卓健德拉极生气地大叫着說。“爹，你实在不应該再鼓励她这种无礼的举动了。你应当强迫她留下。”說完，他就喊叫着，“汉娜！汉娜！”但汉娜丽妮已經走上樓去了。

阿克謝这时却插嘴說：“我眞認为你这只是在給我的事增加困难，卓健。如果你从此别再对她提到我，我想情况会更好得多。一切让时間来慢慢替我們安排。如果你現在这样威吓她，結果只会造成一种无法挽回的局面。”

阿克謝吃完茶，就告辞走了。这个年輕人的耐性眞是沒有底止的。他看到风向对他不利，就知道瞎忙也是白搭，唯一的办法是坐下来等待。他的性子更是异乎寻常的平和。遭人侮辱的时候，他既不会显出怒容，也不会憤然掉头走开。他的得天独厚的臉皮使得他对别人的任何責駡和冷淡都能够完全无动于衷。他的朋友們即使以最不客气的态度对待他，他也仍然能面不改色。

阿克謝剛剛一走，安那达先生就把汉娜丽妮叫下来吃茶。她的面頰已經失去了旧日的色澤，两眼也都深陷下去。走进屋子里来的时候，她始終沒有抬头，因为她实在不愿看到卓健德拉的臉色。她知道，他对于哈梅西和她自己都非常怨恨，而且已对他們两人作下了毫不留情的論断，因此她总极力避开他的眼睛。

爱情虽然一直支持着汉娜丽妮对哈梅西的信心，它却并不能把理智的呼声完全压抑下去。两天以前，在她憤然离开卓健德拉的时候，她曾对他强調申說她对哈梅西的信心，但在她徹夜不眠的那些孤独的时刻中，她的信心已慢慢在减弱了。

說实在話，对于哈梅西的那种离奇的行为，她实在也想不出什么可以說服自己的解释来。她竭力想不让怀疑冲进她的坚强信念的堡垒，但怀疑却始終不停地对着这堡垒的門进行攻击。她象母亲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守卫着她对哈梅西的信任，現在看到它受到这种可怕的极不利的証明的攻击，她只能更把它紧紧地搂在自己的怀中。但是天哪！她是否能够永远有足够的力量来担任这一艰巨的工作呢？

安那达先生这天夜晚又睡在汉娜丽妮臥房隔壁的一个房間里，他知道她是如何輾轉反側地度过了那一夜。好几次他走进她的房間里去，都发現她还仍然醒在那里。当他不安地問她話的时候，她总回答說，"你为什么还不睡呢，爹？我已經覺得睏极了；剛才我就已經要睡着了。"

早晨，她一清早起来就跑到屋頂的阳台上去散步。哈梅西的住房上的門窗都緊緊地关閉着。太阳慢慢爬上了附近屋頂的东边的山墙，但这新生的一天对于汉娜丽妮似乎是那样的干枯无聊，毫无情趣，甚至令人厌煩；她不禁在阳台上一个角落里坐下来，双手捧着臉流出了伤心的眼泪。这一天她的爱人是决不可能来看她了。甚至在这节日的黄昏她都不能对他的来臨抱着希望；过去她总可以感覺到，他是近在她的身边，就在隔壁的屋子里，而現在，这种空虛的安慰也完全被剝夺掉了。

她的父亲叫喊着"汉娜！汉娜！"的声音使她忽然惊醒过来，她匆忙地擦去了悲伤在她臉上留下的痕迹，回答說，"我在这儿，爹。"

"我今天早晨起来得太晚了，"安那达先生說着，爬到阳台上来，走过去輕撫着她的肩背。

女儿的事在他心中引起的忧慮使得他一夜都沒有能够好好地休息，直到天快亮的时候，他才朦朧睡去。不久太阳照在他的

臉上又把他惊醒了，于是在匆忙地洗过臉之后，他就立刻去尋找他的女儿。他先到她房間里去看，房間里是空的，想到她現在竟仍是这样追求孤寂的生活，他又感到了一种新的痛苦。

"下去喝茶吧，亲爱的，"他說。

汉娜丽妮实在不愿意和卓健德拉面对面地坐在一張茶桌上，但她知道，她在日常生活中有任何反常的表現都会使她的父亲感到痛苦；还有，她亲自給她父亲倒茶差不多早已成了一定之規，現在她也不愿意隨便放过这个对他略表敬意的机会。

他們走近客厅門口的时候，听到卓健德拉和誰在屋子里講話，她心里不禁忽然一动，想到很可能是哈梅西来了，因为别的人不会来得这么早的。她渾身顫动着，走进了那間屋子，但抬头一看——阿克謝！这真使她再也忍受不住了，她轉头就跑了出去。后来，她父亲又把她拉了回来，她于是就只得始終緊貼着他的椅子站着，集中全部注意力給他弄茶。

她这种作为使卓健德拉非常生气。汉娜竟会因为哈梅西的那种絕情絕义的行为如此感到悲伤，这似乎真是一件令人不能容忍的事。而更使他感到厌恶的，是他感覺到安那达先生也在和她一样悲伤，她因此也就更利用他对她的感情作为她的一面擋箭牌，擋住一切人。"我們全都是些罪犯！"他想道。"由于对她的爱，我們不得不尽我們的一份責任，为她的真正的幸福作一番努力，而結果我們不但得不到半个字的感激之辞，她心里却反把我們都看成是些专門陷害她的恶徒。爹对目前的情况根本不知道应該如何对付；事情既鬧到这个地步，他只应該大刀闊斧地来設法加以解决，不应該一味只想着安慰她。为怕使她感到痛苦，他就这样竭力对她隱瞞住那些恶的真实情况。"

"爹，你知道事情已經发展到什么地步了嗎？"他大声說。

"不知道，怎么样？"安那达先生急切地問。

"前天晚上，哈梅西带着他的太太，坐上开往哥兰多的邮車預备回到家乡去。但因为看到阿克謝也上了那列車，他于是改变計划，又折回到加尔各答来了。"

汉娜丽妮的手忽然顫抖起来，她正向茶碗里倒着的茶立刻撒了一桌子。她匆忙地退到一張椅子上坐下来。

卓健德拉从眼角瞟了她一眼。"我真不明白他逃跑的动机是什么，他的一切情况，阿克謝早已就完全知道得清清楚楚了。他过去所行所为不是已够下流了嗎，但那似乎还不够，現在竟还要象一个贼似的这么东藏西躲！在我看，这真是一种狗彘不如的行为。我不知道汉娜对这件事如何想法，但我認为他的逃跑已能充分地証明他自知有罪。"

汉娜丽妮渾身顫抖着站了起来。"謝謝你，我不需要你这些証据，"她对她的哥哥說；"你要判他什么罪，判你的吧，但我不能对他下什么判語。"

卓健德拉："一个准备和你結婚的人，难道和我們都完全沒有关系嗎？"

汉娜丽妮："我并沒有提到結婚的事。婚約要不要解除可以完全听你的意思；但你沒有必要尽量設法动搖我的决心。"

一陣痛苦的啜泣使她已沒法再說下去；安那达先生站起来，把她的泪痕狼籍的臉抱在自己的怀里。

"走，亲爱的，我們上楼去，"他此外什么也沒有講。

第二十三章

哈梅西和卡瑪娜乘坐的那条輪船，准时离开了哥兰多。因为头等和二等仓中根本再沒有其他的乘客，哈梅西就另外占据

了一个仓房把他們的东西全放在里面。

一清早，卡瑪娜吃了一点牛奶之后，就向着仓房的小門坐下来，欣賞着門外隨时变換的河上的景色。

"你知道我們現在是要到什么地方去嗎，卡瑪娜？"哈梅西問道。

"家乡去，"卡瑪娜說。

哈梅西："你旣不愿意到那边去，我們就不去了。"

卡瑪娜："完全是因为我的緣故，你就改变了你的主意嗎？"

哈梅西："是的，完全是因为你的緣故。"

"你为什么要那样呢？"卡瑪娜嘟着嘴說，"我隨便說一句話，你沒有必要拿它当眞。你太容易生气了。"

哈梅西笑了一笑。"我一点也沒有生气；我自己不愿意回到家乡去了。"

"那我們現在是要到哪里去呢？"卡瑪娜急急地問。

哈梅西："到西部去。"

卡瑪娜一听到这話，眼睛立刻亮了起来。"西部"这两个字，在一个从来出过远門的人的心中，会立刻喚起一些多么奇妙的思想和景象！——神圣的庙宇，令人精神煥发的新鮮空气，新的地区，新的景象，古代帝王留下的巍峨的遺迹，壮严宏偉的神庙，一直到各种古老的寓言以及英雄时代的各种傳說！

"我們現在要到哪些地方去呢？"卡瑪娜問道，滿心是关不住的喜悅。

"我还沒有完全决定。我們要經过孟格尔、柏特納、第納波尔、巴克撒、加希波尔和貝拿勒斯等等地方，我們将在这里面挑一个地方下船。"这些地名有些卡瑪娜是很熟悉的，有些她就从来沒听說过，但听到他那样滔滔地說出那一串地名的时候，她腦子里立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幻想。

"那該多么有趣啊!"她拍着手說。

"有趣的事情还在后面呢,"哈梅西說,"目前,我們可先得想一想怎么弄点东西吃吃才好。我想你不会愿意跑到水手們的厨房里去吃飯吧!"

"天哪! 我可真不愿意!"卡瑪娜緊皺着眉头大声叫着說。

哈梅西:"那我們怎么办呢?"

卡瑪娜:"我自己来做飯。"

哈梅西:"你会做飯嗎?"

卡瑪娜不禁大笑了:"我真不知道你把我看成个什么人了? 我敢情飯都不会做呢? 你也許真把我看成是一个小傻瓜吧! 怎么着,我在我舅父家的时候,全家人的飯都是我做。"

哈梅西只得連声道歉:"对,我实在不該問你这样一个問題。我們現在最好赶紧来准备做飯吧,你說好不好?"說着,他立刻跑出去弄来了一个鉄飯炉;而且还不止这个。船上有一个卡亚沙种姓或者說录事級的孩子(这个种姓在孟加拉是仅低于婆罗門种姓的),他的名字叫烏梅希,現在哈梅西就和他說好每天給他一点工錢并替他担任到貝拿勒斯去的路費,把他雇来在厨房里給卡瑪娜帮忙。

"我們今天早飯吃什么东西呢,卡瑪娜?"他接着問道。

"你上船的时候就只买了一点大米和一点蚕豆,你还能希望吃什么呢? 我們今天就吃豆飯吧。"

因为卡瑪娜說起,哈梅西就跑去找船上的人买来了一些香料。"現在你拿这个来,你說我能拿它有什么办法呢?"看到他对厨房里的事如此一无所知,她禁不住要笑了。"沒有舂簡,我怎么把它弄碎! 你可真算傻到头了!"

哈梅西听她責駡了几句,只得一言不发地赶快去尋找她所要的那种工具。他沒有办法找到恰好合她需要的东西,但他終

子也从水手們那里借来一个鉄鍾和一个石鉢。这些东西卡瑪娜是从来沒有用过的，但現在她也只好拿它来对付。哈梅西提議另找一个人来帮忙砸那些香料，但她完全不考慮他的建議，立刻自已动手来舂。蹩蹩扭扭地和那不服手的工具較勁儿，倒使她感到无限乐趣，香料从石鉢里跳出来散得滿地都是，却只引得她一陣陣大笑不止；哈梅西越看越有趣，于是也插进手来和她一起砸。

舂香料的这个节目結束以后，卡瑪娜立刻撈起裙子来，在仓房的一个角落里搭开一块地方专为做飯之用。他們从加尔各答曾带来一个装糖果用的大瓦罐，現在正好拿它来作一个燒鍋。把东西放在鍋里煮上以后，卡瑪娜建議哈梅西立刻去洗一个澡，等他洗完澡回来，她的早飯就該做好了。他听从她的意思去洗了个澡回来，果然看到飯已經熟了。現在的問題是，拿什么东西来盛飯吃呢？

哈梅西吞吞吐吐地說，他也許可以去找船上的那些穆斯林水手借一个盘子来；虽然他言語之間曾經向她明白表示，他已經不止一次象这样違反过印度教的清規，但卡瑪娜却仍覺得这簡直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已作过的事，是沒法挽回的了，"她回答說，"但以后你可决不能再那样做。这种事我可眞不能容忍，"她拿起燒鍋上的那个瓦盖来，把它擦得非常干凈以后，放在他的面前。"你今天只好用这个了；等有办法的时候，我們再去找个更好的盘子。"

哈梅西弄来一点水，洗干凈了一方船板，就坐下来吃飯，因为自已順从她的意思遵守了本教的教規，心里到很感高兴。

他剛剛吃下一两口，就大声叫着說，"啊呀，你这飯可眞是做得太棒了！"

"别跟我耍貧嘴了！"卡瑪娜一时弄不清他是什么意思，反駁

說。

"真不是开玩笑；呆一会儿你自己吃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了，"他很快吃完了那一盘饭，还要再添一些。这一次卡瑪娜給他盛得更多。

"你这是干嗎？"他大声叫着說，"剩下的还够你吃嗎？"

"哦，沒有問題的！鍋里还多着哩。"她看到哈梅西如此欣賞她做出的飯，心里高兴极了。

"你呆一会儿用什么东西吃？"他接着問她。

"当然还用这个盖子，"她安詳地回答說，完全相信她旣是他的妻子，自然就可以用他用过的盘子。

"啊不，你可不能那样，"哈梅西惊慌地說。

"为什么不能？"卡瑪娜惊奇地問。

"那可絕对不行。"

"当然行；我該怎么做，我自己知道。烏梅希，你用什么东西吃？"

"下面仓里有一个卖糖果的；我去找他弄一点沙勒叶子来当盘子用好了，"烏梅希說。

"如果你一定要用那个盖子，"哈梅西接着說，"先給我拿去把它好好地洗干淨之后你再用。"

"完全是沒有必要，你这眞是自找麻煩！"是她对他那种无事找事的行为所作的評論。

几分鐘之后，她又忽然大叫着說，"你从来都沒有給我买一点檳榔，到你要嚼的时候，我一时也沒法弄到。"

"底下仓里有人卖檳榔，"哈梅西说；因此他們这种算不得奢侈的要求很快也就得到了满足。但这时哈梅西的思想却变得混乱极了。"她总認为我們是夫妻，我有什么办法从她的脑子里打消这个思想呢？"他心里暗自盘算着。

因为卡瑪娜在她舅父家的全部生活就是整天不停地做飯、看孩子、做家务，現在她并不需要依靠别人的帮助或教导，就能够立刻担任起主妇的責任来。她在進行各种工作时所表現的利落、熟練和愉快都使哈梅西为之傾倒，但就在这种时候，他也仍被一些煩惱的問題攪得心神不宁：他們两人將来究竟將維持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呢？把她留在自己的身边和把她送到别的地方去，对他都同样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他現在和她終日在一起生活，究竟应該保持怎样的距离呢？如果現在有汉娜麗妮和他們在一起，一切也就非常簡单了！但那却是决无可能的事，而他又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来打破眼前的这个困难局面。最后他想，他决不能再这样对她隱瞞下去了；他必須讓卡瑪娜完全明了这件事的真实情况。

第二十四章

那天下午两三点鐘的时候，輪船忽然擱淺了。船上的人用尽一切努力也沒法使它脫开那沙洲，直到黄昏的时候，船还一直擱在那里。一片寬闊的滿布着水禽脚印的沙灘从水边一直延伸到那为防止河水泛濫而建筑的极高的堤岸边去。

在天黑以前，三三两两来到河边打水的村姑都以惊奇的眼光望着那条輪船，她們中比較羞怯的都戴着面紗，另一些态度比較大方的，却把臉完全露在外面。

一群頑皮的孩子在高岸上跳着、叫着，他們譏笑这个一向鼻子朝天，驕傲地从他們身边轟隆轟隆游过的大水怪，今天也竟落到这个地步了。

太阳在沙灘的后面落了下去。哈梅西站在栏杆边，凝望着

河那边閃耀着落日余暉的西方的天空，这时卡瑪娜却走出了她那临时搭出的小厨房；她停留在仓門边，輕輕咳嗽了一声，想借此引起哈梅西的注意。看到他并沒理会，她又把她的一串鑰匙拿出来在門上輕輕碰着。但直到最后她止不住使勁碰了几下，他才轉过头来。他看見她以后，就踱过甲板走向她身边来。

"这就是你叫喚我的办法，是嗎？"他說。

"我想不出别的办法。"

"眞奇怪，如果名字不是取了让人叫喚的，那你說我的爹媽偏給我取个名字干嘛？如果你有什么事找我，你为什么不好叫喊一声，'哈梅西先生！'"

但这又被她看成是一种沒有意思的玩笑話。一个信奉印度教的妻子如何可以喊丈夫的名字哩。卡瑪娜臉上的顏色一时变得簡直可以和血紅的落日媲美了。"我眞不知道你在胡說些什么！"她掉过臉去大声回答說。"吶，你的晚飯已經預备好了；你今天早飯既沒吃好，最好現在就去吃吧。"

河上的晚风早已使哈梅西胃口大开，但因为看到目前一切都极不便利，唯恐卡瑪娜过于費事，所以他并沒有对她講起这些事。而現在她沒有等他提醒就已經給他把晚飯預备好，这使他除了喜悅之外，更有一种很复杂的感情。不錯，这种感情中的一种成分是想到自己腹中的飢餓立刻可以止住了；但这之外，另一个更使他感到愉快的思想是：这里有一个人隨时在关心着他，有一个人为了他的舒服和安适不惜竭尽一切努力。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他不能熟視无睹，但另一方面他却又不能完全漠視另一个使他极感苦惱的眞实情况，那就是，他現在所享受到的这一切关怀实际不是他应該享受的；这种关怀，虽然他对它极为珍視，实际是建筑在一种欺騙行为上。因此他走进仓房的时候不禁叹了一口气，臉色也忽然阴沉下来。

他的表情并沒有能逃过卡瑪娜的注意。"你好象并不想吃飯，"她頗感惊奇地說。"我以为你一定很餓了。如果是我違反你的意志，硬把你拖进来吃飯的，那未免太对不起了。"

哈梅西立刻装出了一副极高兴的样子。"拖我进来的不是你，而是我的飢餓的肚子。如果你以后再象那样使勁把你的鑰匙搖得丁令丁令响来召喚我，你将会看到我象一只餓鷹似的一翅扑到桌边来。"

"嗨，这里沒有什么东西可吃呀，"他向四面望望又接着說；"我肚子虽是真餓了，但我想这些东西我可沒法消化，"他指着床舖和仓房里的家具說；"我一向可不是吃这些东西長大的。"

卡瑪娜不禁大笑起来；笑过了一陣之后，她說，"真可笑，你一下也不能等了嗎？剛才你在外面痴痴地瞪着眼看落日的时候，我看你好象完全沒有要吃要喝的意思哩。到好象我一喊你进来，你的肚子就忽然餓起来了。得啦，你稍等一会儿，我馬上就給你把晚飯拿来。"

"你可最好快一点；如果在你还沒有拿来以前，我把床上的舖蓋給吃掉了，那你就只能怪你自己不好了。"

这笑話虽然只是无味的重复，对卡瑪娜却仍似乎非常新鮮，她又捧腹大笑了。当她走过去拿茶飯去的时候，整个仓房里还迴蕩着她的清脆的笑声。但哈梅西强装出来的喜悦，在她一掉过头去的时候，立刻就变成了煩悶和苦惱。

卡瑪娜很快就端来一个盘子，盘子上蓋着几片沙勒树叶。她把它放在床上，扯起自己的衣服去擦地板。

"你这是干什么？"哈梅西叫着說。

"沒有关系；我反正馬上要換衣服了，"說着，她揭开盘子上的叶子，送上来一盘精美的煎餅和一些青菜。

"我的天哪！"哈梅西叫喊着，"你从什么地方弄来的煎餅

呢？"

卡瑪娜不愿让他一下全知道了这里边的秘密。"你且猜猜看."她做出一副极神秘的样子回答說.

哈梅西一面吃着，一面对于煎餅的来源胡乱作了許多毫不相干的猜测，弄得卡瑪娜頗为生气。最后他更說到，一定是"得到神灯的亚兰丁——'天方夜譚'里的那个家伙——派一个精灵从什么洞天福地把这些热騰騰的煎餅給我們搬运来了，"这一来，她可实在忍耐不住了；她痛苦地轉过臉去說，如果他一味这样胡說八道，她将永远也不告訴他了。

"我承認猜不着，"哈梅西請求說，"求你告訴我吧。我眞沒法想象，在这个大河中間，你怎么能弄出一盘煎餅来的，但无論怎么說，这餅的味道可眞是太好了，"接着他就用实际的行动来証明，他的强烈的食欲如何已压倒了他的求知的热忱。

事实是这样的：在輪船擱淺的时候，卡瑪娜就派遣烏梅希到附近的村子里去买来一些东西，以充实她的空虛的伙食柜。她上学的时候，哈梅西給她的零用錢还剩下有几个卢比，她就拿它买了一些面粉和一点清油。

"你自己愿意吃些什么呢？"她問烏梅希。

"告訴你，媽媽，我在村子里一家牛奶房前面看到有很好的奶酪。我們仓房里不是有很多香蕉嗎，如果我能够买来一分錢的米面，我就可以做出一块极好的布丁来吃。"

卡瑪娜对于这个孩子喜欢吃甜食的嗜好是很能同情的，"你身边还有錢嗎，烏梅希？"她問。

"一个子儿也沒有，媽媽。"

这可是个很难解决的問題，因为卡瑪娜非常不愿意直接去向哈梅西要錢。她想了一想之后說："算了吧，如果你今天沒法做布丁吃，这里还有煎餅，你吃点那个也行了。現在来帮我揉面

吧。"

"奶酪能不能买呢，媽媽？"

"你听我說，烏梅希，呆一会儿等先生吃飯的时候，你告訴他需要一点錢买东西。"

哈梅西吃飯剛吃到一半的时候，烏梅希就跑过来站在他身边，不知如何是好地搔着头皮。后来哈梅西偶然抬头望望他，他就吞吞吐吐地說：

"那个……上市場买东西的錢，媽媽——"

哈梅西好象立刻惊醒过来似地想到了，一个人要吃东西就不能不付錢，想到了他并不真有一个可以为他們变来一切东西的亚兰丁的神灯。

"哦，卡瑪娜，你哪里有錢哩！"

卡瑪娜默然承认了自己事先沒有向他要錢的錯誤，晚飯后哈梅西交給她一个裝有現款的小匣子，并且对她說，"你最好暫时把你自己的錢和貴重东西也都放在这里面。"

他明白，目前的情况已使他不得不把一切关于起居飲食的繁杂事务全都堆在卡瑪娜的头上了，他于是索性又跑到栏杆边去，站在那里呆呆地望着即将进入黑暗的西方的天空。

烏梅希終于用米面、奶酪和香蕉做成了一块布丁，痛痛快快地大吃了一頓，在他吃的时候，卡瑪娜站在他身边詢問了許多关于他过去生活的情况。

在一个由継母当家的家庭里，他已变成了一个多余的孩子，于是他从家里逃跑出来預备到貝拿勒斯去，因为他叶亲娘家的人現在还住在那边。

"如果你愿意要我老跟着你，那我永远也不会愿意再到别的地方去了，"他最后告訴她說。

他这样天真地叫她"媽媽，"不禁触动了这女孩子內心深处

的母性的本能。

“好吧，烏梅希，你就同我們一道去吧，”她表示贊同地說。

第二十五章

沿河丛生的小树，看起來好象是鑲在黄昏时的天空所穿的紅袍上的黑色花边。在越聚越濃的暮色中，整天在外面覓食的鴨子現在正成群結队地回到沙灘上去，准备到那里的一些冷清的水池里去度过黑夜的时光。陣陣的烏鴉也停止了鳴叫，飞回到自己的窠巢里去了。所有的船只全都靠了岸，只有一条大船头向着上游在河心靜靜地停着，好象是那靜止的暗綠色的水面上的一个黑色的污点。

哈梅西搬一把藤椅到船头上去，在那新月的暗淡的光綫中坐了下來。西方的天边，黑夜的暗影已吞食了最后的一縷晚霞的金光，在那使人迷醉的月光下，堅实的土地似乎已溶成了一片烟霧。哈梅西在心里低喚着，“汉娜，汉娜；”这个可爱的名字縈迴在他的心中，使他頓时有一种說不出的甜蜜的感覺。仅仅叫喚一下这个名字，他的眼前便立刻出現了他已失去的情人的那一双眼睛，这因为充滿无比的柔情而变得潮潤的眼睛正流露出无限的悲愁，通过一片迷霧在向他凝望着。他不禁渾身抖了几下，眼睛里立刻充滿了眼泪。

过去两年的生活現在又一段一段地在他眼前重現了。他想起了第一次和汉娜丽妮見面的情景；那时他完全沒有想到那一天对他以后的生活竟会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卓健德拉忽然有一天把他带到他的家里去，因为自己一向非常羞怯，看到汉娜丽妮坐在茶桌上招待他，他簡直有些手足无措。后来羞澀的阶段漸

渐过去了，他便开始感到自己十分盼望能常和她亲近。随着他們的友誼的增長，他对抒情詩的喜爱也越来越增强了，同时在汉娜丽妮的身上他似乎看到了一切他所讀过的爱情詩所描写的主題。这时他又开始驕傲地私心庆幸自己已尝到了恋爱的滋味；他可怜他的那些同学們只是为了应付考試才去研究爱情詩，而爱情对他却已經变成了一种生活現实。

但現在回想起来，他才認識到在那些日子里，他实际还只不过是站在爱情的門外。而直到卡瑪娜的忽然出現使得生命对他变成了一个不解之謎，直到自己置身在这两股相反的洪流冲激起的巨浪中的时候，他对汉娜丽妮的爱才眞正成形，眞正变成有生命的东西。

想到这里，哈梅西低下头去，用两手捧住了自己的臉。摆在他面前的，将永远只有为不能得到滿足的相思所折磨的生活，自己将变得象一头陷身罗网中永远在掙扎着希望获得自由的小鳥！如果他現在能下定决心作一番努力，难道他竟不能撕破那罗网嗎？

在这种决心的鼓舞下，他忽然堅毅地抬起头来，但一抬头他却看到卡瑪娜，两只胳膊扶在另一把藤椅的椅背上，站在他的身边。他的动作使她吃了一惊。"你剛才一定已經睡着，叫我把你吵醒了！"她說着，滿心慚愧地預备走开，好让他再去睡覺，但他却叫住了她。"沒有什么，卡瑪娜；我并沒有睡着。你来这里坐下，我給你講个故事。"

听到說講故事，卡瑪娜立刻感到万分高兴；她把另一把椅子拖到他的椅子边就欣然坐了下来。哈梅西已决心要把全部事实的眞相都告訴她了，但他感覺到如果不让她事先有一点心理上的准备，他的話可能会对她是一种无法忍受的打击；因此他請她坐下来，听他講一个故事。

"从前，"他开始說，"有一个拉其普特部落民族，他們——"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卡瑪娜問道；"是很久很久以前嗎？"

"是的，很久很久以前；那时你还沒有生哩！"

卡瑪娜："当然你已經生了！瞧你不是滿臉胡子嗎！好了，講下去吧。"

哈梅西："这些拉其普特人有一种很特別的习慣。誰要結婚的时候，他并不亲自到新娘家去，却只派人送去他的宝劍。新娘和那把宝劍举行一次結婚仪式，然后就被送到那个拉其普特人的家里去，这样他們就算正式結婚了。"

卡瑪娜："啊，天哪！这种結婚的方式够多奇怪！"

哈梅西："我自己也不喜欢这种方式，但那也沒有办法。这是那个故事的一部分。你明白，这些拉其普特人認为亲自跑到新娘家去結婚，是一种降低身分的事。这个故事里講的就是那个部落民族里的一个皇帝。有一天，他——"

卡瑪娜："你还沒有告訴我他是什么地方的皇帝哩。"

哈梅西："他是馬杜拉的皇帝；有一天，他——"

"你必得先告訴我他叫什么名字，"卡瑪娜說，她堅持要他把什么都講得清清楚楚的，决不許有任何含糊其辞的地方。如果哈梅西早知道这一点，他一定会等准备得更好一些之后再来給她講了。他現在已看出，尽管她是那样急于要听到那个故事，可是她决不能让他省略掉任何一点細节。

"他的名字叫阮依特·辛，"他犹豫了一下說。

"阮依特·辛，馬杜拉的皇帝，"卡瑪娜記誦着；"現在講下去吧。"

哈梅西："有一天，这皇帝听到一个到处流浪的卖唱的人說，他們本族中的另一个皇帝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公主。"

卡瑪娜："他又是哪一国的皇帝呢？"

哈梅西："我們假定他是康基費兰的皇帝吧。"

卡瑪娜："为什么要我們假定？他并不真是康基費兰的皇帝嗎？"

哈梅西："他当然真是！你还要知道他的名字嗎？他的名字叫亚馬尔·辛。"

卡瑪娜："你还沒有告訴我那个女孩子的名字哩——那个非常漂亮的公主。"

哈梅西："哦，真对不起，我把这都忘了。她的名字是——她的名字是——哦是了，她的名字叫章德娜——"

卡瑪娜："你的記性真叫坏得特別。你不是連我的名字都会忘記了嗎？"

哈梅西："嗯，当那个俄得的皇帝听到那个卖唱的人說——"

卡瑪娜："怎么又来了一个俄得的皇帝？你說他是馬杜拉的皇帝呀！"

哈梅西："哦，你当然不能肯定說他只是一个国家的皇帝！他是俄得的皇帝，同时也是馬杜拉的皇帝。"

卡瑪娜："这两个国家一定是邻国吧？"

哈梅西："这两个国家紧挨着。"

他就这样講下去，注意傾听着的卡瑪娜还发現了其他一些矛盾的地方，但他也总能够設法把那前后不相符的地方敷衍过去，慢慢講到了下面的这一段故事：

"馬杜拉的皇帝阮依特·辛派遣了一位大臣到康基費兰的皇帝那里去，向他的公主求婚。康基費兰的皇帝亚馬尔·辛立刻同意了这一件婚事。

"于是阮依特·辛的弟弟英直拉依特·辛，带領着一支軍队，高举着旗帜，打着鼓吹着号前往亚馬尔·辛的王国里去求亲；到那里去后，就在那边的皇家公園駐扎下来。为庆祝这一件

幸福的婚事、整个康基費兰的首都立刻現出了一番欢欣鼓舞的气象。

"御用星相学家在推算了一番之后，挑定了举行婚礼的吉日和吉时。他們所挑的日子是晦日后的第十二天，时間是午夜后两小时。那天夜晚各个人家都張灯結綵；为庆祝公主韋德娜的婚礼，整个城市到处都燃着灯火，照得一片通明。

"但直到現在，公主还不知道她将視为終身依靠的那个丈夫究竟是誰。因为在她剛剛出生的时候，大智人巴拉曼兰达·斯瓦米曾对她的父亲說，'公主出生时的星象对她甚为不利，将来到她結婚的时候，陛下千万不要让她知道那个将要和她結婚的人的名字叫什么。'

"吉辰到了，公主和那宝劍一起行过了婚礼中的一切仪式。英直拉依特·辛按照一般习俗代新郎給公主送了許多礼物，他自己也向他未来的嫂嫂行过了礼。英直拉依特是象拉克希曼忠于罗摩一样忠于他的哥哥的，他从沒有抬头对那个羞怯的用面紗蒙着的高貴的臉望过一眼，他所看到的只是她那一双戴着叮当的脚鐲、涂着虫漆的嬌小的玉足。

"在举行婚礼后的第二天，英直拉依特让公主坐上一乘張着天幕飾着珠宝的肩輿預备回到他的本国去。康基費兰的皇帝，因为不能忘怀女儿出生时星辰不利的事，临别向他的女儿祝福时还滿心怀着恐惧。皇后在和她的女儿接吻的时候，眼睛里也止不住流出了眼泪。那时各个庙宇中，更有成千上万的僧人在誦經念佛，为公主禳除灾星。

"康基費兰离馬杜拉是非常远的——差不多有一个月的路程。第二天晚上，当这一群拉其普特人在費夏河边安下帐篷，准备在那里过夜的时候，近处的树林中忽然露出了一片火光。英直拉依特立刻派遣一个士兵前去探看情况，他回来时却报告說：

'千岁，那打着火把的是和我們一样迎亲回来的一群人。他們是和我們同族的拉其普特人，也有一支武装队伍护送着新娘子，要把她送到她丈夫家里去。这一带道路上不很安靜，所以他們希望千岁爷施恩，保护他們，并想求千岁送他們一程。'

"千岁回答說：'别人既来請求我們保护，我們就有責任帮他們的忙；让我們尽我們的力量保护他們吧。'于是这两队人馬就合在一起了。

"第三天晚上是那一月最后一个沒有月光的夜晚。他們住的地方，前面是一片高山，后面是一片濃密的树林。疲倦的士兵在虫声唧唧和落叶蕭蕭的催眠声中很快就都入睡了。

"但忽然一陣巨大的喧鬧声把他們全从睡梦中惊醒过来。因为有人砍断了圈馬的繩索，馬杜拉帳篷中的馬匹东奔西跑，乱成了一片。有些地方的帳篷已經着了火，火光把无月的天空照得一片通紅。

"士兵們很快就覚察到他們已受到一群土匪的攻击，紧接着双方展开了一場混战。在那一片黑暗中，要想分辨出誰是自己人，誰是敌人，是非常困难的，其結果只是毫无办法地乱打成一团。土匪們就乘着这陣混乱，搶走了帳篷中的东西，带着他們的擄获品藏到深山里去了。

"但在混战过去以后，公主却失踪了。她在恐惧中逃出了自己的帳篷，看到另一群人四处逃跑，誤以为他們原是和她一起的，就加入了他們的队伍。

"但事实上，这些人原是另一个婚礼队里的。土匪在混乱中搶走了他們所护送的那个新娘子，而他們覚誤以为章德娜公主就是她，于是就带着她以最快的速度向他們的本国赶去。

"他們的本国是在卡納堤克海岸边的一个拉其普特族的小部落。那公主很快就和那里的酋长見面了——他的名字叫茄

特·辛，他就是那另一个新娘子所聘訂的丈夫。

"茄特·辛的母亲迎接着这女孩子，把她送到新房里去。拥挤在房中的亲戚們都不禁失声叫着說，'我們眞从来也沒有見到过这样美丽的姑娘！'

"茄特·辛一面私自庆幸自己的好运，一面更为她的动人的美色傾倒。至于公主，她也深懂一个賢良的妻子应尽的職責。既認为茄特·辛是她正式婚配的丈夫，她便决心終身为他服役，供他驅使。

"几天之后，这两个人互相見面的时候，彼此已不覺得那么生疏了；然而在他們的談話中，茄特·辛却发現，他当作自己的新妇迎到家里来的这个女孩子不是別人，却是章德娜公主！"

第二十六章

"后来怎么样？"卡瑪娜急切地問；她一直是屏声靜息地在听他講着。

"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此外我也完全不知道了。你且告訴我，在你看，这事結果将怎么样？"

卡瑪娜："不，不，你这太不对了。你一定得給我講完这个故事。"

"我拿我的人格起誓，卡瑪娜，我对你講的全是眞話！描写这段故事的那本书到現在还只出版了第一卷，至于下一卷什么时候出版我也沒法知道。"

"总之，你不是个好人；你眞坏透了！"卡瑪娜苦惱地叫着說。

哈梅西："你应該对那个作者生气才对……我現在只要問你一个問題：茄特·辛应該拿章德娜怎么办？"

卡瑪娜两眼望在河上沉思了好一陣。

"我不知道他应該怎么办；我想不出来，"她終于回答說。

哈梅西略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說，"茄特·辛应該把实际情况完全向章德娜說明嗎？"

"你这話多可笑！如果他不告訴她，結果只会鬧成一团糟；那情形是多么可怕！他最好还是立刻把眞情全告訴她。"

"最好，"哈梅西机械地跟着她念叨着；在略略躊躇了一会儿之后，他又接着說："可是，卡瑪娜，假定——"

卡瑪娜："假定什么？"

哈梅西："假定我是茄特·辛，而你是章德娜。"

卡瑪娜："請你不要再对我講这一类的話！我实在不愿意听！"

哈梅西："但我必須这样講。要眞是那种情形，我究竟应該怎么办，你又应当怎么办？"

卡瑪娜根本不愿回答他的問題。她一言不发就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开了。一走过去，她却看到烏梅希坐在他們的仓房門边，靜靜地望着河水出神。

"烏梅希，你看見过鬼嗎？"她問道。

"看見过，媽媽。"

"你見到过什么样的鬼？現在且对我講一講，"說着，她挪过一把藤椅来，在他的身边坐下。

独自留在船头的哈梅西，因看出卡瑪娜这时无疑正感到非常煩惱，已不打算再把她叫回去。一弯新月已經落到一片竹林后面去了。甲板上的电灯已完全熄灭，水手們現在都跑到底仓去吃东西和休息去了。船上原沒有其他住房仓的客人，三等仓的乘客大部分都从船边溜下去，涉水到河岸上去做他們的晚餐。向岸边望去，在一片一片濃密的丛林中，还可以看到某些村鎮上

的路灯在发着光。河中心的急流使劲扯着锚鏈，整个輪船时儿会因为这巨大河流的脉搏的震动，輕抖几下。

在这离奇的环境中，在这由天空幔成的巨大的天幕下，哈梅西费尽神思要想解决良心对他提出的那个无法解决的問題。很明显，在卡瑪娜和汉娜丽妮之間，他必須有一个选擇；妥协的办法是沒有的，要她們两人共同伴着他度过一生更是不可能的事。从責任方面講，他究竟应該怎么作，那是无容怀疑的。汉娜丽妮还能有別的出路；她可以整个忘掉他，然后和另外一个追求她的人結婚；但如果抛弃卡瑪娜那就等于是把一个赤手空拳的孩子抛到一片茫茫的大海中去。然而——人就是这么自私的一种动物——想到汉娜丽妮可能会忘記他，想到她能够有别的办法，并非少了他就沒法生活下去，哈梅西并不覺得他因此可以感到安慰。相反的，这种思想倒更加强了他对她的思恋。她現在好象是在他的想象的边緣上浮动，虽不在他身边，离他也并不很远，只要一伸出手去就可以捉到她。

在他这样沉思的时候，他又低下头去，双手捧住了自己的臉。远处一陣狼嗥引得附近村子里的狗都狂叫起来。他偶一抬头，却看到卡瑪娜在黑暗中，站立在离他不远的栏杆边。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你还沒有睡嗎，卡瑪娜？时間已經很晚了。"

"你还不去睡嗎？"

"我这就去了；我已經在右边船仓里把我的床鋪好。你不要等着我了。"

卡瑪娜一言不发地向分配給她住的那个仓房里走去。她沒有勇气告訴哈梅西，她剛听完一个談鬼的故事，一个人呆着非常害怕。但她那显然不愿独自去睡的迟緩的脚步已使哈梅西不禁感到一陣心痛。

"不要害怕，卡瑪娜，"他叫喊着对她說，"我的仓房緊挨着你的仓房，我們可以把中間的門敞开着。"

卡瑪娜傲慢地把头一揚說："有什么可怕的？"

哈梅西灭掉自己仓房里的灯，躺下来預备睡覺。

"我永远也不能拋弃卡瑪娜，"他对他自己說，"再見吧，汉娜丽妮！我現在已經下定决心，我不能再犹豫下去了。"可是，当他就这样在黑暗中靜躺着的时候，他的心却始終只想着，拋开汉娜丽妮对他将是如何可怕的一种損失，直到后来，这思想使他实在沒法再忍受下去了，他終于从床上一跳站起来，走出了仓房。这时，那复盖在他头頂上的晦暗的天空立刻使他毫不怀疑地感覚到，不管怎么說，他目前所感到的委屈和他所遭到的困难决不是在整个时間和空間中永存的东西。在他头上发着光的星星才是永恒的，哈梅西和汉娜丽妮之間的这一段可怜的爱情故事永远也不可能和它們相比。这一条偉大的河流，将在未来无数的秋夜，泛着星光，流过这里的沙洲和随风飄蕩的芦葦，流过这沉睡的圍繞着綠樹的村庄，而那时哈梅西的这臭皮囊却早已在火葬場上燒成了灰燼，早已和这包容一切的大地融成一体，那时他的这顆煩惱的心也早已得到永恒的安宁了！

第二十七章

天还黑着的时候，卡瑪娜就醒来了，她四面望了一望，知道自己仍是一个人在那里睡着；略为定了一定神，她才弄清楚自己現在是在什么地方。她勉强从床上爬下来，打开仓房的門，向外面望着。安靜的水面上鋪着一层薄薄的白霧，黑暗中已透出一綫慘淡的微光，在河东岸的树林后面，黎明已在天边露面了。而

在她这样呆呆地站在那里观望着的时候，鉄色的水面上已經出現了几点張着白帆的漁舟。

卡瑪娜只感到自己的心隱隱作痛，但使她心痛的原因是什么，她自己也說不出来。这为迷雾所籠罩的秋晨为什么会显得这样阴森可怖？这填滿她胸中的悲愁，这无法傾吐而又使她禁不住要簌簌泪下的悲愁，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她为什么現在会忽然这样念念不忘自己所处的悲惨的境地呢？仅只在二十四小时以前，她就完全忘記了她和她丈夫都是无父无母的孤儿，忘記了在这个世界上她沒有任何亲人或朋友。但这时究竟是什么事情使得她又忽然这样痛心于自己的孤苦伶丁的身世呢？难道哈梅西一个人还不足作为她的依靠嗎？为什么因为看到天地是那么浩瀚自己是那么渺小，她一时竟会如此地感到沮丧？

她只顧在敞开的仓門边徘徊，却沒有注意到她身边的河水早已閃着一片金光了。船上的水手又开始了他們的一天的工作，底仓的机器又隆隆地响开了。錨鏈的叮当声和絞盘的嘎嘎声吵醒了村子里的孩子們，他們这时都紛紛跑下了河灘。

这嘈杂声也使哈梅西从沉思中惊醒过来，他立刻走到仓門边去看卡瑪娜。她看到他走来却不禁一惊，虽然她已經戴着面紗，現在她却更用力扯着它，想把自己的脸給完全掩盖起来。

"你已經洗过脸了嗎，卡瑪娜？"哈梅西問。

这似乎不能不算是一个不含任何恶意的問題，应該不可能引起任何人的气惱；但显然她却生气了，她一听到这話，只搖搖头就轉身走开。

"一会儿这里就会有很多人了，"他接着說；"你最好現在就去梳洗吧。"

卡瑪娜一句話也沒有回答；她抓起搭在椅背上的衣服就走过他的身边，到浴室去了。

哈梅西竟会这样早跑起来过問她的梳洗的事，这在卡瑪娜看来，不仅不必要，而且是一种无礼的举动。她完全明白，他在和她接触的时候始終守着一定的限度，他决不会超过那个限度显得和她更亲暱一些。她从来沒有机会坐在自己的婆婆的脚边，听过应如何注意自己的举止的教訓——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情况下应該用面紗来遮掩自己的羞怯。但今天早晨，她不知为什么竟是那样羞于和哈梅西見面。

卡瑪娜从洗澡間回到仓房里来的时候，那一天的許多工作都正等着她去动手。她从衣襟边把一串鑰匙拿下来，打开她的衣箱，但箱子一开，她却无意中看到了昨天哈梅西交給她的那个装錢的小匣子。在昨天，这个匣子似乎曾带給她无限的快乐，有了它，她似乎感到自己就有了权利，有了独立自主的地位，因此她把它看成是一种无价的財宝小心地收藏着；但今天，她最初接触它时所感到的那种欢欣已完全不存在了。这匣子究竟是哈梅西的財产，不是她自己的；她并不是它的真正的所有者，她并沒有絕对权利可以任意处理它；她現在只能認为它只不过給她添了一重責任。

"你为什么这样沉靜，"哈梅西說着，走进仓房里来；"你打开那个匣子的时候，发現里面有鬼嗎？"

"这是你的匣子，"卡瑪娜說，把那个装錢的小匣子向他递过去。

"你把它給我干什么？"他問。

"你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只要告訴我一声，我就把它拿給你。"

"但你自己有时候就不需要用点什么嗎？"

"我一个錢也不需要，"卡瑪娜把头輕輕地一揚回答說。

哈梅西微笑了。"世界上真沒有多少人能說这句話！不管

怎样，如果你認为这东西毫无价值，你何不拿它送給隨便什么人去？为什么单单要給我呢？”

卡瑪娜一句話沒說，把那个裝錢的匣子放在舱板上了。

“你現在告訴我眞話，卡瑪娜，”哈梅西接着說，“是因为我沒有給你講完那个故事，你生气了嗎？”

“我沒有生气，”卡瑪娜回答說，眼睛望着地上。

哈梅西：“那么好了，你还把这匣子收好吧。如果你那样做，我就相信你說的是眞話。”

卡瑪娜：“我不明白这和那个有什么关系。这是你的財产，应該你自己收着。”

哈梅西：“但这不是我的呀！把送人的东西又要回来的人，死了就会变野鬼。你想我愿意变成野鬼嗎？”

想着哈梅西眞变成了野鬼的情形使她感到很滑稽，她禁不住大笑了。

“当然不会！收回礼物的人眞会变成野鬼嗎？我还从沒听人說过哩。”卡瑪娜的不由自主的欢笑就这样使他們的爭吵告一結束了。

“要弄清楚这話是不是眞的，只有一个办法，”哈梅西說，“那就是等你哪一天遇到鬼的时候，亲自問問他。”

这話倒眞引起了卡瑪娜的好奇心。“說眞話，你見到过一个眞正的鬼嗎？”她問。

“沒見过眞的；装出来的鬼我到見过不少；眞貨色可是不易多見的！”

卡瑪娜：“可是，烏梅希說——”

哈梅西：“烏梅希；誰是烏梅希？”

卡瑪娜：“嗨，就是現在跟着我們的那个孩子。他看見过鬼。”

哈梅西：“啊，那我就必須承認在这一点上我可赶不上他！”

就在这时候，船上的水手們經过一番极大的努力已使船离开了沙洲。船还沒有走开几步的时候，河岸上有一个孩子赶了过来。他头上頂着一个籃子，一边尽快地向船边跑过来，一边揮着手叫船停住。駕船的人对他那万分着急的样子絲毫也不在意。那孩子忽然看到了哈梅西，于是他就对他大声叫着，"先生！先生！"

"他以为我是卖票的先生呢，"哈梅西說，一边作手势告訴他，他并不能控制这輪船的行动。

"嗨，那是烏梅希！"卡瑪娜大叫着說；"我們决不能把他丟在这个地方。你一定得想法把他弄上船来。"

"我要他們停他們也不会停的，"哈梅西說。

"啊，你必須叫他們停船！"卡瑪娜痛苦万分地說。"快去告訴他們吧。我們的船离河岸还很近。"

哈梅西于是就只得去找船長，請求他把船停一下。

"这是違反規章的，先生，"是他所得到的全部回答。

卡瑪娜原跟在哈梅西后面，她現在也跟着他向船長求情。"你决不能把他丟在这里呀！无論如何請你把船停一下吧！啊，我的可怜的烏梅希！"

哈梅西現在只好采用最簡单的能打动船长的心的办法了，船长略为考虑了一下之后，便命令駕駛把船停住，让那个孩子上船来了。哈梅西立刻就开始要把那个小罪犯好好教訓一番。但烏梅希对他的話却完全不在意；他把籃子放在卡瑪娜的脚边，若无其事地吃吃笑着。

"这不是什么好玩儿的事，"卡瑪娜說，她这时心里还沒有恢复宁靜。"如果船不肯停，那你將怎么办？"

烏梅希根本沒有回答她的話，他只顧把籃子往船板上一倒，倒出許多香蕉，各色各样的蔬菜，一大堆南瓜和茄子。

"这些东西，你从什么地方弄来的？"卡瑪娜問。

烏梅希所講的要叫警察听着，可不能被認为是一种"令人滿意"的回答。先一天他到村子里的市場上去买乳酪和其他的东西的时候，就注意到哪些地方的菜园里和哪些人家的屋頂上有什么样的菜。今天一早，看到船还擱着淺，他就跑去不問主人同意与否随便拣了一些来了。

"你这是什么話，怎么跑到人家菜园子里去偷东西？"哈梅西怒吼着說。

"这不能算是偷呀；我只是从每一个菜园子里拿走极少一点东西。誰也不会真受到什么損失。"

"拿一点东西就不算是做賊嗎？你这混帳东西！你快給我滚开，把这些东西都給我拿走！"

烏梅希拿眼睛望着卡瑪娜，向她求救。"媽媽，在我們家乡里，我們把这种菠菜叫做'皮兰'；这个燒肉最好了；这一种我們叫着'彼头'，这种——"

"滚开去！"哈梅西大叫着，他現在眞是怒不可遏了，"你把你这些个菠菜拿着給我滚开，要不我把你和那些菜一起全給踢到河里去。"

烏梅希不知道該怎么办，他直拿眼睛看着卡瑪娜，她点点头叫他把那些东西拿走。她的态度使他感覺到她对他仍是极为关怀的，于是他从甲板上把那些蔬菜拾起来放在籃子里，提起它搭訕着走开了。

"他这是很不对的；你决不能縱容他的这种行为，"哈梅西这样講了几句，就回到他的仓房里写信去了。

卡瑪娜四处望望，看到烏梅希已跑到船尾上，在二等仓房那边，她的临时廚房附近坐着。

船上原沒有二等仓乘客，卡瑪娜拿头巾遮着臉就走到他坐

的那个地方去。"你把那些东西扔掉了嗎?"她問。

"哦,沒有;我把它們全放在那个仓房里了。"

"你眞是太胡鬧了,听見沒有,"卡瑪娜摆出一副极严肃的样子說。"以后你决不許再这样。想一想如果你被丟在这里了,那你可怎么办!"說完她就走进那間仓房里去,大声叫喊着說,"給我把刀子拿来!"

烏梅希把刀子一送去,卡瑪娜就开始切着那些来路不明的蔬菜。

"这种菠菜拿芥末一拌可眞是好极了,"烏梅希說。

"好吧,你去預备一点芥末吧,"卡瑪娜說。

因为急于要显出她并非縱容烏梅希的錯誤行为,她于是現出一副极严厉的神情切着那菠菜、南瓜和茄子。

啊!她怎么能够不縱容这个无依无靠的孤儿呢?她心里想,到菜园子里偸一点东西,和这个无家的孩子急于求人庇护的苦痛心情比較起来,实在算不了一回事。这件事在她心里所引起的,只是一种怜憫之情;这个頑皮的孩子只是为了討她的欢心才想到上菜园子里去偸东西,而因为这个他差一点沒把船誤了。

"昨天的乳酪还剩下一些,烏梅希,"她說,"你可以去把它吃了,但記着你以后永远也别再干这种事了。"

"你昨天为什么沒有把乳酪吃掉,媽媽?"他問,臉上带着愧悔的神色。

"我不象你那么喜欢吃乳酪。你看,現在我們什么都有了,就是沒有魚。我們有什么办法弄点魚来,讓先生早飯的时候吃?"

"我有法弄到魚,媽媽,但这一次可一定得給錢。"

卡瑪娜这时不得不又駡了他一頓。"眞从沒見过象你这样的傻东西,烏梅希,"她說,尽力把她的美丽的眉毛皺起来。"倒

象我什么时候叫你去拿人家的东西，不給人錢似的！”

前一天发生的事已使烏梅希感覺到，卡瑪娜要向哈梅西要錢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因为这个，更因为别的一些理由，已使他对他的男主人頗不乐意。他想出的許多主意都只是为要使他和卡瑪娜这两个寄人籬下的人不致于餓肚子。哈梅西是完全不在他的考慮之中的。

弄来一点蔬菜，还不是什么太难的事，但魚可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东西。这个沒有錢就不可能弄到一点点魚和乳酪去供奉自己所崇拜的人的世界，在卡瑪娜的这位幼小的崇拜者看来，实在是一个慘酷的毫无人情味的地方。

“如果你能够从先生那里要到五个安納，”他极不愉快地說，“我就可以給你弄到一头大鯉魚，媽媽。”

“那可不能，”卡瑪娜带着責备的神气說。“我决不能讓你再跑下船去。如果你再来晚了，他們决不会再把船停下接你上来了。”

“我不要上岸去；今天早晨船上的水手拿网打到好些大魚，他們准可以卖給我們一条半条。”

卡瑪娜立刻拿来一个卢比交給他。

“拿这个去买，剩下的錢拿回来。”

烏梅希去了不久就弄来了一条魚，但他并沒有找回錢来。“他們一定要一个卢比，”他說。

卡瑪娜知道这决不是真話，因此她微微笑了一笑說：

“下一次船靠岸的时候，我們一定得换几个卢比的零錢来。”

“是的，一定得，”烏梅希說，样子頗为严肃；“你把一个整卢比一交到他們手里，要想他們再找出几文，可不是一件容易事。”

“啊呀！太妙了，”过了一会儿，哈梅西开始吃早飯的时候不禁叫着說，“可你們从哪里弄来的这个呢？这不是一个鯉魚头

嗎?"他郑重其事的样子把那个魚头举起来說。"这不是在做梦,也不是眼睛看花了,也不是幻想,而是一条眞正的鯉魚的头!"

那一頓早飯可眞是丰盛极了。哈梅西吃完,跑到甲板上在一張長椅上躺下消食的时候,就該輪到烏梅希吃飯了。他是那样喜欢那紅燒魚,竟一直不停地吃下去,卡瑪娜起先看着还覺得好玩,到后来她可眞有点儿惊呆了。"現在可別再吃了,烏梅希,"她忽然不安地大声說,"我已經給你留下一些等吃晚飯的时候再給你吃。"

煩杂的事务和她的乐观的天性已使卡瑪娜在不自覺中完全忘記了早晨的那些煩惱。这一天就这样慢慢过去了,向西落去的太阳正慢慢鉆到船篷下面在甲板上爬行。在顫动着的輪船的上边,太空在午后的暑熱中閃着微光。在横穿过青綠色的秋禾的小徑上,一群群农妇,背后揹着水罐,正預备回家去行晚上的一次洗禮。卡瑪娜一整个下午都在忙着弄檳榔、辮头发、洗澡和換衣服,在太阳已經落到各个村子附近的竹林后面去的时候,她还沒有弄清一天的事务,还不能在黃昏的时候坐下来休息。

和先一天晚上一样,輪船按照它固定的行程在一个碼头上停下来过夜。卡瑪娜因想到早上剩下的菜已足够晚上再吃一頓,她認为晚上可以不必再做什么菜了,但这时哈梅西却跑来对她說,他因为中午那一餐飯吃得太飽,晚上什么也不要吃了。

"你眞的一点东西也不吃嗎?"卡瑪娜略感不安地問,"你吃一点燒魚,好不好?"

"不吃啦,謝謝你,"他簡单地回答了一句就走开了,因此卡瑪娜就把所有那些味道极鮮美的食物全倒在烏梅希的盘子里。

"不留一点你自己吃嗎?"他問。

"我已經吃过晚飯了,"她回答說。为料理她在船上的这个

小家务，这一天的操劳算是結束了。

一弯新月在河心和河岸上遍撒下清彻的光輝。輪船碼头附近沒有村庄，宁靜而沉寂的夜晚，好象等待着失約的情人的姑娘，睜着眼守望着長滿稻子的辽闊而葱翠的田野。

岸边一間蓋着鉄屋頂的屋子里，有一个瘦弱矮小的职員，在一盞煤油灯下計算着数目字。从敞开着的小門里，哈梅西可以很清楚地看見他。"我眞希望命运之神，"他叹息着說，"让我过着和这个职員相近似的，虽然狭窄但极有規則的生活！一天算算賬，犯了什么錯誤叫老板罵一頓，夜晚回到家里去再等着开始第二天的类似的工作——一个人長期过着这样的生活，他还会有什么煩心的事呢？"

过了不久，那間屋子里的灯灭掉了。那个职員为抵御夜寒拿一条圍巾把头包着，离开那間屋子，慢慢就消失在荒凉的田野中了。

卡瑪娜早已站立在他身后的栏杆边，但他却完全沒有注意到她。晚飯后，她本以为他会叫她的。現在一天的工作已經做完，但他却并沒有叫她，因此她只好自己靜靜地走到甲板上来。

可是一看到哈梅西，她又忽然停住了，她的腿已不愿意朝着他的身边再前进一步。月亮照在他的臉上，他的面部表情充分地表示出他的心現在已飞到离她极其遙远的地方去；在他的思想中，她是完全沒有地位的。在沉浸在梦想中的哈梅西和她自己之間，她似乎看到夜之神，象一个巨大的看守，从头到脚穿着一件用月光織成的長袍，用一个指头按着自己的嘴唇站在那里。

当哈梅西双手掩着臉，把头伏到桌子上去的时候，卡瑪娜就偸偸地溜回她自己的仓房門边去。因为怕他发現她曾来找过他，她始終沒敢让他听到一点声响。

仓房里那样黑，簡直有些阴森可怖。她跨过門檻的时候不

禁打了一个寒战；深切地体会到自己已完全处在无人关怀的孤苦境地中的感觉象一陣巨浪涌上了她的心头。在黑暗中，那搖搖晃晃的小仓房好象一个大怪物正对着她張开了它的巨口；但她又能到哪里去另找到一个安身之处呢？天地間就沒有一个地方，她可以認为属她所有，她可以在那里閉上她的眼睛，安适地躺下她这嬌小可怜的身軀。

她向仓房里望了一眼，只吓得不禁又縮回身来。而当她又一次跨进門檻的时候，哈梅西的雨伞倒在她的鉄皮箱上发出了一陣叮当的声音。

被这声音一惊，哈梅西抬起头望了一眼，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是你呀，卡瑪娜！”他已看到她正站在她的仓房門口，于是叫喊着說。“我以为你早进屋子里睡下了。我看你好象頗有些紧張不安。不要那样，我也不預备再呆在这里了。我馬上就到你对面的那間仓房里去睡覺，两个仓房之間的門我一定仍让它开着。”

“我并不害怕，”卡瑪娜傲慢地說。她匆忙地又一次走进她的仓房里去，并把哈梅西打开的門給关上；然后，她拿一面头巾蒙着臉就在床上躺下了。她极痛苦地想到自己的孤苦的身世，想到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完全孤独的。她的整个心灵怎么也不能再安靜下去了。如果她既不能有一个保护她的人，又不能站起来自己作自己的主人，那她此后的生活将眞是不堪設想了！

时間慢慢地过去；哈梅西在隔壁仓房里已經入睡。但卡瑪娜却怎么也不能安靜下去；她从床上爬下来，慢慢走出去，站在栏杆边凝望着远处的河岸。

四周沒有任何生物的形迹和声音。月亮已快落下去，長滿庄稼的田野間的小徑現在已看不清了，但卡瑪娜却仍大睁着眼睛向它們望着。“有多少女人曾經提着水罐从这些路上走去！而

且每一个人都是走向她們自己的家!”她不禁想道。家! 这个思想立刻抓住了她的心。要是她能在什么地方有一个自己的家啊! 但是在什么地方呢?

河岸似乎是永无止境地向远处伸去。头頂上是从一級延展到另一級的广闊的天空;但这浩瀚无边的天和地对她都同样毫无意义! 对她这样一个微如尘点的人来說,这无极的宇宙实际是一无用处,因为她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家。

卡瑪娜忽然发現有一个人站在她的身边,不禁吃了一惊。“沒有什么事,媽媽,是我,”这是烏梅希的声音。

“現在已經很晚了;你为什么沒去睡覺?”

这时,眼泪終于从她的眼中流了出来;噙不住的泪水,一大滴一大滴地从她的臉上滚下。她因为不愿叫烏梅希看到她的臉,立刻轉过身去。

一团满含着雨滴的云彩从天空飄过,一遇到和它一样在天空流浪的一陣微风,它就会再也承担不住雨滴加在它身上的重負了。卡瑪娜現在的情形也正是如此;一个可怜的无家可归的孩子对她所表示的一点同情已使她无法再忍住从她的胸怀中涌出的一腔热泪。她用尽一切努力希望讲点什么,但止不住的抽搐竟使她完全失去了說話的能力。

满心痛苦的烏梅希极力想找出几句話来安慰她。在一陣长时期的沉默之后,他終于吞吞吐吐地說,“告訴你,媽媽,你早上給我的那个卢比还剩有七个安那在我这里。”

卡瑪娜立刻止住了眼泪,这孩子的天眞可笑的談話立刻引起了她的无限愛怜,她不禁微笑了。“那錢你先留着吧,”她說。“現在你快去睡覺吧。”

月亮已在树林后面降落下去。这一次卡瑪娜一倒在枕头上,便合上了她的疲乏的眼睛。第二天早晨,太阳对所有的人发出

起床信号的时候，却发現她还沉沉睡着。

第二十八章

第二天早晨，卡瑪娜一起来只感到精神非常疲餒；太阳似乎已失去了平时的光采，河水懶懶地流着，河岸边的树木都象疲倦的旅客似的低着头站在那里。

当烏梅希跑来帮她做活儿的时候，她懶洋洋地对他説，"你走开吧，烏梅希；今天你可别再給我找麻煩了；"但烏梅希却不是这么容易就可以打发走的。

"我不是来給你找麻煩的，媽媽；我是帮你碾香料来啦。"

后来，哈梅西也注意到了她的憔悴的神色。"你身体不很舒服嗎，卡瑪娜？"他問，但他却沒有得到任何回答。卡瑪娜只重重地摇了一下头，表示他这种問話是多余的，是毫无意义的，接着她就离开他，到廚房里去了。

哈梅西立刻感覺到，日子每过去一天，他的問題就变得更加复杂一分，現在他实在不能再拖延下去了，一定得立刻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他最后想到，如果他能够把这一切情况都告訴汉娜丽妮，那他也許很容易就能得出一个結論来，知道自己究竟应該怎么办。經过长时間的思索之后，他就坐下来給汉娜写信。

他写了一陣，接着又把他所写的全給涂掉，这时他却听到一个陌生人說話的声音，"我可以請問你貴姓嗎，先生？"他惊异地抬起头来，却看到一个已过中年的紳士模样的人站在他的面前，他的胡鬚和头发都已变成灰白色，額角边的头发更已大半脫落了。

哈梅西这时全部思想都集中在写信一事上，一时还不知道

如何回答是好。

"你是一个婆罗門，是不是？"那个陌生人接着說。"祝你早安。你的名字是哈梅西先生；这些我是知道的。你知道，在我們国家里，問一个人的名字一向就是和他結識的第一步，所以这实际是极有礼貌的一种举动，但在今天，这种举动却常常会引起别人的憤怒。如果你因为我問你的名字对我生气，那你可以把我对你的侮辱加倍奉还我！你只要問我一声，我立刻就可以把我的名字告訴你，并且把我父亲的名字也告訴你。事实上你要我告訴你我祖父的名字都沒有什么不可以的！"

哈梅西不禁大笑了。"我倒还沒有象您說的那么爱生气！您只要告訴我您自己的名字，我就很满意了。"

"我的名字叫特莱拉基亚·卡克拉巴蒂，上江一带，大家都叫我'大叔。'我想你总讀过历史吧？巴拉塔被人称为'卡克拉巴蒂王'——那意思就是印度斯坦的'皇帝，'和他一样，我就是全部西印度的'卡克拉巴蒂大叔。'你要是到西部去，一定会听到許多人談起我。但我倒要問問，先生，你現在預备到什么地方去呢？"

"我还沒有决定在什么地方下船。"

特莱拉基亚："你应該赶快决定下船的地方了。下船的問題对任何人都是一个刻不容緩、急待决定的問題！"

"我在哥兰多下火車的时候，就听到这只輪船正鳴着汽笛。那时我发現这船显然不会等待着我，容我仔細考慮我要去的目的地了。因此在那必須匆忙的时候，我就匆忙地跑上船来了。"

特莱拉基亚："我这里向你致敬，先生；你正是我所欽佩的那种人。你和我恰恰相反。我在爬上一只輪船以前一定要先想定我究竟打算到什么地方去，因为我是一个最沒有决断的人。对于一个虽然还沒有想清楚自己究竟要上什么地方去就能下定

决心向船上跑的人，我一向总是表示敬佩的。你的太太在船上嗎，先生？"

哈梅西忽然感到很不愿意对这个問題給以肯定的回答。

卡克拉巴蒂看到他犹豫着不愿回答的样子，就又接着說："我必須請你原諒，根据极可靠的証明，我已經知道她是在船上。碰巧在你夫人做菜的时候，我的飢腸竟領着我向她的厨房边走去了。我对她說，'太太，你对我可沒什么不好意思的。我是印西有名的"卡克拉巴蒂大叔。"'她是多么难得的一位年輕的家庭主妇啊！我接着又說，'很显然你現在已占有这个厨房了；在这里沒有任何人来照顧我，所以我希望你能够答应我分享一点你的这些美味。'她微笑了，笑得那么甜蜜，使我立刻感到她一定不会討厌我，因此我的一天煩惱也就馬上烟消云散了。你知道，我每次出門的时候总要翻看历书，挑一个黃道吉日动身，但我却从来也沒有遇到过象这次遇到的这种好运！你現在显然很忙，我不再打攪你了。如果你能允許的話，我愿意去給你的那位年輕的太太帮帮忙去。有我在这里，我可决不能让炉灶边的火鉗弄丐了她的嬌嫩的双手。不，請你不要站起来。你照旧写你的信吧。我自知道怎么去对她作一番自我介紹；"說着，"卡克拉巴蒂大叔"向哈梅西告别，就走到厨房里去了。

"这地方老是不停地散出一陣陣令人聞着流涎的香味，"他一走进厨房就大声叫着說。"一聞到这味道，不要用嘴尝就知道这是做得极到家的魚飯。不过我还想帮你做一点酪浆。只有生长在酷热的西北部的人才能做出好酪浆来。我知道你現在心里在想些什么——你奇怪这个老头子在胡說些什么，这里又找不到酸荚，他能做什么酪浆！可是，你听我說，有我在这里，你就不必担心酸荚的問題。你且等一等，瞧我做出来你看；"說着他就拿出一个用紙包着的、装着酸荚的小罐子。"等我把酪浆做成以

后，你今天要用多少先用着，剩下的你留下还可以够你用四天。呆一会你尝尝，看看卡克拉巴蒂大叔說他会做酪浆，是不是瞎吹。你現在快洗手去吧；已經快到吃早飯的时候了。灶上沒完的活儿有我来做。你别不放心；我对做飯的經驗可多啦。我老婆常常是七病八灾的，为要給她开胃口，我就学会了怎么做酪浆的办法。你别望着我这老头子打哈哈，我并不是和你开玩笑，我說的完全是真話！”

“您一定得教我怎么个做法，”卡瑪娜微笑着說。

“先別急！我不能这么容易就把这門学問傳授給你！如果在我們这样剛認識的头一天，我就把这种庄严的知識教給你，那智慧的女神一定会对我大为生气了。你必須先花上三四天的工夫尽量在老头儿的面前討好。你不必絞尽脑汁去想，怎么才能使我高兴，这个我自己可以先告訴你。第一条原则是：我非常喜欢檳榔，但我可不愿意把整个的檳榔果拿来吃。要得到我的欢心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这在你是沒有多大問題的，亲爱的，有你那一張美丽动人的臉，你就可以事半功倍。嗨，你这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但烏梅希并沒有回答；对这个老人的出現，他可絲毫也不感到高兴，因为他已不安地想到，他可能会和他爭夺卡瑪娜的爱。

“一个好样的孩子！”老头接着說，“他不愿意立刻让你知道，他脑子里在想着些什么，但我能肯定，他和我在一起一定能相处得非常好。現在我們不能再耽誤时間了，我必須赶快来做飯。”

老人的来临填补了卡瑪娜生活上的空白，同时有他常和她在一起，也减輕了哈梅西心理上的負担。最初几个月，在哈梅西以为卡瑪娜真和他是夫妻的时候，他們倆实际是亲密之极的；他們那时的关系和他現在的态度真是一个强烈的对比，看到这情形，女孩子的心里焉能不感到伤痛。所以現在任何能使她对他

慢慢淡忘的东西，他总是欢迎的，因为这样他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間和精力去医治他自己内心的創伤了。

当哈梅西正在那里独自沉思的时候，卡瑪娜在她自己的仓房門口出現了。她出来是想找到卡克拉巴蒂，和他一同度过午后漫長无聊的时光，但那老人一看到她却立刻大声叫喊着說，"这就不好了，亲爱的！不，这可不行。"卡瑪娜完全不能了解他这些沒头沒脑的話是什么意思；这話使她頗感惊异，同时也引起了她的好奇心。

"呐，我当然是說那双鞋，"老人看到她那种探詢的神情就接着說。"哈梅西先生，这一定是你干的事。不管你怎么說，这实在是一种褻瀆神灵的举动。只有鄙視自己的国土的人才会拿任何东西把自己的脚和祖国的神圣的土地隔开。如果拉摩·章德拉曾証悉多穿上'道遜的'長靴，你想拉克希曼会一直跟随着他們在森林里度过那十四个年头嗎？要笑你就笑吧，哈梅西先生！你不肯相信我的話，我也并不覺得十分奇怪。一个人既然会只听到一条船的汽笛声，还沒弄清它要开到什么地方去，就立刻向船上跑，那他自然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好啦，大叔，"哈梅西說，"您最好給我們决定一下，我們究竟在什么地方下船好。您的建議比輪船汽笛的一陣鳴叫一定会更有力得多了。"

"天啊，你到很快就学会了一个打定主意的办法。可是，我們彼此相識到现在才不过几个鈡头呀。嗯，你們最好在加希波尔下船吧。你愿意到加希波尔去嗎，亲爱的？那里許多人家都种有极漂亮的玫瑰，我这个对你十分崇拜的老头子也正是住在那里。"

哈梅西拿眼睛看着卡瑪娜，她立刻点点头，表示很贊成这个建議。

卡克拉巴蒂和烏梅希这天下午一直都坐在卡瑪娜的仓房里，这一来，哈梅西就只剩下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呆在外面了，卡瑪娜心里倒多少有些不安。輪船稳重地向前开行着，在秋天的色彩鮮明的阳光下，永远不停地向后退去的河岸呈現出一幅宁靜的、时刻变幻的景色——它象一幅長条图画，画着无数的稻田、碼头、沙灘、农舍和盖着鉄屋頂的市場，其間还时而可以看到一群群赶路的人聚集在高大的榕树蔭下等待着渡口的渡船。卡瑪娜的高朗的笑声时而打破秋日午后的恬靜，从邻仓傳到哈梅西的耳朵里来。"这一切是多么美妙，但又多么遙远！"因她的笑声引起的这一思想一直在他的心中縈繞。

第二十九章

在卡瑪娜这个年岁，疑慮、恐惧和煩惱是不可能在她心中長久存在的。她現在已不再感到时間难以消磨，也不再把哈梅西对她的态度当回事放在心上了。

秋天的太阳使广闊的田野上的景象瞬息变換，衬着那金色的河流，一切更显得絢烂无比。卡瑪娜极高兴自己已做了一个小家庭的女主人，时間一天一天地过去，而每天都象是一部朴实无华的詩集中的一个新頁。

每天早晨，她都以倍增的热情来对待这一天的工作。烏梅希自那次后再沒有发生过誤船的事，而他每出去擄掠一次回来，总是滿載而归，每次弄回来的东西也总要引起他的那两个同伴的无限惊訝。

"天啊！你們瞧瞧这些胡芦！还有这黄豆，你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呢？大叔，你瞧，他还弄来了一些酸甜菜！我真从来

沒想到在这一带地方还可以弄到这个。"这是在烏梅希的栄籬边，每天早晨都可能听到的一番談話。

只有哈梅西在場的时候，大家談話的声調就不那么响亮了，因为他始終怀疑这些东西来路不明。卡瑪娜也許会說，"嗨，錢是我自己算好了交給他的！"但哈梅西却会回答說："那只使他更多了一个搗鬼的机会；他可以把錢吞掉然后再去偷菜！"这时他就会把烏梅希叫过来，要他把他出去买东西所花的錢作一番交代。

当然那孩子背出的帳目总是不对头的。如果听他自己講，他所花的錢总永远超过卡瑪娜給他的数目，但烏梅希却并不因此有絲毫不安的感覚。正如他自己說的，"如果我能算帳算得那么清楚，我也不会在这里呆着了，我不会到政府去作一个征收員嗎？你說对不对，老爹？"

这时卡克拉巴蒂就会說，"这一件公案等早飯后再办吧，哈梅西先生；那时你可以再作一次宣判。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可不得不站在这孩子的一边。烏梅希，我的孩子，要什么就能弄到什么，这可不是一件很容易学到的本領，会这一套的人可真不多。許多人都希望能那样做，可是大多数的人都做不到。我碰到任何一个有才能的人，对他总是十分尊敬的，哈梅西先生。现在不是种黄豆的时候，我眞不相信有多少孩子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能够一大清早給你弄来这許多黄豆。怀疑人人都会，先生；可是需要什么就能弄来什么的人，一千个里头也难找一个！"

哈梅西："你这样是不对的，大叔！你不应該这样护着他。"

卡克拉巴蒂："他并沒有很多的才能，如果我們不給他一些鼓励，让他这方面的才能也萎縮下去，那不等我們走下这条輪船，我們就会后悔的。你听我說，烏梅希，明天早晨我需要用一点点楝树叶子——越長在最高的树頂上的越好。我需要那么一

点东西，亲爱的。他們都称我作医生——得啦，别管他医生不医生吧，我这全是在浪费时間！好好注意把那些青菜洗干淨，烏梅希。”

哈梅西越是怀疑和責駡烏梅希，这孩子就越是和卡瑪娜更为亲近。加上卡克拉巴蒂也始終追随着卡瑪娜，他們这几个人慢慢感到哈梅西对他們已无足重輕。当卡克拉巴蒂、烏梅希和卡瑪娜在彼此同情的基础上，团結在一起，一同工作，一同談笑的时候，誰也不再把哈梅西和他的那些教条放在眼下。自从卡克拉巴蒂来到以后，他对卡瑪娜的热愛对哈梅西也不无影响，但哈梅西却仍然不能毫无顧忌地前去和他們一起追随在她的周圍。他象是一条吃水很深的大船，不可能靠到河岸边去，只能在河中心拋錨从老远处观望着岸边的陆地，而那些小船和小划子却很容易就渡过淺灘划过去了。

月亮已到了快圓的时候了。有一天早晨，旅客們一起来，就发現滿天布滿了烏云，风时刻变換着方向乱吹着；时而来一陣疾雨，时而又是明朗的晴天。河心中沒有其他的船只。岸边可以望到几只小划子，但从它們活动的情况已可以看出船上的水手們的不安心情。拿着水罐走下河灘来打水的妇女們也都不敢在河边停留，有时整个河身，从这一岸到那一岸，都似乎忽然抖成一团了。

輪船照常向前开行着，卡瑪娜也沒有让天气的变化影响她的烹飪工作。

“晚上你也許沒法做飯了，”卡克拉巴蒂对天空望了一眼說，“所以你現在最好把晚上吃的东西都給預备出来。如果你現在能够把豆飯做起来，我就来和面做面包。”

他們大家都吃完早飯的时候，时間已經不早了。风慢慢越吹越緊，河面翻起了一层一层的白浪。早在天晚以前，太阳便已

躲到濃密的烏云后面去，誰也沒有注意到它是什么时候落下去的。船很早就拋錨了。

入夜以后，月亮透过团团烏云，时而露出一絲慘淡的微笑。风暴来临了，接着开始了傾盆大雨。

卡瑪娜已經有过一次翻船的經驗了，这凶猛的狂风自然使她頗为恐惧。“这沒有什么可怕的，卡瑪娜，”哈梅西安慰她說；“輪船上是很安全的。你去睡覺吧，不要把它放在心上。我就呆在隔壁的仓房里，这会儿我还不睡哩。”

接着卡克拉巴蒂又走到她的門口来。“不要害怕，亲爱的；我叫这該死的风暴决不敢碰你一碰！”这风暴尽管該死，但毫无疑問它确已弄得卡瑪娜心神不宁了。她几步跑到門口大声恳求着說：“求你进来陪我坐一会儿吧，大叔！”

卡克拉巴蒂犹豫了一下。“现在是你們該上床睡覺的时候。我最好还是……”他一边走进去一边說，但他立刻看到哈梅西并不在那間仓房里。“喂，哈梅西先生哪里去了？”他惊奇地叫喊着說；“在这样一个狂风暴雨的夜晚，他总不会跑出去偷菜去了吧！”

“啊，是你嗎，大叔？我在这里，隔壁屋子里。”

卡克拉巴蒂向旁边的一个仓房望进去，看到哈梅西斜倚在床上，在灯光下看书。

“你夫人一个人呆在那边屋子里害怕得很，”他說，“你最好把你的书放下，很明显你拿着那玩艺儿也吓不退风暴的！快过这边来吧。”

一种无法控制的本能的冲动使卡瑪娜完全失去了自制的能力。“不，不，大叔！”她抓住他的手压低嗓子叫喊着。在那雷雨交加的风暴中，她的声音并沒有能傳到哈梅西的耳朵里去，但卡克拉巴蒂可是听見了，他非常惊愕地轉过臉来望着她。

哈梅西放下他手里的书本走进这边的仓房里来。"什么事情，卡克拉巴蒂大叔？"他問；"卡瑪娜和你似乎是——"

"不，不！"卡瑪娜急急插嘴說，她并沒有抬头看哈梅西一眼；"我剛才只是請他进来陪我閑聊一会儿。"她一再連声說，"不，不！"究竟是"不"什么，她自己也不知道，但实际上她所要表示的意思是，"如果你以为我害怕，需要什么人伴着我，那你是錯了；我并不需要！如果你以为我不愿意一个人呆着，那是沒有的事；我并沒有这个意思！"

"时間已經很晚了，大叔，"她接着說，"你还是快去睡吧；你最好去看看烏梅希現在怎么样。我担心这风暴一定使他害怕极了。"

"我什么都不害怕，媽媽，"从外面的黑暗中傳来一个人說話的声音；很显然，烏梅希正哆嗦着坐在他的女主人的仓房門外。

为他对她的这种热情所激动，卡瑪娜急忙跑出去对他嚷道，"烏梅希，你这样全身都会叫雨澆透的！快走开，你这个討厭的东西，你到大叔的仓里去睡吧。"

烏梅希順从地跟着卡克拉巴蒂大叔走了。虽然卡瑪娜的声調是那样充滿着热爱，但因她曾罵他討厭，孩子的心里总有些不快。

"要不要我先陪你談談，等你睡着了我再走？"哈梅西問卡瑪娜。

"不，謝謝你。我現在已經困极了。"

哈梅西完全了解卡瑪娜的心思，但他現在实在不愿意和她爭辯。他抬头对她那显得极倔强的面部表情看了一眼，就溜到自己的仓房里去了。

卡瑪娜心情那样激动，显然是无法入睡的，但她仍强迫着自己在床上躺下来。风暴越来越急，浪濤越来越猛。船上的水手

們已开始在忙碌着，舵手給机器房里傳送命令，时而傳来一陣叮当的鈴声。完全靠錨鏈，这輪船已不能抗拒猛烈的风暴了，底仓的机器現在也开始慢慢轉动起来。

卡瑪娜掀开身上的被走到外面甲板上来。这时雨已經停了，但风却象一个被打伤的野兽一样吼叫着，沒一定方向四处乱窜着。

夜空中布满了一堆一堆的烏云。借圓月撒出的微弱的光，可以看到团团的烏云，象一群专事毁灭的幽灵，趁着风势在混乱一团的天空中馳驟。河岸已差不多被黑暗淹沒了，河面上的情景已不甚看得清楚，天空和大地，远处和近处的景象，看得見和看不見的一切，在这昏天黑地的一团混乱中已完全交融在一起，那样子似乎象神話中所說的那可怕的怪物——死亡之神的黑牛——正发着狂怒高举着它的带角的头在四处乱撞。

卡瑪娜凝望着这混乱的天空和騷扰不安的黑夜，无法說出自己心里正有着什么样的一种感情；这似乎是恐惧，这又似乎是欢乐。

敲击着她的一向沉寂的心弦的天地的震怒，表現出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一种不受任何拘束的自由。大自然的这种勇猛的反抗表現使她感到无限兴奋。大自然究竟是在反抗什么呢？在风暴的怒吼声中，卡瑪娜听不出任何声音，使她可以知道这問題的答案。这答案，和在她心中洶涌着的风暴一样，是无法用言語表达出来的。很显然，它是要在这风暴的慘厉的吼叫声中，撕碎并抛开某一种无形的、看不見的、由欺騙、幻想和冥然无知編織成的罗网，这罗网早已要从根动搖世界的基础了。

横扫无迹可寻的太空和幽暗的黑夜的狂风只是吼叫着，表示出一种沒有明确意义的拒絕，只是在喊着“不，不！”它究竟要拒絕什么呢？这是沒有办法找到肯定的答复的，它就只是声色

俱厉地在喊着"不，不，决不；不，不，不！"

第三十章

第二天早晨，风势略减了一些，但仍然还很大。船長时刻不安地仰望着天空，拿不定主意究竟能不能起錨开船。

卡克拉巴蒂一大早就到卡瑪娜隔壁的仓房里去看哈梅西。他那时还躺在床上，但一看到卡克拉巴蒂，就立刻坐了起来。老头儿看这样子，知道他昨天夜晚一定就睡在这里，同时記起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他免不了立刻想到了这两件事的关系。"我想你昨天夜晚一直都睡在这里，是不是？"他以一种探詢的口气問道。

哈梅西却避开了这个問題。"今天早晨的天气多坏！"他說，"你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大叔？"

"哈梅西先生，"卡克拉巴蒂立刻回答說，"你一定認为我是个大傻瓜，的确，听我那么一天到晚嘮嘮叨叨的，实在也真象傻得够嗆，可是，我既活了这么大年岁，总不免也碰到过不少难以解决的問題。大多数的問題我倒也都能解决掉了，而你却眞是我一生碰到的一个最大的难題！"

哈梅西的臉不禁立刻紅了，但他很快就使自己鎮定下来，微微笑了一笑。"难理解并不能算是一种罪恶呀，大叔。比方說，泰卢固的那种希奇古怪的語言就是一个例子。我們覺得要了解这种語言的基本文法都很困难，但对于一个泰林加的孩子来說，它却是再容易不过的了。你所不了解的东西，你不应該急于下一个断語把它否定掉。一个人偶然看見一些奇怪的符号，他不应該立刻就对它表示絕望，而应存个在将来还有机会能够理解

它的希望。”

“請你原諒我，哈梅西先生，”那老人說。“我要是說我能了解一个根本不愿和我共心事的人，那我也就太狂妄一些了；但有时候，两个从不相識的人的确也很可能一見面就变成了知心的朋友。我可以拿那个大胡子——我們的船长——来作証。他不得不承認，他把你的年輕的太太看作是他的一个很亲近的朋友。你去問問他，他要是不承認，那他就不是一个眞正的穆斯林。事情的确是这样，你現在忽然拿无法了解的泰卢固語言来和它相比，那未免有点不相干。如果你对这件事多想一想，哈梅西先生，那你也就不会再对我的話生气了。”

“正因为我已經想过了，所以我也根本沒有生气。但不管我生气了沒有，也不管我的話是否使你听了很不舒服，泰卢固語終归是泰卢固語。这是自然界的一种无情的法則，”哈梅西說完叹了一口气。

現在哈梅西开始怀疑，住到加希波尔去究竟是不是一个聪明的办法。他最初想到，他們旣然已和这个老人混得很熟，到一个新地方去住家，能有他帮帮忙总是好的，但現在他却感到和熟人住在一起实有許多不方便的地方。如果他和卡瑪娜的关系变成了大家爭論的話題，彼此都爭来探詢，那結果一定会弄得她非常狼狽。最安全的办法还是躲到一个完全沒有熟人的地方去住，那也就不会有人来打探他們的事了。

因此，在輪船要在加希波尔靠岸的先一天，他就对卡克拉巴蒂說，“大叔，从我的职业方面来考虑，我覺得加希波尔对我不很合适，因此，我决定到貝拿勒斯去。”

哈梅西的十分坚决的声調使老头感到很好笑。“随时改变自己的决定就根本算不得什么决定，那只能算是毫无定見！但不管怎样，你現在的确已打定主意要上貝拿勒斯去了嗎？”

“打定主意了，”哈梅西很干脆地說。

老头一句話沒說就走开了，他开始去捆他的行李。

“你今天有什么事对我不高兴嗎，大叔？”卡瑪娜搭訕着問。

“我們从早一直吵到晚上，你还能希望我怎么着呢？”他回答說。“你也知道，直到現在我說什么話你也不会听！”

卡瑪娜：“今天一早你都一直躲着我。”

卡克拉巴蒂：“你敢說我躲着你？別說啦，是你正在想完全拋开我哩。”

卡瑪娜莫名其妙地瞪着两眼望着他。“哈梅西先生沒跟你說嗎？”老头又接着說。“你們已經决定到貝拿勒斯去了。”

卡瑪娜对这話旣沒表示承認，也沒否認。“你这样哪成哩，大叔。”在沉默了一陣之后，她說。“让我来替你收拾你的箱子吧。”

哈梅西已放弃了上加希波尔去的計划，而卡瑪娜竟如此不在意，这使得卡克拉巴蒂感到非常伤心。“也許这样更好，”他对自己說。“到了我这般年岁的人，平白又去結識一些新朋友干嘛？”

这时哈梅西自己走来，要把决定改变計划的事告訴卡瑪娜。“我正到处找你呐，”他說，但她却仍然照样帮卡克拉巴蒂收拾着衣服。

“我們不上加希波尔去了，卡瑪娜，”哈梅西接着說。“我已經决定到貝拿勒斯去作律师。你同意嗎？”

“不成，我决定到加希波尔去，”卡瑪娜仍一边給卡克拉巴蒂收拾箱子，头也不抬地回答說。“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已經收拾好了。”

“那么，你要单独一个人去嗎？”哈梅西問道，卡瑪娜那种堅决表示反对的态度使他不禁一惊。

“哦不；有大叔和我在一起——”說这話的时候，她不禁微笑着看了那老人一眼。

这情况可并不使卡克拉巴蒂感到十分高兴。“亲爱的，”他說，“如果你这样偏向我，哈梅西先生会要吃醋的。”但卡瑪娜仍只是說，“我决定到加希波尔去。”她的声調明显地表示出，她認为她完全有自由爱怎样做就怎样做。

“行啦，大叔，”哈梅西說，“加希波尔就加希波尔吧。”

临晚的时候，雨过天晴，哈梅西独自坐在月光下沉思着。“我們决不能長期这样拖下去了，”他心里想。“如果卡瑪娜公开反抗起来，那情况眞会不堪設想。我看不出我有什么办法能和她在一起共同生活，而又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个局面我实在无法維持下去了。何况卡瑪娜的确是我的妻子。从一开头我就拿她当我的妻子看待，完全沒有必要因为我們并沒有眞在一起共同念誦过一段結婚的誓詞，我心里就应該有什么不安。那天夜晚，在那个沙滩上，死神已把她交給我詌她屬我所有了；毫无問題，他比尘世間任何一个証婚的牧师都应該更有力量得多！”

再說，在他和汉娜丽妮之間却埋伏着許多全副甲胄的敌兵。他必須战斗着，突破許多障碍、疑惧和羞辱才能揚起头走近她的身边，但这一連串的战斗，他連想都不敢想。他如何能希望得到胜利呢？他怎么能詌人相信他是完全沒有罪的呢？况且就是他能够証明自己无罪，社会也会扯起她的裙子来不詌他和她接触，更不用說这样做的結果将会使卡瑪娜遭到多么慘痛的結局。这一条路显然也是不能想象的。坚强起来，別再犹豫了吧！除了詌卡瑪娜作自己的妻子实在也不可能再有什么別的办法了。汉娜丽妮現在无疑已对他怀着怨恨之心——这种怨恨一定会使她更容易接受另一个求婚者的請求。哈梅西長叹了一口气，把他对汉娜丽妮的一切希望完全抛撇得干干淨淨了。

第三十一章

“喂！”哈梅西叫着說，“你預备到什么地方去呢，烏梅希？”

“我决定跟着媽媽去。”

哈梅西：“我給你买的船票是一直买到貝拿勒斯的，現在才只到加希波尔。我們不預备到貝拿勒斯去了。”

烏梅希：“那我也不到貝拿勒斯去了。”

哈梅西原沒想到要讓烏梅希經常呆在他們家，因此那孩子的那种毫不犹豫的神情倒使他頗为惊奇。

“那么我們預备讓烏梅希老跟着我們嗎？”他向卡瑪娜問道。

“他沒有別的地方可去。”

哈梅西：“貝拿勒斯有他的亲戚們住着。”

卡瑪娜：“但他愿意同我們一道去。現在你可得記住，烏梅希，我們要到一个从沒到过的生地方去，你必須緊跟着大叔，要不然街上人一挤，我們就沒法找到你了。”

很显然，这一群人現在已完全得听从卡瑪娜的指揮，他們此后的行止也完全得由她負責决定了。过去她总是順从地接受哈梅西的命令，但現在那个阶段已經告一結束。因此幷沒发生任何爭論，烏梅希手臂底下挾着一个包袱跟在他們后面，就这样同他們一道下船了。

大叔住在市区和欧洲人居住区域之間的一所小平房里。房子前面是一口用石头砌过的水井，后面是一个檬果树園。房子和大路之間隔着一堵矮墙，墙里面是一片小菜园子，井里的水也就是专供灌溉菜园之用。哈梅西和卡瑪娜在自己找到一所住房之前就将一直住在这里了。

大叔的太太，哈瑞巴比尼，尽管她丈夫常說她是一个嬌弱不堪的人，看外表实在沒有任何不健康的样子。她虽已过中年，从臉上的顏色看仍显得非常精神，样子也很能干，只有太阳穴边的头发略露出一点灰白的顏色。我們或許可以說，年岁已經接到了对她下手的命令，但現在还沒有执行。

事实是在卡克拉巴蒂剛和她結婚不久以后，她常常犯疟疾，她丈夫的意思，治疗这种病最有效的办法是改換环境，因此他就在加希波尔謀到一个小学校長的职位，一家人一起搬到这里来了。

哈瑞巴比尼的健康老早就已經恢复了，但她的丈夫却仍一直和过去一样担心她的身体不好。

卡克拉巴蒂把他的客人們請到外屋坐定以后，就到里屋去找他的太太；他看到她正在后面院子里，搬出一些罈罈罐罐在太阳里晒着，并拿风箱在风着麦子。

"你在这儿！"卡克拉巴蒂叫着說。"今天天气相当冷。你不該戴上头巾嗎？"

哈瑞巴比尼："你这是怎么回事？冷！我的背都快叫太阳烤焦了。"

卡克拉巴蒂："那可不行。我們家还不至于买不起一把洋伞啊。"

哈瑞巴比尼："得啦，我回头找一把伞来吧。現在你且告訴我，你为什么这么久才回来？"

卡克拉巴蒂："說来話長。我带了几个客人回来啦，我們現在先得去招待招待他們，其它任何事且暫时放下吧，"接着他簡单地把新来到的那几个客人对她描写了一番。

在卡克拉巴蒂家招待陌生客人，这本不是第一次，但現在要招待一对夫妇，哈瑞巴比尼却无此准备。"天哪，我們沒有地方

安置他們呀！"她叫着說。

"你最好先去見見他們吧，"她丈夫說，"那时我們再决定如何安置他們。我的賽娜佳哪儿去了？"

"她正在給孩子洗澡哩。"

于是卡克拉巴蒂就把卡瑪娜領来見他的太太。

卡瑪娜按照一般的礼节向哈瑞巴比尼行过了礼。老太太在卡瑪娜的下巴上撫摸了一下，接着一边吻着自己的手指头，一边对她丈夫說："你不覺得她很象我們的碧都么？"——碧都是他們的大女儿，現在和她的丈夫一起住在阿拉哈巴德。

她这話使卡克拉巴蒂心里頗覺得高兴。事实上碧都和卡瑪娜并无任何相似之处，但哈瑞巴比尼是从来不肯承認，有任何一个女孩子比她自己的女儿更美或更能干的。他們的另一个女儿賽娜佳和她的父母住在一起，要比起美来显然很容易被卡瑪娜比下去，因此老媽媽为不肯示弱，就只好暂时拿另外那个不在这里的女儿来蒙混。

"我們非常高兴能留你們在我們家住些时，"哈瑞巴比尼說，"但我只怕你們在这里会感到很不舒服。我們的新房子現在正在修理，所以我們只能让你們和我們一起挤着住在这里。"这話倒也不假，卡克拉巴蒂在市場那边确有一所小房子，現在也的确正在修整；但那地方他們永远也不可能拿来作为住宅用，他們从来也沒有那样想过！

卡克拉巴蒂听到他太太的这一番面子話，不禁暗暗好笑，但他自然也不便洩她的底。"如果你們怕不舒服，那我就根本不該把你們帶到这地方来了，"他对卡瑪娜說，接着他又轉过身对他太太說道："不过，你最好别老站在这里吧。你很不适宜老在秋天的太阳底下晒着，"說着，他就走出去陪哈梅西去了。

現在只剩下卡瑪娜和哈瑞巴比尼在一起了，她开始問这女

孩子关于她的許多事。

"你丈夫是个律师，对么？他做律师做了多久了？做律师很賺錢嗎？啊，他还沒有正式开业？那你們現在靠什么生活呢？你公公留給他很多錢嗎？你不知道？你这姑娘眞奇怪！你丈夫家里人的事你全都不知道嗎？你丈夫每个月給你多少錢作为家用？象你这么大年岁的姑娘，既然又沒有婆婆，你就应該自己經管家里的一切事情！我女儿碧都的丈夫就把他自己所賺到的錢全都交給她的。"

老太太用她的这一連串的問題和議論立刻就使卡瑪娜看清了自己的无能；那女孩子更清楚地感覺到，她对她丈夫的身世和家庭历史如此隔膜的情况，在别人眼里一定显得是多么奇怪、多么可耻的一件事。她現在才意識到，她一直还沒有一个机会和哈梅西尽情地談过关于他的一切，对于作为她的丈夫的这个人，她几乎是一无所知的。她現在才第一次感覺到她是正处在一个非常奇特的地位，自己完全不被人重視的感覺使她頓时心煩意乱起来。

"让我看看你的脚鐲好嗎，亲爱的？"哈瑞巴比尼过了一会又說；"这金子不很好，你說是不是？你結婚的时候，你父亲沒有給你一些首飾嗎？唔，你沒有父亲？那你也总应該得到一些东西呀。你丈夫沒有給你什么东西嗎？碧都的丈夫每隔两三个月就总会要給她买一对耳环啦什么的。"

最后賽娜佳領着她的剛滿两岁的女儿烏米进来，才算打断了她对卡瑪娜的盘問。賽娜佳臉皮很黑，鼻子眼睛也都很小，但因为她神采动人，額头飽滿，見到她的人立刻就会覺得她心地明白，生性温柔。

賽娜佳的小女儿在对卡瑪娜看了几眼之后立刻就拉着她叫"姨"——这并不眞是因为她看到她和碧都有什么相象的地方，

而是因为她把一切她所喜欢的成年女人都看作是她的"嬸"。卡瑪娜立刻把那个小女孩儿抱起来放在自己的膝头上。

哈瑞巴比尼对賽娜佳介紹卡瑪娜說:"这位太太的丈夫是一个律师;他到西部來經营律师业的。他們在路上遇到了你父亲,你父亲就把他們接到这里来了。"

这两个姑娘只彼此对看了一眼,立刻就变成了极要好的朋友。

哈瑞巴比尼現在去为她的客人們安排飯食和住处去了,賽娜佳立刻拉住卡瑪娜的手,把她請到她自己的房間里去。

沒有好久她們就发現彼此談得非常投机。两人年岁上的差别在她們的心里几乎根本不存在。

卡瑪娜的識見之广和見事之明都远远超过了她的年岁的限制。这也許是因为她从沒受到过婆婆的严格教訓,自己的个性能得到长足发展的緣故。象"不要胡說!""我告訴你怎么做就怎么做!""年輕的姑娘不作兴老說'不'的!"这一类的話,她从来也沒有听到过。因此她始終是直着身子、揚着头面对着世界上的一切,她是一株枝干强勁而又嬌艳异常的鮮花。

儘管那小姑娘烏米一再嚷嚷着要她們陪着她玩,这两个新結識的朋友仍只顧自己热烈地談讲着。卡瑪娜沒法不感觉到在談話方面她是远不及賽娜佳的。賽娜佳有很多話要說,而她自己却几乎什么話都沒有。卡瑪娜对她婚后生活所作的一番描写只不过是用鉛笔勾出的一个輪廓,既不全面又完全沒有鮮明的色彩。

在这以前她还从沒有一个机会让自己明确地感觉到自己婚后的生活是如何貧乏。她也曾本能地感到似乎缺少什么东西,有时甚至覚得那情况使她不能忍耐,但她始終也沒有完全弄清楚她生活里所缺乏的究竟是什么。

她們的談話剛剛开始不久，賽娜佳就談到了她自己的丈夫；誰只要在她的生活的那根主弦上碰一下，它就肯定会彈出一套曲子来；但卡瑪娜却知道她的那一根弦是不能彈的；关于她的丈夫她根本沒有什么話可說；因此这一类的談話，她是旣无材料也无兴趣。

当賽娜佳的船滿載着幸福欣欣然沿江而下的时候，卡瑪娜的空虛的船只却可怜地擱在淺滩上了。

賽娜佳的丈夫比宾在加希波尔一个鴉片烟厂里工作。卡克拉巴蒂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和她丈夫家的人住在一起。老头不愿又和小女儿分开，因此特意挑了一个沒有什么财产的年輕人和他小女儿結了婚；这年輕人也就很乐意接受了卡克拉巴蒂用正当的方法为他營謀到的一个职位，和他太太的父母們在一起生活。

談話中間賽娜佳忽然站起身来說，"对不起，亲爱的，我要出去一会，馬上就回来。"接着她就多少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釋說，她丈夫已經洗完了澡，她得去給他預备早飯，让他吃了好上班去。

"你怎么知道他洗完澡了？"卡瑪娜天眞地問。

"別和我开玩笑了，"賽娜佳回答說。"怎么会不知道呢？你自己丈夫的脚步声，你会听不出来么？"

她大笑着，在卡瑪娜的臉上擰了一下，把她的拴着一串鑰匙的長衣服的下摆撩在肩上，抱起烏米就走了出去。

卡瑪娜一直还不知道人的脚步声是一种那样容易学会的語言。她不禁呆呆地望着窗外出神。

窗戶外面有一棵番石榴；在那綴滿花朵的树枝中，有許多采花賊——蜜蜂，在那里飞来飞去。

第三十二章

哈梅西現在預备租下孤零零地修建在恒河岸边的一所房子。为要办好参加加希波尔律师公会的手續和搬来自己的一些东西，他还必須亲自到加尔各答去一趟；但他实在不愿意再走进那个城市了。那里的某些街道在他脑子里所留下的印象始終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他現在虽然仍是搖摆不定，但事情既已发展到目前这种地步，他已經沒法再迟疑下去了，不管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他似乎也只得要正式接受卡瑪娜的丈夫这个头銜了。

因为不敢面对这一件无法避免的事，他竟一再延迟着动身的日期。

卡克拉巴蒂的那所小平房，房間本来不多，因此只好讓卡瑪娜住在内室里，而讓哈梅西住在外面屋子里，他們两人彼此見面的机会都很少。賽娜佳常对卡瑪娜說，讓他們两人分开住实在是出于不得已的事，她心里眞是不安极了。

"这有什么关系呢，也値得老当一回事去談它？"卡瑪娜說，"分开住又有什么关系哩！"

賽娜佳大笑着說，"你是多么狠心的一个女人！別在我面前装正經啦，你騙不了我！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

"我倒要請你老实告訴我，"卡瑪娜說，"如果比宾先生有两三天不和你在一起，那你会——？"

"可是，他决不可能两三天不和我在一起！"賽娜佳极自信地說，接着并对卡瑪娜講說了一些表明比宾先生如何暱爱她的事例。她告訴她，在他們結婚以后，她的年輕的丈夫曾采用什么样的計謀逃过他們的敌人——家里的老人們——的監視，去和他的年輕的新娘子会面；告訴她，他失敗的时候是什么样子，被老

人們捉住的时候又是什么神情；并且說后来老人們絕对禁止他們相会的时候，他們如何乘着比宾吃午飯的机会，背着老人們，彼此在一面鏡子里眉目送情以取得暂时的安慰。賽娜佳回忆着过去的那些有趣的經历，滿臉露出了兴奋的神色。

有一个时期，比宾必須整天去上班；賽娜佳現在又詳細地对卡瑪娜描写一番，在那个时候他們是如何彼此思念，比宾如何常常曠职，偷偷溜回家里来。

有一次比宾为了他父亲的事必得到巴特納去一趟。賽娜佳就对他說，“你想你能够一个人在巴特納呆上几天嗎？”他却夸嘴說，“当然能够。”他答話的那种声調深深地刺伤了賽娜佳的驕傲的感情，她于是在心里发誓說，他走的那天晚上她决不表示一絲捨不得他的意思；但她的这种决心最后却被一腔热泪給溶化掉了，第二天为比宾出門的事虽然一切全都准备好，但他却忽然害起头疼或某种奇怪的病症来，到巴特納的計划只得被迫打消。后来家里請医生来看他，医生还給他开下了葯方，而結果他和賽娜佳偷偷把葯倒在阴沟里，病人也就那样莫名其妙地好了！

看样子賽娜佳已是完全沉浸在对过去的回忆中，把时間都忘記了；然而一听到前門一声輕微的脚步响，她却立刻就站起身来。这是比宾先生下班回来了。虽然她似乎全神貫注地在講說一些极有趣的往事，但她实际随时都在注意傾听着花园門外大路上远处的脚步声。

我們还不能說，賽娜佳对夫妻生活所抱的态度，在卡瑪娜看来，不过是庸人自扰；因为卡瑪娜自己也曾隱約有过和她相似的感情。在她和哈梅西最初相处的两三个月里，有时某根心弦的一陣震蕩似乎已对她約略透露出了婚姻生活的某些神秘。后来她逃脫学校的覊絆回到哈梅西的身边，也有时感覺到自己的心灵为某种神秘舞蹈的奇怪节奏所震动。听到賽娜佳講的那些

話，她对自己为什么会偶尔感情激动和其間的意义已略有了一些了解。但在她自己的經驗中，她可找不到一样东西有什么深刻的和長远的意义，它們在她心中留下的印象常只是一閃卽逝。貫穿着賽娜佳和比賓的全部关系的那种热情，在她自己和哈梅西之間，确是絕对沒有的。和哈梅西的暫时分离并沒有使她心里有任何痛苦不安的感覺，同时她也不能想象哈梅西坐在外面屋子里会絞尽脑汁找出一个借口来以求和她見一面。

快到星期天的时候，賽娜佳更覺得难办了。一方面她很不愿意让她的新朋友整天一个人呆着，另一方面她又沒有那种舍己为人的精神，甘愿犧牲掉一个星期中唯一可以和比賓相聚一天的这个机会。同时因为她既知道哈梅西和卡瑪娜虽然住在同一所屋子里，而他們彼此却連交談的机会都沒有，她自己也很难安心充分地去享受假日的乐趣。啊！如果她能让他們相会一次那該多好啊！

她并沒有把她預备采取的办法告訴老人們，而卡克拉巴蒂那个人当然也不会什么事都要等別人来告訴他。他对家里的人說，这一天他有很紧急的事要到城外去一趟，并且对哈梅西暗示，这一天决不会有客人来臨，他走后，他可以把大門鎖起来。他还特別让他的女儿也听到他的話，完全相信她决不会不了解他的意思。

“来吧，亲爱的，让我先帮你把头发晾干了，”当她們从河里洗完澡回来的时候，賽娜佳对卡瑪娜說。

“今天有什么特別的事，我們必須赶忙嗎？”

“呆一会再告訴你；让我先給你把头发梳起来吧，”賽娜佳回答說，她立刻就动手給她梳头。头发辮了很久才辮完，一个花样非常复杂的发式梳成了。接着，卡瑪娜究竟应該穿什么衣服的問題又引起了热烈的爭論。

賽娜佳堅持要她穿一件顏色鮮艳的衣服，但卡瑪娜根本不能了解她这样做是什么意思。最后因不愿違背賽娜佳的意思，她終于同意了。

在吃完午飯以后，賽娜佳在她丈夫的耳边咕噥了几句，求他同意让她暂时离开一会。于是她就去邀卡瑪娜，要她和她一道到男人們住的房間里去坐一坐。

在过去，卡瑪娜从来也不覺得要她去找哈梅西是一件什么使她为难的事，因为从来也沒有人告訴过她这样做是不合祁俗的。哈梅西自己在一开头就打破了这种傳統的祁法，而她又从沒有过一个知心的同性朋友对她那种不合习俗的行为加以指責。但現在，她却怎么也不愿意接受賽娜佳的請求。她知道是什么东西使得賽娜佳有权去和她的丈夫接近。她并不感覺到她对她的丈夫也同样有那种权利，因此她不能好象要向哈梅西祈恩似地走到他面前去。

賽娜佳对卡瑪娜一再劝說也完全无效，于是她想，这姑娘一定認为自己先去找他有損自己的尊严；毫无問題，是那种驕傲的感情在那里作祟！他們两人已經分居了好几天了，但哈梅西从来也沒有找个借口进来看过他太太。

老太太已經关上門睡午覺去了，賽娜佳于是就去找比宾。"你去給哈梅西先生送个信，"她說，"告訴他卡瑪娜請他到她房里去。爹对这种事决不会在意，媽媽是不会知道的。"

比宾是一个极沉靜的不爱多管閑事的青年，对这类差事他可真沒有兴趣；但无論如何，他却也不愿意因为拒絕太太的請求弄得整个星期天不得安宁。

哈梅西正躺在外屋的一面地毯上，屈架着两只腿在那里閱讀"先鋒报"。他已經看完了那天报紙上的重要消息，因为沒有别的什么事可干，他隨便翻看着报紙上的广告栏；这时比宾却进

来了。哈梅西极高兴地站了起来。"請进来坐一坐，比宾先生，来，来！"虽然比宾并不是一个能和他十分談得来的朋友，但为了消磨掉在这陌生地方的一个无聊的下午，他能来陪他坐一坐仍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

但比宾却并沒有坐下，他只是站在那里搔着头皮。"她請你进去，"他說。

"誰？卡瑪娜？"

"是的。"

哈梅西不禁一惊。他虽曾决定将来一定讓卡瑪娜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事实上变成他的妻子，但目前这样被迫分居既使他可以暫緩一口气，他竟又欣然恢复了过去那种摇摆不定的心理状态。不錯，有时候他也曾兴奋地想到卡瑪娜真变成他的終身伴侶时他将如何快乐，但此刻他又該如何去打破这个僵局呢？最近以来，他和卡瑪娜的关系一直都是彆彆扭扭的，要一下改变这种情况自不是一件很簡单的事，他一时还想不出应該如何着手。这也正就是对于租房子的事他所以并不那么热心的原因。

听到比宾的話，他心里也以为卡瑪娜不过是要和他談一件什么正經事，但尽管他的冷靜的理智抱着这种看法，这召喚却使他的感情仍不禁頗有几分激动。他放下"先鋒报"，就跟在比宾的后面走了出去，在那令人昏昏欲睡的秋日的下午，在那除了蜜蜂的嗡嗡声外再沒有任何声音的宁靜的气氛中，他也不禁感受到了一个前往参加情人約会的人的心境。

比宾把他領到一个房間的門口后就轉身走开了。

賽娜佳走后，卡瑪娜以为她已經放弃了她的計划，前去陪伴自己的丈夫去了，她于是就坐在通向外屋的一个門的門坎上，凝望着花园里的景色。賽娜佳已經不自覚地逗起了卡瑪娜的情思。正和花园里一陣和风会使花枝上的綠叶顫动着发出低語一

样，卡瑪娜心中的一声叹息也时而使她的心弦离奇地跳动一陣，表現出一种无法述說的哀愁。

突然間，哈梅西走进房里来站在她的身后了，听到他低喚了一声"卡瑪娜！"她不禁惊愕地站了起来。她身上的血液立刻急速地在她的血管里奔流，过去在他的面前她虽然从来也沒有过羞怯的感覚，現在她却低着头，滿臉通紅，簡直不能抬起头来看他一眼了。

她現在穿着节日的服裝，再加上她那情竇初开的表情，在哈梅西看来，她似乎已另变了一个人。乍一看到她这种神情，他立刻目眩神搖，完全为她的美色所陶醉。他慢慢向她走过去，嗫嚅地犹豫了一陣，接着却极温和地对她說："是你叫人找我的嗎，卡瑪娜？"

他的話立刻使卡瑪娜不禁倒退了几步。"絕对沒有的事！我可沒叫人找你。我找你来干什么？"她以一种不必要的坚决的神情回答說。

"可是，如果你的确叫人找过我，这也并不是什么罪过呀，卡瑪娜，"

"我根本沒有叫人找你！"卡瑪娜气势更猛地重复着說。

"那么好啦，我現在是未奉邀請自已走来的。你总不会因为那样就毫不留情地把我赶走吧？"

"他們一定馬上会知道你到这里来过，那他們定会生气的。求你赶快走吧。我并沒有叫人找你。"

"那我知道了，"哈梅西拉着她的一只手說，"那么你到我的房間里去吧；我房里沒有任何其他的人。"

卡瑪娜渾身发着抖，掙脫了他的手就跑到隔壁房間去，把房門关上了。

哈梅西已完全明白了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毫无問題，一

定是这屋子里的那位太太想出的这么一套办法。他滿心懊恼地回到自己的房間里去，依然躺下来，拿起那份"先鋒报"，瞪着眼看着报上的广告栏。但实际他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各种混乱的思想、象被狂风催动着的云团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在他的脑子里浮过。

卡瑪娜已把房門关牢，賽娜佳来敲了一陣，也沒有人回答。她最后只得把手从窗格里伸进去拉开了門栓。但她一进去却惊奇地看到卡瑪娜正躺在地板上，两手蒙着臉在那里哭泣。賽娜佳完全不能了解究竟是什么事使得卡瑪娜忽然变成了这种样子，她只得彎下腰去坐在她的身边低声問道，"这是怎么啦，亲爱的？这是为什么呢？你为什么哭呀？"

"啊，你为什么叫人去找他呢？你这眞是太不对了！"

卡瑪娜自己，也几乎和任何一个局外人一样，完全說不上来她究竟为什么忽然这么伤心。許多日子来隐藏在她心中的悲哀，是沒有人理解的。

哈梅西走进她的房間里来的时候，她正在自己的心中盖起了一片空中楼閣，而且正剛剛盖好。如果他能够更溫和一些走进她所想象的那个幻境中去，也許一切都会很好。但因为他向她表示他是奉她的邀請来的，那空中楼閣立刻就全部倒塌下来。而假期中他想要把她幽禁在学校里的事以及在輪船上他对她的冷淡态度等等，却立刻全涌現在她的心头了。自愿来和她亲近是一回事，仅是因为别人叫他来他才来，那可完全是另一回事。还是从她来到加希波尔以后，她才了解到这两种情况有天远地隔的差别。

但这一点賽娜佳是絕对无法理解的。在哈梅西和卡瑪娜之間竟会眞有一个什么不能破除的障碍存在，那可是完全超出她的想象之外的事。

她好不容易才把卡瑪娜的头抱起来，让她躺在自己的膝蓋上，急切地对她說，"告訴我，亲爱的，是哈梅西先生責駡了你么？也許因为我丈夫去叫他，他生气了。你应該告訴他，这全是我的主意。"

"不，不，他根本沒有談那些！但你为什么要叫他来呢？"

"这全是我不对，"賽娜佳愧悔地說，"你一定得原諒我。"

卡瑪娜立刻坐起来，两手拥抱着賽娜佳的脖子。"你应該赶快去了，亲爱的，"她說，"比宾先生也許早等急了。"

在这个时候，哈梅西正无聊地拿着"先鋒报"任意翻閱着，最后，他終于丟下报紙站起身来了。"算了吧，"他对自己說；"我明天就到加尔各答去办理我自己的事。我愈这样迟迟不肯正式承認我和卡瑪娜的夫妻关系，就愈感到自己变得不成人了！"

第三十三章

哈梅西集中全部精力要尽快地解决他在加尔各答的一切事务，并且打定主意决不到卡魯托那那一带去。

他仍到达依柏拉的旧居住了下来。因为他每天办理正事所需要的时間是非常少的，二十四小时中大部分空閑的时候簡直長得使他感到可怕。过去的老朋友們，他不但不能去找，甚至还要随时注意，唯恐在街头和他們偶然碰上了。

但另一方面，回到这个老地方来，他发現自己的感情在不知不覺中又有了一种变化。在乡村那无比宁静的环境和辽闊的天地中，卡瑪娜的那种剛成年的少女的美对他有着极大的魔力，但現在来到这大城市里以后，那种魔力几乎已完全消失了。在达依柏拉的住宅里，哈梅西为图自娛，一再想在自己的心中喚起那

女孩子的形象，但他的想象却并不服从他的意志。另一方面，他一再发誓說，他从此决不再怀念汉娜丽妮了，但她的面容却又无日无夜始終鮮明地浮現在他的脑中。他必欲忘掉她的堅定的决心竟和他思念她的感情結成了堅固的同盟。

如果哈梅西眞是一个极有决断的人，他很可以及早迅速地料理淸这里的事务，回到加希波尔去；但由于他一向遇事因循的习性，任何一点极細小的事在他看来也似乎都严重得不得了。后来就連这些小事也終于办完了，有一天他决定第二天动身到阿拉哈巴德去，然后从那里再轉回到加希波尔。他那样堅决地控制住自己的感情，結果发現对他似乎也幷无任何好处。因此他想，在他离开加尔各答之前，偸偸到卡魯托那去看一看，当也不至有什么妨害。

这样决定之后，他就坐下来写一封信給汉娜丽妮。他把他和卡瑪娜的关系全部詳細地对她說明，幷且明确地告訴她，在他回到加希波尔以后，他就要把那个不幸的无依无靠的女孩子正式娶做他的妻子了。这是一封告别的信，在他和他从前的情人最后完全断絕关系之前，他要在这里把自己的一切情况对她完全講明白。

他把这信装在一个信封里，但在信里边和封皮上，他都沒有写下收信人的名字。因为过去他对汉娜丽妮身边的人总另眼看待，安那达先生家里的仆人們，他也只要有机会总尽量送給他們許多东西，給他們一些錢，哈梅西知道他們現在一定还会愿意帮他的忙的。他因此計划要在天剛黑的时候到汉娜丽妮住的地方去，看看能不能有机会在远处偸偸看她一眼；然后他就将把信交給她家里的一个仆人，囑托他假装无意地让汉娜丽妮看到这封信，这样一来，他們之間的关系也就算最后結束了。

黃昏以后，他带着一顆跳动的心，渾身顫抖着，拿着那封信

走到那已在他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記忆的街头来。但到那里以后，他却发現安那达先生家的大門是关上的，抬头向上看，屋子里的窗户也都用帘子遮住。房子里是一片漆黑，似乎一个人也沒有。

他开始敲門。敲了三四遍以后，才有一个仆人拉开門樻，把門打开了。

"你是撒克汉，对不对？"哈梅西說。

"是的，先生，我正是撒克汉。"

哈梅西："你家主人上什么地方去了？"

仆人："为要换换空气，他和我們小姐一同到西部去了。"

哈梅西："西部什么地方？"

仆人："我不知道。"

哈梅西："还有别人同他們一道嗎？"

仆人："納里納先生同他們一起。"

哈梅西："納里納先生是誰？"

仆人："我也不知道。"

哈梅西結果从撒克汉嘴里知道这納里納先生是一位年輕的紳士，很多日子以来都常常到安那达先生的家里来作客。虽然哈梅西自己对汉娜丽妮已經弃絕了一切希望，但对这位納里納先生他却不禁仍有一种极厌恶的感覺。

"小姐走的时候，身体还很好嗎？"他問。

"唔，沒問題，她身体好极了。"——仆人回答的語調非常肯定；他的意思原是为使哈梅西听了高兴，但天知道撒克汉的算計是多么錯誤！

"我很希望能上樓去看一看，"哈梅西說。

仆人举着一盞冒着烟的煤油灯領他上樓去。

哈梅西象一个鬼魂似的从一个房間走到另一个房間，有时

停下来在一張他极熟悉的椅子或沙发上坐一会。屋子里的家具、陈設，一切都和过去一样，所不同的，就是多了一个不知忽然从什么地方鉆出来的納里納先生！自然忌眞空，它不能允許眞空状态長期存在！那一扇大窗子还依然如旧，在那窗子前面，哈梅西曾和汉娜丽妮肩并肩站在一个秋天的落日的余暉下清楚地感覚到两顆心合着同样的拍子跳动。每一天，太阳下落的时候，它的光綫一定会照样照亮着这个房間。而現在却会另有一个人来代替哈梅西的位置，并将重新安排窗前的那两人并立的形象嗎？过去的一切会不会象一个幽灵一样，站在他們两人中間，对他們举起表示指責的手指，迫使他們彼此分开呢？尊严被損伤的感覚使得哈梅西的心片刻也不得宁静了。

第二天，他放弃了先去阿拉哈巴德的計划，直接坐車回到加希波尔去了。

第三十四章

哈梅西到加尔各答去了差不多整整一个月，对卡瑪娜这样一个年正青春的女孩子来說，一个月不能算是一个很短的时間，正象黎明的曙光一轉眼就会变成旭日的耀眼光芒一样，她的少女的情怀，并沒有經过慢慢覚醒的过程便已經象一朵花一样突然开放。要不是她和賽娜佳有那种亲密的关系，賽娜佳心中的爱情的光和热烘暖了她的心，因而加速了这种变化过程，那她这少女的情思还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会覚醒。

这期間，因为哈梅西一再延迟不归，賽娜佳又一再催促，大叔只得自己出去加紧給他們找房子，最后終于在恒河岸上，离城不远的地方租到了一所小平房。他并且已經多方努力給他們找

到了一部分決不可少的家具，僱定了几个仆人，使他們已可以单独居住了。

哈梅西經过長时期在外滞留回到加希波尔的时候，卡瑪娜終已有了自己的家，这一对年輕夫妇再不需要住在大叔家，依靠大叔的照顧了。

这所平房的四周，还有足够的空地可以闢成一个花园。在两排高大的西粟树之間是一条濃蔭遮蔽的小道。冬寒以后，河水已变得非常清淺。在房子和河流之間是一片沙灘，沙灘上錯杂地种植着麦子和西瓜。房子的南头，靠河那边，有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榕树，树根四周的地面还鋪上了石块。

这所房子已經荒廢多年了，房子里面和外面的空地都因为長期沒人收拾凌乱已极。花园是一片野草丛生的荒地，房子里到处是尘土和垃圾；但这些并沒有使卡瑪娜皺一下眉头。她因为眼看可以做到自己家里的女主人，心里是那样高兴，这里的一切在她看来都是美好无比的。她很快就决定了哪一个房間作什么用，花園里什么地方栽什么花，并且在和大叔商量过之后，已把房子四周的荒地丈量出来，预备挖掘。她亲自监督着工人修建好廚房里的炉灶，并按照实际需要重新改建了廚房旁边的貯藏室。她整天到晚打扫着、收拾着，似乎总有新的事件可以消耗掉她的精力。

家事操作，能使女性的誘人的美在各种极不同的形式下表現出来，而卡瑪娜如此熱心工作的情况更使哈梅西想到一个久經幽囚的鳥忽然逃出樊籠、在高空翱翔时的欢乐情状。她的光彩焕发的臉，和她进行工作时那种极端熟練的样子使他的心中充滿了驚奇和欢欣的感情。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她以一个女主人的姿态出現；她現在真好象是走进了自己的一个王国，某种庄严的气氛更增加她的美。

"你这是干什么，卡瑪娜？"他問道；"这样干下去，你会要累坏的！"

卡瑪娜暂放下手里的工作，滿臉含着快乐的微笑，望着哈梅西說，"不用你担心，我一点也不覺得累，"說完她又接着干她的工作，心里很高兴哈梅西对她所做的事已有所关怀。

充滿哈梅西心中的热爱的感情使得他又想到另一个和她說話的借口。"你已經吃过早飯嗎，卡瑪娜？"他問道。

"当然吃过了！我已經吃了几个鐘头了！"她回答說。

这件事哈梅西本知道得和她一样清楚，但他为了对她表示一点关心，仍禁不住这样問她；同时虽然这个問題实际并沒有任何意义，卡瑪娜听来也仍不无高兴的感覺。

为使談話不致中断，哈梅西接着又問："这么多事，你为什么老是一个人干呢，卡瑪娜？你最好分一点事让我做做。"

手艺高的工人都有一个缺点，他們总不大相信別人的能力，所以卡瑪娜也只是微笑着回答說，"算了吧，这不是男人干的事。"

"我們男人到是极有耐心的，"哈梅西說；"听到別人侮辱男性我們也总恭順地忍耐下去。如果我是一个女人，现在我們就該大吵一架了！还有，你不是也总要大叔帮你的忙嗎？为什么偏把我看得那么沒用？"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如果我看到你去打扫廚房里的煤烟，我一定会禁不住要大笑的！你最好离开这里吧。我馬上要弄得满屋子都是土了！"

哈梅西仍然无話找話地接着說："尘土是不認人的；它对待你和对待我不会有什么两样。"

"我是沒有办法不得不吃土，"卡瑪娜說；"你很可以躲开，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跟在这里受这个罪呢？"

因为怕外面的仆人們听到，哈梅西把自己的嗓子压得很低說，"我要分担你所承担的一切，工作也好，其他的事也好。"

这話使卡瑪娜的臉上不禁泛起了一片紅暈，她沒有回答他的話，却走出去对烏梅希大声喊叫着說：

"烏梅希，你最好再打一桶水来把这里澆一澆；你看这里的土够多厚。来，把扫把給我，"說完她就开始使勁地扫着地。

"你这是干什么，卡瑪娜？"哈梅西叫着說，看到她做这种低下的工作，心里很不安。

"得啦，哈梅西先生，"他身后忽然有一个声音說，"正当的操劳有什么不对的呢？你們这些受过英国教育的人总是一天到晚在那里講平等。如果你認为扫地是一种下賤的工作，那你們又为什么让你們的仆人干这种事呢？我沒有受过你們的那种教育，但如果你要問我，我的意見是：当我看到一个品德高尚的女人揮动着一把扫帚的时候，我感覺到那扫帚的每一部分都在我眼前閃着象太阳一样的光芒！（对卡瑪娜）我已經替你把外面的一片荒地差不多全收拾干淨了，亲爱的；現在你得告訴我花坛究竟砌在什么地方。"

"稍微等一会，大叔；我还沒把这一間屋子打扫干淨哩，"說完，卡瑪娜就又接着去做她自己的事。

这間房打扫干淨以后，她就把系在她腰里的面紗扯起来蒙住自己的头，跑出去和大叔仔細研究花坛究竟建在什么地方最好。

那一天很快就过去了，但那房子干淨的程度还不能达到卡瑪娜所要求的标准。長期荒廢所留下的脏污决不是一下可以清除干淨的；有些房間如果不再打扫一次、让它敞开晾晾风，显然还不能居住，因此哈梅西和卡瑪娜还必須在大叔的家里再住一夜，这实在是使哈梅西感到非常失望的一件事。整个那一天，他

一直都在盼望着在他們自己的这所小房子里度过第一个黄昏；他曾經一再想象着，当他在一盞油灯下把自己心里的話对她傾訴出來的时候，她不知將如何发出羞怯的微笑。然而再一延誤，又将是三四天，他实在不能不赶快到省律师公会报到去，因此第二天他只得动身到阿拉哈巴德去了。

第三十五章

一两天之后，大叔因为要去看看他的大女儿碧都，也跑到阿拉哈巴德去了。

在他走后的那天早晨，卡瑪娜邀請賽娜佳到她的新居去吃一餐飯，賽娜佳在侍候比宾吃完早飯，送他出門以后，就到卡瑪娜这边来了。

这两个朋友立刻开始工作，加上烏梅希的帮助，她們很快就在那株榕树下面把飯做好。早飯吃过之后，她們就在榕树下坐下来准备作竟日談。清凉的树蔭、柔和的阳光和河上的景色，在卡瑪娜看来，都正是可以让她們开怀暢談的最好的环境，她心中的沒來由的思念之情已变得象在她們头頂上飄动着的风筝一样的遙远，那些风筝在藍色的天空中已只能看見几星黑点了。

才不过下午三四点的时候，賽娜佳就起身要走了；她丈夫很快就要下班回来，所以她必須回去。

“你这套老习惯一天也不能打破嗎？”卡瑪娜問；但賽娜佳只是摸摸卡瑪娜的臉，微笑着搖了搖头。走的时候她告訴卡瑪娜在天黑以前一定回去。

卡瑪娜做完家里的活儿以后，太阳还很高。她拿一条头巾包着头，又坐在那株大榕树下，看着太阳慢慢在河那边的隄岸后

面落了下去，燃着晚霞的天空明晰地衬映着靠在河对岸的几条渔船的船桅。

烏梅希为要找一个談話的借口，跑过来对她說，"你很久都沒有吃檳榔了，媽媽，我在那边屋子里已經剝好了一些带过来了，"說着，他就递給她一包檳榔。

卡瑪娜这时才忽然注意到黑夜已經来临了，她立刻站起身来。

"卡克拉巴蒂大叔已經派車子来接你了，"烏梅希又說。

卡瑪娜又走进屋子里去，預备在离开之前，各处巡視一番。正房里修着一个英国式的火炉，到冬天的时候可以把它燒起来暖屋子，炉台上面現在放着一盏已点着的煤油灯。卡瑪娜走到炉台边放下那包檳榔，而当她正預备轉身再去巡視的时候，她忽然看到那包檳榔的紙上写有她的名字，那字是哈梅西的笔迹。

"这紙你从什么地方弄来的？"她問烏梅希。

"在先生臥房的角落里，我扫地的时候拾起来的。"

卡瑪娜拿起那一張紙来看着。这就是哈梅西向汉娜丽妮傾訴自己的情怀的那封信，他一向本来非常馬虎，大概他毫不經意就把它扔掉了。

她讀完了那封信。

"你为什么老站在那儿发楞？"烏梅希問道；"天已經黑了。"

屋子里安靜得連一根針掉在地上的声音都可以听得見，卡瑪娜的表情使烏梅希感到非常吃惊。"别这么吓唬我，媽媽。天已經很晚，我們得赶快走了，"他請求說；但她却仍一直站在那里不动，直到后来，大叔的一个仆人进来大声嚷嚷說車已經在外面等得很久了，他們才离开。

第三十六章

"你今天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嗎，亲爱的，"卡瑪娜回到大叔家里的时候，賽娜佳問她說："你头疼嗎？"

"不，我沒有什么不舒服；大叔为什么沒在？"

"媽媽要他到阿拉哈巴德看我姐姐去了；她已經病了好几天啦。"

"他什么时候回来？"

"他們說，他大概至少要一个禮拜才会回来。你这两天太累了，为收拾你那所房子，你一刻也不停。你簡直象是累坏了的样子。晚上早点吃点东西就去睡吧。"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卡瑪娜唯一可能采取的解决办法应該是把一切情况都告訴賽娜佳，和她商量一个主意，但她却覺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无論如何她也不能对賽娜佳或任何人講，她認为是她自己的丈夫的那个人，事实上根本不是她的丈夫。

卡瑪娜关起自己的房門来，在灯光下又把哈梅西的信重讀了一遍。

信里面既沒有收信人的名字，也沒有收信人的地址，但信的內容清楚地表明，这是写給一个女人的，这女人已經和哈梅西訂过婚，而因为他和卡瑪娜的关系，他們之間的婚約不得不解除了。同时，哈梅西在信里毫不隐諱地表示，他始終是一心一意地热爱着那个女人，只完全是由于那个不幸的卡瑪娜的关系，由于卡瑪娜的命运如此离奇地和他自己的命运糾結在一起了，他才不得不和她断絕关系。

卡瑪娜开始慢慢回忆着自从她第一次和哈梅西在沙灘上相遇，直到他們来到加希波尔以后整个这一段經过情形，过去她所

感到不可理解的事，現在已經完全了如指掌了。哈梅西一直都明白她不是他的妻子，但因为她始終毫不犹豫地認为他是她的丈夫，并且略无腼腆之色地准备和他終身相守，他因此便弄得苦惱万狀，不知道应該拿她怎样发付才好了。

羞耻的感覚象一把小刀子似的刺痛着她的心，回想起了过去的某些情景，她眞是恨不得有一个地縫可以鉆进去。这眞是她一生也不能忘記的一种羞辱；她永远也不会有办法洗去这个污点。

她使勁一下打开房門，走到屋子后面的花園里去。复蓋在她头頂上的冬夜的天空，象一个用黑色的大理石蓋成的拱門一样，冷漠得使人感到寒心。天上沒有一片云彩，地面也沒有一絲微风，只有几顆寒星在太空中閃閃发光。再加上花园前面的一排矮小的檬果树，这里更显得是一派阴森。在她的想象中，她看不出什么地方有一条可以让她逃出苦难的道路。她屈下身去在清冷的草地上坐了下来，痴呆得象一座石象似的，沒有洒一滴眼泪，也沒有发出一声叹息。

她完全忘記了时間的流逝；但慢慢刺骨的寒冷侵入她的心，使她渾身都战抖起来。最后当一弯冷月划破樱榴树那边的沉寂的黑暗的时候，卡瑪娜才慢慢站起来，走回自己的房間去，关上了房門。

第二天早晨，她一睁开眼就看到賽娜佳站在她的床边。卡瑪娜立刻就坐起来了，因为自己已睡到这样晚，覺得很不好意思。

“不要起来，亲爱的，”賽娜佳說，“你最好再睡一会儿；我想你一定是有些不舒服。你的臉色很不好，眼睛上都現出黑圈来了。亲爱的，快告訴我究竟是怎么回事，”賽娜佳說着就在她的床边坐下来，把卡瑪娜的头抱在自己的怀里。

卡瑪娜渾身抽搐着，現在是再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泪了。她把臉放在賽娜佳的肩上縱情地哭着，賽娜佳則只是紧紧地抱着她，明知道在这时任何安慰的言詞都是沒有用的。

最后卡瑪娜推开了紧抱着她的賽娜佳的手臂，擦擦眼泪，忽然开始大声笑起来。

"得，得，你也該哭够了，"賽娜佳說；"我从来也沒見过象你这样一个什么事都不肯对人說的女孩子；但你不要以为我完全不明白你心里的事；别把我看得那么傻！要不要我告訴你，你伤心的原因是什么？自从哈梅西先生到阿拉哈巴德去了以后，他一直一封信也沒有写給你，尽管由于你太自尊了，你从不肯对人談起这件事，但你心里却感到非常苦痛。不过你应該曉得，他在那边有很多事情要办，而且不要两三天就会回来了。出門的日子并不长，他如果找不到适当的机会給你写信，你也不应該在意。傻丫头！可是你也知道，亲爱的，虽然我現在这样劝告你，如果这事临在我头上，我也会和你一样难过的！作了女人，总免不了会为一些毫不相干的事痛哭流涕。哭够了，自己再笑一笑，你也立刻就忘掉了那些苦惱。"

过了一会儿，她又把卡瑪娜抱在怀里接着說："你現在覺得，你一辈子也不会原諒哈梅西先生了，对不对？你告訴我实話。"

"是的，的确是那样，"卡瑪娜說。

賽娜佳輕輕在她臉上拍了一下。"我想也是；当然你会有那种感覺！好吧，我們等着瞧吧。但現在可别眞为这件事伤心了。"

就在那天早晨，賽娜佳給她父亲写了一封信，寄到阿拉哈巴德去。"因为一直沒有收到哈梅西先生的信，"她写道，"卡瑪娜感到悲伤极了。他把这可怜的孩子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来，把她留在这里后自己却到处去跑，甚至連信都不給她写一封，那她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感覺，是誰都可以很容易想到的。他不能赶

快把他在阿拉哈巴德的事办完嗎？许多人也有很多事要办，但他們也并沒有說連写信的时間都沒有。”

大叔找到了哈梅西，把他女儿的信念了一段給他听，接着很严厉地責备了他几句。事实上，所以发生这种情况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哈梅西的心里根本沒有想到卡瑪娜，而是因为他愈想这件事，愈感到困惑。他所以迟迟不肯离开阿拉哈巴德，并不是由于他冷淡无情，而是由于他拿不定主意。現在在他正感到茫然无措的时候，却又来了賽娜佳的这封信。

信里的詞句清楚地表明，虽然卡瑪娜因为心怀疑惧不肯自己給他写信，但她的确是对他非常思念。哈梅西現在已經面临一个十字街头，他得立刻决定該走哪一条路了。給他指引方向的不应該只是他自己的快乐，同时还应該是卡瑪娜对他的爱。在那遙远的河岸边，上天不仅把他們两人的命运連結起来，同时也把他們两人的心連結在一起了。

他因此立刻拿起一支筆来，給卡瑪娜写了下面的一封信：

我的最亲爱的——

你不要以为我这样称呼你，不过是为了遵照一般写信的格式，卡瑪娜。你要不真正是这个世界上我所最爱的人，我将决不会用这几个字来称呼你。如果你心里还有任何怀疑——如果我曾經刺伤过你的感情，那就让我这出自衷心的“我的最亲爱的”这个称呼打破你心中的怀疑，永远消除你被刺伤的感情上的痛苦吧！

这些話还有什么可說的呢？我过去的許多行为当然一定使你感到苦痛万分。如果你的心要就那些事来控訴我，我永远也沒有任何办法洗脫自己的罪名。我現在只能重复地对你說，你是我的最亲爱的，我对任何人也沒有象对你一样热爱。这几句話也許完全不能掩飾我过去行为中的种种过失，但这实在是我現在所能提出的唯一的辯护。所以，卡瑪娜，我这样称你为“我

的最亲爱的”，一方面是为了完全涂抹掉我們的充满怀疑的过去，一方面是为給我們未来的爱情奠定基础。請你相信我，我所日思夜梦的只有你，沒有任何別的人，你的确是“我的最亲爱的”。如果你能够坚信这一点，一切疑惧不安就会立刻完全消除了。

說完这些之后，我眞想問問你，你是不是也眞地爱我，但那个問題我不敢問。我自己的爱使我想到了这个問題，但我絲毫也不怀疑这个問題有一天一定会得到解答的。那时我們將完全用不着依靠有声的言詞来說明，两顆脉脉相通的心自会有无言的默契；我对你的爱已使我敢于这样相信了。我不是在这里大言不慚地說我如何配接受你的爱情，但我感覚到我对你的崇拜总不会完全落空的。

我自己也完全感覚到，这封信显得非常矯揉造作，因为这个緣故，我眞想立刻把它撕掉；然而，現在要我写一封眞正能表示我的感情的信，似乎是还不可能的。信件究竟是一种必須两个人互相交換的东西。在两人开始通信以前写第一封信的人总不大能够忠实地把自己的感情表达出来。在我們两人的心眞正完全相通的时候，我一定能够写給你一些眞正有信的意味的信的。一間房子的前后两个門必須同时打开，风才可以很自由地从那間房子里吹过。

卡瑪娜，我的最亲爱的，什么时候我才能够找到可以进入到你的心深处去的門呢？

一切自然会慢慢达到一个必然达到的結果，匆忙只会反而发生相反的作用。在你收到这封信后的第一个早晨，我就会回到加希波尔来了。我請求你，当我到达的时候，让我在我們的新房子里見到你。很久以来，我們一直就沒有一个自己的家，这种生活我已經不能再忍受了。現在我終于有一个希望可以跨进我們自己的家的大門，带着无限的欢欣看到我自己的家的主妇了。那时將等于是我們举行了第二次“吉瞻礼”。

你还記得我們在颶後的沙灘上，在月夜之中第一次相見的

情景嗎？——那时复蓋着我們的头頂的沒有任何房屋，而只是一片辽闊的天空，那时也沒有我們自己的父母或亲戚在一旁监礼。

那情景我現在回想起来簡直象一个梦一样的縹緲。因此我現在急切地盼望，我們能够在清新而宁靜的早晨的阳光下，在有四壁环繞的現实生活的环境中，再行一次"吉臘礼。"以我們自己的家門为背景的你的那温柔的笑臉，將永远銘刻在我的心中。那是我現在急欲想要看到的一幅图画。我的最亲爱的，我現在是正站在你的心的門外乞怜；請千万不要舉着手把我赶开！你的对你怀着无限热爱的

哈梅西

第三十七章

"你今天不上那边新房子里去了嗎？"第二天賽娜佳为想打破卡瑪娜的忧郁的心境，特意这样問她。

"不去啦，那边已經再沒有什么事情要做的了。"

賽娜佳："所有的房間都安置好了嗎？"

卡瑪娜："是的，那边已沒有我什么事了。"

賽娜佳出去了一下立刻又跑回来。"如果我給你一样东西，你拿什么謝我？"她問。

"我沒有什么东西可以謝你，大姐，"卡瑪娜說。

賽娜佳："真的沒有嗎？"

卡瑪娜："真的什么东西都沒有。"

賽娜佳在她臉上擰了一下。"是的，我明白！你要把你所有的东西全送給另一个人，你說是不是？你瞧瞧这是什么？"她从她的衣兜里拿出来一封信。

一看到信皮上是哈梅西的笔迹，卡瑪娜的臉立刻变白了，她几乎准备轉过身去走开。

“算了吧，”賽娜佳說，“你要表現你那股傲勁，也該表現得够了。別再来那一套了吧。我知道你心里是恨不得把这封信一把夺过去，但你要不对我讲几句好話，我怎么也不会給你的。我倒看看你能这么憋多久。”

正在这时，烏米嘴里大叫着“姨！姨！”冲进屋子里来了，她拿一根繩子拖着一个肥皂盒。

卡瑪娜一把抱起她来就朝外走，一边使劲在她的臉上狂吻着。烏米因为沒有来得及拿着她的玩具，立刻大声号叫起来，但卡瑪娜却完全不理。她把那孩子抱到自己的房間里去，尽量用一些哄孩子的話去安慰她。

賽娜佳跟在后面叫着說，“我算弄不过你；这一次算是你贏了！我不忍心再和你鬧下去了。来，卡瑪娜！把信拿去吧。我以后决不再对你这么殘忍了！”

她把信丟在床上，从卡瑪娜手里夺过烏米来，就抱着她走了。

卡瑪娜拿起那封信来反复看着封套外面的字，然后就拆开它預备閱讀，但她才剛剛看了最前面的几行，立刻就气得滿臉通紅地把它丟开。过了一会，她抑止住滿心厌恶的感情，重新又拿起信来，把它讀完了。

信里的內容她是不是完全理解，別人也无从知道。她只感到她手里拿着的那封信似乎是一件什么非常脏的东西，因此她很快又把它拋开了。这等于是向她建議，要她为一个并不是她的丈夫的人安置下一个家！所有一切情况哈梅西是完全知道的，而直到現在他才給她这样一封等于当面侮辱她的信。在他們来到加希波尔以后，她的确对他怀着很深的感情，难道他以为她所

以这样，不是因为她相信他是她的丈夫，而是因为他是哈梅西嗎？哈梅西所作的結論是完全沒有根据的，他現在是因为怜悯一个无家可归的不幸的女孩子，就給她写了这么一封爱情信。但她現在——或将来任何时候——又将如何去打消他依据她的行为所作出的錯誤的推断呢？虽然自从她出世以来，她从来也沒有做过半件損害别人的事，而現在她却将一生蒙着这种无法洗去的羞辱，抱恨終身了。忽然間，“家”这个概念对她变成了一个凶恶的、張口要把她吞噬下去的大怪物，她只恨自己一时想不出办法来逃开。仅在两天以前，她也决想不到，哈梅西一下竟会对她变得象一个恶魔一样可怕。

她的沉思終于被站在門外的烏梅希的一声咳嗽打断了。因为仍沒有听到卡瑪娜說話的声音，他低低叫了一声，“媽媽！”

卡瑪娜走到門口来，烏梅希抓抓自己的头皮說，“媽媽，賽都先生家里，因为女儿出嫁，从加尔各答請了一个剧团来了。”

“那好吧，烏梅希，你也去瞧瞧热鬧吧。”

烏梅希：“明天早晨我給你掐一点什么花送来？”

卡瑪娜：“先别管掐花的事吧。”

当他正要走开的时候，卡瑪娜又在后面叫住了他。“等一等，烏梅希，你既然要去看戏，这里有五个卢比你拿去带在身边吧。”

烏梅希不禁頗为奇怪；看那种戏是并不需要花錢买門票的。

“你要我在城里替你买些什么东西嗎，媽媽？”他問。

卡瑪娜：“不，我什么东西都不要。你带着这錢好了，等你碰到什么东西想买的时候再用吧。”

烏梅希莫名其妙地又預备走开的时候，卡瑪娜又叫住了他。“你穿着这样一身衣服去看戏，叫别人看見成什么样子？”她問。

烏梅希从来也沒有想到过，在穿衣服的問題上，别人会对他

有什么要求，也更不会想到，他在这方面有什么缺点，别人还会有什么议論。虽然只穿着一件胸衣，此外什么衣服也沒有，显得很不雅相，他自己却从来一点也沒在意，因此听到卡瑪娜提出这样一个問題，他只是咧着嘴笑了一笑。

"来，把这个拿去穿上吧，"

卡瑪娜把自己身上的衣服扯下两件来扔給烏梅希。这种衣服只是長条的布，男人女人全可以穿，只在折叠的方法上有些不同。那衣服上有很寬的花边，烏梅希拿到那衣服真感到高兴极了。他伏在卡瑪娜的脚边笨拙地行了一个礼，然后就拿起衣服来走了，这时他百般努力也抑制不住自己的笑声。

他走以后，卡瑪娜擦去了噙在自己眼中的眼泪，靜靜地在一面窗子前面站立下来。

"你不能把你的信給我看看嗎，亲爱的卡瑪娜？"賽娜佳一边走进屋子里来一边說。因为她自己是什么話都告訴卡瑪娜的，所以她敢于向她提出这样一个請求。

"信在那里，大姐，你去看吧，"卡瑪娜指着放在地板上的那封信說。

"她的气还沒有消哩，"賽娜佳心里想，多少感到一些奇怪。她終于拿起那封信来看了一遍，这的确也是一封充滿热情的信，但丈夫給妻子写信会写成这个样子，也真是够奇怪了！这倒是写得很不錯的一篇作文！"你丈夫平常写小說嗎，亲爱的？"她問道。

尽管卡瑪娜早已感到头脑昏昏然，她仍覺"丈夫"两个字实在听来非常刺耳。"我不知道，"她回答說。

"可是，你今天还到新房子那边去嗎？"

卡瑪娜点了点头。

"我原可以和你一道上那边去呆一天，但你知道，亲爱的，納

尔辛先生家今天迎亲，我一定得去；所以最好是讓媽媽同你一道去吧。"

"哦不，用不着麻煩你媽媽啦！"卡瑪娜大声說；"那边有用人。"

賽娜佳笑了一笑。"啊，用不着那么緊張，誰也知道你有烏梅希那么一个得力的家臣。"

这时烏米拿到了一支鉛笔，正忙着一边到处乱画，一边滿口嗚嗚呀呀地叫着，表示她正在"高声唸书。"賽娜佳一把抱起她来，打断了她的学习，她立刻大哭大叫起来，直到卡瑪娜对她說："跟我来吧，我給你一件非常好的玩艺儿，"烏米才略为安靜了一些。

卡瑪娜把她抱进她的房間里面去，讓她坐在床上，同她一道玩儿着，直到她完全忘記了剛才的事。后来她問她要她說的那件玩艺儿的时候，卡瑪娜就从箱子里拿出来了一对很小的金手鐲。这是烏米从来也沒有見到过的最漂亮的玩艺儿，她一时真是高兴极了。当"姨"把手鐲給她戴上的时候，她高兴得举起两只小胳膊来乱晃，接着就跳跳蹦蹦地跑出去讓她媽媽看。

賽娜佳立刻从孩子的手上取下那手鐲来，要把它还給卡瑪娜。"你这是叫干什么，卡瑪娜？"她大声叫着說。"你把它戴在她手上干嘛呢？"

"我把那鐲子送給烏米了，"卡瑪娜說，一面走到她身边来；而烏米这时因为媽媽夺去了她的东西，大声哭叫着，把房子都要震塌了。

"你瘋了嗎？"賽娜佳嚷嚷着說。

"大姐，我看你敢硬把它退还我不敢！你可以把它毁了替她打一个項圈。"

"我发誓从来也沒見到过你这样的人！"賽娜佳說着就举起

两臂来拥抱着卡瑪娜。

“我今天也許要和你告别了，大姐，”卡瑪娜接着說，“我在这里一直都非常快乐，我一生也沒有这样快乐过，”她說着眼泪止不住从她的臉上流了下来。

赛娜佳也覺得自己忍不住要哭了。“不要那么說，卡瑪娜，好象你一去就不再来了似的。我不相信你在这里眞感到快乐。現在你有了自己的房子，那情况当然更不同了，在你自己的家里你才会有眞正的快乐。我們短不了常来看你，我就怕到那时等我們一轉身你也許就会說，‘謝天謝地，他們到底走了！’”

在卡瑪娜准备上新房子里去，向赛娜佳告别的时候，赛娜佳說：“我明天中午的时候过来看你，”但卡瑪娜旣沒有表示贊同，也沒表示反对。

她走到那所平房的时候，看到烏梅希还在那里。“怎么，你还在这儿！”她叫着說。“我以为你已經看戏去了。”

“我本来准备去的，但旣然你要到这里来——”

卡瑪娜：“你不用管我；你去看你的戏吧。这儿还有彼襄哩。你快去吧，要不就太晚了。”

烏梅希：“戏一会儿还不开演哩。”

卡瑪娜：“那也沒有关系。結婚的人家有很多好玩的玩艺儿；你快赶去都見識見識吧。”对这种事，烏梅希当然并不需要等别人給他多少鼓励，他馬上准备走了，但这时卡瑪娜却又叫住他說：“你听着，如果大叔来了你一定——”說到这里，她忽感到心煩意乱竟不知該怎么說好了。烏梅希張着一張大嘴望着她。略停了一会儿，她又接着說，“記住，大叔永远是你的最好的朋友。如果你缺少什么东西，你提着我的名字去向他要，他一定会給你的。但你記住千万别忘了替我向他問好。”

“好，”烏梅希答应了一声就走开了，他完全不明白，她吩咐

他这么一段話究竟是什么意思。

“你到哪里去，太太？”那天午后，彼襄看到卡瑪娜走出去的时候問她說。

“我到恒河边上去洗个澡。”

“要我陪你一道去嗎？”

“不，你就在家里看房子吧，”她給了他一个卢比，也沒說出为什么，就向着河那边走去了。

第三十八章

有一天中午，安那达先生到楼上去找汉娜丽妮，預备和她在一起吃午茶。他跑到楼上起坐室和她的臥房里去找，她都沒有在，而看門的又告訴他，她并沒有出去。

略带着几分不安的心情，他爬上了屋頂的阳台。放眼望去，只看到无数的屋頂一排接一排在不甚鮮明的冬天的阳光下閃着光。微风无一定方向地一陣一陣吹着。汉娜丽妮这时却坐在梯棚边的阴影下独自在那里出神。

安那达先生爬上阳台以后，就在她的身后站立下来，但她完全沒有注意到他的来临。最后，他輕輕走到她的身边把手扶在她肩上的时候，她不禁一惊抬起头来，脸色也不知为什么忽然变紅了。她这时立刻預备站起身来，但他却已經在她的身边坐下了。停了一会儿，他深深叹了一口气。“啊，汉娜，要是你媽媽现在还活着，那一切就一定要好得多了！我对你可是完全无能为力！”

老人的悲慘的声音使汉娜丽妮立刻从痴呆状态中惊醒过来，她抬起头来看着她父亲的脸。啊，她在那里看到的却是无限

的热爱、同情和痛苦！几天以来，他的臉部表情已完全改变了。是她的老父亲一直承当着向她头上襲来的风暴的主流；他一直都竭尽努力要想减輕他女儿的痛苦；而当他发現各种安慰她的办法都完全无效的时候，他就想到了她的母亲，就从他充滿热爱的心的深处发出了这种无可奈何的呼号——一刹那間汉娜丽妮已完全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切。于是良心的遣責使她頓感到一陣悲痛，并使她暫时抛开了自己的苦惱。很久以来在她看来不过只是一个梦境的世界現在却似乎忽然又有了現实的意义，一时間她只感到羞愧得无地自容了。对往事的回忆一直象一个糾結不清的罗网裹住了她，而現在她是坚决要撕碎那个罗网，把它拋到一边去了。

"你今天覺得怎么样，爹？"她問道。

她又关心到他的健康情况了！在过去的几天中，安那达先生早已完全忘記，一个人的健康情况还可以作为談話的資料。

"我覺得怎么样？我的身体并沒有什么不好啊，亲爱的！我所忧愁的只是看到你的臉色近几天是越来越坏了。我这样一个强健的老头子是什么事都經受得起的，但我实在担心象你这样一个年輕的孩子如何忍受得住那么沉重的打击！"說着，他輕輕在她的肩上拍了几下。

"我說，爹，"汉娜丽妮說，"媽媽死的时候我已經有多大了？"

"你才只不过三岁，剛剛开始学說話。我还記得很清楚你那时問我，'媽媽上哪儿去了？'我就对你說，'她上她爹那里去了，'——你媽媽的父亲死的时候你还沒有出生，当然你从来也沒有見到过他。你完全不了解我的話的意思，但你一句話也再沒有說，只是站在那里睜着眼望着我。接着你又牽着我的手，把我拉到你媽的房間里去。你以为虽然房間里是空的，从那里我总也一定可以对她的去向摸到一点綫索的。你只想到你爹什么

事都能干，但你还不明白，碰到生和死的問題，你的老爹完全和一个初生嬰儿一样无知，一样无能为力。现在你已經看出我是如何毫无能耐了！上天給了你父亲一顆热爱你的心，却并沒有同时託他有解除你的苦痛的能力，”說完他就举起手来撫摸着她女儿的头頂。

汉娜丽妮把她父亲的顫动着的滿是皺紋的手拉过来，放在自已的手中輕輕撫摸着。“媽媽的样子，我一点也記不起来了，”她說。“我只記得，她常常在中午的时候躺在床上，拿着一本书讀着；我不喜欢她看书，所以常常总想从她手里把书夺过来，”就这样，他們于是又一次談讲起了过去的一些事。汉娜不停地問她父亲許多問題，問到她母亲的外表和她的种种习慣，也問到那时他們家的生活情形；她父亲自然总尽量一个問題一个問題地回答她。在他們談着話的时候，太阳已經落了下去，天空已变成了一片古銅色。这个大城市到处是一片嘈杂喧嚣之声，而这屋頂上的一小时安靜的談話却使父亲和女儿，使这个老人和这个年輕姑娘彼此之間的热爱更进一步加深了。日光已經完全消失，柔和的露滴已經象眼泪一样洒到他們身上了，他們还迟迟不肯离去。

忽然間，樓梯边傳来了卓健德拉的脚步声。切切私語的談話声立刻終止，两个人都站起来了。

“近来汉娜似乎决定只在屋頂上見客了，”卓健德拉說，眼神游移不定地望着他們两人的臉。

目前事态发展的情况使卓健德拉感到非常不安。自己家里，无日无夜始終只看到一片忧郁气象，使他簡直覺得无法忍耐；而另一方面他又极不愿意出門，因为不論他跑到一个朋友或一个熟人家里去坐一会儿，他都一定得向人解釋一通汉娜丽妮的婚事为什么会中变的詳細經过。

"汉娜丽妮实在做得太过了一些，"遇到那种場合，他只得对人說，"这都是让女孩子們讀英国小說讀出来的。汉娜丽妮的意思是，既然哈梅西抛弃了她，她就必然应該难过得心都碎了才对；所以她現在是正拿出全副的力量来，在到处炫耀她的破碎的心。其实对一个常爱讀小說的年輕姑娘来說，这正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让她可以表現出哪怕在失恋的时候她也仍是如何坚强！"

"是我为了和汉娜安靜地談几句話特别挑选了这个地方，"安那达先生連忙解釋說。他的意思是为了保护他的女儿，不让她受到卓健德拉的无情的嘲弄，但他沒想到他的話也可以被解釋为是他为了和汉娜談話特别把她拖到阳台上来了。

"在茶桌边不是照样可以談話嗎？"卓健德拉大声嚷嚷說。"你这完全是在鼓励汉娜耍她的那一套傻把戏，爹。这样下去你們是預备把我赶出这間屋子了事。"

"你还沒有吃过茶嗎，爹？"汉娜丽妮极不安地問。

卓健德拉："茶并不象詩人的灵感；它不会自己从夕阳閃耀的天空中流下来。你們要老坐在屋顶上这个角落里，茶杯里决不会自己長出茶来！这难道还用我說嗎！"

为安撫汉娜丽妮的心，安那达先生急急地插嘴說，"我已經决定今天不吃茶。"

卓健德拉："怎么啦，爹，你准备作一个彻头彻尾的苦行僧了嗎？那我却怎么办呢？我可不能靠吃空气活着哩。"

安那达："哦不，这也不是什么苦行主义的問題。我昨天夜晚睡得很不好，所以我想試試略为禁禁口看是否会好些。"

說实在話，以往在他和汉娜丽妮談話的时候，他脑子里总时常会浮現出斟得很满的一杯熱茶的形象来，但今天却的确并沒有这种情形。因为今天汉娜丽妮好容易終于恢复了正常的心

情，她父亲和她在这僻静的屋顶上已开始了一种真正亲密的談話，彼此的了解也达到了过去从未达到过的深度，那时要移动一下地方就可能会产生极坏的結果，可能会象吓跑受惊的鹿一样，惊散了正預备露头的心深处的思想；因此今天安那达先生一直都竭力抗拒了茶壶的召喚。

汉娜丽妮并不相信她父亲真要改变自己向日的习惯，用节飲來医治自己的失眠症。"來吧，爹，你一定得去吃点茶，"她大声說，安那达先生立刻完全忘記了他对失眠症的恐惧，匆忙地跟着她走了。

一走进屋子，他不禁一惊，因为他发現阿克謝早已在屋子里坐着；汉娜不过才剛剛恢复了正常状态，如果一看到阿克謝就很可能又会旧态复萌。然而这时他已无法挽救这个局面了，因为汉娜丽妮已經跟在他的后面走进了屋子。阿克謝立刻站起身來了。

"可是，卓健，我最好还是走吧，"他說；而这时，出乎一切人的意料之外，汉娜丽妮却接口說："那是为什么，阿克謝先生？什么事那么忙呢？先喝一杯茶再走吧。"

阿克謝仍然坐了下來。"你們沒來的时候我已經喝了两三杯了。如果你一定逼着我喝，我倒也还可以再喝上两杯。"

汉娜丽妮笑了一笑。"必須我們逼你，你才肯喝，这倒是过去从來沒有过的事。"

"一点不錯，"阿克謝說，"我从來也不会那么傻，人家好意給我好东西，我却偏要拒絕。"

"更要紧的，当你自己提出要求的时候，希望好东西不要拒絕你！要有一个牧师这样为你祝福，那恐怕是再好不过了吧？"卓健德拉說。

安那达先生茶桌边的談話，經过長时期的間歇后，現在又开

始活跃起来了。汉娜丽妮的笑声一向是很文静的，但今天却有时竟会压住了别人的談話声。她对她的父亲开玩笑說："阿克謝先生对自己的健康情况已完全忘怀了，爹。他虽然好些天沒有吃你的丸药，身体却仍然好得很。要是那丸药眞有什么效用，他这几天至少也該有点头痛啊。"

卓健德拉："人們常說一个人对不起自己所吃的盐。他眞是对不起他的丸药！"

安那达极开心地笑了。他家里的人現在又开始拿他和他的丸药来开玩笑，这在他看来是表示和睦融洽的气象又将出現了，他心头的一块石头立刻完全落下。

"我明白你們是存的什么主意，"他說，"你們是要动摇他的信念。他是我的丸药服食队里仅剩的一个人了，而你們現在却又想改变他对我的忠心了。"

"那个您不用害怕，安那达先生，"阿克謝說，"他們永远也改变不了阿克謝的忠心的。"

卓健德拉："怎么，难道阿克謝象一張假卢比票嗎？你要想去变换它，結果就只会是自找麻煩！"接着是从安那达先生的茶桌边响起一陣欢笑声，冲散了天空的行云。

要不是因为汉娜丽妮說她要去梳头，这茶話会一定还会延續很长一段时間。她走后，阿克謝想起自己还和别人有个約会，也就站起身走了。

"爹，这事决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卓健德拉說，这时屋子里只剩下他和他父亲两人了；"我們必須让汉娜尽快結婚。"

安那达先生惊愕地瞪着眼望着他。

"关于她和哈梅西的解除婚約的事，"卓健德拉接着說，"外面閑言閑語很多。我不能老象这样匹馬单枪地战斗下去了。如果我可以把整个事情的眞相对人講明白，动手的事我才不在乎

唧，但因为汉娜的关系，我一句話也不能隨便說，弄到現在我只好閉上嘴去和別人干。你知道，前不几天，我还和阿克希尔大鬧了一回。他有很多話实在講得太豈有此理了。如果我們能让她赶快結婚，那些閑言閑語自然就会平息，我也就不必再象天下无敌的勇士一样，捲起袖子来到处去向人挑战了。我堅决地請求你不要把这件事再拖延下去了。”

安那达：“可你要她和誰結婚啊，卓健？”

卓健德拉：“現在只有一个人可以。在发生了那件事之后，外面已有那么多閑話，要想再另找一个人是很困难的。現在我們能找到的就只有阿克謝；而且他这个人我們要想把他拋开还不很容易。告訴他吃一粒丸药，他就会吃一粒丸药。吩咐他立刻結婚，他也就会立刻結婚。”

安那达：“你瘋了嗎，卓健？你想汉娜会同意和阿克謝結婚嗎？”

卓健德拉：“只要你不从中作梗，我有办法得到她的同意。”

“不能，卓健，不能，”他父亲大声叫着說，“我不能听你去逼迫汉娜；你只会使她感到恐惧，逼得她发瘋的。先让她安靜几天吧。可怜的孩子，她剛剛受到那样一次难堪的打击，沒有必要馬上要她結婚。”

“我并不打算去逼迫她；我一定尽一切努力对她溫和，好好地同她講道理。难道你認为我只会吵架，就不会安靜地和她談一談嗎？”

卓健德拉这个人是从来不会坐失良机的。汉娜麗妮剛一梳完头，走出自己的臥室来，他就迎上去对她說，“汉娜，我有几句話要和你談談。”

一听到他这話，汉娜的心就扑通地跳了几下。她慢慢跟在他后面走进起坐間去，靜立着等待他开口。

"你注意到爹的臉色近来已变得多么难看嗎?"他問她。

汉娜丽妮沒有回答,但她面部的表情却已透露出了她心中的不安。

卓健德拉:"你听我說,如果我們不想出个办法来,他眞会病倒的。"

他的声調已明白表示出:父亲健康情况的好坏是应該完全由她負責的。汉娜丽妮只是低着头,用手揉搓着自己的衣边。

"过去的事已經过去了,"卓健德拉接着說;"你越是为过去的事悔恨,我們就越覺得受到了更大的屈辱。如果要使爹的心眞正得到安宁,你就必須让已經过去的那一件不幸的事完全湮沒,不容它留下絲毫的痕迹,"他两眼望着他妹妹的臉靜等着回答。

"你不用担心我会同爹再談起那件事,让他心里不安,"汉娜丽妮回答說,完全誤解了他的意思。

卓健德拉:"我知道你不会,但仅是那样,还决不能压住众人的嘴。"

"那我可有什么办法呢?"汉娜丽妮問道。

卓健:"要平息那些閑話只有一个办法。"

汉娜丽妮这时已明白了卓健德拉的意思,她因此連忙回答說,"如果让爹現在到北边去旅行一趟,换换空气,那不是很好嗎?我們可以到那里去住上个三四个月,等我們回来的时候,那些閑言閑語也自然就平息了。"

"那还不是一个治本的办法。你必須让爹相信你心里已沒有任何煩惱了。不能做到这一点,他心上的創伤就仍然会发痛,他也就决不可能恢复他从前原有的心境。"

汉娜丽妮的眼中立刻噙滿了眼泪,她匆忙地用手把它擦去。

"那你究竟要我怎么办呢?"她問道。

"我知道我这話你是很不爱听的,但如果你眞愿意使所有的

人都能过着快乐的日子，你就必須立刻結婚。”

汉娜丽妮簡直是惊呆了。

卓健德拉极不耐煩地接着說：“你們这些姑娘們就专門爱小題大作。这种事过去不知已經有多少人遇到过。許多女人都曾在婚姻問題上遭到过困难，而結果她們安安靜靜地另找一个人一結婚，也就什么事都沒有了。不然的話，小說里所写的那些玩艺儿要眞会經常在人家里发生，那大家也就不用活着了。你也許可以毫不害羞地象演戏一样，在人前說上一通什么：‘我要永远和所有的人断絕关系，永远居住在屋頂上以天上的星辰为伴；我要用我的心作为一个神坛去供奉那个下流騙子的形象’；但我們这些人可眞要羞死了。找上一个規規矩矩的人結了婚，赶快結束你这一套可笑的戏文吧。”

汉娜丽妮完全明白如果自己的行为眞会被看成是在人前扮演戏文，那該是多么可笑的一件事，所以卓健德拉譏刺她的話眞象一把刀子一样扎伤了她的心。

“我什么时候說过，我要弃絕人世，永远也不再結婚嗎？”

“如果你并沒有那个意思，那你就赶快結婚吧。当然如果你說除非有一个近似神灵的人，你就决不能爱他，那你还是去謹守着你的独身事业吧。在这个世界上，我們能遇到的如意的事是并不多的。我們旣活着作人就必須迁就我們所处的实际环境，凡事忍耐些。”

“你为什么对我講这些話？”汉娜丽妮一时頗覚难堪，不禁大声嚷嚷說。“我什么时候和你談过什么爱情問題嗎？”

卓健德拉：“我承認你从沒有談过，但有很多情况是凭眼睛可以看得出来的。有时，你为了某种荒唐的或极不公正的理由，就会对某些好心为你的朋友表示厌弃，毫不犹豫地暴露出自己眞正的感情来。你必須承認，在你所有的朋友中，只有一个人，

不管别人說你好还是說你坏，不管你处在順境还是逆境中，他总始終忠心于你；因为这个緣故，我一直都对他怀着极大的尊敬。如果你真需要找一个丈夫，你当然知道什么人才真会为了你的幸福甘愿牺牲自己生命。但如果你一定要演你的这一套戏文——”

汉娜丽妮立刻站起身来。“請你不要这样对我講話。如果爹命令我嫁給誰，我一定遵从他的意思。等我不肯听他的吩咐的时候，你再来和我談什么戏文不戏文这一套話吧！”

卓健德拉立刻把声調緩和下来。“汉娜，亲爱的，你千万不要生我的气。你知道我心里一煩，說話就常常沒边儿，有些話連想都沒想就随口說出来了。我們兄妹俩原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我知道你素来深明大义，也很爱爹的。”說完他就跑出去找他的父亲。

安那达这时正坐在自己的房間里，想着卓健德拉一定正在威逼他的妹妹，心里感到很不安，而在他正預备要前去打断他們的談話的时候，卓健德拉却进来了。他静等着看他的儿子怎么講。

“爹，汉娜已經同意結婚了，”卓健德拉开口說。“你也許以为我曾多方逼迫她才得到她的同意，事实上我并沒有那样作。現在如果你肯明确地告訴她，要她和阿克謝結婚，她一定不会反对了。”

“要我去告訴她？”

“是的；你当然不能希望她自己自愿地跑来問你，‘我可以嫁給阿克謝嗎？’如果你覺得不好当面和她講，你可以派我去轉达你的意思。”

“那可決不可以！”安那达先生立刻大叫着說。“有什么話要說，我自己自会对她說去；但你为什么要这么忙？我認为我們应

該稍为等几天再看情况。”

“不行，爹；如果再等待下去，一定又会出什么麻煩的。我們实在不能再这样拖延下去了。”

卓健德拉如果打定主意要做一件事，家里任何人都常会感到拿他沒有办法；他会說什么也不放开手，因此，連安那达心里有时都还惧他三分。

“好吧，我回头去对她說吧，”他說，意思想且把这个問題暫时擱开再說。

“現在就是最好不过的一个机会，爹，”卓健德拉說；“她正坐在那里等你。最好想法今天就把这件事說定了。”

“嗯，你就在这儿等着我，卓健，我一个人和她談去。”

“那也好吧，你回头还到这里来找我好了。”

安那达先生发現起坐間里完全漆黑。有一个人匆忙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一个带哭的声音迟疑了一会儿之后說，“灯灭了，爹。我要不要喊用人再把它点起来？”但安那达完全明白灯所以灭掉决不是一件偶然事。

“沒有关系，亲爱的，”他說，“我們不需要灯；”他慢慢摸索着走到他女儿身边的一張椅子上坐了下来。

“你太不当心自己的身体了，爹，”汉娜丽妮說。

“那也不是完全沒有原因的，亲爱的。我的身体很好，实在也用不着照顧。倒是你，的确应該好好照顧自己的身体。”

“你們全都这样說，爹，”汉娜丽妮暴躁地說。“这实在太沒道理了。說实在話，我哪一样事沒有听从你們的意思！爹根据什么說我不注意自己的健康呢？如果你要我吃一种什么药，那你只要告訴我就行了。在你的面前，我还从来沒有說过一个‘不’字，爹，不是嗎？”接着是比剛才更响的一陣哽咽啜泣声。

“从沒有，亲爱的，从来沒有，”安那达連声叫着說，他現在唯

一关心的事是使她心安。"无論什么事，你从来不等我吩咐就自已做了。我心里想的事你都全知道，好象媽媽熟悉孩子的心思一样；你常常做的許多事都是我想要你做可还沒有說出口来的。如果一个作父亲的衷心的祝福真会有什么作用的話，那你一定会一生都过着幸福的日子。"

"你不愿我老和你在一起嗎，爹？"

安那达："当然愿意。"

汉娜："我可以——至少等到卓健結婚以后——一直和你住在一起嗎？我要不在这里，有誰来照顾你呢？"

"照顾我？那你倒不用管，亲爱的。我可不能为了照顾我把你留下。"

"屋子里太黑了，爹；我得去拿个灯来，"說着，她就到隔壁屋子里拿来一盞油灯。"最近几天，大家心里都乱得很，好几个晚上我都沒有給你讀报了，我現在来給你念一点，好嗎？"

安那达站起来說，"很好，亲爱的；但你先等一等；我一会儿回来的时候你再念吧，"說完他就又回到卓健德拉那边去。他原預备对他說："那件事今天沒法提；我們最好等过天再說吧"；但听到卓健德拉一叫喊，"怎么样，爹？結婚的事你和她談了嗎？"他却連忙回答說，"对，我已經和她談了；"他怕不这么說卓健德拉又会要責駡汉娜蘭妮一頓。

"她当然同意了？"

"是的，在某种意义上說，"

"好，我去告訴阿克謝，"卓健德拉大声說。

"不，不，現在千万还不要对阿克謝提起！"他父亲連忙拦住說。"你知道，卓健，如果你这样急躁，一定会把事情弄糟的。你現在最好对任何人都还不要讲；一切等我們到北方去一趟回来之后再作最后决定。"

卓健德拉一句話也再沒有說就走开了。他拿起一条圍巾向脖子上一繞，就一溜烟向阿克謝的家里跑去。到那里以后，他发現他的朋友正埋头讀着一本用英文写的簿記学。卓健德拉把那本书一把推到一边去。“現在先別看那个；我們且来商定一下你結婚的日子。”

“啊，天哪！”阿克謝大叫了一声。

第三十九章

第二天早晨，汉娜丽妮很早就起身来去看她父亲。她在臥室里找到了安那达先生；他那时正坐在窗子后面的一把躺椅上，在那里靜靜地沉思。

房間里家具很少，只有一張牀和一个衣橱。一面墙上挂着一个极大的鏡框，里面嵌着汉娜丽妮已死去的媽媽的一張已毁色的相片，对面墙上挂着她織的一件羊毛衣。衣橱里装着她的一些装飾品和她生前用的一些东西，那些东西自她死后就一直放在那里。

汉娜丽妮站在她父亲的身后，好象是为要給他拔去灰色的头发，輕輕地撫摸着他的头。

“爹，”她說，“要是今天早晨我們能早一点吃茶，我就到你的房間里来坐，你再給我講講我們家从前的那些老古話。你不知道我多么爱听那些故事。”

安那达先生一向就很能理解女儿的心思，他立刻就明白她說那話不过是希望赶快把早茶吃完了事。阿克謝一会儿就会在茶桌边露面，汉娜为了避开他，希望能够尽快躲到她父亲的臥房里来。

女儿的这种精神状态真使他感到悲痛万分：她已經变得象一只惊弓之鳥了。

走下楼来，他发現水还沒有开，于是認为这是仆人的过失，就对那个倒霉的仆人大发脾气。仆人分辯說，他怎么知道今天他会这么早就要吃茶哩，也完全无用。安那达先生对用人們本早有成見，現在更借这个机会大声嚷嚷，說現在的用人們都不肯安分了，說他的仆人都还得要人侍候，每天得有人把他們从甜睡中叫醒才行。

开水很快就送来了。安那达先生一向喝茶总是慢条斯理地細細品着，喝一口要嗒嗒嘴唇細尝一尝，还要和他的女儿閑談几句，但今天他却显出十分匆忙的样子大口大口往喉嚨里灌。

"你有什么事急着要出去嗎，爹？"汉娜丽妮奇怪地問。

"哦沒有！天气这么冷，我愿意一气把这茶喝完；热茶能够发汗，这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她父亲回答說；但汗还沒有发出来，卓健德拉却早进来了，阿克謝紧跟在他的身后。

阿克謝今天已經特别打扮了一番；手里揮动着一根銀柄手杖，胸前挂着一条非常漂亮的表鏈；左手里还拿着一个棕色紙包。他不在他一向坐的地方坐下，却拖过一張椅子来坐在汉娜丽妮的身边，同时咧开嘴笑了一笑說，"你們的鐘今天好象太快了一点儿。"

汉娜丽妮既沒有对他轉过臉去，也沒有意思預备回答他的話。

"汉娜，亲爱的，我們上楼去吧，"安那达先生說，"我們得把我冬天的衣服拿出来，放在太阳里晒一晒了。"

"你沒有必要这么匆忙，爹，"卓健德拉生气地說，"太阳一下不会跑掉的。汉娜，你不給阿克謝倒一杯茶嗎？我也要一杯，但你知道，我們总得先敬客人！"

阿克謝大笑着轉过臉来望着汉娜丽妮。"你曾經見到过如此偉大的自我犧牲精神嗎？他眞称得上是菲利浦·錫德尼爵士[1]了！"

对于阿克謝的这些玩笑話，汉娜丽妮連理也沒有理，她倒出两杯茶来，遞一杯給卓健德拉，把另一杯推到阿克謝的面前，然后就抬起头望着她父亲。

"如果再等一会儿，屋頂上就会热得沒法上去了，"安那达先生說。"走吧，汉娜，我們最好現在就上去吧。"

"啊，先别管那些衣服吧！"卓健德拉大叫着說，"阿克謝是来——"

安那达先生現在眞是怒不可遏了。"你們两个人簡直是有意在欺負我們！别人精神上正感到非常痛苦，你們沒有权利这么威逼她，要她听从你們的意思。一連好几天我都忍耐着沒有講什么，現在可眞叫我实在不能再忍耐了。汉娜，亲爱的，以后我們两人就在樓上吃茶。"

他意思要把汉娜拉出去，但她却打断他的話安詳地說，"先别忙，爹。你还沒有喝完茶哩。阿克謝先生，我可以問問你那个神秘的小包里面包的是什么东西嗎？"

"你不仅可以問，而且可以自己去揭露这个秘密，"阿克謝遞給她那个紙包。

汉娜拆开封皮，看到里面包的是一本羊皮封面的田尼生詩集。她好象忽然一惊似地望着它，臉色立刻变白了。不久以前，她曾經收到过和这完全相同的一份礼物。現在在樓上一个屜子里她还珍藏着一本連裝訂都和这完全一样的田尼生詩集，这事

---

[1] 菲利浦·錫德尼爵士，英国十六世紀作家。据云他曾有一次在战場受伤，渴极思水，后有人送少量水来，錫德尼見身旁有一受伤士兵，当即以水相贈，并对他說："你对水的需要比我更大。"后世因以其名为慷慨之代称。

是誰都不知道的。

卓健德拉微微笑了一笑。"秘密还沒有完全揭露出來哩，"他打开那本书，讓他妹妹看到前面的内封頁；那里写着："贈給斯瑞瑪蒂·汉娜丽妮，以略表阿克謝的一点敬意"几个字。

汉娜丽妮把臉一沉立刻丢下书轉过身去。"走吧，爹，"她說，父亲和女儿立刻就走出了那个房間。

卓健德拉气得两眼里火星直冒。"在这屋子里我是一分鐘也不能再呆下去了！"他大嚷大叫地說。"我馬上离开这里，不論到什么地方找一个小学教員的位置去混我自己的生活！"

"你用不着为这事这么生气，伙計，"阿克謝說。"我早跟你說过，我認为你一定弄錯了。你一再坚持，我也只得順从了你的意思，但現在我已完全相信汉娜丽妮是永远也不会对我有好感的。你最好从此断掉这个念头吧。如果我們想把这件事情办好，首先我們必須使她能够完全忘掉哈梅西。"

"这話当然很对，但我們应該怎么进行呢？"

"啊，我們不必假定世界上只有我这么一个年輕的男人可以和她結婚。当然如果你是你的妹妹，那事情也就很好办，我的祖先們也就不必日夜忧心地計算着，看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一个老婆了。在目前，情况既然是这样，我們眞正需要的是一个能够适合她的胃口的求婚的人——一个决不能叫她一看到就要跑开去晾衣服的人！"

卓健德拉："我們不能跑到店舖里去定購一个新郎啊。"

阿克謝："你眞是太容易洩气了。虽然我們主要的目的不过是为給汉娜丽妮找到一个丈夫，如果你过于急躁，事情就决不会有好結果。在时机还沒有成熟以前，你决不能提出婚姻問題，要不然，两方面都会被吓跑了。你必須讓他們的友情慢慢成熟，然后等有适当的机会再提出結婚的事。"

卓健德拉:“我承認你的主意很对,但你告訴我他的名字叫什么。”

阿克謝:“你跟他很不熟,但你曾見到过他——納里納克夏大夫。”

卓健德拉:“納里納克夏!”

阿克謝:“你好象很吃惊似的!是的,梵社里有些人对他的閑話很多,但你用不着管那个。我相信,你也決不会因为那个緣故,就让这么合适的一个可以抓到手的人从你手里滑出去。”

卓健德拉:“我只要能把一个合适的人抓到手,其他的事我就全不愁了!但你認为納里納克夏一定会同意嗎?”

阿克謝:“我沒有說如果你今天忽然跑去向他提亲,他就会同意;但时間自然会創造奇迹!你完全听我的吧,卓健。納里納克夏明天要作一次演講。你带汉娜丽妮去听。那家伙可真是一个了不得的演說家。沒有什么比辯才更能引起女人的兴趣了。可怜的女人,她們完全不明白一个能听話的丈夫,比一个能說話的丈夫,不知要强多少倍!”

卓健德拉:“可你听我說,你必須把納里納克夏的历史先給我講一講;我得把他的情况弄得更清楚一些。”

阿克謝:“好吧,卓健,我可以把他的历史告訴你,但如果你听到他有什么缺点,千万别过分在意。在我看来,有一点小缺点倒并不是什么坏事;一件沒有缺点的貨物价錢可能很貴,但有一点缺点,我們不要花很多的錢就可以把它买下来了。”

納里納克夏的历史,根据阿克謝所講的,可以簡单地归納成下面的几段話:

他父亲拉依巴拉布是法瑞德波的一个小地主。三十岁的时候,拉依巴拉布就参加了梵社。但他的妻子却拒絕接受她丈夫的新的宗教信仰,堅决独自去搞她自己的一套,并随时要維持她

自己的宗教信仰方面的純洁性。拉依巴拉布自然对他太太的这种态度甚有反感。他們的儿子納里納克夏，因为具有很高的宗教熱忱和出色的辯才，年紀很輕的时候就混进了梵社的圈子。他参加了本省的医疗工作队，經常过着孟加拉省政府职員的那种四处巡行的生活。他每到一个地方总能博得許多人的讚揚，大家都認为他行为正当，工作能力强，宗教热忱也很高。

但后来，却忽然来了个青天霹靂。拉依巴拉布这时年紀已很老了，但他忽然决心要和一个他早就認識的寡妇結婚，別人无論怎么說也不能改变他的主意。有人反对时，他总回答說："我的这个太太，因为和我宗教信仰不同，根本就不能算我的眞正的配偶；現在有一个女人，在素日言行和宗教信仰方面，在思想和情感方面，都和我完全一致，我要是不和她結婚，那根本就是一个錯誤。"

不顧許多人联合起来一致反对，拉依巴拉布仍堅决按照印度教的仪式和那个寡妇結了婚。

納里納克夏的母亲于是决定离开她的丈夫，自己搬迁到貝拿勒斯去。那时納里納克夏自己虽已在潤波耳开业做医生，他立即放下了自己的行业，对他媽媽說，他要陪她一道到那圣城去住。

"我的孩子，"老太太滿眼含着泪說，"我們两人的宗教思想不同。你为什么要去尋找这不必要的苦惱呢？"

"完全沒有什么不同的地方，"納里納克夏回答說，父亲的不义在他媽媽心上留下的創痛使他始終感到不安，他决心要竭尽一切努力以求得她的幸福。因此他就随同她一道搬到貝拿勒斯去了。搬来后不久，她曾經問过他是否准备結婚。

納里納克夏当时显出了很为难的样子。"我为什么要結婚呢，媽媽？"他問。"我現在这样就很好。"

媽媽凭自己的直覺想到了他所以犹豫的原因。抛弃掉他原来所属的那个宗教团体对他已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了，他現在决不准备更进一步去和一个在梵社圈子以外的女人去結婚。

唯恐他的婚姻会因为她的緣故受到梗阻，她因此就回答說，"我的亲爱的孩子，你决不能因为我的緣故抱独身主义。你愿意和什么人結婚都可以；决不要担心我会反对。"

納里納克夏在对这事想了一两天之后，就明白地表示了他的意見。

"媽媽，"他說，"我一定要替你找一个能合你心意的儿媳妇，她必須是一个很孝顺的小姑娘，和你相处在一起决不能有什么不和睦的地方，她的一切行为、态度也决不能給你招来苦惱"；他于是就跑到孟加拉去寻找机緣。

至于以后的情形，大家的說法不尽一致。有人說他曾跑到某一个乡村去和一个无父无母的女孩子結过婚，但那女孩子結婚不久就死去了；另外一些人又对这种說法表示怀疑。阿克謝自己則相信他曾經准备結婚，但在事到临头的时候又改变了主意。

不管情形怎样吧，阿克謝認为他們如果提出这件婚事，納里納克夏的母亲一定不会反对，事实上如果他真能和一个他自己感到称心如意的女孩子結婚，她就一定只会感到高兴。象汉娜丽妮这样美丽动人的一个姑娘，自然也不是很容易找到的；另一方面，以汉娜丽妮的温柔的天性，她一定会对她的婆婆怀着适当的尊敬并尽可能避免对她有任何冒犯。只要和汉娜相处短短一个时間，納里納克夏就一定会認为她具有他所要求的一切条件。

因此阿克謝的建議是尽快地让这两个年輕人認識。

第四十章

阿克謝一走，卓健德拉就跑上楼去。他在起坐間里看到安那达先生和汉娜丽妮正坐在一起閑談。安那达一見到他儿子，多少显得有点不好意思。他很后悔剛才在茶桌边一时控制不住自己，对他发了一陣脾气；因此他这时反以异乎寻常的亲切态度招呼着卓健德拉。

"来吧，卓健德拉，来坐下，孩子！"

"你听我說，爹，"卓健德拉說，"你和汉娜丽妮好象总也不預备出門了。成天呆在家里对你們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

"是啊，是啊，"安那达回答說，"我們一向就不大出門。現在要找个什么理由把汉娜丽妮带出去那可更不容易了。"

"得啦，爹，"汉娜丽妮插嘴說，"你可不能尽怪我。你知道，不論你們要到什么地方去我总愿意奉陪。"

他們的主意其实很不合她的口味，但这女孩子現在只急于要向他們表示，她决不会因为內心的悲伤就准备从此守在屋子里不出門了。她要让他們相信她对外界的一切都极有兴趣。

"吶，爹，"卓健德拉說，"明天有一个演讲会；你最好带汉娜去听听。"

安那达知道汉娜丽妮一向就非常討厌热鬧的群众集会，他因此先不回答，却轉过头去看他女儿的臉色。

"演讲会！"她勉强装出极感兴趣的样子大声說。"主讲的人是誰？"

卓健德拉："納里納克夏大夫。"

安那达："納里納克夏！"

卓健德拉："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演說家，而且他有一段非

常令人敬佩的历史。那一种克己的态度！那一种热忱！这种人真是在一百万人中也难得遇到一个，”而其实仅在两个鐘头以前，卓健德拉除开模模糊糊地听到一些傳聞之外，对納里納克夏的事根本一无所知！

“好啊，爹，”汉娜丽妮表示非常高兴的样子說，“我們一定得去听听这位大賢人的演講。”

汉娜丽妮极表热心的那副神情，安那达实在并不相信；但他也仍感到某种安慰。就让汉娜丽妮心里并不乐意而是完全出于勉强，只要她肯常出去和外界接触，和其他的女孩子們来往，也一定能使她尽快恢复常态。常和跟自己年岁相近的人来往无疑是医治心病的最好的办法。

“好吧，”他对卓健德拉說，“你明天把我們带到会場上去，还要注意别让我們去得太晚了；現在你且就你所知道的說說納里納克夏的情况。講到他的事，許多人的說法很不一样。”

卓健德拉于是开始長篇大論地責駡某些专爱造謠生事的人。

“那些过激的宗教家，”他說，“相信在他們出生的时候上天就賦給他們一种权利，让他們可以隨便誹謗和汚蔑同教的人。沒有誰比这些吃教飯的人更为殘酷无情，更为恶毒的了！”卓健德拉簡直是越說越气了。

“我完全同意；我完全同意，”安那达連連点头說。“經常談論别人的短处只会使一个人心胸狭窄，使一个人变得非常多疑，非常无聊。”

“嗨，爹！”卓健德拉大声叫着說，“你这話是在譏誚我嗎？你知道我并不象那些虔信宗教的人；我責駡某些人同时也贊揚某些人。对誰有意見的时候，我隨时可以当面和他講，必要时拿我的拳头做后盾！”

"别胡說了，卓健，"安那达連忙回答說；"当然我并沒有說你。到現在我自然已經完全了解你了！"

卓健德拉接着就开始講述納里納克夏的情况，談話中尽可能对他加以裝点。

"完全是为了使他的媽媽得到幸福，"他最后結論說，"納里納克夏才犧牲了自己本能上的一些要求跑到貝拿勒斯去住；而你的那些朋友們，爹，却不放松一切机会編出許多故事来污蔑他。我个人，对他的那种行为实在感到无限欽佩。你覺得怎么样，汉娜？"

"我同意你的意見，"汉娜丽妮說。

"我知道汉娜对他的那种举动一定会表示贊同的，"卓健德拉又接着說。"我絲毫也不怀疑，在情况必要的时候，她为了使她的父亲快乐也一定会表現出同样的自我犧牲精神。"

安那达带着无限的爱怜看了他女儿一眼。汉娜的臉立刻变得緋紅，她不知如何是好地低下头去。

第四十一章

安那达先生和汉娜丽妮听完演講回来，已經是下午四五点了。

"啊，这个演講听得眞过癮，"老先生在茶桌边坐下的时候說。

但此外他再沒有发表什么評論；他腦子里正在想着許多事情，連汉娜丽妮在吃完茶后是什么时候溜上楼去了，他都沒有注意到。

演講的人——就是那个納里納克夏——样子非常年輕，站

在讲台上簡直象一个孩子。他虽然已經达到成熟的年龄，但他仍保持着童稚的嬌嫩的面容。同时他眉宇間还好象透出一股发自心灵深处的神秘的庄严之气。

他講演的題目是一个“失”字。主要的意思是，一个人如果不有所失，就不能眞正有所得。不劳而获的东西算不得眞正的收获；只有自己付出代价取得的东西才眞正属于自己所有。眼看着自己的有形的财产落到别人手里去当然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但事实上人的灵魂，在失去某种东西的同时，便已取得了把失去的东西，外加上利息，收回的权利。

如果在我們遭受到某种損失的时候，我們能够俯首合掌大声宣告說，“这是上天所賜与的一件礼物——这礼物是弃絕的能力、是悲愁、是我的眼泪，”那么一件极細微的东西就立刻有了极深刻的意义，一个暫时的現象就变成了永恒的存在，原来只不过是我們日常生活所需的一件东西現在却变成了我們的宗教信仰的一部分，永远被貯藏在我們的心灵神庙的宝庫中了。

他的那些話使汉娜丽妮极为感动。她这时神思恍惚地靜坐在屋頂上星光閃閃的天幕下，心情非常激动，大地和天空似乎都已不象她过去所想象的那么空虛了。

卓健德拉在听完演讲回来的路上，曾对阿克謝說：

“沒錯儿，你想到的这个人眞是再合适沒有了！可他眞是一个道地的神秘主义者！他所讲的那些話有一大半我全莫名其妙。”

“必須先診断出病源来，然后才能按病人的情况对症下药，”阿克謝回答說。“汉娜丽妮因为受到哈梅西的欺騙感到痛苦，那就必須用一个神秘主义者来喚醒她，把她从痛苦中拉出来。这一点，象你和我这样的头脑簡单的人是办不到的。在那家伙正混吹的时候，你注意到她的臉色嗎？”

卓健德拉："我当然注意到了。很显然，她对他那一套非常欣賞；可是我們也并不能說，因为她欣賞那个演講，她就一定会愿意和那个演講的人結婚啦。"

阿克謝："如果那个演講由你或我来作，她一定不会那么感动。苦行主义对于女人有极大的吸引力，你知道。迦梨陀娑就曾經在他的詩里面描写过，烏摩如何为了一个苦行主义者損伤自己的身体的事。我告訴你，卓健，如果你找任何一个别人来，汉娜丽妮就一定要拿他去和哈梅西相比，比的結果总会是哈梅西占上风。现在納里納克夏这个人既根本不同于一般常人——誰也就不会想到拿他去和别人比較。另一方面，如果你引她去見別的一个什么年輕的男人，她会立刻猜出你的动机，心里馬上就有反感。而現在如果你能找到一个借口把納里納克夏弄到这里来介紹給她認識，她就不可能有任何怀疑。然后从尊敬和欽佩慢慢轉到訂婚上去，那就是順水推舟的事了。"

卓健德拉："耍手腕的事我可不会；我只懂得直来直去；同时我必須說，我对那家伙的印象可并不怎么好。"

阿克謝："你又来了，卓健，如果你在这件事里放进你自己的成見，那一切都不会有任何結果的。你不能希望一切事都能完全适合你的口味。除非我們能够想法使汉娜丽妮把哈梅西完全忘掉，我們的計划就永远也不可能得到成功。你切不要以为你可以使用暴力达到那个目的。如果你要想达到你所希望的結果，你就必須完完全全听我的主意。"

卓健德拉："主要的問題是，我覺得納里納克夏这家伙有点太神秘了。和这种人打交道，我心里先就不舒服。这情况可能等于是'逃脫油鍋炸，挨了炉火燒。'"

阿克謝："可是，老朋友，如果你自不小心因而燒了自己的手，那是你自己的錯誤。你近来簡直弄得有点草木皆兵了。关

于哈梅西的問題，你們从一开始就完全抱着盲目信任的态度，你們把哈梅西想得可好了——他决不可能騙人的，他是自散卡拉加瑞亚以后最偉大的一个哲学家，他是近百年来最有天才的作家等等。至于我个人，我从来都不喜欢哈梅西；活了这么大，象他那样整天嚷嚷着最崇高的理想的人，我可見多了。但是我始終也不敢講一句話：我怕你們一定会想，象我这样一个卑微的、一无能为的人，如果去批評象他那样的一个天才，那除了是出于嫉妒心理还会有什么别的原因哩。我敢說你現在大概也完全明白了，这些超人你只能站在老远的地方崇拜他們；如果要让自己的姊妹和他們訂婚那可不是一件十分妥当的事。現在且让我們言归正傳吧。你必須記住印度的一句古老的格言，'一根針頂出一根針，'我現在作的这个建議实在是我們目前可能采取的唯一的办法，你用不着再挑剔了。"

卓健德拉："你听我說，阿克謝，就让你說破嘴唇皮，我也决不相信你是第一个看透哈梅西的眞面目的人。事实上，你对他有成見，他的一切行为在你看来全都不对劲儿，所以你也不必竭力想让我相信你有什么高人一等的智慧。現在我可告訴你，如果你想进行什么阴謀計划，你自己单枪匹馬去搞吧。别希望我給你什么帮助。对于納里納克夏这个人我完全不感兴趣，这件事說到这儿就算完結了。"

当卓健德拉和阿克謝一同走进安那达的屋子里去的时候，汉娜丽妮已从另外一个門溜出去了。

"我們从街上走过来的时候，她一定在窗口先看見了，"阿克謝想道。他微笑着在安那达先生身边坐下来，一边拿起茶壺来自己倒茶，一边对安那达先生說，"納里納克夏的話句句都能打动人的心，原因是他的每一句話都是从他的心里說出来的。"

"他的确是个很有才能的人，"安那达先生說。

"才能！"阿克謝大声叫道，"岂只是有才能！說实在的，他是人世間少有的一位最大的圣哲！"

卓健德拉尽管和他同謀，他仍禁不住喊叫道，"我求求你别談什么圣人哲人了吧！但愿上天永远也别让我們見到你的那些圣哲！"然而，只在昨天卓健德拉就曾把納里納克夏的高貴的性格捧得比天还高，并且認为凡誹謗他的都是些心地惡毒、专門造謠生事的人！

"得啦，卓健德拉，"他父亲說，"你可不应該講这种話。就我个人說，我可愿意相信外表显得很規矩的人，心地也一定很純正。我的判断可能会錯誤，但毫无疑問，那总比經常怀疑那些被人視为圣哲的人好，也只有这样，我还可以希望保持我可能有的一点賢明的声望。

"納里納克夏所講的那一番意思完全是前人从沒有說过的。他所講的都是他自己精神生活的实际經历，我听来觉得都很新鮮，而且对我很有启发。在伪善者的手中从不可能看到真貨色。正象一个化学家决不能拿别的原料制作出一块真金来一样，靠偷襲来的材料，你决沒办法拼湊成象納里納克夏那样的一篇演說。我倒很想自己去見見他，向他表示一点敬意，"

"我所耽心的，是他的健康情况經受不起这种長期耗竭神思的生活，"阿克謝叹息着說。

"怎么，他的体质很不好嗎？"安那达先生惊問道。

"他对这个問題太不在意了。整天禱告，研究經文，对自己的身体他簡直是絲毫也不注意。"

"要那样，那他可是太不对了，"安那达說；"我們沒有权利輕視自己的身体；我們的身体并不是我們自己創造出来的。如果我有机会，我一定能使他的身体立刻恢复健康。一个人要保持身体健康，其实只要遵从几条簡单的規則就行了，其中第一条

是——”

这时卓健德拉实在再也忍耐不住了。“这全是些不相干的話，爹！納里納克夏先生的身体实在已好得不能再好了。今天下午見到他的时候，我还在想圣洁的生活一定頗有益于身体的健康，我自己还很想学学他的榜样哩！”

“我也不知道，卓健德拉，”安那达接着說；“我想阿克謝說的話也可能是真的。我們的那些偉大的人物大多数都在很年輕的时候便死去了。他們为要对自己的国家有所供献，就完全忽略了自己的健康。这实在是很不对的。你知道，卓健德拉，我認为你对納里納克夏先生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他的确有他一套值得推崇的东西。我們应該劝告他好好照顧自己的身体才对。”

“您听啦，”阿克謝說，“我一定想法把他領到这里来让他和您見面；我想如果您和他严肃地談一談这个問題，那对他一定会有好处的。我現在更記起来了，在我考試的时候，您让我吃的那种青菜汁，那真是一种具有惊人效用的补品。对于一个脑力工作者，它有出人意外的提神壮气的作用。只要能让納里納克夏先生在您的左右——”

卓健德拉怒不可遏地一跳脚站了起来。“阿克謝，你簡直要把我气瘋了！你这些話全叫作胡說八道。我实在不要听了，”說完，他就跑到外面屋子里去。

第四十二章

在汉娜丽妮的事件发展到最严重的阶段以前，安那达先生的身体实际是非常好的，但他却經常要服食西医和本国医生給他开下的許多莫名其妙的騙人的药方。但自那以后，他对吃药

就完全沒有兴趣了。当他肉体上的病痛只完全是从他的想象中产生出来的时候，他覺得这种病痛正是他家很好的一种談話資料；而現在，他的健康情况眞正受到了影响，他反倒从来也不談起此事了。

安那达由于过度疲劳躺在一張椅子上睡着了。汉娜丽妮听到卓健德拉上樓梯的脚步声，就放下手中的針綫活，匆忙地跑到門口去，預备告訴她哥哥不要打扰了父亲的睡眠。但完全出她意料之外，她看到他竟把納里納克夏領到家里来了！她立刻預备躲到另一个房間里去，但卓健德拉却止住了她。

“汉娜！”他叫住她說，“我把納里納克夏先生請到我們家来了。让我来給你們介紹介紹。”

納里納克夏走近她的身边向她深深鞠了一躬。他虽然并沒有抬头看汉娜一眼，但她却痴痴地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了。

这时安那达先生正好已經醒来，在叫喚他的女儿。汉娜于是又回到屋里去低声告訴他“納里納克夏先生”来了。

卓健德拉把客人一領进屋子里来，安那达先生立刻就忙着站起来迎接。

“蒙你大駕光临，”他大声叫着說，“我們眞感到万分荣幸。汉娜，亲爱的，不要走开；就在这里坐坐吧。納里納克夏先生，这是我的女儿汉娜。她和我前天曾去听过你的演講，我們眞覺得你講得太好了。你的話里面有一点——就是关于我們已經眞正得到的东西决不会失去以及沒有完全得到的东西实际就是一种損失那一点——在我听来眞是一个极偉大的眞理。你說不是嗎，汉娜？这一点我們必須在失去一样屬我們所有的东西的时候，才能眞正体会到。那时我們才知道那东西是否眞正屬于我們所有。我現在对你有一个請求，納里納先生。如果你能够常上我們家来談談，我們将認为那对我們是一种莫大的恩惠。平

常我們是很少出門的。你无論什么时候来都一定可以在这間屋子里找到我的女儿和我。”

納里納克夏在回答之前，先抬头对汉娜丽妮的神情紧張的臉看了一眼：

“在講台上我用了許多生僻的字，我想您也許会覚得我是在那里裝模作样、冒充学者。其实，不过是因为那些学生一定逼着我去作一次演講——我一向遇到有人因什么事对我强求，我总覺得很难拒絕——我想这样一来准可以使他們以后不会再对我提出这种要求了！那些青年人已毫不隐諱地表示，我所講的話有十分之三他們都完全不懂。你也在那里的，卓健先生，你不要以为，看到你不时对你的表祈教的那种眼神，我能够完全无动于衷！”

“你用不着拿我当回事，”卓健德拉說；“如果我不能理解你的講演，那是我自己的智力有問題。”

安娜达：“而且事实上，卓健，有許多問題是只有达到某种年岁的人才能理解的。”

納里納克夏：“是的，更有某种年岁的人，他根本不需要了解一切事情。”

安娜达：“說到这里，納里納先生，有一个問題我倒想跟你提一提。造物主把象你这样的人派遣到人世間来，是要你担負一定的責任的，所以你决不应該輕視自己的身体。有能力帮助人的人們必須經常記住，自己决不可以胡乱浪費掉自己的資本，不然的話，他們就会慢慢失去帮助人的能力了。”

納里納克夏：“我想在您和我相处得更久一些之后，您就会发現我对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决沒有絲毫輕視的意思。我生到世界上来以后，一直是完全依靠别人对我的恩惠和施舍生活着。許多的人費尽了不少力气养育我、照顧我，才使我的身心慢慢趋

于成熟。如果我还对任何东西表示輕視，那我实在未免太无理、太狂妄了。任何人都沒有权利破坏他自己沒有能力建造的东西。”

安那达：“对极了，对极了。你在你的演講里也曾講过意思和这相近的話。”

卓健德拉：“对不起，我得出去一下；我和一个朋友有一个約会，但請你們照样談下去吧。”

納里納克夏：“在你走以前，卓健先生，我一定得請求你原諒我。我可以向你保証，我决不是一个专爱在别人面前故弄玄虛的人。我最好也走吧；我們俩还可以同一段路。”

卓健德拉：“不，請你千万别走。你不用拿我当回事。我就不可能安靜地老在一个地方坐着。”

安那达：“不用管卓健吧，納里納克夏先生。他要去听他自便；要讓他老釘在这里坐着，那可不是一件容易事。”

卓健德拉走了以后，安那达先生問起納里納克夏現在住在什么地方。納里納克夏笑了。

“目前我还沒法說我算是住在哪里。这里我有許多朋友，他們一天把我东拉西拽。这当然也使我很高兴，不过一个人有时候总希望能够得到片刻的宁靜，因此卓健先生已替我把您隔壁的房子租下了。这条胡同可真很安靜。”

听到这話安那达先生真是高兴极了；但如果这时他抬头看看他的女儿，他就会看到她的臉上忽然現出了一种非常痛苦的表情。隔壁那所房子正是从前哈梅西住过的啊。

正在这个时候，仆人来說茶已經預备好了，于是他們就移座到楼下去。

“汉娜，亲爱的，快給納里納先生倒一杯茶，”是安那达先生下楼后的第一句話。

但这位客人却极为客气地辞谢了主人特别为他預备的茶点。

安那达："这是怎么說，納里納先生？你真的連茶都不喝嗎？至少吃一点餅干？"

納里納克夏："我真只能請您原諒。"

安那达："你是一个医生，我当然沒有办法对你講什么养生的大道理。就我來說，我这里名为吃茶，其实也不过是借此在吃完午飯后的三四个鐘头，喝下一些热开水，这个我覺得对我的消化器官頗有好处。如果你一向不习惯喝茶，我們可以把茶尽量沖得淡一些。"

納里納克夏不安地看了汉娜丽妮一眼，从她的面部表情，他看出她对他的这种态度頗为不解，并且正在猜想他究竟为什么拒絕喝茶。于是他一边拿眼睛看着她的臉，一边又接着說："我怕我一定使您对我有些誤会。您千万不要以为我对您家的这种习惯有什么反感。过去我每天到一定的时候也总要喝茶，現在我也仍然非常欣賞茶的香味，所以别人喜欢它我是完全能够理解的。但您也許不知道家母对于一切教規奉行极严；而要不是因为有我，她就可以說是完全孤独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因此我必須尽量避免一切可能損害我和她的亲密关系的作为，这就是我現在为什么把茶戒掉的原因。只要您二位能享受喝茶的乐趣，我也就可以分嚐到那种乐趣，同时，我自己心中的顧忌也就决不会絲毫減少了您二位的殷勤招待所帶給我的快乐。"

納里納克夏最初所講的那些話，汉娜丽妮听后頗感奇怪。她認为很明显他不过是因为不肯暴露自己，所以故意那样不停嘴地談講着，借以掩飾自己的真实面貌。她完全不了解由于他的天性，他根本沒有办法毫无拘束地和生人講話，每当他第一次和任何人接触的时候，羞怯的感情总会使他表現出一种实际和

他的本性不相符的頗为自負的神情。即使他对别人講着真心話，别人听来也总覺得他的談話中有某些不协調的成分，而这个他自己却完全不会意識到。也就是因为这个緣故，剛才納里納克夏看到急躁不安的卓健德拉站起来要走，他的良心竟責备他态度不够誠懇，因此他也想赶快逃开。現在，因为納里納克夏提到了自己的母亲，汉娜丽妮止不住怀着无限的欽佩和景仰注視着他，而因为看到他在提到他母亲的时候，一种严肃、真摯的热情立刻照亮了他的臉，她于是更不禁对他有了一种敬爱之心。她这时很想問問他母亲的情况，但又終覺羞于开口。

"你的态度是很对的，"在納里納克夏講完上面的一段話之后，安那达先生回答說。"如果我知道这些情况，我也就决不会請你吃茶了。請原諒我的冒失吧。"

"尽管我并不吃茶，难道我因此就不能領受承您邀請的美意了嗎？"納里納克夏微笑着回答說。

客人走了以后，汉娜丽妮就把她父亲搀到楼上去，开始給他念誦一本孟加拉文杂志中的几篇文章，直到他慢慢睡去。这种在疲劳面前屈服的情况近来已变成老头的习慣了。

第四十三章

納里納克夏和安那达父女結識不久，就漸漸彼此变成了很亲密的朋友。在汉娜丽妮还沒有認識納里納克夏以前，她总以为他的談話一定只限于宗教方面的一些問題，从沒有想到他也可以跟一个普通人一样隨便和人談論一些生活上的日常瑣事。她很快发現他非常健談，但是，即在他談論得非常热烈的时候，他也仍然保持着一种超然的情态。

有一次，安那达先生和汉娜丽妮正和納里納克夏坐在一起閒談，卓健德拉却跑进来找他的父亲講話。“我告訴你，爹，”他大声嚷嚷着說，“梵社的那些人現在都称我們是納里納克夏先生的‘門徒，’我剛才就为这事和巴瑞西大鬧了一場！”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値得生气的，”安那达先生微笑着說：“要是我所属的那个团体里的人全都是教长，沒有一个門徒，那我才覺得可耻哩。要真那样的話，你就会听到所有的人都喊破嗓子在那里講道，但誰也沒有机会学到任何东西。”

納里納克夏：“我完全同意您的話，安那达先生。讓我們都好好做一个門徒吧。我們来組織一次巡迴旅行，遇到一个我們可能学到什么东西的地方，我們就在那里停留一陣。”

但卓健德拉却并不肯就此罢休。“說說当然很好，”他說，“可这实在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問題。你要知道，納里納先生，現在你的任何亲戚和朋友只要拜望过你一次全都会被加上你的‘門徒’的头銜。这种侮辱，我們决不能一笑了之。此外你的确也应該放弃你的那一套作为了。”

納里納克夏：“什么作为？”

卓健德拉：“我听說你一定要象一个瑜伽信徒一样用鼻孔出气，对着初升的太阳默想，无論是吃一点东西或喝一口水都得先来一大套仪式。其結果只是使你自己脱离了社会的一般常軌——或者如俗話所說的、‘脱出了劍鞘。’”

看到卓健德拉这样毫无礼貌地乱嚷嚷，汉娜丽妮不禁厌恶地低下头去，但納里納克夏却只微笑了一笑。

“是呀，卓健先生，”他回答說，“我承認一个人脱离了社会的一般常軌，是很不对的，但无論怎么說，一个人，正和一把劍一样，总不能永远呆在劍鞘里。劍鞘所隱藏的只是这一武器的主要部分，这一部分所有的劍全是一样的。鑄劍的人就只能在劍

柄上表現自己的独特的才能，在上面刻上适合他的口味的花紋。同样的，一个人也应該可以在社会这个劍鞘之外找到一个地方表現出他自己的独特的个性，你当然決不会想到要剝夺掉他的那种自由！但現在使我感到吃惊的是，我做那些事的时候总是关在自己的屋子里，躲开了一般人的眼目，他們又如何能看到，甚而至于談論到那些事的哩？”

卓健德拉：“你也許还不知道那些自己强負起改造世界的使命的人們，总訊为随时探听隔壁人家的事是他們的不可推卸的責任。在真实材料无法获得的时候，他們甚至还会依靠自己的才能来設法补充。事情必須这样办，要不然改造世界的工作就会中断了。而且，納里納先生，他們所最注意的正是别人的某些不合习俗的行为，卽使是躲在屋子里做的事也一样。一个人如果完全遵照习俗行事，那他們可看都不要看他一眼了。吶，我們的汉娜就曾注意到你在屋頂上的一些活动，并且还和爹談讲过，虽然她并沒有自認为負有改造你的使命！”

汉娜丽妮的臉色明显地透露出了她心中的忿怒。但当她正准备开口的时候，納里納克夏却轉过身来对她說：

“这沒有什么难为情的！如果正当我做早禱或晚禱的时候，你碰巧到屋頂上去走了一走，那你有什么不对哩？你決沒有理由因为自己長有一双眼睛感到可耻；要說这是罪过，我們大家誰能不犯那种罪！”

安那达：“何况汉娜在我面前从来也沒有对你每天作禱告的事表示过反对。她只是怀着无限敬意向我詢問过你的那些虔敬的宗教活动的意义。”

卓健德拉：“我可眞不了解你們讲这些話是什么意思。按照一般人的生活方式来生活，我不明白有什么令人不舒服的地方，我更不理解私下进行一些奇怪的活动又究竟有什么好处。那一

类行动只会慢慢使人的思想失掉平衡，并且使一个人变得很片面。你可不要因为我的話生气。我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人。在世界的舞台上，我是坐在最低的那一排座位中，除开拿石头扔，我就沒有办法和那些坐在极高处的人接触。世界上象我这样的人可是多得无数的，如果你把他們丢在后面，只顾自己往上爬，爬到你自己的那个虛无縹緲的世界中去，那你可就变成无数石头的攻击目标了。”

納里納克夏：“是啊，世界上总有人在那里扔石头，扔石头。有些石头只不过在你身上擦破一点皮，有些就可能会在你身上留下一个伤疤。說一个人疯了，或者說他幼稚无知，那是沒有什么关系的，但如果說一个人患着宗教狂，說他自称是一个先知并且想籠絡一帮人，让他們追随在自己的左右，那可就不是一件可以一笑了之的事了，不管你笑得多响也不行！”

卓健德拉：“我必須再一次求你不要生我的气，納里納先生。在你自己的屋頂上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我沒有权利反对。我的意思只是，如果一个人始終在一般习俗的范圍之內行事，那别人也就无話可說了。以我个人說，叫我永远走在别人行走的道路上，我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舒服。你只要一步跨出大路的界綫以外去，馬上就会有一大群人圍到你的身边来。不管他們是咒罵还是贊揚，那都无关紧要。但長期在一大群成天吵吵嚷嚷的人中間討生活，可真是一件令人无法忍受的事！”

納里納克夏：“嗨，你要上哪儿去，卓健先生？你忽然把我从最高的屋頂上抛到單調乏味的地面上来，而現在你却要跑开了，那可是絕对不行的事！”

卓健德拉：“今天我再沒有什么話可說了。我要出去散散步。”

汉娜丽妮在他哥哥出去以后，一直就低着头坐在那里，心神

不安地摸弄着桌布下垂的边緣。这时要有人站在她的跟前，他一定会看見她的睫毛上有細微的泪滴在跳动。因为每天和納里納克夏接近，她越来越看清了自己的性格上的缺点，因而級力要想按照他所指出的道路走去。正当她感到痛苦不堪，正当她竭尽努力也始終不能从自己的內心或从外界找到一点精神上的支持的时候，納里納克夏却忽然让她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新的一面；現在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她越来越热中于一种思想，那就是让自己象一个虔誠的宗教徒一样尽量严厉地克制住自己的情慾，因为这种克制本身就可以变成一种精神上的支持。

再說忧愁这种感情原也不可能作为一个人的一种精神状态长期存在下去的。它一定要从进行某种艰巨工作的活动中去尋找出路。一直来汉娜丽妮都沒法鼓起勇气来进行这种活动，而由于她远离开其他的人群，她更是把她的悲伤深深埋藏在自己內心深处的密室中了。因此当她下定决心要追隨納里納克夏所走的道路，严守各种教条，过着粗茶淡飯的生活的时候，她立刻就有了一种說不出的輕松的感覺。为便于自己按照自己的决心作下去，她取消了房間里的一切陈設。毯子和地毯都卷起来收到一边去，她把她的床也移在一面屏风后面。每天她亲自在地上澆些水，把地扫得干干凈凈的。現在留在她房間里的唯一的一件陈設就是一盆花。洗完澡之后，她就穿上一身雪白的衣服坐在地板上，让日光毫无阻拦地从敞开的窗口照进来，遍洒在屋子里的地板上，让她自己的心灵和这阳光，和自天空吹来的清风交融在一起。

安那达先生的宗教热忱并沒有达到她女儿所达到的高度，但使老头最感高兴的是，汉娜丽妮在这样进行了一番自我克制的工夫之后，已完全恢复了旧日的容光。現在，納里納克夏如果到他們家来拜望，这三个人就总是坐在汉娜丽妮房間里的地板

上，相聚閑談。

卓健德拉却毫无隱諱地表示反对了。"我真不知道你們是遇見什么鬼了，"他滿怀怨恨地說。"你們三个人已差不多使这幢房子完全变成了一个圣地；象我这样的人在这里几乎就找不到一块踏脚的地方了。"

过去有一段时間，汉娜丽妮常会对她哥哥的这类譏諷話感到非常生气。但現在，虽然安那达先生的耐性有时都經不住卓健德拉的嘲弄，汉娜丽妮却始終学着納里納克夏的榜样，柔和地笑一笑了事。她現在終于找到一种可靠的、坚定的、全面的精神上的支持了，羞愧的感情实在不过是一种可鄙的怯懦。她也完全知道，她的朋友們在譏笑她，說她現在的这种生活簡直是一种反常的現象；但她对納里納克夏的信任和她对他的那些理想所抱的崇敬之心已使她有了一种敢于和全人类对抗的力量，她現在站在任何人的面前也都毫无羞怯之感了。

一天早晨，她洗完澡、作完禱告之后，打开房間里的窗子，独自坐在窗前沉思。忽然間，安那达先生領着納里納克夏走了进来。汉娜丽妮一时簡直是兴奋得不能自持了。她立刻先后在他們两人的前面匍匐下来，恭行大礼。这种礼节原是只适宜于对待自己的父母或年高有德的师长的，因此納里納克夏頗有些弄得莫名其妙了。

但安那达先生却安詳地对他解釋了。"不要覺得有什么不安的，納里納克夏先生，"他說。"她这样做完全是应当的。"

納里納克夏过去从沒有象这样一大清早跑到他們家里来过，因此汉娜丽妮想到他一定有什么話要說，于是直拿眼睛看他的臉。他告訴他們，他剛剛收到从貝拿勒斯来的一封信，說他母亲病了；他今天夜晚就要离开加尔各答坐火車赶回去，而因为他需要花費一整天的时間做好旅行前的准备工作，因此他只得一

清早来向他們告别。

"听到老太太生病的消息，真使我感到非常不安，"安那达先生說。"但愿上天保祐她早早恢复健康。过去的几个星期，你給我們的帮助真是太大了，我覺得我恐怕是永远也沒法报答你了。"

"您这是哪儿的話，我对您倒实在是感恩不尽的，"納里納克夏回答說。"您对我的种种照顧真正表現了鄰里之間彼此关怀的感情。此外您的热情的心使得我过去思考了很久的一些較玄奧的問題产生了新的意义。您对生活的态度，进一步鼓舞了我的思考活动和我的宗教热忱，并使它們对我有了更大的实际效用。我現在才真正地明白，和一些跟自己意趣相同的人交往，真可以使一个人受益不淺。"

"說来实在奇怪得很，"安那达先生接着說，"在我們和你認識以前，我們只覺得急切需要一件什么东西，但究竟是什么，我們也說不上来。正在那个时候，我們忽然遇見了你，那时我立刻就感覺到你的帮助对我們将是无比的重要。我們一向总是呆在家里，从来不大出去和別人交往，我們完全沒有一般人所有的那种到处去参加会議，到处去听演說的兴趣；何况就是我自己要去，要劝汉娜出門走一步可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那一次的那种情景簡直可以說是一个奇迹。一听到卓健說你要作一次演讲，我們絲毫也沒有犹豫就立刻跑到会場上去了——說实在話，这真是过去从来也沒有过的事情，納里納先生！要不是上天特別指派你来帮助我們的，这种事就决不可能发生。我們真是永远对你感恩不尽。"

納里納克夏："我也請您听听我的。关于我自己生活中的許多事，除了对您二位讲过之外，过去我从沒有对任何人讲过。一个人要表現最高的真誠，就必須把自己的一切秘密全向人暴露

出来．而現在完全是在您的帮助下，我才終于能够做到了这一点。因此我一定要請您相信，您給我的帮助对我实在是非常重要的。”

汉娜丽妮始終沒有参加他們的談話，她只是静坐在那里观望着从窗口照射进来、遍洒在她身旁地上的阳光。一直到納里納克夏預备起身走的时候，她也只說了一句，“希望你随时把老太太的病情告訴我們，”而当他起身告辞的时候，她却又俯伏在他的面前行了一次大礼。

第四十四章

阿克謝已經有很长一段时間不到安那达先生的家里来了．但在納里納克夏回到貝拿勒斯去以后，卓健德拉又把他領到他們家来吃茶。阿克謝希望从汉娜丽妮的举止言談上，看看她現在对哈梅西究竟还有多少怀念之情，結果他只看到，她的态度非常安詳。

“近来我們很少瞧見你了，”她并无虛意地热情地說。

“我这样一个人，你認为，还配每天叫人瞧瞧嗎？”他回答說。

“哦，”汉娜丽妮大笑着說，“如果你真覺得一个人除非自己配給人瞧，就不应該到别人家去拜訪，那我們大多数的人恐怕都应該独自关在屋子里度过一生了！”

卓健德拉：“阿克謝本想使自己在謙虛方面出人头地，沒想到汉娜却比他更厉害，她竟想要在这种道德品质上压倒全人类了。現在关于这个問題我倒有一点意見。象我这样的平庸之輩大都很适合于和别人經常交往，但那些特殊的人物你就只能偶

尔和他們見見面；要是常和他們在一起，你就会感到受不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們常常会跑到山林中，跑到沒有人迹的洞窟中去游蕩的原因。如果他們老住在一般人住的屋子里，那象卓健德拉和阿克謝这一类卑賤的人就只得要躲到森林里去了。”

卓健德拉的这种带刺儿的話，汉娜丽妮当然完全懂，但她一句話也沒有回答，只是拿起茶壶来，給他們三人一人倒了一杯茶。

“你自己不吃茶嗎？”她哥哥問道。

汉娜丽妮知道她的話一定会引起卓健德拉的責駡，但她却仍然神色安定地回答說，“不喝，我已經戒掉茶了。”

卓健德拉：“那么你是眞变成一个苦行主义者了。茶叶里面沒有包含多少眞正有宗教气味的东西，是不是？那东西大概只有苦行主义者所吃的訶黎勒干果里面才有。我实在是看够了！求你看在上天的面上别来这一套了吧，汉娜！如果喝下一杯茶就眞会攪扰了你忏悔时的心情，那也沒有关系的。世界上最能長存的东西能存在的日子也很有限，你又何必拿这些小事儿当眞哩”；說完，他就倒出一杯茶来放在汉娜丽妮面前。

她完全沒动那碗茶，却忽然轉过头去对她父亲叫着說，“嗨，爹，你喝茶的时候怎么什么东西也不吃！你要吃点什么嗎？”

安那达先生的声音和手都已在发着抖，他回答說：“你听我說，亲爱的，如果我現在硬要吃下点儿什么，我会給噎死的。很長一段时間，我对卓健的这种无礼的态度一直都一言不发地隐忍着，而以我現在的心境，如果我一开口，我一定会因为压不住心头的憤怒，說出許多我事后又会感到后悔的話来。”

汉娜丽妮立刻站起来走到她父亲的椅子边去。

“不要生气，爹，”她温和地說。“卓健完全是好心給我倒一杯茶，我一点也沒有不高兴的意思。来吧，你一定得吃一点东

西。我知道你要是不吃点什么白口喝茶，馬上就会感到不舒服的，"她拿过一盘餅干来放在他的面前。

安那达开始很慢地吃着。

汉娜丽妮回到她自己的座位上去，准备端起卓健德拉給她倒的那一杯茶来喝，但这时阿克謝却忽然站起来叫着說：

"对不起，讓我喝那杯茶吧！这一杯我已經喝完了。"

卓健德拉立刻站起身来从汉娜丽妮面前把那杯茶挪开了，接着他轉过身去对他的父亲說，"我实在抱歉得很，請你原諒我。"

安那达一时間簡直說不出一句話来了，他眼睛里充滿了眼泪。卓健德拉和阿克謝只好一声不响地溜了出去。安那达先生在略为又吃了几口餅干之后也就站起身来，扶着他女儿的一只胳臂，搖搖晃晃地上樓去了。

那一天夜晚，他忽然感到混身发痛。医生来診斷以后，說病人的内脏有发炎現象；只要到北边什么气候較为适宜的地方呆上一年或至少半年，就可以使他的健康完全恢复了。

"汉娜，亲爱的，"在医生走了之后，老头說；他这时感到痛苦已稍为减輕了一些。"讓我們到貝拿勒斯去呆一陣子吧。"

他說这話的时候，汉娜丽妮心里也正在想这件事。

自从納里納克夏走了以后，她就明确地感覺到她原有的宗教热忱已在逐步下降。有他在身边的时候，她感到这种清苦的生活对她将永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同时他臉上透露出来的那种虔誠而不虛夸、仁慈而不浮躁的神采也随时都加强了她的信心。

虽然自他走后，她也曾竭力和自己的惰性斗爭，决定更加坚决地遵守他对她所講的那些教义，但現在因为他已不在身边，她的那股热情却不知为什么似乎已慢慢在减退。无聊的情緒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种情緒更发展成为一种絕望的心情，使她不禁

要終日以泪洗面了。

在茶桌边，她曾鼓起百倍勇气要想显出对人十分殷勤和藹的样子，但她总感到似乎有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心头；往事所引起的伤痛較过去更为严重地攪扰得她不得安宁了。她現在又和从前一样想到了自己身世的凄凉，想到自己前途茫茫，一切只能听天由命。因此她父亲的提議正是她求之不得的一件事，她热烈地表示了贊同。

"对，我們就到那里去吧，爹！"她大叫着說。

第二天卓健德拉看到他們匆匆准备行装，就問他們怎么回事，他父亲告訴他說，他和汉娜丽妮决定到北边去跑一跑。

"到北边什么地方去？"卓健德拉問道。

"我們預备先各处跑一跑，然后再找一个地方呆下来，"安那达回答說，他不愿意对他儿子承認，他們的目的地是貝拿勒斯。

"眞抱歉，我不能同你們一道去了，"卓健德拉說，"我已經去信申請一个小学校长的职位，我現在必須在这里等待回信。"

第四十五章

一清早，哈梅西从阿拉哈巴德回到加希波尔来了。街上几乎还沒有行人，大路两旁的树木，在刺骨的寒风中，似乎都縮作一团躲在自己如盖的枝叶下避寒。每一座村子上面都罩有一团状似羊毛的濃雾，那样子簡直象一只母天鵝在孵着卵。哈梅西身上裹着一件寬大的外衣，坐在一輛車上穿过行人稀少的大道向他租下的那所平房走去，他除了感覺到自己的怀着渴望的心正在急遽地跳动以外，再沒有任何其他的感覺了。

馬車在門口停下以后，他就走下車来；卡瑪娜一定已經听到

了車輪的声音，站在阳台上等待着他了。他从阿拉哈巴德买来一条非常講究的項鍊，預备亲自給她戴上，現在他就从他的外衣的大口袋里把那装着項鍊的匣子拿出来捏在手中。但当他走进那所平房的时候，他却发現所有的門都关閉着，用人彼襄正安靜地在阳台上睡觉。他难堪地楞了一下，接着就大声叫着彼襄的名字，希望这叫声能够透进屋里去，惊醒另一个睡觉的人。一个因为感情激动曾經徹夜不眠的人，怎么竟受到如此冷淡的欢迎！

一再叫喊也仍不能把彼襄叫醒，哈梅西只得跑过去推他，最后，用人被推得坐起来，莫名其妙地到处乱望。

"太太在家嗎？"哈梅西問道。

最初彼襄似乎完全不明白他的話是什么意思，但过了一会儿他倒象忽然明白了。

"嗯，太太在家，"他含含糊糊地回答說，說完就又倒下去安安穩穩地睡他的大觉去了。

門輕輕地一推就开了。哈梅西挨房找去，发現所有的房間里都沒有人。

他叫喊着"卡瑪娜！"也始終沒有人回答。

他跑到花园里找了一圈，一直跑到大榕树底下去，仍沒有找到她；厨房里，仆人們住的地方，馬房里，他都找过，但始終也找不到卡瑪娜的影子。

这时，太阳已經升起来，树頂上的烏鴉已开始在噪叫，两三个村姑，头上頂着水罐走过来，要想在附近的水井里汲一点水。

大路那边，在一个农舍的院子里，有几个农妇已开始在磨麦子，她們还一边哑着嗓子在那里高声唱歌。

哈梅西只得仍走回平房里来，但他发現彼襄早已又沉沉睡去了。他弯下腰去使勁地搖撼他的时候，才注意到他是吃醉了酒，滿嘴酒臭。猛烈的搖撼終于使彼襄恢复了一些知覚，他慌慌

忙忙地站了起来。

"太太到哪里去了?"哈梅西問道。

"嘿,她当然在屋子里。"

哈梅西:"胡說,她不在里面。"

彼襄:"她昨天明明过来了的。"

哈梅西:"她后来又上别的什么地方去了嗎?"

彼襄只是張着嘴呆呆地望着他,而正在这个时候烏梅希却来了,他穿着卡瑪娜的那一套对他极不相称的漂亮的衣服,因为缺乏睡眠,眼珠上充满了血絲。

"媽媽在哪里,烏梅希?"他的主人問道。

"从昨天她就一直呆在这里的。"

"你到什么地方去啦?"

"媽媽让我到賽都先生家看戏去了。"

"我的車錢,先生?"这时車夫却打断了他們的談話。

哈梅西立刻跳进馬車,让車夫把車子赶到大叔家里去。大叔家里正乱成一团;他最初以为卡瑪娜一定是病倒了,但結果他完全錯了。先一天晚上,烏米睡着覺忽然大声喊叫起来,她的臉一下变成鉄青,两手两脚也全冰凉了,一家人都惊慌得了不得。因为忙于照顧她,全家一夜都沒有睡。哈梅西立刻認定卡瑪娜准是被他們叫过来,在这里帮助照看这生病的孩子,他因此就对比宾說:"卡瑪娜一定因为小烏米的病感到非常难过。"比宾也不甚弄得清卡瑪娜昨天夜晚有沒有过来,他随便点点头回答說:"是的,她很喜欢这个孩子,她一定会为她非常担心。不过,医生說,她的病是沒什么要緊的。"

虽然听到这話哈梅西似乎已可安心了,但他仍感到整个这情况对他的滿怀的热望实在是一瓢冷水;他覺得仿佛有一种不可知的力量在暗中作梗,不让他和卡瑪娜聚首,因而頗有几分极

不舒服的感觉。

烏梅希这时也从那边的平房里跑过来了。这孩子，因为賽娜佳很喜欢他，平时常随便跑到内室里去。

賽娜佳看到他走进屋子后，向着她的房間走，就匆忙地赶到房門口来警告他不要吵醒了孩子，但沒想到他竟問她卡瑪娜在什么地方，这真使她大为吃惊了。

"你这是怎么說，昨天是你和她一道回到你們那边屋子里去的呀！"賽娜佳說。"我本想让拉希米尼亚过那边去陪她住一夜的，后来因为烏米的病她竟沒有能够过去。"

"她这会儿不在这里嗎？"烏梅希着急地問。

"你这是說的什么話？"賽娜佳急躁地說。"你昨天一夜跑到哪里去了？"

烏梅希："媽媽不要我陪着她。我們到那边去以后，她就让我到賽都先生家看戏去了。"

賽娜佳："你倒真不錯！彼賽呢，他又上哪儿去啦？"

烏梅希："彼賽什么也不知道。他昨天晚上吃了很多酒，完全醉倒了。"

賽娜佳："快去把比宾先生叫来，赶快。"

"天啦！"比宾一来她就大叫着說，"这事可真了不得！"

比宾的臉色立刻变成了一片蒼白。"啊，什么事？"他极不安地問。

賽娜佳："卡瑪娜昨天已回到她那边平房里去，但他們現在却沒法找到她了！"

比宾："她昨天夜晚沒有过来嗎？"

賽娜佳："当然沒有！烏米病的时候，我本想找她过来帮帮忙的，但誰也騰不开手去接她。哈梅西先生来了嗎？"

比宾："我想他因为在那边找不到她，就以为一定在这里。

是的，他这会儿还在前面哩。”

賽娜佳：“赶快同他一道去找她！烏米已經睡着了，她的病已經沒什么关系了。”

比宾同哈梅西立刻坐上哈梅西坐来的馬車赶到那边平房里去，又一次追問彼襄。他們两人費尽唇舌，才終于从他嘴里問出一点极不全面的消息：昨天下午后半晌卡瑪娜独自一个人向河边走去了。彼襄曾提出要陪她一道儿去，但她却給了他一个卢比拒絕要他陪送。他于是就在門口坐下来看守着屋子，不料那时却有一个卖酒的人提着一壶新开坛的連泡花都还沒有散的威士忌酒到門口来叫卖。至于那以后发生的事彼襄就完全記不清楚了！

他指給他們看卡瑪娜是沿着哪一条路向着恒河边走去的。

于是哈梅西、比宾和烏梅希沿着他所指的那条路，穿过滿是露水的庄稼地，前去寻找卡瑪娜，烏梅希更象是一头失去小虎的母老虎一样，圓睜着一双眼睛瘋狂地四处乱望着。

来到河岸边以后，三个人都停住了；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沙灘在晨曦下閃着光，但哪里也看不見一个人影。

烏梅希大声叫喊着：“哦媽媽，你在哪里呀？”但除了大河对岸高处的丛林响起一陣回声之外，他們始終听不到任何人的回答。

烏梅希向四处張望，忽然看到远处有一件白色的东西，他立刻匆忙地跑过去，发現那是用手巾包着的一串鑰匙。鑰匙所在的地方已是近在水边了。

“嗨，那是什么？”哈梅西叫喊着問，同时也赶了过来。

这的确是卡瑪娜的一串鑰匙。离鑰匙不远的河水边，聚有一团淤泥，在那松軟的泥土上他們更看到了有人向水里走去时留下的脚迹。烏梅希的向四处張望的眼睛又看到淺灘边的水中有一件金光閃閃的东西，摸起来一看，原来是一根金質的琺瑯胸

斜。这正是哈梅西送給卡瑪娜的一件礼物。

看到一切都明白地表示出卡瑪娜已向恒河的中流走去，烏梅希一时間竟感到五內俱裂了。

他跳进淺灘边的河水中，大声叫着，“媽媽，哦媽媽！”并象发瘋似地一次又一次鉆下水去，用手在河底摸着，直到淺灘边的河水都被他全攪混了。

哈梅西只顧站在那里发楞，一句話也說不出来，最后还是比宾大声叫喊着对烏梅希說：

“你这是干什么？快上来吧！”

“我永远也不要上来了，”烏梅希啜泣着說。“哦，媽媽，你怎么能够就这样丢下我走了呢？”

比宾实在沒有必要那么紧張，因为这孩子在水里游泳簡直是象一头魚一样熟練，即使他想让自己淹死，也很难办到。他在水里乱竄了半天，終于疲劳不堪地从河水里爬上来，倒在沙灘上痛苦地号哭。

比宾拿一只手扶在哈梅西的肩上，把他从痴呆状态中搖醒过来。

“走吧，哈梅西先生，”他說，“我們呆在这里完全是白白浪費时間。我們必須到警察局去报告一下，他們一定会尽可能地替我們到各处去寻找。”

那一天在賽娜佳周圍的那些人，誰也沒有吃一点东西或合一会儿眼，整个屋子里充滿了悲泣之声。

他們雇了一些漁人把那一段河整个都摸遍了，警察局更派人搜索了那一带所有的农村。車站上也特别派人去探詢过，但誰也沒看見有象卡瑪娜那样的一个孟加拉姑娘走上火車去。

大叔那天午后回家来了，他听到事情的詳情以及卡瑪娜失踪以前的那些离奇的举动以后，完全相信她一定是跳在河里自

杀了。

"我現在已明白，"拉希米尼亚說，"昨天夜晚烏米为什么那样大声哭喊，一下病得那么严重。我們必須找人来好好为她禳解禳解！"

哈梅西因这不幸事件已变得失魂少魄一般，他連一滴眼泪也流不出来了。

"眞想不到，"他想道，"原由恒河把她送到河灘上来交給我的卡瑪娜，現在竟会象一朵被人恭敬地奉献給这条河流的鮮花一样，被它吞噬了！"

太阳落山以后，他又跑到河边他們找到那串鑰匙的地方去，站在那里，再一次呆呆地望着河灘上的那些脚印。接着他脫下自己的鞋，撩起衣服蹚着淺灘走过去，把他从阿拉哈巴德带来的那根項鍊拿出来直向河心抛去。

他很快就离开了加希波尔，但因为大叔家里的人都为这悲慘事件感到心神不宁，誰也沒有对他的去留注意。

第四十六章

哈梅西現在眞感到前途茫茫。沒有希望，沒有固定的工作，也沒有了固定的住所。但如果我們認为他已經把汉娜丽妮完全忘掉，那可是不正确的。我們倒可以說，他是把对她的思念暫时压制住了。

"命运之神所給与我的殘酷的打击已使我永远也不宜混迹人世了，"他对自己說。"一株被雷殛的树就不应該再在葱翠的丛林中占据一席之地。"

他于是决定到旅行中去寻找安慰，不停地从一个地方跑到

另一个地方。他在沿恒河漂行的小舟上观賞了貝拿勒斯浴場上的盛况。他到德里爬过苦吐布迈納山；从那里他又跑到亚格拉，在月夜中拜訪了姐姬陵。接着他在阿木利則瞻仰了金殿以后，又旅行到拉其普他拿去，并上阿布山去进了一次香。但在他这样四处漫游着的时候，他的身心却始終也沒有得到片刻的安宁。

最后，无限乡愁終于占据了他的心，他想起了自己的家，想起了他曾在那里度过童年，而現在几乎已被他完全遺忘的家乡——更想到了过去他想象中的最理想的家。当思家的念头已发展到无法抑止的时候，他原想借以解除苦痛的游蕩生活終于不得不立即告一結束。他买到一張开往加尔各答的特別快車的車票后，長叹了一口气就在車廂里的一个座位上坐下了。

哈梅西来到加尔各答以后，好些天也沒有敢于跨进卡爭托那一步。但有一天他終于走进了他从前住过的那条胡同，第二天晚上他更鼓起勇气跑到安那达先生的家門口来了。所有的門窗都緊緊地关閉着，任何地方也看不出象有人住着的样子。但他忽然想到用人撒克汉可能留在家里看守空房子，他于是就走过去敲門，敲了半天并且喊叫了一陣，屋子里却始終沒有人答应。隔壁屋里住的章德拉·莫汉这时正坐在門前抽着水烟，他却过来招呼他說："嗨，哈梅西先生，真是你嗎？你好哇？安那达先生家里的人全出門去了。"

"你知道他們上哪儿去了嗎，先生？"哈梅西問道。

章德拉·莫汉："那我可說不上来。我只知道他們到北边一个什么地方去了。"

哈梅西："哪些人一道去的？"

章德拉："安那达先生和他的小姐。"

哈梅西："你肯定知道沒有別的人和他們一起嗎？"

章德拉："沒問題，这个我完全可以肯定；我看着他們走的。"

哈梅西現在实在忍耐不住了。

"有人告訴我，"他接着說，"有一位名叫納里納的先生同他們一道走的。"

章德拉："对你講这話的人显然弄錯了。納里納先生曾在你过去住的那所房子里住过一陣，但他在安那达先生离开加尔各答的前几天，早已經动身到貝拿勒斯去了。"

哈梅西接着就向章德拉·莫汉打听納里納先生的情形，知道了納里納全名是納里納克夏·卡托巴底亚；据說他过去是在蘭波耳行医，但現在却和他的母亲一道住在貝拿勒斯。

停了一会儿之后，哈梅西又問章德拉·莫汉知不知道卓健現在在什么地方。他回答說，卓健德拉早已到麦門辛那边一个名叫什么彼賽波尔的地方去了，那里有一个地主办了一所中学，他在那所中学里当校长。

接着章德拉·莫汉又問了哈梅西一些問題。

"我好久沒有見到你了，哈梅西先生，"他說。"你这一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哈梅西覺得現在已沒有理由再隱瞞自己的事情了。

"我在加希波尔那边作律师，"他回答說。

"你准备在那边住家嗎？"

"不，我根本沒有意思在那边住下。将来搬到什么地方去，現在可还沒有决定。"

哈梅西离开不久，阿克謝就来了。卓健德拉在离开加尔各答以前，曾托咐阿克謝，在他家里的人沒有回来以前，常过来看看。

阿克謝答应别人的事，倒是从来也不馬虎的，他現在几乎是每隔一段时間总要跑过来看看留在家里看守房子的那两个仆人有沒有什么不尽职的地方。

章德拉·莫汉一見到阿克謝就对他說，“哈梅西先生剛才来过了；他才走了不一会儿。”

阿克謝：“真的嗎？他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章德拉：“那我可不知道；他問到安那达先生家里的情形，我尽我所知道的都告訴了他。他的气色非常不好，我乍一看到他几乎都認不出来了。后来还是听到他喊叫用人的名字，我才听出是他的声音。”

阿克謝：“你有沒有問他現在住在什么地方？”

章德拉：“他这些时一直住在加希波尔。最近剛剛离开那里，現在还沒有决定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住。”

“哦，”阿克謝說，立刻就聚精会神地在心里打主意。

哈梅西回到住处去的时候，一边走一边心里想：

“命运之神仍然毫不留情地在拿我开玩笑！我和卡瑪娜的关系再加上納里納克夏和汉娜丽妮的关系到真是一篇小說材料——但不幸是一份非常杂乱的材料！只有象命运之神那样反复无常的作家才会拿这种糾結不清的故事来作写小說的素材！而且这种极端离奇的事情也只有在現实生活中才有可能发生——这些事情，即使世界上最有胆量的小說家，也不敢拿它作为自己的創作公諸于世！”但无論怎样，他現在却感到自己已不象从前那样深陷在糾纏不清的煩惱中了。当命运之神要为他的变化多端的生活史写下最后一章的时候，她一定不会对他过于无情的。

卓健德拉就在那个地主的住宅旁边一所平房里住着。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他正看报紙的时候，忽有人从市場給他带来了一封信。他一再擦亮眼睛細看，信封上的字的确是哈梅西的笔迹。拆开一看，他知道哈梅西有一些事情要和他談談，現在正在彼賽波尔一家商店里等待着他。

卓健德拉立刻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上一次他本是在一場剧烈的爭吵之后生着气和哈梅西分手的，但那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現在这个从小就和他在一起的朋友既然又忽然到这荒野的地方来拜望他，他倒眞不能就这样給他一个不理。另一方面想到現在又可以見到哈梅西，卓健德拉心里的确也感到很高兴，何况对哈梅西的事他始終也不无好奇之心。汉娜丽妮現在既然不在这里，前去見見他又有何妨哩。

卓健德拉带着那个送信的人，立刻前去寻找哈梅西。他看到他的时候，他正在一家油盐店前面，独自在一个空油桶上坐着。油盐店的老板曾經把他的专为招待婆罗門的水烟袋装好烟遞給他，但当他发現这位戴眼鏡的先生根本不抽烟的时候，大老板就認为他是染上了城市恶习的一个莫名其妙的家伙，因此也就沒有进一步去了解他是什么人或者再和他談什么。

卓健德拉一看到他就立刻走过去，紧握着他的手，一直把他拉到自己的脚跟前站着。

“我对你这个人眞叫沒法理解！”他大声叫着說，“你还是和从前一样一点儿也不脫俗。你为什么不能直接到我住的地方去，却偏要在半路上停在一家油盐店門口等着呢？别人也許还以为你是爱聞糟浆的气味和烤飯的香味哩！”

他的热烈的欢迎多少有些出乎哈梅西的意料之外，他因此也只好以微笑作答。卓健德拉一边滔滔不絕地講着，一边立刻拉着他向回走。

“不管神学家們怎么說，”他說道，“但在我看来，上天对很多事情的安排实在不是凡人所能理解的。你就說我吧！我是一个在城市里长大的徹头徹尾的城里人，而現在却会跑到这个鬼哭狼号的荒野中来，在一群粗鄙的庄稼汉中間过着这种孤独的生活！”

"这倒也不是一个很坏的地方，"哈梅西向四面望望說。

卓健德拉："你是說——？"

哈梅西："我是說这里很清靜——"

卓健德拉："因此为叫这个地方更清靜得徹底一些，我是正尽力要把唯一的一个能和我談談的人从这个地方赶走！"

哈梅西："那也沒有关系，如果那能夠使你得到心境上的安宁——"

卓健德拉："别和我談那个了！有一个时期，这里的这种过度的安靜压得我几乎連气都喘不过来了。不久以前，我終于找到了一种打破这种宁靜的消遣的办法。目前校委会的秘书又正吵鬧得不可开交，我已經让他們看到了我发起威风来的样子，那地主暂时怕也不敢再向我进攻了。他想利用我在英文报紙上替他作一个揚声筒，但我已明白地告訴他誰也别想左右我。我所以能够还在这里呆下去，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多高的品德。乡議会的負責人对我很关怀，因此那个地主不敢随便請我走。也許有一天我会在报紙上看到，乡議会已被迁移到别的区域去了。那时我就会知道，我的太阳已經快沉沒下去，我在彼賽波尔作校长的日子已不会太多了。現在能和我交談的只有一个人——我的狗，雁西。其他的人对我的臉色，看起来可真不象什么吉祥玩艺儿！"

他們走到卓健德拉的住处来后，哈梅西立刻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来。

"你先还别坐下，"卓健德拉說。"我还沒有忘記你是极喜欢早上洗澡的。現在先去洗个澡吧。我这里先給你把菜熬上，借你的光我还可以再痛飲一頓。"

整个那一天就在吃喝談笑中度过，卓健德拉始終也不让哈梅西有机会提起，他特别跑到彼賽波尔来要和卓健德拉談的到

竟是什么事情。

晚飯之后，他們总算在一盞油灯前面安坐下来了；这时狼群嗥叫着，蟋蟀的鳴叫声振蕩着四处的黑暗，哈梅西終于找到一个机会說出了他所以特地来拜望他的本意。

“你听我說，卓健，”他說，“凭你的本能，你大概也已經知道我为什么跑到这里来了。你曾經問过我一个問題，在那个时候我沒有办法回答你。現在可已再沒有任何东西阻撓着我，我可以給你回答了。”

哈梅西說完这几句話又忽然沉默下来。但过了一会儿之后，他終于慢慢把他和卡瑪娜的关系，从头到尾講了一遍。有时他不免哽咽着，話不成声，有时他甚至完全講不下去了。卓健德拉始終一言不发地靜听着。

他講完之后，卓健德拉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要是那一天你对我講这些話，我一定决不会相信！”

“这事在今天也仍和那时一样令人难以信服。我現在要你同我一起到我結婚的那个村子里去一趟；然后我将領你到卡瑪娜的舅父家里去。”

“我什么地方也不要去。就坐在这把椅子上一动也不动，我对你所講的每一个字也完全相信。过去我对你几乎一直是盲目信任的，你必須原諒我偶尔一次違反了我自己的习性。”

卓健德拉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两个老朋友热烈地拥抱着。

哈梅西的情緒略为安定了一些之后，他又对卓健德拉說：“那时命运之神已用那么一个无法解开的背信弃义的罗网把我套住，我覺得除了把一切都尽量攧到网里去之外，实在不可能再有什么别的解救的办法了。現在我已經完全脫出了那一面罗网，再沒有任何事情需要对人隱瞞，我終于又能自由地呼吸了。可是直到今天我仍始終不明白，将来恐怕也永远不会明白，卡瑪

娜究竟为什么会自杀的，自然，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这样作是使她的問題可以得到解决的唯一的办法。我們两人既已那样莫名其妙地糾結在一起了，如果她不快刀斬乱麻地割开这不解之緣，最后我們两人将走到什么样的一条可怕的道路上去，我真是連想都不敢想。她那时是突然地、意外地逃出了死神的巨口，而現在她却又突然地、意外地被死神吞噬了！”

“你倒不必假定卡瑪娜一定是自杀了。但无論如何就你这方面来說，你面前的障碍是已經完全不存在了。現在剩下的，就只是納里納克夏的問題，”卓健德拉接着就談到了納里納克夏的事。“他那种人我是根本不理解的，”他說，“而凡我所不理解的东西，我全都不喜欢；可是有許多人，他們的想法却和我完全相反——愈是他們不能理解的东西对他們的誘惑力却愈大。这正是我对汉娜非常担心的地方。她戒掉茶并开始拒絕吃魚肉的时候，我就覺得情况很有些不妙。不久，她的眼睛果然慢慢完全失去了旧日的神光，就有人对她說一句极挖苦的話，她也只是和藹地微微一笑了事。但无論如何，如果你能帮我的忙，我們一定能够很快把她挽救过来的，这一点你完全可以相信。所以現在快作好战争准备，让我們两个人联合起来和那个苦行主义者战斗一場。”

哈梅西止不住大笑了。

“打仗我可一向不行，但我总准备尽我的力量吧。”

卓健德拉：“我們且等到圣誕节放假的时候再动手。”

哈梅西：“現在离圣誕节还頗有几天。我一个人先去不好嗎？”

卓健德拉：“不，不，那可决不行！你們的婚姻是我給拆散的，現在必須由我去作一番努力重結起这一段姻緣。我不能让你去作前哨，从我手中夺去如此有意义的一件工作。”

哈梅西：“既然那样，那我現在最好——”

卓健德拉："不相干！你先在我这里作上十天客再説。在这里常和我吵吵閙閙的那些人都被我一个个赶走了，我需要有一个朋友陪伴我，让我能改变一下生活的情调。晚上我除了听听外面的狼嗥以外，什么事情也沒有，在我現在心境如此煩惱的时候，你的声音在我听来就会是天下最美的音乐。"

第四十七章

阿克謝听到章德拉·莫汉的那一番話之后，眞弄得滿腹狐疑了。

"他这葫芦里到底是卖的什么葯呢？"他自言自語地說。"那么，哈梅西是一直在加希波尔当律师！这可眞怪？他倒眞是很机密！但又是什么事情使他抛开那边的业务，厚着臉皮跑到这条街上来了呢？早晚他一定能发現安那达先生和汉娜丽妮現在是住在貝拿勒斯；那时他就敢一直跑到那里去找他們。"

阿克謝决定立即到加希波尔去搜集一切可能搜集到的材料；那之后，他就要到貝拿勒斯去，設法和安那达先生見一次面。

不久后，在十二月里的一个下午，阿克謝在加希波尔下車了，手里提着自己的行囊。

他的第一个步驟是跑到市場上各家店鋪里，去詢問有沒有人知道一位名叫哈梅西先生的孟加拉律师的住址；但鬧到最后他只得到一个結論，那就是当地的商人誰也不知道这里有这么一个律师。

接着他又到各个法院去打听，那时法院里的人都已經下班走了。但碰巧遇到一个包着头巾的孟加拉律师正預备上車走，阿克謝于是就走过去对他說，"对不起，先生。我要找一位哈梅

西·章德拉·乔杜瑞先生，他是新近來到这里的一个孟加拉律师；您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么？”

那律师告訴他，哈梅西过去曾住在大叔家里，但他現在是否还在那里，他可不知道了；他并且告訴阿克謝，哈梅西的妻子忽然有一天失踪了，大家都相信她已經跳河自杀。

阿克謝現在就直接向大叔的家里找去。

“我現在完全明白哈梅西鬧的是什么鬼了，”他一边走一边心里想道；“現在他太太一死，他一定会跑去找汉娜丽妮胡說一通，让她完全相信他从来也沒討过老婆。以汉娜丽妮現在的心情，哈梅西无論講什么話她都会完全相信的。这些外表看起来非常正直的家伙，要是摸透了他們的底儿，你发現他們才眞是可怕哩！”想到这里，阿克謝不禁因为自己立身端正而私自庆幸。

大叔因阿克謝說到哈梅西和卡瑪娜的事，一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竟扑簌簌流下泪来。

“你既然是哈梅西先生的极要好的朋友，”他說，“你和那个可爱的姑娘卡瑪娜彼此也一定很熟悉；所以如果我告訴你，我在和她才刚刚相識了一两天之后，馬上就完全拿她当我自己的亲女儿看待，你一定也不会覺得奇怪的。那个可爱的女孩子在那样短的时間里就完全抓住了我的心，誰想到她会忽然給我那么可怕的一个打击呢？”

“整个这件事我实在覺得有些不可解，”阿克謝装出一副很同情的样子說。“很显然哈梅西对她决不会有什么不好呀。”

“哈梅西是你的朋友，你可不要因为我說的話見怪；說实在的，他那个人我一直就覺得沒法理解。和他談談話，你也覺得他很逗人喜欢，可你就是沒法知道他脑子里究竟成天在轉些什么念头。他准有些神經不正常，要不然你实在沒法解释，象卡瑪娜那么漂亮的一位太太，他怎么会对她那么冷淡哩。她对他可眞

是实心眼呀，虽然她和我女儿已經好得和亲姊妹一样，她可从来沒在我女儿面前說过一句埋怨丈夫的話。我女儿有时很明显地看出来卡瑪娜心里一定有事，但直到最后，她也始終沒有能够让那孩子把自己心里的話透出一个字来。你可以想到，每当我想起，象她那样的一个女孩子不知是如何伤透了心才終于走到那样一条路上去，我真是难过得心都裂了。而最使我感到不堪的，是那时我恰好到阿拉哈巴德去了。要是我在这里，我不相信她会那么狠心就这样抛开我，”

第二天早晨，大叔把阿克謝領到哈梅西租下的那所平房里去走了一走，他們并且还一道去观看了卡瑪娜跳河的地点。

阿克謝一直沒有表示任何意見，直到回到卡克拉巴蒂的家里来以后，他才对那个老人說，“你知道，老先生，我并不能和你一样相信，卡瑪娜真是跳在恒河里自杀了。”

大叔：“那你的意思是什么呢？”

阿克謝：“我倒是相信她很可能是逃跑了。我們应該尽量到各处去寻訪寻訪。”大叔立刻高兴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你的話可能对！”他大叫着說，“至少这决不是完全沒有可能的事。”

阿克謝：“貝拿勒斯离这里并不很远。那里有一家人和我和哈梅西都非常要好。很可能卡瑪娜躲到他們那里去了。”

“嗨，这个哈梅西先生可从沒对我說起过！”大叔說，他一向乐观的天性又被激发起来。“我要知道，一定早到那边去打听过了。”

阿克謝：“那么，現在我們一同上貝拿勒斯去怎么样？那一带地方你是非常熟悉的，这样你就可以尽可能到各处去探訪一下她的下落。”

大叔立刻对这个提議表示贊成。如果阿克謝独自去对汉娜

丽妮講說这些事，那是很难希望她相信的，現在拉着大叔去作一个証人，他想就一定可以使她相信哈梅西是如何卑鄙齷齪了。就为了让这位心地朴实的老人去替他作証，他就这样把他带到貝拿勒斯去了。

第四十八章

安那达先生在貝拿勒斯城外一个很清靜的区域租下了一間住房。

他一来到貝拿勒斯，就知道納里納克夏的母亲克西曼卡瑞原来虽只不过有点发燒、有些咳嗽，現在却已轉成了肺炎。由于那地方气温很低，更由于她始終不肯放弃每天早晨到恒河去洗浴的习慣，热度愈来愈高，病情已变得非常严重。后来經汉娜丽妮日夜不停的照顧，她总算度过了危險期，但因这一次病，老太太却已鬧得瘦弱不堪了。同时，有一件事是汉娜丽妮沒法給她任何帮助的。克西曼卡瑞极严格地遵守着她自己的那些宗教仪式，医生已吩咐她該吃哪些东西、哪些营养品，但她却决計不肯让一个梵社的女孩子来替她做。她一向总是自己做飯，現在就只得由納里納克夏来給病人預备飯食，并且亲自端上来給她吃，这是使媽媽心里感到非常苦痛的一件事。

"我实在不应該再活着給别人添麻煩了，"她悲伤地說。"上天为什么还让我活在这里，变成你的一个負担呢？"

克西曼卡瑞在个人生活和衣著方面，虽然力求簡朴，但她周圍的环境，她总希望弄得非常清爽、非常漂亮；这一点汉娜丽妮曾听到納里納克夏講起过。因此这女孩子就特别注意随时把整个屋子收拾打扫得干干淨淨的，每次去看望老太太的时候，她也

一定要特别看看自己的衣服是否穿得很整洁。安那达先生租下的那所房子前面有一个花园，他經常摘些花送到老太太那里去，汉娜丽妮却总要仔細地把那些花剪削一番之后才送到她的病榻前去。

納里納克夏曾一再向他母亲提起，希望她同意註一个女仆来侍候她，而她却怎么也不肯接受一个下人的侍奉。他們家里当然也有許多仆人，男的女的都有，但那只是雇来做粗活的，老太太可不能讓一个雇来的人替她做那些更密切地关系着自己生活的事。自从她的老娘姆死了以后，即使病倒了，她也从沒有肯讓一个女仆来替她打过扇或捶过腿。

任何漂亮的男孩或女孩，她总一見就喜欢得不得了。每当她一清早在恒河行完洗礼回来，对着沿路所見到的湿婆象恭敬地撒鮮花、洒圣水的时候，她总要挑选一个最漂亮的村童或一个肤色鮮洁的婆罗門小姑娘，带到自己家里来。孩子們的美常会打动她的心，而她用許多如玩具、銅鏤和糖果一类的礼物也使得附近好些孩子的心中都对她怀着无限敬爱。

有时，这些小孩子成群結队地爬到她的屋顶上去，滿屋子里乱鬧，老太太看到也总只是从心里感到高兴。她另外还有一种特别的爱好。每次一見到什么精巧的玩艺儿，她总止不住要买，并不是因为她自己要收集这些东西，而是因为，拿这些东西去送給真正爱好它們的人会使她感到无穷的快乐。极远的亲戚或偶尔認識的一些朋友們都常常会忽然收到不知从什么地方寄来的一个莫名其妙的邮包，弄得一屋子的人都感到万分惊奇。她有一口极大的紅木箱子，里面裝着許多漂亮的脚鐲和絲質的衣服，这些东西是专为納里納克夏将来可能娶回家来的新娘子預备的。在她的想象中，她的儿媳妇一定是一个既年輕而又非常漂亮的小姑娘，她的活潑的性情和高雅的举止将使她的死气沉沉

的家显出一番新气象，所以如果让这样一个女孩子穿上她所珍藏的那些漂亮衣服，这件事本身就将使她感到无限乐趣。老太太一直都是依靠这一类的假想供給材料来編織她的許多美好的白日梦。

克西曼卡瑞自己的生活习惯完全和苦行主义者相类似，她差不多一整天就只是做做禱告，謹慎奉行各种宗教仪式，每天只吃一点牛奶和水果，但对納里納克夏的那种清苦的生活，她却极不贊同。过分严格的宗教生活她認为对于男人是不合适的。她把男人都看成不过是一些身体已長得很高大的孩子，对于那些在飲食問題上不知道节制，也不加选擇的男人，她总抱着仁慈寬厚的态度加以寬容。

“一个男人为什么要对自己那么严格呢？”她有时会表示出无限爱怜地說。真正褻瀆神明的事她是不能容忍的，但她有一个很确定的看法，那就是凡一切宗教上的規章都不是为男人訂下的。只要納里納克夏不打攪她的禱告，只要他在他的不洁的身体不适宜参加她的宗教仪式的时候，注意避免和她接触，那他要是輕微地表示出一些一般男人的魯莽和自私，她是只会感到高兴的。

克西曼卡瑞从病床上爬起来的时候，立刻看到了一件使她感到非常可笑的事：不仅是汉娜丽妮已变成了納里納克夏的热忱的信徒，連那头发已灰白的安那达先生也靜坐在他的脚边听他讲道，那恭敬的样子簡直象是在傾听一位先知傳达着神的启示。

有一天她把汉娜丽妮私自拉到一边，笑着对她說：“亲爱的，我不能不說你們父女倆簡直是在帮着納里納克夏瞎胡鬧。你們为什么要把他讲的那些胡言乱語当作真話去听呢？象你这么大年岁的姑娘只应該尽量去享受生活；你所关心的应該是穿著和

娱乐，而不应該是宗教。你也許要問，我既然这么講，我自己为什么不那样做。可你知道，我不那样做是有原因的。我的父母都是严格遵奉教义的教徒，我們家这些男男女女的孩子全都是在一个宗教气氛极濃厚的家庭里教养出来的。如果叫我們現在改变过去的习慣，我們就会感到不知該怎么生活下去了。但你所受的教养可完全不同。我很清楚你是在什么样一种空气中長大的，現在你要是去接受另一种生活方式，那就違反了你的本性。强迫改变自己的意趣，亲爱的，可决沒有任何好处。我的意思是說，在这一类問題上，应該让每一个人順从他自己的天性。你决不能这样，亲爱的；你一定得立即放弃这一套东西。吃斋和禱告都是跟你的天性不合的。把納里納看成是一个得到神的启示的宗教家，这可眞还是一件新鮮事儿；实际上，他对这类問題眞是一无所知。就在不久以前，他的一切行为也还都本着他自己的天性，那时誰要是要他听一段經文，他会馬上現出一副愁眉苦臉。他現在这样做，全只是为了要使我高兴，我担心不要好久他眞会变成一个完全逃出紅尘的僧侶了。我常常对他講，'决不要放弃你从儿童时候就具有的信念，你不放弃我决不会有絲毫的反对，而且事实上也只有那样才眞能使我高兴，'但他听到我的話总是笑笑而已；他就是这么个人。不管你对他講什么，他总从不开口。甚至你駡他一頓，他也始終連哼都不哼一声！"

这話是在一天下午的后半晌，老太太給汉娜丽妮梳头的时候說的。她对那女孩子头上原来的簡单朴实的发式深为不滿。

"你以为我是一个老古派，"她說，"对于时髦的服飾完全不知道。可实际上，我想我可以大胆地講一句，对于头发的式样我知道得远比你多。我过去認識一位很精明的英国太太，她那时常到这里来教我縫紉，同时也教了我許多新的头发式样的梳法。当然，每次在她走后，我一定得洗一次澡，換一次衣服！我这种

絲毫不馬虎的态度也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錯誤的，但我多年的习惯确是如此。我一向对你也非常挑剔，但你可千万别介意，亲爱的；你知道这里面幷沒有厌悪的意思，只不过是习惯使然。我丈夫和他家的人脫离了正統的印度教，那对我的确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但我幷沒有表示任何抗議。我只对他說：'你应該听从你自己良心的吩咐；至于我，却只不过是一个无知的女人，我不能放弃我多年来已經习惯的生活道路。'"說着，克西曼卡瑞止不住擦了擦眼泪。

老太太把汉娜丽妮的長发打开，重新梳成了一种极时髦的式样，她心里感到高兴极了。她甚至打开她那口紅木箱子，拿出她心爱的顏色鮮艳的衣服来給那姑娘穿上。給人梳妆打扮是使她感到无限快乐的一种游戏。汉娜丽妮几乎每天都把她的針綫活拿过来，在这里消磨掉晚上的时光，同时跟老太太学习一些新的縫級方法。

克西曼卡瑞还非常喜欢看孟加拉文的小說，汉娜丽妮于是就把她带来的一些书和杂志都拿来給她看。老太太在評論某一部小說或某一篇文章时所表現的智慧，总使汉娜欽佩不置；她过去总誤以为这种識别能力只有受过英国教育的人才会具有。納里納克夏的母亲在談話中所表現的机智以及她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現的宗教热忱，使得她在汉娜丽妮的心目中已变成了一个非常神奇的女人。她通身沒有一絲傖俗气或油滑气，汉娜丽妮在和她交往的整个过程中随时都感到无限惊喜。

第四十九章

不久以后，克西曼卡瑞又发了一次燒，但这次时間沒有上次

那么长。在她病体漸漸恢复的时候，有一天早晨，納里納克夏来看她；这个孝順的儿子在恭敬地伏在她的脚前行了一次礼之后，就借机会劝导她好好将养身体。他并且对她說，她素常过的那种坚苦朴素的生活对于一个抱病的人是极不适宜的。

“你是說，在你正准备完全弃絕人世的时候，我倒該抛弃我旧日的一些老习惯了？”老太太大叫着說。“我亲爱的納里納，你这一齣滑稽戏也該有个收場了。求你听从你媽媽的吩咐，赶快結婚吧！”

納里納克夏默不作声，克西曼卡瑞于是又接着說：“你应該已經看到，我亲爱的孩子，我这一把老骨头也不会拖得很久了。如果我不能先看見你成家，我是怎么也不能安心死去的。过去有一个时候，我曾經盼望你能够和一个經我亲手調理出来的女孩子結婚。我曾經梦想着我要把她打扮得如何适合我自己的爱好。但上一次的病已把我的眼睛擦亮了。沒有人能知道我还可以活多久，我自己也实在沒有理由假定我这风中殘烛还可以燃燒很长一段时間。如果丟下你让你自己和一个完全不懂我們家規矩的女孩子去打交道，那我未免太对不起你了。最好找一个年岁跟你相仿的人結婚吧。那几天发着燒的时候，我也是一夜接一夜睜着眼躺着思想这件事。我深深感覚到这是我对你应尽的最后的一个責任，我一定得趁我活着的时候了却这件事，要不然我是会死不瞑目的。”

“但我到什么地方去找一个甘愿和我在一起生活的姑娘呢？”納里納克夏問道。

“那个你不用操心。一切都由我来替你安排，等到有一点眉目的时候，我自然会告訴你。”

克西曼卡瑞本人从沒和安那达先生見过面，因为每当他到她家来拜望的时候，她总是躲在她的幽靜的內室里。但这一天，

当那位老先生晚上出来散步，信步走到她家来的时候，她却叫人去告訴他，她希望和他談几句話；她一見到他被人領进来，就立刻开門見山地提出了她的意見。

"你的女儿，"她說，"是一个長得很不錯的姑娘，我对她非常喜欢。你們父女俩都已經和我儿子納里納很熟悉。他的性格眞是沒有什么可說的，在他干的那一行里，他的声望也很高。你也許不同意我的話，可我覺得你要想为你的女儿找一个比他更理想的丈夫恐怕也很不易吧？"

"您眞有这个意思嗎？"安那达先生高兴地說。"啊，我可是从来也沒敢抱这种奢望。我要有納里納克夏这样一个女婿，那我只能覺得自己是太幸运了。但只是他本人——？"

"哦，納里納一定会同意的，他和現今一般的年輕人可完全不一样，任何事，他总听他媽媽的吩咐。何况，这件事他也决用不着要别人多劝！誰看到那个小姑娘也禁不住会爱上她。不过我希望他們能尽快地正式訂婚，因为我能活的日子也許不会很多了。"

安那达先生喜气洋洋地赶回家里去，一进門就立刻叫人把汉娜找来。

"我亲爱的孩子，"他对她說，"我年岁已經很大了，身体也非常不好，要是我不能先了結你的終身大事，死后我也不能心安的。你不要怪我把話說的太直，汉娜。你媽已經死去了，我深感到我对你的一切都应該完全負責。"

汉娜丽妮睁着眼望着她父亲，不能想象他要讲的下文是什么。

"这一头亲事的提出，亲爱的，"他接着說，"眞使我感到万分高兴。我現在唯一担心的，是只怕又有什么事发生，阻止了这一件婚事。事情是这样的，亲爱的：納里納克夏的母亲今天晚上已

对我提出要为他的儿子向你求婚。”

汉娜丽妮的臉馬上緋紅了，她惊慌地說：“嗄，是么，爹！这可是决不可能的事。”

她父亲这样貿然对她提起这件婚事，一下真弄得她有些神思昏乱了，因为她从来也沒有梦想过納里納克夏可能会变成她的丈夫。

“为什么不可能？”安那达先生問道。

“納里納克夏！”汉娜丽妮大声說，“那怎么可能呢？”

这很难說是一个合理的回答，但它却比任何道理都更令人无法辩駁。情况已經鬧得很僵了，汉娜丽妮只得躲到阳台上去。

安那达先生的希望完全被粉碎了；女儿的反对可是他完全沒有預料到的事。他原来滿心以为，他女儿听到說能和納里納克夏結婚一定会非常高兴的。在这个沉重的失望的打击之下，老头完全变得痴呆了，他悲伤地望着那閃閃发光的油灯，一面感到对女性的脾性困惑不解，一面再一次为汉娜丽妮的母亲的死去感到悲痛。

这时汉娜自己却坐在沒有灯光的阳台上，任时光流逝。最后，她忽然抬头对房子里面望了一眼，一看到她父亲的充滿悲愁的臉，她立刻感到自己受到良心的斥責。她連忙走进屋子里去，站在他的椅子后面，一边輕撫着他的头，一边低声說道，“走吧，爸爸，你的晚飯早就已經摆上；現在恐怕已經都凉了。”

安那达先生机械地站起来向飯厅走去，但他实在一点食欲也沒有。因为相信那件婚事一定能驅散籠罩在汉娜丽妮生活上的烏云，片刻間他对未来的一切已抱着莫大的希望，所以她的拒絕实在使他太伤心了。“显然汉娜对哈梅西还仍然不能忘怀，”他心里想着，不禁长叹了一口气。

他一向的习慣是一吃完晚飯就上床的，但今天晚上他却迟

迟不肯就睡。他不回到卧室去，却在阳台上的一張摇椅上坐下来，望着花园那边荒凉的乡村野道出神。

汉娜丽妮看到他坐在那里，立刻就跑过去責备他。"你快上床去睡吧，爹；外边太冷，你会冻着的。"

"你最好自己先去睡吧，亲爱的。我一会儿就进去了。"

但汉娜丽妮并不是这么容易就可以打发掉的。她略停了一会儿之后又接着說，"你这样一定会着凉的，爹。要坐你至少也到起坐間里去吧。"

安那达先生从椅子上站起来，一声不响地走到卧室里去了。

汉娜丽妮，唯恐对哈梅西的思念会攪扰了她的宗教热忱，早就下定决心要把他完全从自己的思想中排除出去，但要維持这种自我克制的精神，她当然已曾經历了不少次堅苦的思想上的斗爭。現在再加上这么一种外来的惊恐，她心上旧有的伤痕又怎能不重新裂开？一直来，她都沒有机会仔細思索一下自己将来究竟預备怎么办。她只顧到想方設法以保持自己已下定的决心去了。

当她最后把納里納克夏看成她的精神生活的导师并按照他的訓示安排自己生活的时候，她以为她所要追求的目的已經达到了。現在一听到說起这一段婚事，她便試着要从她的心深处最隐藏的地方挖斷旧日种下的，一直隐藏在那里的情根，結果却发現那个根竟是如此难以挖去。仅是迫使她斬斷旧情緣的这种威胁，就足以使汉娜丽妮比过去更堅决地死命抱住了它。

第五十章

就在这个时候，克西曼卡瑞也把納里納克夏找来，告訴他她

已經为他提出了求婚的事，并已得到对方的同意了。

納里納克夏笑了一笑。"現在就已完全談定了嗎?"他問道；"可眞叫快!"

克西曼卡瑞："当然得快。你知道，我决不能老不死掉呀。你也明白，我对汉娜丽妮一直都非常喜欢。她是一个极不平凡的女孩子。当然，要說到她的外貌——她的肤色可不算很好，但——"

納里納克夏："求求你吧，媽媽！我現在心里想的还不是她的肤色的問題，而是我决不可能和汉娜丽妮結婚。我实在不能那样做。"

克西曼卡瑞："不要胡說了！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可以的。"

要让納里納克夏公开說出他为什么反对的道理来，那的确是一件难事，但他心里的未便明言的思想实际是这样的：自从他和汉娜丽妮交往以来，他一直明确地对她以教父的身份自居；現在忽然轉过头来向她求婚，这实在似乎是一种无理之极的事。

誤以納里納克夏的沉默为默許，他媽媽接着又說："現在不管你有什么反对的理由，我都不要听。你似乎为了我的緣故已决心和整个人世隔离，眞正要在貝拿勒斯做一个隱士了。象你这么大年岁，要那样作去，可眞叫作荒唐，我决不能再任你这样胡鬧下去了。現在你可注意，不要再錯过了这个机会。尽快挑定吉期，把这事儿給办了。"

納里納克夏听到这話，不禁一楞，半天說不出一句話来了。

"有一件事情，我現在必須說出来了，媽媽，"他最后終于开口說，"但首先我得求你千万不要因此感到难过。我現在所要講的这件不幸的事是十来个月以前发生的，現在再来为它悲伤那可实在太沒有必要了。可是我知道你的性情就是这样，媽媽，一件可悲的事哪怕早已无法挽回，早已成为过去，你听到后也仍会

万分不安。就因为这个缘故，我虽然好些次预备和你談，却总說到嘴边又縮了回去。現在你可以采用任何方法来禳除我命中带来的灾星，但千万可不要因这个已无法挽救的事徒自悲伤。”

但克西曼卡瑞立刻就感到非常不安起来。

“我不知道你要对我講的是什么事，孩子，”她說，“但你这一段开場白先就使我感到一种无名的恐惧。不管我还能活多久，我可永远也不会有办法抑压住自己的感情。尽量避开尘世的紛扰也完全是徒劳。你用不着到处去寻找不幸的遭遇；不幸的遭遇却自会落到你头上来。現在馬上把你說的那件事告訴我，先不要管我听到后会覺得是幸还是不幸。”

“今年二月，”納里納克夏于是就开始講道，“我到潤波耳去把我的房地产卖掉，找好了一个看守花园的人，就动身到加尔各答去。走到賽拉附近过河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何不放弃火車，走一段水路哩；因此我就在賽拉雇下了一条大木船，接着又向前进发。在水上走了两天之后，船在一个沙滩边停下来，我那时上岸去洗澡，却忽然碰到我們的老朋友布邦揹着一支枪从远处走来了。他一看見我，就一步跳过来高兴地大叫着說，‘小鳥沒找着，想不到竟遇見了你这只大鳥！’看样子他是在那里作代理县长，那时正在他所管轄的那个区域里巡迴視察。我們已經多年沒見面了，他說什么也不放我走，一定要我陪他到各处去看一看。有一天我們在一个名叫都巴拍克尔的村子里搭起营帳住了下来，天晚的时候，我們走出去在附近散散步。那个村子非常小。在我們信步閑走着的时候，布邦忽然把我領进了一个有圍墙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所瓦房，这房子是建筑在一溜水田旁边。这家的主人立刻搬出两把藤椅来，請我們坐。那时廊子底下有一班学生在上課。一位村塾教师坐在一把木椅子上，脚蹬着廊子上的一根柱子，学童們就都蹲在地上，手里拿着石板，一起念誦着

老师教給他們的功課。屋主人的名字叫塔瑞尼·卡杜瑞亚。他一再向布邦打听我的事情，直到他把我的历史完全弄得清清楚楚之后才罢休。在我們回到营帳里去的时候，布邦却对我說，'你今天运气可不坏；馬上就会有人来向你求亲了。'我問他什么意思，他就对我說：'塔瑞尼·卡杜瑞亚那家伙是一个专門靠放債为生的人，同时是一个天字第一号的守財奴。在一个新县长到任的时候，他为了急于表示自己非常热心公益，因此就答应把自己的房子分一点出来办学校。事实上，他除了給教师預备两餐飯，其他什么事都不管，而可怜的教师因为吃了他家的飯食，每天就得給塔瑞尼算帳，一直要干到夜晚十点；教員的薪水还是靠学生的学费和政府的津貼支付。塔瑞尼有一个寡妇姐姐，她丈夫死的时候一个錢也沒有留下，他因此只得把她养到家里来住。他姐姐那时已經有身孕了，不久生下了一个女孩子，而她自己却在生产的时候死去。她的死完全是由于缺乏适当的医药照顧造成的。他另外还有一个寡妇姐姐也住在他家，全部家务事都由她担任，因此倒替他省下了一笔雇用人的花銷。这个可怜的寡妇只好負責来喂养那个孤儿，但沒有几年她也死去了。自那以后，那女孩子就一直过着非人的生活，整天象奴隶一样替她的舅父舅母做活，但她所得到的报答却只有責罵。她差不多已經超过了应結婚的年龄，但要为一个从不和人交往的孤儿找一个丈夫，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更何况村子里的人誰也不知道她的父母究竟是誰。因为她是一个遺腹子，村子里的那些爱說閑話的人还整天在那里議論她的出身如何可疑。塔瑞尼·卡杜瑞亚是一个一錢如命的大財主，因此他們也就故意把那女孩子說得很不堪，希望誰要討她的时候，可以从他手里挤出一大笔嫁資来。在最近四年中，他一直說她还只十岁，就照他的那个說法来算，她現在至少已經是十四岁了。但是你知道，她确是一个我

从来也沒見到过的，非常可爱的女孩子。她的名字叫卡瑪娜，这是随着女神拉克西米叫的，而她在任何方面也真是都和那位女神近似。每逢有一个年輕的婆罗門阶級的生客来到这里的时候，塔瑞尼总恨不得跪下来求他把他的外甥女娶去，但是，就是那个年輕人愿意討她，村子里的人也会設法把他吓跑，拆散她的婚姻。現在毫无疑問是輪到你头上来了。’但你知道，媽媽，那时我因为心里感到非常憤怒，立刻就毫不思索地对他說，‘好的，我一定和这姑娘結婚。’过去我一直都想給你領一个信奉正統印度教的年輕儿媳妇回来，好让你大吃一惊——我完全知道，如果我和一个已成年的梵社姑娘結婚，我們两人是誰都不会快乐的。布邦一听到我的話可惊呆了。‘你可別这么說！’他大声嚷嚷着。‘我真要和她結婚，’我說；‘我的主意已經定了。’‘你是說真話嗎？’布邦問我。我向他保証我說的完全是真話。塔瑞尼·卡杜瑞亚当天晚上就到我們营帳里来了，他双手握着他那根表示婆罗門身份的圣綫，向我提出了他的請求。‘我求你救救我的命，’他說。‘你自己去看看那姑娘，如果你根本不喜欢她——那，这事当然也就算完了，但无論如何請你千万別相信我的仇人們任意栽誣她的那些話。’我当时就回答說，‘我根本不要去看，你現在赶快挑定一个結婚的日子就得了。’‘后天就很好，’塔瑞尼說；‘让我們就在后天办这件事吧。’当然我們很容易理解他究竟为什么那样热切地恳求，并且要那样違反常情地匆忙；他希望免除結婚时請客的那一大筆花銷。不管怎样吧，婚礼是終于按期举行了。”

“举行了婚礼！”克西曼卡瑞惊愕地問道；“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納里納？”

納里納克夏：“一点不开玩笑，媽媽。我和我的新娘子坐上了一条船。那天下午我們就动身了——你得記住，那时才是三

月、誰都有理由相信天气一定会很好的——但就在那天晚上，在我們上船不过两三个鐘头之后，忽然一陣火热的狂风向我們吹过来，我們的船就那么莫名其妙地被它吹翻并完全打乱了。"

"我的天啊！"克西曼卡瑞惊恐万状地叫喊着說。

納里納克夏："过了一陣，当我恢复知覺的时候，我发現自己正在深水中掙扎，河上已看不見那条船的影子，也找不見任何其他同船的人了。我通知警察局代为寻找，但至今也沒有任何結果。"

克西曼卡瑞的臉立刻完全失色了。

"求上天保祐吧，"她說；"过去的事我們是已經沒有办法了，但你从此再也别对我提起这件事。我想一想都感到心惊肉跳。"

納里納克夏："要不是你現在这样堅持着一定让我結婚，媽媽，我永远也不会对你談起这件事的。"

克西曼卡瑞："怎么，那个不幸事件就将永远阻止你再和别人結婚嗎？"

納里納克夏："問題是那个女孩子也可能并沒有死；这就是我对再結婚的問題为什么躊躇的原因。"

克西曼卡瑞："你这不是瞎胡說嗎？如果她还活着，你一定早就会听到她的信了。"

納里納克夏："她对我的情况完全不了解。她和我差不多和任何两个来自天南地北的人一样陌生。我甚至不敢說她曾經看見过我的臉。来到貝拿勒斯以后，我給塔瑞尼·卡杜瑞亚写过一封信，但显然他并沒有見到，因为那封信郵局注明无法投遞又給退回来了。"

克西曼卡瑞："那又怎样呢？"

納里納克夏："我已經决定，至少等上一年，我才能真相信她是死了。"

克西曼卡瑞："你一向总是顧慮太多！为什么要等上一年呢？"

納里納克夏："这眼看也就快过去了，媽媽。現在是十二月；下个月是不适宜举行婚礼的。剩下的就是一个二月，到三月一年就滿期了。"

克西曼卡瑞："那也好。但你一定得記住你是已經正式和人訂婚了。我已經和汉娜丽妮的父亲把这件亲事談定。"

納里納克夏："謀事在人，成事还在天哩；这件事我只能留給上天去決定吧。"

克西曼卡瑞："确实是这样；可是，亲爱的孩子，你剛才講的那件事实在太可怕了！我現在一想起来还禁不住渾身发抖。"

納里納克夏："那正是我所担心的事，媽媽。我眞怕你的心境需要很长一段时間才能再慢慢安定下来。你每次受到一点惊恐，往往很久不容易使自己的精神恢复常态。現在你总了解我为什么始終不愿把那件事告訴你的原因了。"

克西曼卡瑞："你做得很对，我的孩子。近年来我不知是怎么回事，每一听到一点不幸的事，心里就老不能忘掉那可怕的情景。我常常因为怕听到什么不幸的消息，別人寄給我的信我几乎都沒有勇气拆开。所以你也知道，我甚至曾告訴过你有許多事不要对我講。我怕我已經是活得太久，超过我应活的年龄了，要不然我怎么会老遇着这些可怕的事情呢？"

第五十一章

当卡瑪娜走到恒河岸边的时候，短暂的十二月的太阳已經降落到蒼茫的天空的边緣上去。在卽将来临的黑暗的前面，卡

瑪娜向行将离去的太阳神行了一次礼。她把圣水在自己的头上洒了几滴，然后走下河去合着两手掬起一捧水来向圣河行了一次奠礼，并向河上撒了一些鲜花。

她低下头来虔誠地向天上的一切神灵致敬。但当她抬起头的时候，她忽然記起还有一个人她也应該对他表示崇敬。过去她一直也沒有抬头看过他的臉。那一天夜晚她虽然一直睡在他的身边，但她甚至連他的脚也沒有看一眼。在新房中，他曾經对她的女朋友們講过一两句話，但他的声音几乎就根本沒有透过面紗的障碍进入她自己的紧鎖着的心怀。現在站在这河滩上，她却用尽一切努力想回忆起他說話的声調，但那已經完全不可能了。

那天晚上举行过結婚仪式之后，夜已經很深。因为身体早已疲憊不堪，她自己也說不清在什么时候就忽然一下昏昏睡去了。醒来的时候，她只看到一个已婚的年輕的邻家姑娘站在她面前大声笑着，使劲推着她要让她清醒过来。那时床上只有她一个人。現在，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中，她竟沒有办法回想起任何一点具体的东西，使她可以略为記起一点主宰她生命的那个人的形象。他的出身种种她是根本不知道的。面容、声音、服飾等等她也全都不記得。甚至連新郎在举行婚礼时用来扎結上衣的那一根紅絲带——卡瑪娜以前并沒有見到过那根带子，那是塔瑞尼·卡杜瑞亚用最便宜的价錢买来的——因为她不耐煩保存也早給丢弃了。

哈梅西写給汉娜丽妮的那封信，她現在还带在身上。她把它拿出来，坐在沙滩上，借着黃昏时的清光，重讀了那封信中的一頁。这正好是信中提到她丈夫的那一段——情况写得并不詳細，只提到他的名字是納里納克夏·卡托巴底亚，說到他曾經在潤波耳作过医生，但后来哈梅西跑到那里去就已經沒法找到他了。她还想找出其他的几頁信，可已經找不到了。

納里納克夏！这名字就是可以医治她灵魂上的創伤的药膏。它似乎使她的空虛的心立刻充实起来，似乎已变成一种有形的东西滲入她全身的血液中去。眼泪扑簌簌地流下来，溶解了她的坚定的决心，减輕了压在她心头的无法忍受的悲痛。在她的心中有一个声音呼喊着說："空虛已經塡补起来了，黑暗已經被驅散了；現在我知道了我也是活着的人群中的一分子；"她这时更放声大哭了，"如果我愿意做一个忠心于他的妻子，我必須活下去，以便能有一天拜倒在他的脚下。任何东西也不能阻止我获得这种权利。只要能活下去，我总有一天能得到他。上天把我的生命保存下来正是为了要让我作他的一个賢良恭順的妻子！"

她把她用手絹包着的一串鑰匙拿出来向沙灘上抛去。接着她記起来她别衣服的一根胸針是哈梅西給她的，現在她也把它匆忙地取下来扔到河水里面去了。扔完后，她就轉过身来向西方走去。至于到什么地方去，以及如何去探詢他的消息，她这时都还来不及仔細去想。她只知道她必須向前走，在这个地方她是一刻也不能停留了。

冬日黃昏的最后一綫淸光很快已从天空中消失。河两岸的沙灘在无边的黑暗中閃着微光，好象一个画家涂抹掉了他已画成的一幅顏色鮮明的风景画，現在就只剩下一片模糊的墨迹了。佈布着寒星的无月的天空对着荒凉的河岸发出了輕微的叹息。

卡瑪娜向前望去，只看到一片似乎永无止境的、荒无人烟的空虛，但她知道她必須向前走去，因此始終也沒有停下步来想一想，她这样走下去将会得到什么样的結果。不过她已經打定主意沿着河岸前进。这样她就不必有向人問路的麻煩，同时如果遇到危險的时候，她也立刻就可以在恒河母亲的怀抱里找到藏身之所。

空气中沒有一絲烟雾，黑暗虽然已把卡瑪娜包圍起来，但她却仍可以看見自己要走的道路。夜深以后，隐藏在麦地中的豺狼都跑了出来，发出刺耳的嗥叫。卡瑪娜走了几个鈡头之后，已从一带平原走上了一片高地，已从沙灘走到了一片經人耕种过的土地。現在有一个村庄出現在眼前了，她的心立刻不禁卜卜地跳起来，但当她走近那村子的时候，她发現村子里的居民显然都还在熟睡中。于是她凝神屏息地繞着村子边走过去，但这时她已感到有些不能支持了，最后当她爬到一个看来很陡峻的斜坡顶上去的时候，她終于在一棵榕树下躺下来，由于过度疲乏很快就睡着了。

到天剛亮的时候她醒来了，那时下弦月已在天空升起来，向地面的黑暗撒下了一片慘淡的微光。一个已过中年的妇人站在她的身边，正用她自己的方言接連着向她提出許多問題。"你是什么人？这么大冷天，你却睡在这棵树底下，你这是干什么？"

卡瑪娜惊慌地坐了起来。向四面望去，她看到离她不远的地方是一个碼头，那里正停着两只大木船。这位太太是船上的客人，她很早起来，要趁别人沒起床以前先到河里行一次洗礼。

"看样子你好象是孟加拉人，"她接着說。

"我是孟加拉人，"卡瑪娜說。

"你躺在这里干什么呢？"

"我預备到貝拿勒斯去。昨天深夜的时候，我覺得非常困，就躺在这里睡着了。"

"这可眞是一件新鮮事儿！从这儿步行到貝拿勒斯去！你最好到那只木船上去吧。我洗完澡馬上就来。"

那位太太洗完澡后，就过来陪着卡瑪娜，立刻和她講起了她自己的一些事和她这一次出門的原因。加希波尔的賽都先生家最近不是非常热鬧地办过一場喜事嗎？她正是賽都先生的亲戚。

她自己的名字叫納賓加丽，她丈夫的名字是墨剛达拉·达諾；他們屬于卡亚沙种姓，生長在孟加拉，但他們曾經在貝拿勒斯住过一个时期。这一次賽都先生办喜事的时候幷沒有邀請他們，他們却自己坐着船跑到加希波尔去，以为賽都先生总会款待他們的。不料賽都太太却一再向他們抱歉說，她实在沒有办法款留他們。“你知道，亲爱的，”她曾对納賓加丽說，“我的丈夫体質非常弱；从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吃的东西就一点也不能随便，我們家养着一头奶牛，从牛奶里提出黄油来，从黄油里煉出清油来，然后才拿这个清油做煎餅給他吃。这样一头奶牛可不是能拿普通草料去喂养的——”等等，等等。

“你叫什么名字？”她在追述了上面一段話之后問道。

“卡瑪娜。”

納賓加丽：“你現在戴的脚鐲可是鉄的；你丈夫还活着嗎？”

“在我們結婚的第二天他就离开了我，不知到哪里去了。”

納賓加丽：“眞是沒听說过的事！你看样子还年輕得很哩！我看你只不过十四五岁。”說完，她对卡瑪娜上下打量了一番。

“我的年岁我自己也弄不清，大概差不多是十五岁吧。”

納賓加丽：“你是婆罗門，对不对？”

“是的。”

“你家里的人住在什么地方？”

卡瑪娜：“我从沒到我丈夫的家乡去过；我父亲是比苏卡里人。”（虽然卡瑪娜从沒到过那个地方，她确知道她父亲的出生地是比苏卡里。）

納賓加丽：“那么你的父母——？”

卡瑪娜：“我父亲和我母亲都已經死了。”

納賓加丽：“我的天哪！那你現在怎么办呢？”

卡瑪娜：“我現在只希望找到一个可以住的地方，一天能找

到两顿飯吃。如果我在貝拿勒斯能找到一个規矩人家，愿意供我吃住，我就可以在他家做工。做菜做飯我都会。"

納宾加丽立刻想到她也許可以弄到一个不必花工錢的婆罗門女厨，心里暗暗高兴。但她却尽力压制住自己，絲毫也不露出高兴的样子来。

"我們家并不需要你这样一个人，"她說，"我們已經从北边带来了我們家原有的一些婆罗門仆人。何况我們也不能雇用一个象你这样，除了是一个婆罗門之外，别无其他条件的人。我丈夫每天的两餐飯是总得有人侍候的。雇一个象样子的男仆人，一个月得花十四个卢比，此外他还要吃、要穿。不管怎样吧，你現在既已到这里来了，又是一个婆罗門姑娘，也的确有困难，所以你也許最好还是同我們一道去吧。我們一家那么多人吃飯，每天糟蹋的东西也不知多少，添你一个人倒也算不了什么。你的工作也許不会很累。現在家里只有我丈夫和我两个人。女儿們我早已都打发出去了，她們嫁的人家都不錯。我們只有一个儿子，他最近已被委派到賽拉根作县长去了。两个月以前我們收到了省长委他差事的一封信。我当时就对我丈夫說，'咱們的罗多——那是我儿子的名字——也不缺錢用，何必讓他去受这份罪呢？我也知道这么一个好职位許多人求都求不到，但讓那可怜的孩子独自跑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生活，可实在不好。他为什么要这样呢？有什么必要这样做呢？'但我的丈夫却只回答說，'我的老天爷，你这全是些不相干的話！这些事你們女人是不懂的。你以为我讓罗多去做县长是为了混生活嗎？咱們倒还沒有穷到那个地步！可是你知道，象他那样一个年紀輕輕的人，总得有一个职业，要不然他就会干出些不三不四的事情来的。'"

船順着风沿河上行，沒几个鐘头就到了貝拿勒斯。这家人一起到城郊一所带花园的小楼房里来了。但在那里却根本看不

見有什么十四个卢比一个月的婆罗門廚师。有一个仆人的确是一个婆罗門，但他却是从奥利薩来的。在印度的东北部，烏瑞亚一向是以劳动力低賤出名的。而且，在卡瑪娜来到不几天之后，納宾加丽忽然不知因为什么大发脾气，工錢也不付就把他辞退了。要她再去找一个十四个卢比一个月的廚师显然已決无可能，于是卡瑪娜就不得不担任了廚房里的全部工作。

納宾加丽規劝卡瑪娜的話可眞是不少。

"你知道，亲爱的，"她有时劝导卡瑪娜說，"对你們这样的年輕姑娘来說，貝拿勒斯可不是个好地方。你可永远也别走出这个院子一步。我要是到恒河去洗澡或者到比斯威斯瓦去敬神的时候，我一定带着你和我一道儿去。"

她隨时提防着，唯恐卡瑪娜逃出了她的手心。这姑娘事实上連和同性的朋友或其他的女仆見見面的机会都沒有。白天得干完家里的許多煩杂的事，到了晚上就得听納宾加丽誹說，她有多少金銀首飾和珠宝，多少金碗銀盘和貴重的綢緞，而只是因为怕被强盜偸去，她所以沒敢带到貝拿勒斯来。

"我丈夫可从来不慣于用这种粗家伙吃飯，最初他簡直是一天到晚埋怨。他还說，'那些东西就是叫人偸掉几件又有什么关系？我們不隨时都可以再去买嗎？'但我可永远不能同意他这样浪費錢財。我宁愿暂时吃一点苦。你知道，在我們自己家，我們有非常大的一所宅子，仆人是一群一群的，一共多少我自己也說不清，但我們沒法带上三五十个人和我們一道出門啦。我丈夫提議在这所房子之外再另租一所房子，但我說'不行'，那我可受不了。难得有这么个机会在这里略为安静几天。我們要是再有更多的仆人和住房需要我去照顧，那我就日夜也不得安宁了，"等等令人聞之欲嘔的談話。

第五十二章

卡瑪娜在納宾加丽家的生活簡直象是困在泥滩上的一条魚。她唯一能采取的自救的办法是逃跑，但除非她能够想准了逃到什么地方去，这一着她可决不敢嘗試。上一次的逃跑已使她知道了，在黑夜里，屋子外面的世界是多么可怕，她实在沒有勇气再一次投身到那不可知的世界中去了。

納宾加丽，根据她自己的独特的認識，也算是很喜爱卡瑪娜的，但她这种喜爱的表現形式可实在令人非常厌恶。論說，她是在卡瑪娜正遇到困难的时候救了她的，但她后来却弄得这女孩子并不因此对她怀着感激之情。現在，卡瑪娜更是宁愿多做一千倍的活，也不愿被迫和納宾加丽閑坐在一起去受她的那种折磨。

一天早晨，这位太太又把她叫去嘮嘮叨叨地講了下面的一段話："你听我說，小姑娘，我丈夫今天身体不很舒服，他不能吃平常的飯食，一定要吃一点煎餅。但尽管这样，你可仍千万不要拚命地使上那么多清油。我承認你菜做得很好，可我就不了解你怎么常常要使上那么多清油。那个从烏瑞亚来的婆罗門厨师在这方面就比你强多了。他当然也使清油，但在他做的菜里面就几乎从来嚐不出清油的味道来。"

卡瑪娜一向是不知道回嘴的；听到别人駡她，她也仍然安静地做着她的事，好象她什么話都沒有听见一般。但今天早晨，这些話却刺痛了卡瑪娜的心，直到她坐下来切菜的时候，心里还在想着剛才受到的侮辱。想着，想着，她竟感到人生毫无趣味，生活本身不过是一个負担；而不料正在这个时候她却无意中听到几句話，引起了她很大的注意。納宾加丽把一个男仆人叫到自

己的房間里去，吩咐他去办一件事。卡瑪娜听到她在說：

“你听着，杜尔西，赶快去把納里納克夏大夫請来；告訴他老板病得很厉害。”

納里納克夏大夫！日光象被无形的手指撥弄着的金琴弦一样在卡瑪娜的眼前跳动起来。她立即丟下手中的菜跑到厨房門口去，等待着杜尔西下来。他一走过来，她馬上就問他上什么地方去。

“我去請納里納克夏大夫，”杜尔西說。

“他是一个什么人？”

“嗨，他是这一带最好的一位大夫就是啦。”

“他住在什么那方？”卡瑪娜問道。

“住在城里头，离这里大概有一哩多路。”

卡瑪娜自来这里后，常常把主人們吃剩下的少量的东西分給其他的仆人們吃。尽管常常挨駡，她也始終不肯改变这种习惯。但她所以这样坚决，也实在是因为在納賓加丽严厉的管制之下，下人們經常都吃不大飽。而且男主人和女主人吃飯从来不按时間，所有的仆人又总得等他們吃完才能吃。因此卡瑪娜每天都会被仆人們包圍起来，祈求她給他們一点东西擋擋餓，在这种情况下，她眞是也不忍心拒絕。她这种仁慈的举动很快就使得所有的仆人都极愿为她効劳。

“你們在厨房門口商量些什么鬼事情？你听見沒有，杜尔西？”忽然从樓梯口傳来了一陣尖厉的呼喝声。“你以为我是瞎子，你們干的什么事我都看不見嗎？叫你进城去一趟，你还非得先和做飯的老媽子商量商量？难怪这些天我发現很多东西都丟了！还有你，小姑娘，請你别忘了你是我从路上撿来养在家里的。你就是这样对我报恩嗎？”

納賓加丽始終坚决相信全屋子里的人都共同商量着要想倫

盜她的东西。她相信如果她拿一張弓四处乱射，那至少总有百分之五十的箭会射中目标，同时她更认为有必要让仆人們了解，她已經随时在警惕着，要想欺騙她可不是很容易的。

但这一次，仅就卡瑪娜来說，她这一番牢騷算完全叫作白費。这时小姑娘的心里已完全飄飄然，她象一个机器人儿似的又接着做她的工作去了。

杜尔西快回来的时候，她又到廚房門口去等待着。很快他就回来了，但只是他一个人。

"大夫来了嗎，杜尔西？"卡瑪娜問道。

杜尔西："沒有，他不能来。"

卡瑪娜："为什么不能来？"

杜尔西："他媽媽病了。"

卡瑪娜："他媽媽？难道他家沒有别的人侍候她嗎？"

杜尔西："沒有，他还沒有結婚。"

卡瑪娜："你怎么知道？"

杜尔西："我听到他的仆人們說他沒有太太。"

卡瑪娜："也許他太太死了。"

杜尔西："也可能；但他的仆人布拉加說，从前他在潤波耳那边行医的时候，也沒看見他有过太太。"

"杜尔西！"女主人站在楼梯口尖声叫着。

卡瑪娜立刻跑进廚房里去，杜尔西也就匆忙地赶到他女主人那边去了。

納里納克夏——在潤波耳行过医——卡瑪娜心中的疑团立刻完全打破了。杜尔西出来的时候，她又向他探問了一些情况。

"我跟你說，杜尔西，我有一个亲戚，他的名字完全和那大夫一样——他是一个婆罗門，是不是？"

杜尔西："哦，是的，他是一个婆罗門，屬于查杜瑞亚种姓。"

杜尔西恐怕女主人又发現他呆在廚房門口和卡瑪娜談話，說到这里他就匆忙地走开了。

卡瑪娜馬上自己找到納宾加丽那里去，对她說，她已經作完了工作，現在要到达沙斯瓦梅德碼头上去洗洗澡。

納宾加丽："你要出去，那可太不方便了。我丈夫正病着，誰也拿不准他一会儿会不会要吃点儿什么。你为什么单单要在今天出去呢？"

"我剛剛听說，有一个我很早就希望能找到的亲戚現在正在貝拿勒斯。"

納宾加丽："不成，謝謝你吧！ 别把我看得那么傻！ 是誰告訴你的？我猜一定是杜尔西、对不对？我們一定得請他走路。現在你必須明白，小姑娘，只要你还在我家里呆一天，你就別想单独出去洗澡或出去找什么亲戚。那是办不到的，我决不允許。"

她告訴了看門的一声，当时就把杜尔西解雇了，她并且吩咐看門的永远也不許杜尔西在她家門口露面，同时她还严厉地戒飭其他的仆人从此再不許和卡瑪娜讲話。

在卡瑪娜沒有得到关于納里納克夏的消息以前，她一直都还能安心地忍耐着，但現在她的心却一刻也不能安下去了。既然她自己的丈夫就住在这个城市里，她如何可以再在一个素不相識的人的家里呆下去哩。她工作的能力越来越不如从前，納宾加丽当然免不了时常要对她加以斥責。

"你听我說，小姑娘，"她說，"你現在这种态度我可眞看不上眼。你是和誰生气了嗎？ 如果你愿意的話，你完全有自由一天餓着肚子，但你可别想先把我們給餓死呀。近几天你做的东西干脆就沒法吃。"

"我不能再在你們家做下去了，"卡瑪娜回答說。"我已經受不了啦。求你让我走吧。"

"哦，你說得倒眞不錯呢？"納宾加丽气呼呼地說。"这眞是如今做好事的报应！你先想一想吧，就为了安插你，我們已經把在我們家工作多年、为人非常善良的一位老婆罗門廚师辞退了，这会儿天才知道他上哪儿去啦。你还說你自己是一个眞正的婆罗門哩！你以为就这样跑来对我說，'求你让我走！'就成了嗎？你等着吧，要有一天你私自逃跑了，看我会不会向警察局去报告。我儿子是县长，不知多少人因他一句話就送掉了腦袋。你别再同我耍你那些花招了。你大概也听到过加达的事吧？他作了对不起主人的事我們就得給他一个教訓；他現在还坐在监牢里哩！你想这样和我們开玩笑可不成！"

关于仆人加达的那几句話可是一点也不假的。主人硬說他偸去了一只表，那可怜的人就这样被关在监牢里了。

卡瑪娜現在眞是智穷力竭了。終身幸福的日子仿佛就近在手边，但她的手却已被捆得不能动弹了。命运之神眞是和她开了一个非常殘酷的玩笑。整天关在四面墙壁里做着苦工的这种囚犯式的生活，实在叫她难以忍受。現在每到晚上的工作做完以后，她总拿一面头巾包着头，独自跑到寒冷而黑暗的花园前面去。在那里，她靜立在院墙边，凝望着通向城里去的大道。她的急于曲尽妇道的热忱迫使她在自己的想象中沿着那条黑暗的孤寂的大路飞过去，四处去寻找一所她从来也沒見到过的房屋。她常常就这样一連几小时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最后，在她回到自己的卧房里去以前，她总要怀着无限的崇敬向远方行一次礼。

但沒有多久，她的这一点安慰，这么一点自由，也被剝夺掉了。有一天晚上，在她一天的工作做完之后納宾加丽特别派人去叫她。而那个仆人在各处找了一圈之后却跑回来告訴她說，他哪里也找不到那位婆罗門姑娘。

"你是說她逃跑了嗎?"納宾加丽叫喊着問道，她随手拿过来一盞油灯就亲自樓上樓下滿屋子去寻找，但結果仍連卡瑪娜的影子也沒找到。

她最后跑到她丈夫墨剛达拉先生那里去——他那时正半閉着眼在抽着水烟——告訴他，看样子卡瑪娜是已經逃跑掉了。墨剛达拉先生听到这个消息，态度却依然很沉靜。"我曾經告訴过她，叫她千万不要逃跑的，"他昏昏欲睡似地含糊地回答說；"这姑娘眞太不懂事了。偸走了什么东西嗎?"

"因为天气冷我給她包头的那条头巾——我在她的房間里就沒有看到。我还沒有清点不知道別的东西有沒有丢失。"

"派人到警察局去报告，"她丈夫煞有其事的样子吩咐說。于是一个仆人拿着一盞灯就出門去了。不久卡瑪娜回到屋子里来，却碰上納宾加丽为要弄清楚究竟有沒有什么东西被偸掉，正在她房間里翻箱倒籠。

"嗨，你这是在搗什么鬼? 你上什么地方去了?"她一看見卡瑪娜就大叫着說。

"活儿做完以后，我到花园里去散了一会儿步。"

納宾加丽不禁惱羞成怒了。她毫不留情地对卡瑪娜乱罵，所有的仆人都聚到門口来看热鬧。

不管納宾加丽如何象凶神恶煞一般，卡瑪娜从来也沒在她的面前流过一滴眼泪，这一次也并非例外；在她那恶毒的唇枪舌劍的攻击之下，那女孩子仍始終象一座神象似地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最后到納宾加丽这方面的火力已漸衰落的时候，她却毫不客气地叫着說："我想你現在大概对我已經非常不滿意；你最好让我走吧。"

"这你不用担心。如果你以为我还会把你这样一个忘恩負义的东西，好吃好住地养在家里，那你是完全想錯了，不过在我

让你走路之前，先得让你认識認識清楚納宾加丽是什么人。”

卡瑪娜从此連門也不敢出了。有空的时候她只好自己独自关在房里，唯一的安慰就是空想着她現在的苦难已經到了极点，上天总該要来解除她的苦难了。

第二天晚上，墨剛达拉先生要坐車出去溜一溜，他带着两个仆人走了。他走之后，大門便从里面閂上。天黑的时候，門外却忽然有人問主人在不在家。

一听到那声音，納宾加丽立刻跳了起来。

“天啊，納里納克夏大夫来了！布蒂亚！布蒂亚！”但她始終沒有听到布蒂亚的回声，于是她就轉向卡瑪娜說：

“快下去开門去，你听見沒有？告訴大夫我丈夫坐車出去溜一溜，一会儿就回来了。你請他进来稍等一等。”

卡瑪娜提着一个灯籠走下楼去。她的腿战慄着，心卜卜地跳着，两手不住地冒着冷汗，几乎完全不听她指揮了。她这时只躭心自己过于激动的心情会模糊了她的視綫。

她拉开門閂，用面紗遮住臉，然后打开門，在門里面对着納里納克夏站着。

“墨剛达拉先生在家嗎？”他問道。

“不在；請进来吧，”卡瑪娜回答說。

納里納克夏走到客厅里去，他剛剛一坐下，布蒂亚就跑来向他說了剛才納宾加丽吩咐卡瑪娜說的那一段話。

卡瑪娜感到自己的心肺似乎都快要爆炸了；她勉强支持着走到廊子上去，在一个可以清楚地看見納里納克夏的地方停下来，而为使自己心中激动的情緒能慢慢安靜下去，她一歪身就在廊子上坐下了。这时里面的急跳着的心和外面的刺骨寒风对她內外夹攻，使她不禁立刻抖成一团了。

納里納克夏坐在一盞油灯照出的光圈中出神，渾身发着抖

的卡瑪娜却暗藏在廊子上的黑暗中对他凝望着。眼泪不断地从眼眶中涌出来，遮断了她的視綫，但她却隨时匆忙地用手把眼泪揮去。她把她的全部精神都集中在这种凝望中，最后好象这凝望所具有的磁性的引力已要將納里納克夏吸引到她的生命之光所照出的焦点之下去了。他的軒昂的眉宇和安詳的面容在灯光之下閃耀着。每一根綫条都深深地印入了卡瑪娜的心，直到最后她的整个身軀已完全变得麻木无知，好象要溶化到包圍着她的太空中去了。現在她眼前所能見到的只有他的鑲嵌在一圈灯光中的臉。其它的一切全都是空虛的假象，所有它周圍的事物現在似乎已都慢慢消融，慢慢和那一張臉合为一体了。

卡瑪娜从一种半昏迷状态中忽然惊醒过来的时候，看到納里納克夏已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正在和墨删达拉先生談話。他們两个隨时都可能走到廊子上来，发現她在那里偷听，因此她匆忙地站起来躲到厨房里去了。厨房后面有一个門通着前面的小院，屋子里任何人要出去都必須从这个小院經过。

卡瑪娜就站在那里等待着，渾身象火燒一般。象她那样一个卑賤的可怜虫如何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丈夫！他的臉是那样宁靜安詳、那样文雅优美，而在那雅靜中更显出一种天神一般的气概。想到自己終將有一个苦尽甘来的日子，她一次再次虔敬地向天叩拜，感謝神灵。

卡瑪娜一听到楼梯边的脚步声，就立刻跑到沒有点灯的过道边去。布蒂亚拿着一盞灯走过去，納里納克夏跟在她的后面也走过了前面的小院。卡瑪娜这时竟听到自己用詩人的語句在暗暗向他祝禱說：

“天主啊，你的女仆現在正在一个陌生人的家里做奴隶；你从她身边走过，而你却完全不知道。”

一看到墨删达拉先生走出会客室到后面吃晚飯去，她立刻

就跑到那間空屋子里去。她俯身在納里納克夏坐过的那張椅子前面，以額叩地，并亲吻着地上的尘土。啊！她竟被剝夺掉了侍奉他的权利！无法宣洩的滿腹热忱已使她的心悲不自胜了。

第二天卡瑪娜听說，大夫劝墨剛达拉先生到貝拿勒斯以西数百里之外一个气候溫和的地区去居住一段时間；現在他家里的人已开始在为这次旅行做准备工作了。

卡瑪娜立刻去見她的女主人。

“我恐怕，我是决不能离开貝拿勒斯的，”她对女主人說。

“我們能离开，你为什么不能？你一下就变得那么虔誠了嗎？”納宾加丽說，她認为卡瑪娜是因为心里不愿离开这个圣城，故意拿宗教来作为掩飾。

卡瑪娜：“不管你怎么說，我是决定留在这里了。”

納宾加丽：“很好，咱們走着瞧吧。”

卡瑪娜：“我求你不要把我带走。”

納宾加丽：“你这人可真叫人覺得可气！我們把一切都准备好，正要动身了，你却发瘋似地忽然来这一着。时間这么紧迫，我們一下子哪里找一个厨子去？現在沒有你可真不成啦。”

卡瑪娜百般請求也仍属无效；最后她只得跑到自己的臥室里去关起門来，哭一陣，禱告一陣，禱告一陣，又哭一陣。

第五十三章

安那达先生在和他女儿談过話后的第二天晚上，在加尔各答犯过一次的腰痛病，忽然又发了。整个一夜他都感到痛苦万分；直到第二天早晨才稍为好一些。他叫人搬了一把椅子到花園里去，十二月的太阳是很柔和的，他坐在那里一边晒晒太阳，

一边观看着路边的景致，汉娜丽妮給他把茶預备好也送到那里去。他臉色蒼白，两眼下陷，夜来为肉体上的痛苦所折磨的表情还留在他的臉上，一夜之間他似乎已老了許多。

汉娜丽妮看到她父亲的憔悴的面容，不禁感到悲悔交集。她認为他所以犯病是因为她拒絕答应那件亲事引起的，一想到是精神上的煩惱加重了老人肉体上的病痛，她就感到良心上非常不安。如何想办法减輕他的痛苦的問題立刻占据了她的整个思想，但想来想去也仍毫无办法。

这时，阿克謝和大叔突然来临，使她不禁大吃一惊，她預备馬上躲出去，不料阿克謝却拦住她說：

“請不要走。这位老先生是加希波尔的卡克拉巴蒂，他是我国极有声望的人；在西部各省許多人都很熟悉他的名字。現在他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和你們談談。”

两位客人在安那达先生椅子旁边的一个石台上坐了下来，大叔立刻講出了他們所以到这里来的本意。

“我听說，”他开始講道，“你們和哈梅西先生是老朋友，因此我特地来向你們打听打听，你們知不知道他太太的消息。”

这几句开場白就已使安那达先生惊得連話都說不出来了。“哈梅西的太太！”他在喘息略定后大叫着說。

汉娜丽妮立刻低下头去，卡克拉巴蒂却又接着說：“你們也許以为我这人非常古怪，非常不懂礼，但如果你們能耐心地听我把話講完，你們就会知道我从加希波尔老远跑到这里来决不是专为同你們閑談談别人的事来了！我和哈梅西先生相遇是在今年普耶节的时候；他那时同他的太太坐船上西边去，我就和他們在輪船上彼此結識了。你們当然知道，以卡瑪娜的美，任何人見到她都不免会对她傾心。我已經是一个老头子了，各种悲哀痛苦的經历应該使我的心早已硬化，但我現在却始終也不能对那

个年輕可爱的小姑娘忘怀。在船上的时候哈梅西先生还沒有决定上什么地方去，但我們結識了一两天之后，卡瑪娜却对我这个老头子頗有好感，她因此劝她的丈夫在加希波尔下船，和我們一道去住。我的第二个女儿賽娜爱她更胜于她自己的姊妹。至于后来发生的事我現在眞不忍心再去說它。那个可爱的小姑娘究竟为什么会，不管我們一家人如何伤心，就那么忽然丢下我們走开了，我到現在也完全沒法理解。自从她走后，賽娜的眼泪就一直也沒有干过；”一回想起过去的事，大叔已是語不成声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到什么地方去了？”安那达先生十分关切地問。

“阿克謝先生，”大叔說，“一切你都知道的；你来講吧。一想起那些事，我的心都要裂了。”

阿克謝把以往的事很詳細地講了一遍。他自己并沒有加任何評語，但按照他的平鋪直叙的描写，哈梅西的种种作为就已显得丑恶不堪了。

在他的話講完之后，安那达先生态度极郑重地說，“我告訴你吧，这一切我們从来听都沒有听到过。自从哈梅西离开加尔各答以后，直到現在我們始終也沒从他那里得到过半个字的消息。”

“是啊，”阿克謝附和着說，“我們一直是完全被蒙在鼓里，甚至并不十分知道他和卡瑪娜結婚了。我倒想問你一个問題，老先生。你能斷定卡瑪娜的确是他的太太嗎？她不可能是他的一个姊妹或一个什么亲戚？”

“你这是說的什么話，阿克謝先生？”大叔嚷嚷着說。“她当然是他的太太，而且是很少人有过的一位最賢良的太太。”

“这可眞是一件怪事，”阿克謝大发議論說，“做太太的越是賢良，她就越会受到不堪的待遇。愿上天重重地懲罰那些应該

受到懲罰的人吧！"說完他大大地叹了一口气。

"这眞是一件非常悲慘的事，"安那达先生搔搔他的稀松的头发感慨地說，"但这件事現在旣已沒法挽救了，我們又何必再去为它悲伤呢？"

"可是，事实上，"阿克謝回答說，"我根本不十分相信卡瑪娜眞是自杀了。我認为她很可能已經逃跑出来，因此这位先生和我一同到貝拿勒斯来，預备到各处去仔細探詢一番。現在很显然，你們在这方面是不能对我們有什么帮助了。但我們仍預备在这里花几天工夫去尋訪尋訪。"

"哈梅西現在在什么地方？"安那达先生問道。

"他沒有給我們留下任何地址就离开我們走了，"大叔回答說；而接着阿克謝却說道，"我倒并沒有見到他，但我听說他已經又回到加尔各答去，我相信他还預备再去參加阿里波的律师公会哩。一个人，特别在哈梅西那种年龄，决不会因一件事情永远感到悲伤的。（对卡克拉巴蒂）走吧，老先生，我們一定到城里各处去仔細訪問訪問。"

"你不到我們这儿来住嗎，阿克謝？"安那达先生問道。

"我恐怕現在还不能給您一个明确的答复，"阿克謝說；"这件事使我心里感到不安极了，安那达先生。我决定要把我停留在貝拿勒斯的全部时間用来做这个尋訪工作。想想那个嬌生慣养的女孩子当时所处的境地吧；我們可以想象她一定是感到家里的生活实在沒法忍耐下去了才被迫逃了出去！現在我們更不知道她正受着什么样的罪。哈梅西对她的遭遇也許能漠不关心，但我的天性却不容許我那样做。"

阿克謝和大叔走后，安那达先生只急得一个劲拿眼睛看他的女儿。在汉娜丽妮方面，因为她知道她父亲一定会为她担忧，所以一直都竭力使自己保持鎮靜。

“爹，”她最后終于开口說，“我想你有必要找一个医生来把身体彻底檢查檢查。近些日子来一点小事情都会引起你极大的不安，所以你显然极需要好好治一治。”

安那达先生听到这話心里稍为安了一些。看到汉娜丽妮在听到别人那样无情地指責哈梅西的行为之后，还能这样关心到他的健康，压在他心上的一块石头也就落下去了。在平常的情况下，他一定会用几句簡单的話撇开这个問題，但这时他却回答說：“你說得很对，如果我早檢查檢查，那岂不更好。我最好現在就派人去把納里納克夏大夫請来，你覺得怎么样？”

汉娜丽妮感到自己一听到别人提起納里納克夏的名字就多少有些不安。再要和从前一样，在她父亲的面前和他見面，那是很需要作一番掙扎的。然而她却仍表示极高兴的样子回答說，“那太好了。我馬上派人去請他吧。”

汉娜丽妮外表上的冷漠竟增加了安那达先生的勇气，他止不住提出了那个早使她感到刺心的問題。

“說到这里，汉娜，”他对她說，“关于哈梅西的那件事——”但汉娜丽妮立刻打断了他的話。

“这儿的太阳太大了，爹；你必須馬上进屋子里去；”說完不等他有机会提出反駁，她就扶着他的一只胳膊把他拉到屋子里边去。她让他在一張躺椅上坐下来，拿毯子給他圍上，递給他一張报紙，亲自替他把眼鏡从匣子里拿出来給他戴上，然后吩咐他說，“現在你先讀一会儿报紙，我出去一会儿馬上就来，”說完她就走了出去。

安那达先生象一个听話的孩子一样，預备尽量听从汉娜丽妮的吩咐，但女儿的事在他心中所引起的忧慮使他实在无法集中心思去閱讀报紙。最后他終于把报紙放下，起身去找尋他的女儿。虽然那时还是早晨，他却发現她的房門关上了，他于是一

声不响地走到阳台上去，在那里来来去去走了好几趟，后来实在忍不住了，他又跑到她的房門口去。可是那門还仍然是紧紧地关閉着。他只得又一次退回到阳台上，疲憊地在一張椅子上坐下来，心煩意乱地搔抓着自己的稀薄的头发，一直到納里納克夏来到的时候。

納里納克夏大夫在給安那达先生檢查了一番，并給他开好一張藥方之后，就轉过身来問汉娜，病人是否遇到了什么煩心的事。

对这个問題汉娜只給了一个并不十分肯定的回答。

"如果可能，"納里納克夏說，"就必須让他心里永远沒有任何煩惱和忧慮。我自己母亲的病也使我同样感到为难。因为她常常一点小事也放不下心，所以要保持她身体的健康始終很困难。一点点煩心的事——比方說昨天白天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就能使她昨天夜里一夜也睡不着。当然我一直总尽量避免让她听到任何刺激她感情的話，但人世間的事是这样复杂，要想完全避免几乎就根本不可能。"

"今天你的臉色也不很好，"汉娜丽妮說。

納里納克夏："哦，我的身体好得很！我几乎是从来不大生病的。昨天夜晚我很久沒有睡，那也許就是我的臉色为什么不如平常的原因。"

汉娜丽妮："如果你母亲能够有一个女人經常在她身边侍候她，那情况就要好得多了。你自己去侍候她总难照顧得很周到，何况你还有你自己的工作。"

汉娜丽妮講这段話的时候并沒有想到她自己，她这样講当然也不能說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但她剛剛一說完，却忽然想起納里納克夏可能会从她的話里想到另外一些事，她不禁立刻羞得满面通紅了。而納里納克夏一看到她那种羞怯的态度，当然

也就不可避免地想起了他媽媽說起的那件柔事。

汉娜丽妮为掩盖自己的失言，連忙补充說："她不可以找一个年輕的女仆侍候她嗎？"

"我一直都常常劝她雇一个女人来侍候，"納里納克夏說，"但直到現在她也始終不肯。她对于各种宗教仪式奉行維謹，我們当然不能希望一个花錢雇来的用人和她一样事事那样留心。而且还有一点，讓一个并非完全心甘情愿的人去侍候她，她天生就沒法容忍。"

汉娜丽妮沒有就这个問題再发表什么意見，过了一会儿之后她又开口說："当我竭力按照你所講的道理作去的时候，我总經常不断地遇到許多阻扰，而我常常禁不住讓那些东西打断了我的进程。那些东西使我感到恐怖，甚至感到絕望。你想我永远也沒有办法使我的心堅定下来嗎？外界的一些刺激会永远这样弄得我总不能专心一志嗎？"

汉娜丽妮的这种可怜的呼声使納里納克夏不禁楞了一下。

"你必須了解，"他略为思索了一会儿之后說，"上天完全是为了堅强我們的心志，才在我們生活的道路上設下重重的障碍，你决不能因此就丧失了勇气。"

"你明天早晨能到我們这边来坐一会儿嗎？"汉娜丽妮說，"想到你能給我一些帮助，我感到自己立刻就平添了无限力量。"

在納里納克夏的安詳而堅强的声調和表情中，汉娜丽妮找到了她所需要的一种能使她的心趋于安定的力量。甚至在他走了以后，她心上还可以感覚到經他触摸过而产生的安撫作用。她静立在臥房前面的阳台上，眺望着浸浴在日光下的野景。在正午时的这种輝煌壮丽的景象中，她看到万有世界一方面既在那里运轉不息，一方面又似完全处在静止状态中，一方面現出万鈞的气势，一方面又是那样文静安和，她于是也以同样强勁而从

容的姿态，带着她的烦恼的心没入了浩瀚无边的天地的怀抱。就在她感到无限幸福的这一瞬間，月光和閃亮的藍色天空，已在她的灵魂中注入了无限永恒的福祉。

汉娜丽妮想到了納里納克夏的母亲。老太太所以心情不安、彻夜不眠的原因是很明显的。汉娜丽妮第一次听到人提起那件婚事时所感到的惊恐，现在已慢慢消失，她已經不是那样本能地感到厌恶了。现在她只覺得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更不能离开納里納克夏，都更对他怀着崇敬之意，只不过她心中还仍然完全沒有那种表示爱欲的不安和苦悶。在他的那种一意舍己为人的生活中，他当然并不需要女人的爱情，然而他却完全和其他的人一样，应該有人侍候和照顧。他媽媽年紀已老而且常在病中，他就沒有一个人經常去照顧他。在我們今天的这个世界上，納里納克夏的生命实在是我們应該重視的一件財富。前去侍候象他那样的一个人实际是一种宗教事业。

今天早上听到的关于哈梅西的那一段事，对她的确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一直来她都竭尽一切努力逃避开那个殘酷的打击对她所发生的影响。但这时在完全不同的一种心境中，她感到自己实在沒有理由再因哈梅西的事怀着悔恨之心了。她完全沒有意思去評論他，或对他加以审判。尽管住在地球上的无数生灵进行着各种各样、好的坏的、千奇百怪的活动，我們所生存的地球却永远不停地按照自己的軌道在那里运轉，汉娜丽妮因此感到自己也完全沒有必要去担任評判者的角色。现在她的本能的要求是从自己的思想中完全驅除掉有关哈梅西的一切。当她想到卡瑪娜的遭遇的时候，心上也禁不住一抖，但无論怎么說，她对自己問道，她和那个不幸的自杀事件究竟有什么关系呢？然而，这时羞愧、厌恶和怜憫之情終又占据了她的心，她于是双手合掌禱告着說："啊，天主，我自己并沒有过錯，为什么老让这

些思想煩惱着我呢？我懇求你把我从这些尘世的紛扰中救拔出去吧。让我从此割断一切尘緣。我沒有更多的要求，只希望我能在你的这个世界上安靜地生活下去！”

尽管安那达先生急于想知道哈梅西和卡瑪娜的那一段故事在汉娜丽妮心中所引起的反响，但他却沒有勇气再对她公开提起这件事。她坐在阳台上一边做着針綫活一边沉思着的时候，他曾經准备走到她身边去，但一看到她那种悵惘的神情，他立刻又吓得跑开了。直到黄昏时候他坐在她身边看着她把大夫給他开下的葯粉放在一杯牛奶中調好后遞給他，他才找到了一个开口的机会。他先让汉娜丽妮拉下窗帘来遮住了强烈的光綫，等到屋子里阴暗的程度已使他感到滿意了，他才慢慢搭訕着說，“他似乎还是一个好人，我說早晨来看我們的那个老人。”但这話却并沒有引起汉娜丽妮提出她自己的見解，他因为一时再想不出别的过桥的話，于是就只得直截了当地說到正題上去：

“哈梅西的那些行为眞使我非常吃惊。过去虽然也听到过关于他的許多閑話，但直到今天以前我一直都还完全不相信。然而現在——”

“不要談这些事，爹，”汉娜丽妮懇求說。

“我也不愿意談論这件事，亲爱的，”安那达先生說，“但是在上天的安排下，我們的幸福和悲哀总不是和这个就是和那个人糾纏在一起，我們沒有办法对他們的行为完全不聞不問。”

“不对，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汉娜丽妮爭辯說。“我們不能让我們的幸福和悲哀以任何一个个人为轉移。我現在的心情很好，爹。如果你一定要这样不必要地为我的事悲痛，那只不过会使我感到羞愧不安而已。”

“汉娜，亲爱的，我是个已經上了年岁的人，你的事情不定，我是永远也不会快乐的。在你还沒有結婚以前，我又怎么能够

安心地死去！”

汉娜丽妮沒有作任何回答，她父亲于是又接着說：“你必須明白，亲爱的，我們决不能因为遇到了一次伤心失望的事，于是就摒弃生活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也許因为你过于悲痛，你現在完全不能理解你应該如何才能使自己的生活幸福，使自己不致虛度一生；但你必須記着，我的一切作为都不过是为你的幸福着想。我知道什么地方有你的幸福和快乐，所以我求你不要拒絕我曾对你說起的那头亲事。”

汉娜丽妮一边使勁地眨着眼睛，一边大声叫着說：“請不要再談这些了！只要你同意，任何人来提亲我也决不拒絕。不管你吩咐我什么我总一定听从你的意思。我現在只求你让我有一个机会消除掉心中的疑虑，让我先能够作一番心理上的准备。”

安那达先生在黑暗中伸手摸到了他女儿的被泪水浸湿的脸，然后把手輕輕地放在她的头上。他再沒有講任何話。

第二天早晨，父亲和女儿坐在树蔭下喝茶的时候，阿克謝又来了。

“一点影子都还沒有找到，”他看到安那达先生的疑問的眼光，于是回答說；然后，他接下主人奉給他的一杯茶，就在桌子边坐了下来。

“哈梅西先生和卡瑪娜的一些零星东西，”他接着說，“現在还放在卡克拉巴蒂的家里，他不知道該把它們送到什么地方去。如果哈梅西先生知道了你們現在的住处，他一定会直接找来的，所以也許你們——”

“我从来也沒有想到你是这么一个糊涂人，阿克謝！”安那达先生生气地打断了他的話。“哈梅西做什么会到这里来，我們为什么应該替他照看东西？”

“可是，不管哈梅西先生犯了什么过錯，不管他有多少不是，

他現在一定眞誠地感到后悔了,再說,毫无疑問,他的老朋友們总应該对他表示一点同情。您認为我們都应該和他一刀两断嗎?"

"你老提这件事不过是故意要招我們煩惱,阿克謝。我請求你在任何情况下,永远也别再对我提起这个問題了。"

"你用不着生气,爹,"汉娜丽妮安撫地說,"这样只会使你的身体更感到难受。阿克謝先生爱說什么就让他說吧,这話也沒有什么不可以說的。"

"我永远也不再提了!"阿克謝說。"求您原諒;我刚才实在不了解情况。"

第五十四章

現在已到了墨剛达拉先生准备出发到米路特去的前夕。全家的人都得陪他一道去,一切东西都已經完全收拾好了。卡瑪娜希望忽然有什么意外的事情发生阻止住这次旅行,同时她更虔誠地祈禱,希望納里納克夏大夫至少再来看望他的病人一次,但两种希望显然都不可能实現了。

納宾加丽因为恐怕她的女厨趁着收拾东西全家忙乱的当儿暗自逃走,几天来一直把卡瑪娜留在自己的身边,让她整天忙着收拾箱籠。

在万分絕望中,卡瑪娜希望自己会忽然害下一場重病,迫使納宾加丽把她留下。她也想到很可能他們会把某一位大夫請来給她医治。那个病也可能是一种不治之症吧,但她仍閉上眼睛,假想自己将如何怀着无限崇敬匍匐在她的医生的脚前含笑死去。

納宾加丽那天夜晚让卡瑪娜和她睡在一起,第二天一早她

更让她和她同坐在一辆馬車里前往火車站去。墨剛达拉先生坐的是二等車，納宾加丽和卡瑪娜坐在专供妇女乘坐的优三等車廂里。

火車准时离开了貝拿勒斯。汽笛声象一匹发瘋的意图毁灭一切的大象发出的鸣叫，卡瑪娜則更感到这只瘋狂的野兽正用它的牙齿在撕咬她的灵魂。她睁着一双怀着依恋之情的眼睛望着窗外，一直到納宾加丽忽然跑来向她要檳榔匣子，才把她从迷梦中惊醒。

卡瑪娜把檳榔匣子递給她，但她剛一打开匣子就生气地吼叫起来。

"哼！我早就預料到了！你把檸檬精丟下了！現在你叫我怎么弄？任何事情，除非我亲自动手，就准得出岔子。你完全是有意这么做，存心要使我心煩！你是有意在和我过不去！今天菜里忘了放盐，明天牛奶里忽然会有了泥土味！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搗些什么鬼嗎？行，你等着瞧吧，等到了米路特以后，我准得叫你認識清楚我是什么人！"

当火車开过城外的大桥的时候，卡瑪娜在車廂的窗口探出身子去，要对卧伏在恒河岸边的圣城最后再看一眼。

她本完全不知道納里納克夏住在哪个区域，但当火車急馳而去到处点綴着小山、房舍和尖頂神庙的如画的景色在眼前飄过的时候，她感到一切都因为他的存在变得非常圣洁了。

"天啊，你到底伸着脖子在瞅些什么？"納宾加丽大声叫着說。"你以为你能够象一只鳥儿一样，一展翅膀就可以飞出去了嗎？"

貝拿勒斯現在已看不見了。卡瑪娜只得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来，痴对着外面空曠的野外出神。

火車終于到达了馬哈尔賽瑞，但車站上的喧扰和擁挤的人

辫在卡瑪娜的眼中都空虚得象梦中的景象。她机械地从一个車廂走到另一个車廂。

这一列开往米路特的火車又快要开动了，而这时，完全出乎卡瑪娜的意料之外，她却听到一个极熟悉的声音叫了一声，"媽媽！"她轉过头去竟看到烏梅希站在月台上！她的臉上立刻現出了无限的欢欣。

"你在这儿，烏梅希！"她叫道。

烏梅希拉开了車廂的門，几秒鐘之后，卡瑪娜便已和他一起站在月台上了。他伏身在她的面前，向她行了一个表示最高尊敬的大礼——用手粘起她脚上的尘土来擦在自己的头上。他高兴得嘴都合不攏了。

她一下車，車上的服务員立刻就又把門关上。

"你在那里干嘛？"納宾加丽对卡瑪娜尖声狂喊着。"車要开了！快上来！快上来！"但卡瑪娜对她的喊叫連理都沒有理。

汽笛鳴叫了一声，火車突突地噴着气緩慢地开出車站去了。

"你从什么地方跑到这里来的，烏梅希？"卡瑪娜問道。

"从加希波尔。"

"那里那些人都很好嗎？大叔近来怎样？"

"他很好。"

"我的大姐賽娜佳好嗎？"

"她的眼睛都差点哭瞎了，媽媽。"

卡瑪娜的眼睛里立刻充滿了眼泪。

"烏米怎样？"她接着又問。"她还記得她的姨嗎？"

烏梅希："他們叫她喝牛奶的时候，要是不把你走之前送給她的那双小手鐲給她戴上，她就会怎么也不肯喝。而每次一給她戴上那双鐲子，她又总要搖动着她的一双小胳臂，滿口乱叫着，'姨走了，再見！'她媽媽一听到她这样叫就止不住又要抹眼

泪。"

卡瑪娜:"你到这里干什么来了?"

烏梅希:"我在加希波尔呆膩了,所以我就离开了那里。"

卡瑪娜:"你准备上哪儿去呢?"

烏梅希:"我准备跟你一道儿去,媽媽。"

卡瑪娜:"但我身上一个銅子儿也沒有。"

烏梅希:"沒有关系。我有錢。"

卡瑪娜:"你哪里来的錢?"

烏梅希:"你給我的那五个卢比我一直还沒有花。"說着他就把錢拿出来給她看。

卡瑪娜:"那么我們走吧,烏梅希,我們到貝拿勒斯去;你覺得怎么样?你能去买两張火車票嗎?"

"当然能,"他立刻就去把車票买来了。

火車已停在車站上。他看着卡瑪娜坐定以后,就告訴她,他去坐在后面的一节車里。

"我們到什么地方去呢?"他們在貝拿勒斯下車的时候,卡瑪娜問道。

"不用发愁,媽媽!我一定把你帶到一个好地方去。"

"好地方,可不是!"卡瑪娜大声叫着說。"在貝拿勒斯这地方你知道东西南北嗎?"

"这里我熟极了。且等我把你領到了地方你再說。"

他領着卡瑪娜僱了一輛馬車,他自己爬上駕駛台坐下。在一所房子前面馬車停下来了,于是烏梅希就叫喊着說,"我們得下車了,媽媽。"

卡瑪娜走下車来,隨着烏梅希走進那所房子里去,这时他却向还躲在屋子里面的人打招呼說:"嘿,老爹,你在家嗎?"

旁边屋子里有人回答說,"是你来了嗎,烏梅希?你从什么

地方来的？”

紧接着卡克拉巴蒂大叔手里拿着一根水烟袋走了出来，烏梅希的臉上立刻現出了欢乐无比的笑容。

卡瑪娜一时間却簡直是惊呆了，她极恭敬地向卡克拉巴蒂行了一个祇。卡克拉巴蒂最初也是好久說不出一句話来，即到他后来勉强开口的时候，他也还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么，連手里拿的烟袋都胡里胡涂不知放到什么地方去了。

最后他扶着她的下巴，扳起她的瘦削的臉来說，“我的小姑娘終于回到我身边来了。快跟我上樓去吧，亲爱的”；接着他就叫喊着，“賽娜！賽娜！快来看是誰来了！”

賽娜佳立刻走出自己的房間，跑到楼上过道里楼梯口边来。卡瑪娜在她的面前伏下身去，撫足行祇。賽娜佳匆忙地把这逃后归来的小姑娘拉起来，拥抱着她，在她的額头上亲吻。

她滿臉流着眼泪激动地叫喊着說，“哦亲爱的！哦亲爱的！就那样丢下我們走了！你想不到我們会怎样伤心嗎？”

“不要再談那些了，賽娜，”大叔說；“你最好先去給她預备早飯吧。”

就在这时，烏米也跑来了，她揮动着胳膊高兴地大叫着：

“姨！姨！”

卡瑪娜把她一把抱起来，紧抱在自己的怀中，沒头沒脑地在她臉上乱吻。这时賽娜佳才注意到卡瑪娜的头发是那样凌乱，衣服也破旧不堪，心里眞感到难过极了，她立即把她拉到房里去梳洗，讓她先洗了一个澡，然后拿出自己的最好的衣服来給她穿上。

“我想你昨天夜里一定睡得很不好，”她說。“你看你的眼睛都凹下去了。我現在給你去預备早飯，你最好先去睡一会儿吧。”

“不啦，謝謝你，大姐。我愿意同你一道儿到厨房里去，”于是这两个朋友就一同到厨房做飯去了。

当大叔决定听从阿克謝的建議准备动身到貝拿勒斯来的时候，賽娜佳也坚持要同他一道儿来。

“但比賓还沒有到放假的时候呀，”大叔反駁說。

“那有什么关系？我自己一个人去。媽媽在家里，她自会給他把一切都安排得很好。”——这是賽娜佳第一次自愿和她的丈夫暂时分离。

大叔被迫同意了，因此他的女儿一路陪着他来到了这里，但当他們在貝拿勒斯下車的时候，他們却看到烏梅希也从火車里走了出来，他們当时就問他为什么也跑来了。很显然，他的动机是和他們完全一样的，但因为現在烏梅希已变成了大叔家里不可缺少的一个人，如果他离开了他們家，女主人就会感到非常不愉快，父女俩就只得竭力劝他回去，最后总算得到了他的同意。至于那以后的事，讀者已經知道了。烏梅希自卡瑪娜走后，就感到加希波尔的生活无法忍耐，有一天早晨，当他被派到市場上去买东西的时候，他就趁机逃跑了。他拿着給他买东西的錢，渡过恒河，一直跑到火車站去。大叔听到他逃跑的事曾經非常憤怒，但照現在发生的事情来看，这个小罪犯倒是不应該受到責罰的。

第五十五章

那一天阿克謝曾到卡克拉巴蒂的住处来拜望过，但关于卡瑪娜已經回来的事大叔却一个字沒有提，因为他現在已經知道哈梅西和阿克謝并沒有什么感情。

这一家子人誰也沒有向卡瑪娜問起过，她为什么逃跑或曾經跑到什么地方去的事，事实上从所有他們那些人的态度来看，就好象卡瑪娜原是和他們一道儿上貝拿勒斯来游玩来了。只有烏米的娘娟拉希米尼亚曾有一次意思想指責她几句，但大叔却立刻把她拉到一边去，警告她永远也别再提起那件事。

那天晚上，賽娜佳让卡瑪娜和她睡在一起。她用一只胳膊摟住卡瑪娜的脖子，把她摟在自己的怀里，然后用另外一只手在她的身上輕輕撫摸着。这种撫摸是对卡瑪娜的一种无言的請求，希望她把她的悲慘的秘密傾訴出来。

"你們大家是怎么个看法呢，大姐？"卡瑪娜問道；"你們不对我生气嗎？"

"如果我們会因那种事对你生气，那我們也未免太糊涂了，"賽娜佳回答說。"我們知道如果有別的路可走，你也决不会干出那种叫人吓掉魂的事情来的。我們所感到悲伤的，只是上天为什么竟会使你遭到那样可怕的苦难。一个决不可能犯下任何罪行的人却竟会受到这种懲罰，这眞是一件令人不能想象的事！"

"你愿意听我把整个那些事情全告訴你嗎，大姐？"卡瑪娜問道。

"当然愿意，亲爱的，"賽娜佳极温和地說。

"我不知道在这以前我为什么沒有对你講；不过那时的实际情况也的确不容我有时間去思考这些問題。事情的发生簡直象一个晴天霹靂，我只感到我永远也沒有臉再見你們了。我沒有媽媽或姊妹，大姐，但你却既是我的媽媽又是我的姐姐，这就是我为什么准备和你談講这些事的原因；不然的話，我是对任何人也不愿意講的。"

卡瑪娜感到自己已无法再躺臥着，她于是就坐起身来。賽娜佳因此也爬起来和她相对坐着；这样坐定之后，卡瑪娜就开始

对她講說了自己婚后的全部生活情况。

卡瑪娜講到結婚以前，甚至在結婚的那天夜晚，她都一直沒有抬头看过新郎一眼，賽娜佳禁不住打断她的話說：

“象你这样的傻姑娘我眞从沒見过！我結婚的时候比你年紀小多了。但你可不要以为我会那么害臊，連看我丈夫一眼都不敢！”

“并不是因为什么害臊，大姐，”卡瑪娜接着說。“你想一想，我已經差不多早过了結婚的年龄，突然之間，别人替我安排好一切馬上就让我結婚了，村子里其他的姑娘們当然全都拚命拿我开玩笑。因此就为了要表示，在我这个年岁能嫁到一个丈夫，我并不認为自己是多么幸运，所以我始終也不屑对他望一眼。实际上我甚至想到对他发生一絲毫的兴趣，哪怕只是在自己的心里，都是非常不应該，非常可耻的。而現在这可眞叫是自作自受了。”

卡瑪娜講到这里略为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她又說：“以前我曾經对你講过，在我們結婚以后我們的船如何被大风吹翻，我們又如何得救的事；但在我对你講那一段話的时候，我还完全不知道，那个救我的人，那个我以为是我的丈夫，我准备和他終身相守的人，却根本不是我的丈夫！”

賽娜佳一听到这話眞感到惊愕万分；她立刻把身子移到卡瑪娜那一边去，用胳膊摟住了她的脖子。“啊，可怜的孩子——竟会有这种事情！現在我完全明白了。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啊！”

“一点不錯，大姐，”卡瑪娜說，“这眞是太可怕了！我眞愿我当时被水淹死了，躲过了后来发生的这一切！”

“难道哈梅西先生一直也沒有发現这个錯誤嗎？”賽娜佳問。

“有一天，在我們結婚之后不久，”卡瑪娜接着說，“因为他喊

我'撒西娜,'我就对他說.'我的名字叫卡瑪娜,你为什么叫我撒西娜呢?'我現在知道,他那时必定已經发現了这里面的錯誤;但是大姐,我一想到那些日子的情景,真覺得自己实在是再沒有臉去見人了";卡瑪娜說到这里又沉默了下来。

最后賽娜佳終于一点一点从她嘴里問出了整个这件事的真象。

在她把全部情况弄清楚以后,她就对卡瑪娜說,"这件事真是太不幸了,亲爱的,但另一方面,你遇上了一个哈梅西先生,而沒有落在别人的手里,这仍应該說是不幸中的大幸。不管你怎么講,我現在真为可怜的哈梅西先生感到非常难过!

"現在已經很晚了,卡瑪娜,你一定得赶快睡下。因为你好多天来常常那样整夜哭泣,整夜不能睡覺,你的臉色已經非常难看。这件事究竟应当怎么办,等我們明天再仔細商量吧。"

卡瑪娜一直还把哈梅西写給汉娜丽妮的信带在身边。第二天早晨,賽娜佳单独去見她的父亲,把那封信給他看。

大叔戴上眼鏡,仔細地把信讀了一遍;接着他把信装回到封套里去,又取下眼鏡来对他的女儿說:"你看这事該怎么办呢?"

"烏米好几天来都有点伤风,还有些咳嗽,爹,"賽娜佳說;"我倒想把納里納克夏大夫請来給她看看。在貝拿勒斯大家都常常談到他和他的媽媽,但我們却从来也沒有見到过他。"

大夫来給孩子看病了,賽娜佳迫不及待地希望見到那大夫一面。

"快来吧,卡瑪娜,"她叫喊着。但卡瑪娜在納賓加丽家里的时候虽然是那样急不可耐地要想見到納里納克夏,这时却羞得連脚都抬不起来了。

"卡瑪娜,你这个死丫头,"賽娜佳嚷嚷着說,"别让我在这儿浪費时間了;烏米并沒有什么大病,大夫在这儿呆不了一会儿就

会要走了。如果再让我在这里劝說你半天，我也就别想見到他了"；說着她就拖着卡瑪娜往外走，一直把她拖到房門口去。

納里納克夏很仔細地上上下下把烏米的肺部檢查了一番，然后开下約方就起身走了。

"不管你过去曾遭到什么样的不幸，卡瑪娜，"賽娜佳說，"現在无疑已交了好运了。你且安心地再等待一两天吧，亲爱的。一切事情自有我們来替你安排。这期間我們也一定經常請納里納克夏大夫来看烏米，决不让你和他完全不能通一点消息！"

有一天大叔特別挑了一个納里納克夏不在家的时候，前去請他。仆人告訴他，主人不在家。"哦，"大叔說，"你們老太太在家嗎？請你进去告訴一声，說我想見見她，行嗎？你就說有一个老婆罗門特别来拜望她来了。"

他很快就被領了进去，一見到克西曼卡瑞他就自己介紹說：

"在貝拿勒斯我常听到許多人談起您，老媽媽，能够見您一面，真使我感到增添了无限光彩。我現在来打扰您也不是为了什么別的事。我有一个小孙女儿病了，我是来求您的少爷去給看看的，但他現在不在家。我覺得我应該进来向您表示一番敬意之后再走。"

"納里納一会儿就会回来了，"克西曼卡瑞說；"請你坐下来等一会儿，好不好？天已經不早了；我叫他們給你預备一点吃的东西吧。"

"我早就想到，"大叔說，"您决不会让我空着肚子回去的。許多人一見到我就能認出来我是一个非常貪嘴的人，但他們也总縱容我的这种毛病。"

克西曼卡瑞极高兴地請大叔吃了一頓。"你明天中午一定到这里来吃午飯，"她說。"今天沒有想到你来，我們也沒預备什么东西請你。"

“啊，到时候您千万别忘了我老头子就是，”大叔說。“我住得离这里很近。只要您吩咐一声，我就可以带着您的仆人去，让他認清我住的地方。”

經过了几次这样的拜会之后，大叔就已在納里納克夏的家里变成了一位极受欢迎的客人。

有一天克西曼卡瑞特别把她儿子叫来，对他說，“納里納，你可决不能向我們的朋友卡克拉巴蒂收費！”

大叔大笑了。“他在接到他媽媽的命令以前，早已执行了那个命令了。他从来也沒要过我一个錢。慷慨的人見到穷人，一眼就認得出来。”

父女两人为执行他們的計划又忙了好几天，直到有一天早晨，大叔对卡瑪娜說，“走吧，姑娘，我們得去洗个澡；今天是达沙斯瓦梅德节。”

“你也得同我們一道儿去，大姐，”卡瑪娜对賽娜佳說。

“我不能去，亲爱的，”賽娜佳說，“烏米的病还沒有好。”

从浴場回来的时候，大叔却領卡瑪娜走着和去的时候不相同的另外一条路。

路上他們追上了一位剛剛洗完澡向回走的老太太，她穿着一身綢衣服，还提着一罐从恒河打来的水。大叔把卡瑪娜推到她的面前去，并对她說，“这是大夫先生的母亲，亲爱的；你快行礼吧。”这話使卡瑪娜不禁大吃一惊，但她却立刻在克西曼卡瑞的面前伏下身去，恭敬地触摸了她脚上的尘土。

“啊呀，这是誰？”克西曼卡瑞惊問道。“多么漂亮的一个姑娘！簡直就是一位小拉克西米，”她同时更拉开卡瑪娜的面紗仔細端相她的阴沉的臉。“你叫什么名字，亲爱的？”她問道。

卡瑪娜还沒有来得及回答，大叔就插嘴說：“她的名字叫哈瑞达西，是我的一位堂兄的女儿。她現在已經是无父无母，所以

一直在我家里住着。"

"走吧，老爹！"克西曼卡瑞說，"你們两人現在最好都一同到我家去吧。"

克西曼卡瑞把他們領回家以后，就叫人去找納里納克夏，但那时他却沒有在家。大叔自己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来，卡瑪娜也在下面找了一个座位坐下。

大叔馬上就談讲开了。"不瞞您說，我这侄女可眞是苦命得很。在她剛結婚的第二天，她丈夫便立志作一个苦行主义者离开家走了，自那以后，她从来也沒有再見到过他。現在，她只希望能找到一个圣洁的地方在宗教生活中了此一生；宗教是她目前能找到的唯一的一种安慰了。但我的家却不住在这里，我又不能放弃我在加希波尔那边担任的工作。我需要靠那个工作来維持一家人的生活，所以我决不能同她一起在这里留下。这就是我現在要想求您多多帮忙的地方了。如果她能留在这里，您能够拿她当您的一个女儿看待，那我可就非常安心了。任何时候，您如果感到不愿意要她呆在您家里了，您只要把她送到加希波尔去交給我就行了；可是我敢說，您只要同她在一起相处上三两天，您就会发現她眞是一个了不起的好孩子，从此永远也不会愿意和她分开手了。"

"啊，你这个建議实在太好了，"克西曼卡瑞說；"我要能有这样一个女孩子常在我身边，那可眞是再好不过的事。好些次我都曾在大路上遇到一些素不相識的姑娘，我极高兴地把她們带到家里来，給她們吃的东西和穿的衣服，但我始終也不能使她們自愿在我这里留下来。現在你旣愿意把哈瑞达西交托給我，以后的事情你可以完全不必担心了。我的儿子納里納克夏，你一定常听人談起过——他是一个很好的孩子；这里除了我和他之外再沒有別人。"

“納垂納克夏的名字是誰都很熟悉的，”大叔說，“知道他和您住在一起，我更是从心里头感到高兴。我听說他太太在他們結婚之后不久就淹死了，而从那以后，他就已变得近乎是一个苦行主义者了。”

“一切都是天意决定的，”克西曼卡瑞說，“不过求你别再談起那件事吧。一想起来我就禁不住毛骨悚然。”

“如果您同意的話，”大叔說，“我現在就可以把哈瑞达西留在您这里，但我也許时常要来看看她。还有她的堂姐；她也要过来向您請安。”

大叔一走之后，克西曼卡瑞就把卡瑪娜拉到自己的身边来，对她說，“来吧，亲爱的，让我仔細看看你。你还只不过是一个年輕的孩子哩。拋下你走开的那个人够多可恶！世界上竟会有这种人！我現在为你向上天禱告，希望他还会回来。命运之神决不能让你这样一个漂亮的姑娘永久过着冷落的日子的，”說着，她用她的手指輕輕在卡瑪娜的下顎上撫摸了一下。“在这里你可沒法找到和你年岁不相上下的伙伴，”她接着說；“老同我这个老婆子住在一起，你不会感到膩味嗎？”

“不会的，媽媽，”卡瑪娜說，在她的那双美丽的大眼睛中，透露着万分恭順的神色。

“我現在只担心让你一天干些什么呢？”

“我帮您做事情。”

“你这个小丫头！你也是这一套！你瞧我那个儿子——他真就是一个苦行主义者——如果他只偶尔說一句，‘媽媽，我需要点什么，’或者‘我想吃点什么东西，’或者‘某一件东西我很喜欢，’那我就会感到多么高兴，可他是从来不說这种話的。他賺的錢很多，但他一个錢也不存着，从来也不让人知道他拿那些錢做了些什么善事。听我告訴你，亲爱的，如果你真准备一天二十

四小时都和我在一起过，那我最好先警告你一声，你听到我成天夸奖我的儿子一定会感到非常厌煩，但那可只好求你多多忍耐些了。”

卡瑪娜虽然装出了一副很严肃的样子，她心里其实眞感到說不出的高兴。

“我在想有什么工作可以让你做呢，”克西曼卡瑞接着說，“你会針綫活嗎？”

“做得不好，”卡瑪娜說。

“嗯，我可以慢慢教你。你識字嗎？”

“識字的，我能看看书，”卡瑪娜說。

“那眞太好了，”克西曼卡瑞說。“現在我沒有眼鏡就沒法看书，你可以念书給我听。”

“我会做菜，也能做一些家里的活，”卡瑪娜自告奋勇地說。

“嗯，”克西曼卡瑞說，“瞧你的样子，你要說你不会做菜，别人也完全不能相信的。直到現在，納里納的飯食都一直是我替他做，我生病的时候，他宁愿自己动手做一点东西吃，也不愿意吃别人給他預备的东西。从現在以后，有了你的帮助，我就可以不让他自己做飯了。如果我精神实在不济的时候，你能給我簡簡单单地做一点吃的东西，那我当然也是非常高兴的。来吧，亲爱的，先让我領你去瞧瞧我們的什物房和厨房，”她說着，就領卡瑪娜去参觀了她这个小家庭的內幕。

卡瑪娜想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对克西曼卡瑞表明自己的心愿了，她低声說，“今天就让我去做飯吧，媽媽。”

克西曼卡瑞微笑了。“什物房和厨房是当家妇的王国。我因为不得已和世界上的許多东西都早已隔絕了，但这些却始終是我每日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很好，今天你就去做飯吧，亲爱的。如果你愿意，你还可以多做几天；我完全相信，不要好

久，整个家里的事情都会全堆到你的头上去的。那时我倒可以有时間专門在神前去作我的功課了。家事是一种永远也无法交卸的責任，能够暂时偷几天懶总是一件令人很高兴的事。当家妇的宝座坐上去可并不十分松輕舒适的啊！”

克西曼卡瑞在把家里飯食情况全向卡瑪娜說明以后，自己就到禱告間去了，让那个女孩子用实际表現来証明她究竟有沒有做当家妇的才能。

卡瑪娜和平常一样极認真地結束停当以后才开始去做飯。她把衣服的下摆撩起来系在自己的腰里，头发也用手巾結扎起来。

納里納克夏每次从外面回来的时候，头一件事总是去看看他的母亲，因为她的健康是他随时都关心的一件事。这一天早晨，他一回到家里，从厨房傳来的声音和气味使他知道已有人在做飯了。心想一定是媽媽下厨房去了，他于是向那边走去，但一走到門口他就楞住了。

因为听到一陣脚步声，卡瑪娜微微一惊回过头来，却发現自己的眼光正落在納里納克夏的臉上。她放下鏟子，預备把面紗拉起来遮住自己的臉，忘了面紗已和衣服一起捆在腰里，不是一下可以拉出来的。等她費了半天勁解开衣服把它拉起来的时候，同她一样感到一惊的納里納克夏却已經轉身走了。

卡瑪娜只得照旧拿起鏟子来做菜，但这时她的手已禁不住在发抖了。

克西曼卡瑞作完功課，时間还很早；她跑到厨房一看，飯已經完全做好。卡瑪娜已經把厨房里洗刷、打扫得干干淨淨的；地上沒有一点儿柴渣和菜叶，一切都已收拾得清清爽爽的了。

“啊，亲爱的，你真是一个道地的婆罗門姑娘，沒問題！”克西曼卡瑞极高兴地叫喊着說。

納里納克夏坐下来吃早飯的时候，他媽媽也在他的对面坐了下来，而这时門外却站着一个神經非常紧張的小姑娘在那里偷听。她簡直沒有勇气向屋子里偸望一眼，因为想到她所做的东西可能很不合口味，提心吊胆，自己的思想早已亂作一团了。

"今天的菜做得怎么样，納里納？"克西曼卡瑞問道。

納里納克夏一向对吃并不考究，因此他的母亲也从来不大和他談論什么东西好吃不好吃的問題，但这一次听她的声調她似乎真急于想听到他的意見。她还不知道，納里納克夏已經瞧見了他媽媽新安置在厨房里的那个不知来自何处的陌生人。从发現媽媽已漸漸年老力衰以后，他曾一再竭力劝她雇用一个厨工，但始終也不能得到她的同意。因此他看到厨房里新来了一个人，心里早感到非常高兴，現在听他媽媽那样問他，他虽然并沒有十分留意肉的味道究竟如何，而他却立即极高兴地回答說，"做得好极了，媽媽！"

卡瑪娜听到这样一句对她所做的菜极表贊揚的話，立刻就兴奋得沒法再在那里偷听下去了，她跑到另一个房間里去，交抱起双臂来抑压住自己的起伏不定的胸膛。

早飯之后，納里納克夏和平常一样躲到自己的书房里去念一点书。这天下午，克西曼卡瑞把卡瑪娜拉到自己身边来，替她把头发梳好，并在分岔的地方給她涂上了朱砂，然后她就把她的头轉过来轉过去地瞧着。

她只顧自己这么瞧来瞧去，卡瑪娜可臊得連头也不敢抬了。

"啊！"克西曼卡瑞叹息着自言自語地說，"我要有这么一个儿媳妇該多好！"

那天晚上老太太忽然又发起燒来，这使納里納克夏真感到痛苦万分。

"媽媽，"他說，"你最好同我一道到別的地方去住几天換換

空气。貝拿勒斯这地方对你很不适宜。"

"不行，我的孩子，"克西曼卡瑞說，"即使在这里再呆几天我就会死去，我也不能离开貝拿勒斯；我决不愿意跑到一个生地方去死。"（对卡瑪娜）"快去吧，亲爱的。不要在門外站着了。快去睡觉。你可决不能耽误了瞌睡。三几天里我恐怕还不能起来，家里的一切事情都得你去做，我也决不能让你整夜坐在这里守着我。你也去吧，納里納；回你自己的屋子里去。"

納里納克夏退到隔壁屋子里去了，卡瑪娜就在克西曼卡瑞的床边坐下来，替她捶腿。

"在以前不知哪一世里，你一定是我的母亲，亲爱的！"老太太說，"不然的話，我凭什么竟会得到你的这样一种关怀呢？你知道，由于我的天性，一个生人来侍候我，我就簡直覺得受不了，但現在你的撫摸却使我馬上感到暢快了一些。这眞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但我的确感覺到我和你是好多年以前就認識的；我完全不能拿你当一个不認識的人看待。現在听我的吩咐，亲爱的，快回屋去睡覺吧。納里納在隔壁屋子里——他是从来也不肯让任何其他的人来侍候他媽媽的病的。我已經不知多少次不叫他侍候我，已經用尽了一切努力，但我实在拿他沒有办法！他还有一个很特別的地方，縱使他坐在这里守一整夜，受尽辛苦，他臉上也从不会露出一絲受过辛苦的神色。这是因为他一向对任何事都能逆来順受。而我可和他正好相反。啊，我敢断定你这时一定在心里暗笑，亲爱的。你在想，我只要一談起納里納克夏，那就永远也沒个完了。这是因为我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亲爱的，而且也眞沒有多少媽媽能有象納里納那样的一个儿子。你也許不知道，我心里常常想他是我的父亲，等他老了以后，我一定能够象他現在对我一样去对待他！啊，我这是又在談他了；够了，够了，不要再談了吧！你赶快去睡覺，亲爱的。不成，这决不

可以；你眞該去了。你在这里，我是怎么也沒法睡着的。年老的人，只要有一个人在身边，他就总禁不住要說說講講。”

第二天卡瑪娜就开始把全部家务負担起來。納里納克夏早已把廊子靠东的一部分用板壁隔起來，在地上鋪上石块，算作他自己的起坐間。很久以來，每天午后他都要在这里坐坐、看看书。这天早晨他又走进这間屋子的时候，却发現屋子里已收拾打扫得非常干淨；他平常燒香的一只銅香炉簡直是象金子一样在閃着亮；书架上的书籍和杂志也都已拂去尘土理得整整齐齐的了。早晨的阳光从敞开的門口照进來，这小房間里更显出了一派明淨无尘的气象；納里納克夏，那时是剛洗完澡回來，看到一切这样井井有条，一时眞感到不胜惊喜。

卡瑪娜一大早就提了一罐恒河里的水送到克西曼卡瑞的床边來。老太太一看到她的臉似乎已經洗过，就大声問道，“啊，亲爱的，你一个人跑到河边去了嗎？我淸早一醒來，就一直在这里盘算，在我不能起床的时候該誰領你到河边去哩。你年岁太小，要让你一个人去——”

“媽媽，”卡瑪娜說，“我叔叔的一个用人昨天夜晚到这里來看我。我让他同我一道到河边去了一趟。”

“啊，”克西曼卡瑞說，“我想总是因为你婶儿对你放心不下，所以才派他來的；那也很好，就让他留在这里吧；他还可以帮你做做活儿。他現在在什么地方？叫他进来我問他几句話。”

卡瑪娜把烏梅希領了进來，他立刻对克西曼卡瑞深深鞠了一躬。

“你好？他們都叫你什么？”老太太問道。

烏梅希在說出自己名字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先咧开嘴笑了一笑。

“这么漂亮的衣服是誰給你的，烏梅希？”克西曼卡瑞含笑問

道。

"'媽媽'給我的，"烏梅希指着卡瑪娜說。

克西曼卡瑞眼望着卡瑪娜，微笑着說，"我还以为是烏梅希的丈母娘送給他的禮物哩！"

烏梅希很快就得到了克西曼卡瑞的欢心，并在她家長住下来。

有了他的帮助，卡瑪娜更是很快就做完了家里的活儿。她亲自把納里納克夏的臥房打扫干淨，把被褥拿到太阳地里去晒着，把房子里的东西都整理好。納里納克夏的脏衣服全堆在一个墻角里；卡瑪娜把它們拿出去洗干淨后，又把它們晾干、叠好，挂到衣架上去。卽使一点尘土也沒有的东西，只要它引起了她的注意，她也要把它从原地方拿下来看一看，然后再恭敬地放回去。床头靠墻边立着一口衣柜。她打开柜发現里面是空的，只有最低层的架子上放着納里納克夏的一双木板鞋。卡瑪娜立刻拿起那双鞋来把它放在自己的头頂上；她象抱孩子似地抱着它，然后又用自己的衣襟把它拂拭干淨。

那天下午，卡瑪娜正坐在克西曼卡瑞的床边，替老太太捶着腿，汉娜丽妮却拿着一束鮮花走了进来；一进門她就伏身在克西曼卡瑞的床边，对她行禮。

"快来，汉娜，"老太太說，一边在床上坐起来，"快过来坐下。安那达先生很好嗎？"

"他昨天感到有点不很舒服；所以他沒有能够过来看望您。不过他今天已經好一些了。"

克西曼卡瑞开始向她介紹卡瑪娜。"你知道，亲爱的，"她說，"我媽媽死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孩子。不料过了这么多年，她又忽然活过来了，昨天我在路上又忽然碰到了她。我媽媽的名字是哈瑞巴基尼，現在她却改名叫哈瑞达西了。不管怎样，你从

来見到过这么漂亮的一个小姑娘嗎，汉娜？你且說說！”

卡瑪娜立刻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很久都覚得坐在汉娜丽妮的前面很是不安。

接着，汉娜丽妮問起了克西曼卡瑞的病情。

“一个人到了我这个年岁，”老太太說，“你光是关心她的病情是沒有用的。我現在还能活着，我就应該感到很滿意，可我决不能永远蒙哄着时間之神老这样活下去呀。无論如何，我很高兴你現在提起了这个問題。好几次我都想和你談談，但一直都沒有机会。昨天夜晚我这老病又发作了，我馬上感到这事是决不能再拖延下去了。你知道，亲爱的，在我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誰要是和我談起我的婚姻，我差不多就会要羞死，但現在你們这些女孩子受的教养是和我完全不同的。你自己曾受过高等教育，而且已經不是个小孩子，我应該可以开誠布公地和你談談这一类的問題。因此我現在就想和你談談这件事，你也不必覚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問你一句話，亲爱的。前天我向你父亲談起的求婚的事，他已經对你說过嗎？”

“是的，他說过，”汉娜丽妮低着头回答說。

“但显然你不同意这件亲事，亲爱的，”克西曼卡瑞接着說；“如果你同意，安那达先生一定会立刻到这里来告訴我的。你認为納里納差不多是一个苦行主义者，整天整夜只是在各种宗教仪式中消磨掉他的时間，因此你覚得你就不可能和他結婚。一个只是从外表来了解他的人，一定会認为他这样一个人决不可能有什么爱情生活，但你們这种想法恰恰錯了。他的一切生活情况我是知道得最清楚的，所以你必須相信我的話。他不但懂得爱情，而且过度强烈的爱的冲动已使他自己感到恐惧，使他不得不极严厉地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了。誰要能打破那苦行主义的外壳，接触到他的心，就馬上会发現他实际是一个非常多情的

人，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証。汉娜，亲爱的，你已經不是一个孩子了；你曾經受过高等教育，而你又很愿听納里納的話。如果我能够看到你住进这一所屋子里来，我也就可以极安心地死去了。我希望能亲眼看到你們結婚是因为我完全知道，我死后他自己是永远也不会結婚的。这情况我真是連想都不敢想！他将会孤苦无依地混过一生。我知道你对納里納非常尊敬；但你告訴我，亲爱的，他究竟有什么地方使你不滿意呢？”

“我沒有什么不滿意的，如果您認为我适合作他的妻子，媽媽，我并沒有反对意見，”汉娜丽妮眼望着地回答說。

克西曼卡瑞一听到这話，立刻把汉娜丽妮拉到自己的身边来，在她的額头上亲吻了一下。此后，彼此再沒有說什么。

“哈瑞达西，来把这些花拿去——”老太太回过头一看，发现“哈瑞达西”已不在房間里了；她在她們談話的时候，已悄悄溜了出去。

在上面所講的那段談話結束之后，汉娜丽妮慢慢墜入沉思状态中去，克西曼卡瑞也露出了倦容。因此汉娜丽妮决定及早結束这一次拜訪，她站起身来說，“我今天得早一点回去，媽媽。爹还病着。”

“再見，亲爱的，再見，”克西曼卡瑞用手撫摸着这姑娘的头說。

汉娜丽妮一走之后，克西曼卡瑞馬上叫人把納里納克夏找来，他一进門，她就大声对他說，“納里納，我实在不能再等待了！”

“等待什么？”納里納克夏問道。

“我剛才已經和汉娜談过了，”他母亲說，“她已經表示同意，所以我决不要再听你的那些反对的話了。你必須了解我是如何关心这件事。你的婚事一天不正式談定，我就一天不能安心。

我常因为想起这件事半夜不能睡覺。”

“很好，媽媽，”納里納克夏說，“好好地睡覺吧。別再为这事儿煩心了。你愿意怎么做我都同意。”

他出去以后，克西曼卡瑞喊叫“哈瑞达西，”卡瑪娜立刻从隔壁的一間屋子里走过来；午后的阳光已漸漸暗下去，屋子里几乎都快黑了。“把这些花拿去放在水里养着，亲爱的，”克西曼卡瑞說，“各个房間里都放一点。”她摘下了一朵玫瑰，然后把其余的花都交給卡瑪娜了。

卡瑪娜拿几枝花放在一个小碗里，摆在納里納克夏的书桌上。她又拿一些花插在一个花瓶里，摆在他臥室里的桌子上，然后她打开那靠墻立着的衣柜，把剩下的花都撒在那双木板鞋上，并立刻低下头去，对那鞋行了一次礼。她这样作的时候，因为想到这是在这个世界上她所仅有的东西，想到此后她要想对他脚部所著的东西表示一点敬意都将不可能了，两眼里立刻充滿了眼泪。

有人向門口走来的脚步声使卡瑪娜忽然一惊。她匆忙地关上柜門，轉过头来一看——納里納克夏！这时要想跑出去已經不可能了，在万分惊惶中，她真希望自己能消融在即将来临的黑夜的暗影中。而納里納克夏因看到卡瑪娜在屋里，立刻就轉身走开了。

卡瑪娜趁这个机会走了出去，納里納克夏等她走后又回到屋子里来。因为奇怪那女孩子不知在屋子里干些什么，为什么一見他来就那样匆忙地关上了衣柜的門，他走过去打开柜門一看，却只看到他的木板鞋上撒滿了新摘来的鮮花。最后，他把柜門关上，走到窗戶前面去。他站在那里注視着窗外的天空，很快，黑夜已經来临，黑暗已将落日的最后一綫光亮吞沒了。

第五十六章

現在汉娜丽妮既已同意和納里納克夏結婚，她于是就尽力想象自己确乎是非常幸运；她一再对自己說："旧的婚約已对我完全失去效用；彌漫在我眼前、挾帶着风暴的烏云已經消散了。我現在已是完全自由，不必再为过去的事悔恨終身了。"她反复思想着这一段話，慢慢真感覺到了由于彻底弃絕过去而得到的欢乐。火葬場停止冒烟的时候，人世間各种錯綜复杂的紛扰会被人暫时遺忘，哭丧的人——几乎会象在放学时忽然看到学校的大門已經打开的小学生——暫感到一陣輕松；汉娜丽妮这时的心境也正是如此。一个人的生活中的一章已告一結束，随之而来的宁靜对她正是一种莫大的安慰。

那天晚上，她走到自己家門口的时候，心里想，"如果我媽媽还活着，她听到我現在要对她講的这些話，該会是多么高兴啊！我还真不知道应該怎样去把这个消息向爹說明。"

安那达先生說自己感到很疲倦，那天晚上很早就上床了；汉娜丽妮于是躲进自己的臥室里去，拿出日記来，写下了她自己的感想。"我早已断絕尘緣，割断了和一切人的关系，"她写道；"真沒想到在今天上天却又把我从那种境地中救拔出来，重賦我以新的生命。我这里先匍匐在上天的神坛前，虔心祇拜，准备即日踏上这将給我带来新的責任的生活道路。命运之神賜給我的恩惠实远非我所应享。但愿上天給我力量使我能終身不負他所加予我的这种殊恩。我完全相信，我的卑微的生活和他的生活連接起来以后，他一定能使我的生命变得充实而丰富。我現在只祈求上天让我也能够使他的生命变得同样的充实、同样的丰富！"

她关上日記本后，又独自跑到花园里去。在冬夜布满繁星

的晶瑩的夜空之下，她沉思着漫步在鋪滿碎石的小道上一直到夜深时分；深夜中，无垠蒼穹的悄然私語，更安撫了她的煩惱的心灵。

第二天午后，在安那达先生和汉娜丽妮正准备到納里納克夏那边去的时候，一輛馬車忽然在他們的門口停了下来；納里納克夏的一个仆人爬下車来告訴他們說，他家老太太来了。安那达先生立刻赶出去迎接克西曼卡瑞，她那时正走下車来，安那达先生一見到她就欢呼着說，"这对我們眞是莫大的光荣。"

"我是来向你的女儿祝福的，"老太太一边向屋子里走一边說。安那达先生把她領到起坐間里，让她在一張沙发上坐下后，就請她等着他去把汉娜丽妮叫来。

汉娜丽妮那时正快收拾完了，一听到說克西曼卡瑞已到她家来，她立刻就赶出去行礼。

"愿你福寿連綿！"克西曼卡瑞說。"伸出你的手来，亲爱的，"她立刻拿一双极大的金鐲子戴在汉娜丽妮的手腕上；鐲子过大，女孩子的淸瘦的胳臂都几乎有些籠它不住了。

汉娜丽妮又一次低下身去預备向克西曼卡瑞行礼，克西曼卡瑞却双手捧住她的臉，在她的額头上亲吻了一下。她給她的祝福和对她所表示的热爱已使汉娜丽妮盛着幸福之酒的酒杯差不多要溢出来了。

"听我說，亲家，"克西曼卡瑞用一般人对儿媳妇父亲的称謂叫着安那达先生說，"你們两人明天一定得到我家去吃早飯。"

第二天早晨父亲和女儿一同在花园里吃茶，他們自到貝拿勒斯来以后一直都是在这里吃茶的。汉娜丽妮的新的婚約已經使安那达先生的憔悴的面容恢复了旧日的光彩，他时而举眼看看汉娜丽妮的安詳的臉，不禁想到他亡妻的英灵已降臨在她女儿身上并因此以他眉宇間的脉脉哀愁略为冲淡了一些女儿心

中的过度的欢乐。

安那达先生时刻在想着，他們既已应邀，就应該赶快准备到克西曼卡瑞家去，如果再延迟一会儿他們就会赶不上时間了。汉娜丽妮虽一再对他說时間还充裕得很——事实上那时还不到八点——他却仍坚持說，准备还頗需要一些时間，宁可早一些也不要晚了。

正在这时，一輛馬車，頂蓬上載着行李，来到他們的門口停下了。“卓健来啦！”汉娜丽妮叫喊了一声，就向大門口跑去。走出車来的果然是卓健德拉；他显出非常高兴的样子，极热情地走过来和他妹妹招呼。

“車里还有别人嗎？”汉娜丽妮問道。

“那可不，”卓健德拉大叫着說；“圣誕节就要到了，我給爹带来了一份重礼。”

这时哈梅西已从車厢里走了出来，但汉娜丽妮一看到他就立刻轉身匆忙地向屋子里走去。

“不要走，汉娜；我有話要对你講，”卓健德拉站在她后面喊叫着。她根本理也沒有理，只是象忽然看到一个什么可怕的鬼怪，急于逃命似地跑开了。

哈梅西一下完全楞住了，他不知道是跟在她后面走进去好，还是再轉身上車好。

“来吧，哈梅西，”卓健德拉叫着說，“爹在外面坐着哩”；他挽着哈梅西的一只胳膊，把他領到安那达先生的面前去。

安那达先生早看到哈梅西来了，但他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无可如何地搔着头皮喃喃地說，“这头亲事又要出岔子了！”

哈梅西对他深深鞠了一躬。

安那达先生揮揮手让他在一張椅子上坐下，就轉身对卓健

德拉說:"啊,卓健,你来得正好。我正想給你打电报。"

"有什么事情嗎?"卓健德拉問道。

"我們得要准备汉娜丽妮和納里納克夏的婚事。他媽媽昨天已經来看过她,并已經对她祝福过了。"

卓健德拉:"你是說他們已經正式訂婚了嗎,爹?你們事先就不和我商量一下?"

安那达先生:"誰也沒法知道你心里的事,卓健德拉。你总沒有忘記,在我还沒有訊識納里納克夏以前,你就极希望能把这头亲事說成。"

卓健德拉:"我承認是那样,但先別談那个;現在还不算太晚。我有很多話要告訴你。你必須先听我講了,然后再决定你究竟应該怎么做才对。"

安那达先生:"等我哪天空了的时候再听你講吧;今天我可沒有时間。我馬上就得出去。"

卓健德拉:"上什么地方去?"

安那达先生:"納里納克夏的母亲請汉娜和我到她家去吃早飯。你們两个人最好就在这里吃飯,然后——"

卓健德拉:"不,不,你不用管我們的事。哈梅西和我可以出去在附近飯館子里吃一頓。我想天晚的时候你們一定会回来吧。我們那时再来好了。"

安那达先生簡直不愿抬头看哈梅西一眼,更不用說对他講几句表示欢迎的話了。

在哈梅西方面,他也覺得不便开口,因此只是沉默地坐在那里;直到該告辞走的时候,他站起来对安那达先生鞠了一躬就走了。

第五十七章

先一天，克西曼卡瑞曾对卡瑪娜說，“我已經邀請了汉娜爾妮和她的父亲明天到这里来吃早飯，亲爱的。我們預备請他們吃些什么呢？我們应該让安那达先生吃个心滿意足，那他以后就不会担心怕他女儿到我們家来餓肚子了；你說我这話对不对，亲爱的？沒有問題，你是做菜的好手，我知道你决不会給我坍台的。过去我从沒听見我儿子对菜蔬发表过意見，但昨天他可簡直有点不知該如何贊揚你做的那些菜才好了！你今天好象很不高兴的样子，亲爱的；你有什么不舒服嗎？”

“我很好，謝謝您，媽媽，”卡瑪娜勉强微笑着說。

克西曼卡瑞搖了搖头。“我恐怕你心里一定有什么事情，但那也是很自然的，你不用害怕对我講。千万不要把我看成外人，亲爱的；我一直都是拿你当我自己的女儿看待的。如果这里的生活有什么地方对你不合适，或者你想要去看看你自己的亲戚朋友們，你可以明白地告訴我。”

“除了給您做事，媽媽，我再沒有任何其他的愿望了！”卡瑪娜急切地叫着說。

克西曼卡瑞完全沒有注意到卡瑪娜所講的話，她一口气接着說，“也許你最好先上你叔叔家去呆几天，等你兴致好些的时候再回来。”

“媽媽！”卡瑪娜惊愕地叫道，“只要我能和您在一起，世界上任何其他的人我都不要見。如果我有什么事情做錯了，求您尽量懲罰我，但千万求您不要把我送到别的地方去！”

克西曼卡瑞輕輕撫摸着那小姑娘的臉回答說，“这更使我相信你前世准定是我的母亲了。要不然，我們为什么彼此乍一見

就这么合得来呢？现在快早些睡觉去吧。今天一整天你一刻也没有休息。”

卡瑪娜回到自己的卧室里去，鎖上門，把灯灭掉，然后在黑暗中坐在地板上沉思。在想了很久之后，她最后得到这样一个結論：“既然上天已經剥夺掉我对他的一切权利，我就决不能再这样对他念念不忘了。我必須准备完全对他斷念。現在除了偶尔侍候侍候他的机会之外，我已是什么也沒有了，这种机会我可一定得尽我的全力去保持。愿上天給我力量，让我能够含着笑去尽我应尽的职責，此外永远也不要再有任何其它的奢望！只是要做到这一点，已經够我努力的了。如果我不能愉快地去做我应做的工作，如果我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带着一付愁苦的面容，那我最后就定然得放弃一切了。”

在这样把自己目前的处境前后思量了一番之后，她告訴自己必須抱定决心这样做去：“从明天起，我决不再存絲毫悔恨之心；我决不显出不愉快的顏色；我决不为了我所不能达到的奢望愁苦叹息。我一定得完全滿足于終身在这里服役。我将永远、永远也不再有任何其它的要求。”

她上床睡下了，在翻来复去折騰了一陣之后，她終于睡去。夜里她又醒过了两三次，每次醒来的时候，她都象背誦一段神語似地对自己說，“我将永远、永远也不再有任何其它的要求；”早晨起身的时候，她也交抱着双臂集中全部意志力重申自己的决心：“我将終身在这里服役，并且永远、永远也不再有任何其它的要求。”

她匆忙地梳洗后就到納里納克夏的书房里去。她用自己的衣服把那間房子的每一个角落都拂拭干凈，把草薦鋪好，然后就匆忙地赶到恒河边去洗澡。

由于納里納克夏一再劝說，克西曼卡瑞已改变了在日出前

下河洗澡的习慣；因此卡瑪娜要冒着黎明时的清寒上河边去，就只得由烏梅希陪着她了。

洗完澡回来，她含着笑去向克西曼卡瑞請安。

老太太那时正准备动身到河边去。"你为什么去得那么早？"她向卡瑪娜問道；"你应該等着我，同我一道儿去的。"

"我今天实在沒法等您，媽媽，"卡瑪娜說，"我有許多事情要做。昨天晚上买来的那些蔬菜必須先收拾出来，还有一些必需的东西，我得派烏梅希尽早到市場上去买。"

"一切事你全都想到了，亲爱的。我們的客人来到的时候，会看到早飯早已給他們預备好了。"

这时納里納克夏从屋子里走了出来，卡瑪娜立刻拉起面紗来蒙着水湿的头发走进后屋里去。

"又要到外面洗澡去了嗎，媽媽？"納里納克夏說。"等身体更健壮一些再去不更好嗎？"

"别老想着你是一个医生，納里納，"克西曼卡瑞回答說。"长生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每天早晨到恒河去洗一次澡。你又要出門去了嗎？今天可別回来得太晚了。"

"为什么，媽媽？"

克西曼卡瑞："我昨天忘了告訴你：安那达先生今天要过来对你祝福的。"

納里納克夏："过来对我祝福？他为什么忽然一下变得那么客气了？我每天都和他見面的。"

克西曼卡瑞："我昨天上那边去过了，送了汉娜丽妮一对鐲子，已对她祝福了一番；現在該輪到安那达先生到这里来对你祝福了。总之，你別回来得太晚了。他們要到这里来吃早飯的，"說完，老太太就洗澡去了。

納里納克夏低头沉思着，走出門去。

第五十八章

汉娜丽妮在逃开哈梅西后，就躲到自己的房間里去，关起門坐下来，讓自己先宁了宁神。在一陣激动的感情过去之后，她不禁感到非常羞愧。"我为什么不能心平气和地去和哈梅西先生相見呢？"她想道。"实在說起来，当那最意外的事发生的时候，我不也并沒有現出現在的这种窘相嗎？这簡直使我对自己控制感情的能力完全失去信心了。此后决不能再現出这种毫无毅力的神情；"她于是鼓足勇气，站起身，打开門，准备再一次出去和哈梅西先生見面，她同时对自己說，"这一次我决不再逃跑；我一定要完全控制住自己的感情。"

接着她忽然想起了一件事，立刻又回到自己的臥室里去。她从箱子里把克西曼卡瑞送給她的一对手鐲拿出来戴上；这样武装起来以后，她鼓足了应战的勇气，揚着头大踏步地向花园里走去。

她所遇到的第一个人是她的父亲。"你要上哪里去，汉娜？"他問道。

"怎么，哈梅西先生不是到这里来了嗎？卓健不是回来了嗎？"她問道。

"是的，但他們都已經走了。"

汉娜丽妮立刻松了一口气，她的自制能力終不致眞正受到考驗了。

"那么現在——"安那达先生接着說。

"对，爹；我馬上同你一道儿走，"汉娜丽妮說。"我很快就可以洗完澡。你現在就可以派人叫馬車去。"

汉娜丽妮的态度的忽然改变和她恨不得即时上克西曼卡瑞

家去的那种过于急切的心情，安那达先生当然不会不注意到，而这些却只更增加了他心中的不安。

汉娜丽妮匆匆洗完澡，穿好衣服之后，就跑出来問馬車来了沒有。

"还沒有来，"她父亲告訴她說，于是汉娜丽妮就不停步地在花园里走来走去，留下安那达先生独自坐在阳台上无可如何地抓着头皮。

才不过十点半的时候，他們就到納里納克夏家来了，这时納里納克夏大夫出去看病还沒有回来，克西曼卡瑞只好自己来招待客人。她一边滔滔不絕地和安那达先生談講着他的健康情况，和他家里的一些事，一边却不时拿眼睛看着汉娜丽妮。她感到非常奇怪，那女孩子并沒有显得比平常更高兴一些。眼看这么一件大喜事卽將来临了，論說她的臉应該象旭日將升的天边一样閃爍着紅光；而現在那里却倒象遮上了一片愁云。

克西曼卡瑞本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汉娜丽妮的这种不愉快的表情使她立刻感到很不舒服。"一般的女孩子，"她想道，"如果能找到象納里納这样一个丈夫，一定会覺得自己非常幸运，但显然这位受教育过多的姑娘却并不这样想，她大概认为他根本配不上她；要不是这样，我对她这一副滿怀忧虑、心不在焉的神情就沒法解釋了。这完全是我的錯；自己年岁大了一些，遇事就不免急躁；我簡直是迫不及待地希望看到自己的愿望立刻得到实現。我只想到让納里納娶一个年紀已不是太小的姑娘，就完全忽略了对她的性格多作一些考查。最不幸的是，我实在沒有很多时間去慢慢和她相处呀；啊！要我尽快了結尘世間这些俗务的警鐘早已响了。"克西曼卡瑞和安那达先生說着話的时候，这些思想不停地扰乱着她的心，她愈来愈感覺到沒法再和他談下去了。直到最后，她心里的話終于从她嘴里吐露出来。"話說

回来，"她說，"婚禮倒也不必太忙。他們两人都已經成年了，应該有他們自己的主見；我們强迫他們也是沒有用的。当然我并不知道汉娜对这件事心里怎么想，但納里納的情形我是知道的，他到現在对这件事也还并不十分热心。"她这話主要是对汉娜丽妮說的；这姑娘既然显出三心二意的样子，克西曼卡瑞也就不愿她的客人們得到一个印象，認为她的儿子一定因这件婚事高兴得了不得。

汉娜丽妮那天早晨出来的时候，原准备强打起精神，作出一副十分高兴的样子来，而不料結果却适得其反。她的显露未久的欢欣立刻就变成了难堪的悲愁。她一走进克西曼卡瑞的屋子，就立刻感到一种恐怖，在自己的想象中，她看到自己卽将踏上的那条新的生活道路竟是那样地坎坷、陡峻和漫长无边。在两个老人还正彼此寒暄着的时候，汉娜丽妮便已开始为自己是否缺乏忠貞的問題所苦惱；因此克西曼卡瑞对这亲事所表現的冷淡态度立刻就使得两种不同的感情在她心中冲突起来，一方面，如果很快結婚她就可以及早脫出目前这种犹豫徘徊的苦境，于是她也就希望这件亲事能够立刻确定下来；但另一方面，老太太意欲放弃这头亲事的暗示又使她不禁感到能暂时松一口气也好。

克西曼卡瑞在說完上面那一段語气强硬的話之后，立刻拿眼睛瞟着汉娜丽妮的臉，要看她对她的話有什么反响。結果却发現那女孩子的臉色似乎反更安詳了一些，她止不住立时对汉娜丽妮产生了一种怨恨之心。"我真是准备把我的納里納廉价打发掉哩，"她想道，同时很高兴納里納竟夏迟迟沒有回来。

"他从来总是这样的！"她接着对汉娜丽妮說。"他完全知道你們两人今天要来，可直到現在还連影子都不見。不論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他也应該先放下回来才对呀。每逢我身体有什么

不舒服的时候，他总放下看病的事呆在家里——不管那样对他有多大經济上的損失，他也全不在意！”

接着她借故說要去看看飯預备得怎样了，走了出去。但她主要的目的是想要把汉娜丽妮交托給卡瑪娜，以便她能單独和安那达老先生密談一陣。

她走进厨房去看到飯菜已經都預备好，放在小火上溫着，卡瑪娜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里沉思；克西曼卡瑞忽然走进來使她不禁一惊，她匆忙地站起身来，滿臉带着微露惶惑神情的微笑迎了过來。

“啊，亲爱的，你可真象是专心一意地在做飯哩，”老太太說，

“什么全都准备好了，媽媽，”卡瑪娜回答說。

“那，你为什么这么安靜地一个人坐在这里呢，亲爱的？安那达先生年紀已經那么大了，你有什么不好見得他的。汉娜也来了，我想你可以把她带到你的房間里去閑談一会儿。我可沒有意思硬要她和我这么一个老婆子談話，叫她感到厌煩。”

汉娜丽妮明露着的冷淡态度只使得克西曼卡瑞对卡瑪娜的爱更为加强了。

“我可沒法和她談話，”卡瑪娜带着央求的口气說；“人家是一肚子的学問，我可什么也不懂。”

“你这是什么話？”克西曼卡瑞說；“你比誰也不差什么。別管她們怎么卖弄自己的学問，她們中有几个能象你这么漂亮可爱！什么人都可以从书本上学到一点儿知識，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象你一样生得这么溫柔恬靜。快来吧，亲爱的。不过你先还得打扮一番。今天我得拿出几件最漂亮的衣服来让你穿上。”

克西曼卡瑞已决心要拿这个未受教育的女孩子鮮花般的嬌艳去压下汉娜丽妮的已漸凋謝的美；她要从各个方面去打下汉娜丽妮的倔傲的态度。

卡瑪娜根本沒有反对的机会。克西曼卡瑞立刻用她的灵巧的手給她打扮起来。她壯她穿上一身乳紅色的絲綢袍子，并給她把头发梳成一种最时兴的式样。她从各个角度对着卡瑪娜的臉端相了好一陣。最后她在她的臉上吻了一下，高兴地叫着說，"凭你这漂亮已可以进宮做得皇后了。"

打扮的时候，卡瑪娜曾不断叫着說："媽媽，前面就他們两人坐着；时間也已經不早了。"

"不管时間多晚，"克西曼卡瑞回答說。"我也一定要給你打扮好才出去。"

給卡瑪娜完全收拾停当以后，克西曼卡瑞說，"来，同我一道儿出去，亲爱的；你必須大方一些。那个受过大学教育的美人儿見到了你，是只会感到羞愧的。你在他們那些人前面决用不着低头，"說着她就把卡瑪娜拖到她安頓客人的那个房間里去；納里納克夏这时已經回来，正陪着他們閑談着。

卡瑪娜一看見他就轉身預备逃跑，但克西曼卡瑞却紧紧抓住了她的手。

"沒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亲爱的，"她說，"这里全都不是外人。"

女孩子的天生的美，和她穿着这一身借来的盛装而显露出的出色的光彩都使克西曼卡瑞感到十分驕傲，她更希望所有其他的人全都会为之一惊。因感到汉娜丽妮似乎全不以她的納里納克夏为意，她心中的母性的感情已被激发起来，因此她現在唯愿納里納克夏会感到自己的未婚妻在相形之下远不如人。

卡瑪娜的仪容的确使在場的人大为惊异。汉娜丽妮在克西曼卡瑞的床边遇到卡瑪娜的时候，卡瑪娜沒有穿漂亮的衣服；她那时总露着一副不敢見人的寒傖相，躲在屋子的角落里，而且每在汉娜丽妮还沒有来得及看清她的面容以前，她就又已經退出

去了。現在她在目眩口呆地楞了一陣之后，就拉着还想逃避的卡瑪娜的手，让她在自己的身边坐了下来。

克西曼卡瑞感到自己是完全胜利了；任何人看到这个在她家寄养的姑娘也不得不在心里承認她这种美是很少人能从上天得到的一种特殊的礼物。她对卡瑪娜說，“把汉娜領到你的房間里去，你們在一块儿談一会儿去吧，亲爱的。安排早飯的事等我去弄。”

卡瑪娜因弄不清汉娜丽妮对她的印象究竟怎样，最初心里頗有些不安。不要很久，汉娜丽妮就将以納里納克夏的新娘子的身份到这里来了，那时她就是这家子的女主人，因此卡瑪娜是不能不关心她对她的看法的。她自己当然从来也不肯想到她就是这屋子里的主人。她已决心不容自己怀有絲毫嫉妒之心，更不預备要求任何权利了。

她走出那間屋子的时候，四肢都已在发抖了。

“关于你的一切我从媽媽那里都听到說了，”汉娜丽妮温和地說。“你一定得拿我当姊妹看待，亲爱的。你自己有亲姊妹嗎？”

“我自己沒有姊妹，只有一个堂姐——我叔父的女儿，”听到汉娜丽妮的声調很和藹，卡瑪娜鼓起勇气来回答說。

“我也沒有姊妹，亲爱的，”另外那个女孩子說，“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媽媽就死去了。好多次我都想，‘我虽然沒有媽媽，要是有一个可以和我共心事的姊妹那也要好得多了啊！’每逢我感到非常快乐或非常悲伤的时候，我都免不了会有那种痴想。从我极小的时候起，自己的事总一直是悶在心里，現在已經变成了一种习惯，我簡直不能对任何人講述自己的心事了。大家都以为我非常看不起人，但我希望你千万别那么想，亲爱的。麻煩的只是我眞沒有办法对人講出我心里的話。”

卡瑪娜的保留态度現在是完全被打破了。“难道你眞是完全和我一样嗎，大姐？”她問道。“我原是一个无知无識的人。”

汉娜丽妮微笑了。“你慢慢和我熟悉以后，就会发現我也是非常愚蠢无知的。除了从书本上学来的一点东西之外，我是什么也不知道；所以如果我将来到这边来了，我希望你能永远和我在一起。想到我一个人要来承担这一家的事务，我簡直感到害怕极了。”

“一切都讓我来做，”卡瑪娜說，天眞得象小孩子一样。“从我还很小的时候起，我就一直做着这种工作。这一类的事我是不害怕的。讓我們象两姊妹一样一同来料理家务。你尽力使他幸福，我尽我的力量照顧你們两人。”

“告訴我，亲爱的，”汉娜丽妮說，“你当然从沒有仔細看过你丈夫的臉，但你完全不記得他究竟是怎么个样子嗎？”

对这个問题卡瑪娜沒有直接回答。“我那时并沒有想到我应該記住他的面容，大姐。从我到我叔叔家住下以后，我的堂姐裘娜就和我变成了极要好的朋友。我亲眼看到她那样爱她的丈夫，这才慢慢打开了我的眼界。你也可以說我从来也沒有見到过我的丈夫，但不知是怎么回事，我現在却是以我的全部心意在崇拜着他。上天可也并沒有讓我的这种热情完全落空，因为現在，在我的心中，我已經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的体态形容了。他从沒有眞把我当作妻子看待，但我却覺得我已經找到了我的丈夫。”

卡瑪娜的这一段矢志忠貞的談話在汉娜丽妮的心中引起了共鳴。“我完全了解你这話的意思，”她在略为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說，“通过那样的方式获得一件东西才正是眞正的获得。非如此得来的东西全都是空幻的、不能持久的。”

很难說卡瑪娜是否完全了解了汉娜丽妮这句話的意思。她

呆呆地对汉娜丽妮望了一眼之后說，"你旣然这样說，大姐，那就当然一定眞是这样。我从来也沒有让自己为这件事悲伤过；我心里一直都快乐极了。我已經得到的东西就足够作为我的酬报了。"

汉娜丽妮握住了卡瑪娜的手。"我的老师曾对我說，一个人到了忘怀得失的时候，他实际是已眞有所得。眞实不假，亲爱的，如果我能从不顧一切的自我犧牲中得到和你一样丰富的收获，那我就会覺得自己眞是太幸运了。"

听到这話，卡瑪娜不禁呆住了。"你这話什么意思，大姐？你的一切事全都称心如意；你自然决不会有什么不滿意的事吧？"

"得到我所应該得到的东西，"汉娜丽妮說，"我就感到十分滿意了。超过了那个限度只会使人感到厌倦、感到悲伤。你听到我講这些話一定会覺得很奇怪，但我感到的确是由于上天的启示我才这样說的。你知道，亲爱的，我今天来的时候心头原非常沉重，但自見你以后，立刻就輕松了，我并且覺得自己的精力忽然增强了許多。这就是我为什么会講上这么一大堆話的原因。从前我一直是极不善于講話的。你是用什么办法引得我把心里的話都說出来了呢，亲爱的？"

第五十九章

汉娜丽妮从克西曼卡瑞那边回来的时候，在起坐間里的桌上看到了別人写給她的一封极厚的信。一看封套上的笔迹，她知道这是哈梅西写来的；她的心立刻急剧地跳动起来。她拿着那封信走回自己的臥房里去，关上門，拆开那封信来閱讀。

哈梅西毫无保留地把他和卡瑪娜的关系全都告訴了她。在

信的結尾处他写道："上天用來連結你和我的生命的鎖鏈已被不幸的环境給拆开了。你現在已經屬意另外一个人。我并不因为这个責怪你，但你却也不应該責怪我。虽然卡瑪娜和我从来也沒有一天在一起过过夫妻生活，但我必須向你承認，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我对她的情爱也一天一天在加增。我目前的情感狀况究竟怎样，我自己也实在說不清。如果你沒有把我抛弃掉，我的心当然还可以在你的愛情中寻找到一个可以逃避煩惱的风波的港口。而且是因为怀着这么一个希望，在万分悲痛中，我才匆匆地跑到你这里来了。但当我看到你对我已毫无情意，毫不隱諱地尽量躲开我，当我听說你已經同意和另外一个人結婚的时候，过去的疑虑和悲伤立刻又全聚集到我的心头来了。

"我覺得我現在还不能对卡瑪娜完全忘怀。但不管我能对她忘怀与否，在这个世界上，除我之外，也决不会再有任何人为这件事悲伤苦惱。而且說回来，我又为什么要悲伤呢？我永远也不会忘記这曾經占据过我的心的两个姑娘，能够終身怀念着她們，那对我就将是一种无可比拟的福份。

"早上和你匆匆一面，使我不能不有感于心，回到住处后我禁不住为自己的不幸深自悲惘；但这种事将来是决不会再发生的。現在我是极安詳地，而且眞可以說是极高兴地在向你告別；让我滿心愉快地离开你吧。謝謝你們两个人，謝謝上天，在这分离的时刻我并沒有痛苦不堪的感覺。我愿你們幸福，愿你們康乐。不要怨恨我，因为我并沒有做出什么对不起你，应該招你怨恨的事。"

安那达先生正坐着看书的时候，汉娜丽妮忽然走了进来。

"你沒有什么不舒服吧，汉娜？"他問道，

"沒有，爹，我很好；我收到了哈梅西先生的一封信。請你拿去看看，看完了再还給我"；她把信交給他之后就走了出去。

安那达先生戴上眼鏡把那封信从头到尾讀了两遍。然后他叫一个仆人把信送还給汉娜丽妮，自己却仍坐在那里深思。他的最后的結論是："論說这也不是一件很坏的事！但和納里納克夏对亲的确要比哈梅西好得多。哈梅西要不再攪和进来其实也很好。"

沒过一会儿，一个用人領着納里納克夏进来了。安那达先生看到他多少有点奇怪，他們才剛剛在一起暢談了很久，分手还不到几个鈡点，他摸不清他究竟是干什么来了。他最后想到納里納克夏一定是眞对汉娜丽妮发生了爱情，心里不禁暗暗高兴。

他正計划着要让两个年輕人呆在一起，然后自己借故走出去的时候，納里納克夏却开門見山地說出了他的来意。

"安那达先生，我媽媽已提起了让我和您的女儿結婚的事。但在这件事再进一步发展之前，我必須得向您說明一点您应該知道的情况。"

"很好；旣然是那样，你当然应該对我讲一讲。"

"您不知道我是已經結过婚的！"

"不，那我知道的，可是——"

納里納克夏："眞沒想到您已經知道了这件事。不管怎样，您一定假定我的第一个妻子已經死了；但这个假定可是完全不能作准的。事实上我自己就相信她还活着。"

"上天保祐，但愿眞是这样。汉娜！汉娜！"

"什么事，爹？"汉娜丽妮說着，走了进来。

安那达先生："哈梅西写給你的那一封信里有一些情况——"

汉娜丽妮立刻把那封信递給納里納克夏了。"他应該知道这里面的全部情况，"她說完立刻就又走出去了。

納里納克夏讀完了那封信。惊愕使他失去了說話的能力，他已沒法表示任何意見。

"这真是超出人的想象之外的一件极悲惨的事，"安那达先生接着說。"你讀到这封信一定覺得非常难过；但在我們这方面，要是不讓你看到这封信，那可实在太不对了。"

納里納克夏在默默地坐了几分种之后，就站起来和安那达先生告别。他走出那間屋子的时候，看到汉娜丽妮站在离他不远的靠北的廊子上。一看到她，他心里真不禁一惊。他实在奇怪，她这时一定已是心乱如麻了，但她为什么还能那样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臉色也那样宁靜安詳哩。她的煩乱的心情竟一絲一毫也沒有在她的面部表情中透露出来。他沒有勇气走过去，問她需不需要他的什么帮助，他知道这时要想得到她的回答是非常困难的。"我能不能給她一点什么安慰呢？"他在自己的煩乱的心中自問自答地說，"不可能，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心灵之間的壁垒是永远也沒有办法打破的。心灵真是孤单得可怕的一件东西啊！"

納里納克夏想到她也許会有什么話要对他說，于是决定繞着道儿，从她那边走出去上馬車；但当他走到那边廊子的前面去的时候，她已經进屋里去了。"要讓心灵和心灵相見可不是一件容易事，"他想道；"人和人之間的关系实在是太复杂了"；他終于怀着一顆沉重的心走上馬車去。

納里納克夏走了不久，卓健德拉就来了。

"你一个人，卓健！"他父亲說。

"你还希望見到誰呢？"卓健德拉問道。

"我說的是哈梅西，"安那达先生說。

卓健德拉："对一个正人君子来說，象你早晨接待他的那种态度受上一次也就够了！我不知道他現在怎样了，說不定他就已經在貝拿勒斯这里跳进恒河去，取得了他的永恒的安宁。我后来再沒有見到过他，他倒曾給我留下一个便条，不过上面就写了

'我走了，你的朋友哈梅西'几个字。这一套把戏我可真不能了解。我也必須得走了；目前的工作对我很合适。做一个中学校長，一切工作都簡单明白、直截了当；永远也不会遇上这种无头无尾的公案！”

“但汉娜怎么办？我們一定得决定——”安那达先生說。

卓健德拉：“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再鬧下去也仍不过是我一而再地作出决定，你們两人却一而再地去推翻。对于那一套玩艺儿我实在已沒有兴趣。求你們别再把我攪在里面了。我不能理解的东西我全都厌恶。汉娜竟会忽然变得如此令人不解，她这份儿出奇的能耐真已弄得我智穷力竭了。我明天一早就上火車走了；路上我还必須在邦基波尔停一陣，”說完，他就匆忙地走了出去。

安那达先生除了坐在那里摸摸头、默然沉思之外，什么主意也沒有了；他又一次感到这个世界充滿了他沒法打破的謎。

第六十章

又过了一两天之后，賽娜佳和她的父亲到納里納克夏的家里来拜望。賽娜佳和卡瑪娜躲在廂房里低声絮語，克西曼卡瑞就陪着卡克拉巴蒂閑談着。

卡克拉巴蒂：“我的假期已經滿了。明天我一定得回到加希波尔去。如果哈瑞达西在这里招您討厌，或者如果您——”

克西曼卡瑞：“你又是这一套！我的亲爱的先生，你是在想耍什么把戏呢？你想用这个計謀把你的侄女弄回去嗎？”

卡克拉巴蒂：“不，我决不是那种人；已經送給人的禮物我是决不肯收回去的；但如果她在这里对您极不方便的話——”

克西曼卡瑞："你对我説話可太不老实了。誰要有象哈瑞达西这样一个年輕的管家婆，那对他眞是再方便不过的事；这一点你和我一样是完全明白的，所以——"

卡克拉巴蒂："得，得，我們别再談这个了。您已經看透了我的心。我不过是特意使个小招儿好听您对哈瑞达西夸奖几句罢了。我現在担心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納里納克夏先生也許会覺得她討厌。她的性情非常驕傲，我們那丫头从来就是那样；如果納里納克夏略露出一点討厌她的意思，她心里就会非常难过的。"

克西曼卡瑞："眞是沒有的話！納里納会感到厌恶！他天生不是那种人。"

卡克拉巴蒂："您説得很对！但您知道我的确非常喜爱哈瑞达西，所以关于她的事我不免总有許多顧慮。光是說納里納不会討厌她，他根本不会把她放在心上，听起来当然也很好，但在我看来那可是极其不够的。除非我知道她住在他家能和你們完全象一家人一样，我就总会对她有些放心不下。她究竟不是一件家具呀；她是一个人。如果她在这里，他对她既无所为厌恶也无所为喜欢，他們之間的关系就止于此，那我——"

克西曼卡瑞："这件事你用不着再担心了，我的亲爱的先生，以納里納的性格論，他决不难拿她当一家人看待。許多事不是从外表可以看得見的，但我肯定納里納早在思索着应把她放在什么样一个地位，早已在研究着如何使她得到幸福，得到快乐了。很可能他已經为她做了許多事情，而我們还不知道哩。"

卡克拉巴蒂："听您这样講眞使我高兴极了。但在我走之前我还想和納里納克夏先生細談一談。世界上愿意对一个女人的幸福眞正負起責任来的男人是不很多的。如果上天眞使納里納克夏先生具有那种高貴男子的品德，那我就要对他說，千万不要

为了一种毫无道理的謙虚始終和她保持距离；他应該承認她是，并且毫不勉强地把她看成是，他家的一个成員。”

卡克拉巴蒂对克西曼卡瑞的儿子的信任使得母亲的驕傲的心充滿了喜悦。

“我是怕你不乐意，”她說，“所以每当納里納克夏在家的时候我总让哈瑞达西躲到后面去，实际上我对我儿子知道得很清楚，我是完全能够信任他的。”

卡克拉巴蒂：“这么說，我倒可以把我心里的話毫不隐諱地对您說明白了。我听說納里納克夏先生不久就要結婚了，并听說新娘子已經成年，而且受过我們一般人沒有受过的教育。所以我想也許哈瑞达西——”

克西曼卡瑞：“我懂了，当然是的。如果真是那样，你的确有理由感到不放心。但那头亲事是不可能成的。”

卡克拉巴蒂：“婚約已經解除了嗎？”

克西曼卡瑞：“根本就沒有訂婚，所以也說不上解除。納里納压根儿沒那个意思；是我一直在催他赶快結婚，但我現在已决定不再逼迫他了。别人不愿意，硬强迫他去做，那是沒有什么好处的。很可能我来不及看到他結婚就該死去了。我們沒法預先知道上天的安排。”

卡克拉巴蒂：“您可别那么說。我們这些朋友就对您一点用处也沒有嗎？作一次媒人可以吃一席酒还可以得到一份礼物，那对我可是一个很大的引誘！”

克西曼卡瑞：“愿你的好心得到好报！你看，納里納的年岁已經不小了，同时一想到他所以沒有及早办完这件大事完全是因为我的緣故，我心里就覺得非常难受。正是因为这个我所以才还沒把情况了解清楚就匆忙地去替他向人求婚。現在对那头亲事我已經不得不放弃希望了，所以你們倒是可以想一想能不能有

什么别的办法；但千万可不要再浪費时間，因为我能活的日子眼看已經不多了。”

卡克拉巴蒂：“我可不能让您講这种話。您不久就一定能看您的儿子娶下一位媳妇。我知道什么样的儿媳妇能合您的意思——不能太年輕，但她一定要对您非常关心，非常孝順；不合这些条件的，咱們决不要。行，对这件事您不用再煩心了。只求上天成全，这件事我保准沒有問題。现在，如果您同意的話，我要去和哈瑞达西談几句話，教导她在这里的时候应如何处世待人，我去叫賽娜来陪着您；自从上次和您見面以后，她一直都常常念着您的。”

“最好你們三个人在一起談談吧，”克西曼卡瑞說；“我还有点事情要去办办。”

卡克拉巴蒂大笑了。“世界上有象您这样的人，那对于象我这样的人眞是一件莫大的幸事！”他說。“那‘事情’是什么，我們一会儿就会知道的。我眞希望您現在是去准备糖果，招待那个幸运的，替納里納克夏先生找到一个新娘子的婆罗門！”

卡克拉巴蒂找到賽娜佳和卡瑪娜那边去的时候，只看到卡瑪娜的眼中充滿了眼泪。他一句話沒說，望了卡瑪娜一眼就在他女儿的身边坐了下来。

賽娜佳先开口了，“爹，我刚才正跟卡瑪娜說，現在已經是把眞情实話告訴納里納克夏先生的时候了，但你的这个愚蠢的哈瑞达西却死命和我爭論。”

“不成，大姐，”卡瑪娜爭辯說，“我求你千万别再提这件事。那可是决不行的。”

“你眞是傻透了！”賽娜佳說。“你的意思是預备坐在这里一句話不說，干让納里納克夏先生去和汉娜丽妮結婚嗎？自从你們結婚的那天以后，你已經受过了多少苦难，連命都差点儿送掉

了，而你現在却还下心要再去受一次折磨。”

“过去的那些事說什么我也不能告訴任何人，大姐，”卡瑪娜說。“除了那种羞辱之外我什么都能忍受。目前的情形对我来說已經很好了。我現在很快乐，但如果你把那些事一張揚出去，我在这間屋子里可就沒法抬起头来了；那簡直会叫我立刻羞死。”

这話賽娜佳也不知該如何去反駁，但无論如何，干坐在这里让納里納克夏去和汉娜丽妮結婚，她可覚得实是一件叫人不能忍受的事。

“你們說的那一件婚事准能成嗎？”卡克拉巴蒂問道。

賽娜佳：“当然会成啦，爹！納里納克夏先生的母亲已經去給新娘祝福过了。”

卡克拉巴蒂：“啊，天可怜見，那祝福是不会有效的了。卡瑪娜，亲爱的，你完全不用担心。行得其正自能得到善果。”

卡瑪娜不十分了解他这話是什么意思，她圓睜着一双眼睛望着大叔。

“那婚約已經解除了，”他解释說。“不仅因为納里納克夏对这件事始終并未同意，他媽媽現在也已經醒悟过来了。”

賽娜佳一听到这話眞是惊喜万分。“我們的这場灾难总算躲过来了，爹！”她大叫着說。“昨天夜晚，因为听到說他們訂婚的事，我一夜都沒有能睡。但无論怎样，这个家論权利是屬于卡瑪娜的，現在还能让她象一个外人似地住在这里嗎？我們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一把乱头发理清呢？”

卡克拉巴蒂：“不要着忙，賽娜。到时候事情自会有个头緒的。”

卡瑪娜：“可是目前的情况完全沒有什么不好！我不希望有任何改变。我現在就非常快乐，你們如果要想使我更快乐一些，

結果就只会弄得我更苦惱。亲爱的大叔，我的事求您千万别对任何人講。就让我整天埋着头呆在这里，你們完全忘掉我吧。我現在就已經幸福不过了，"說着，她止不住扑簌簌掉下泪来。

卡克拉巴蒂看着她，心里难过极了。"这是怎么說，亲爱的？不要哭！我完全了解你的意思。当然我們决不会反而弄得你不能安身的。命运之神有她的一套办法，她向来都不慌不忙；我們决不能那么傻硬插进手去把事情反而給弄糟！我这么大年岁了，当然知道在什么情况下自己是不能多事的，"

正在这个时候，烏梅希进屋子里来了，他和平常一样满脸含着笑。

"嗨，怎么样，烏梅希？"大叔問道。

"哈梅西先生在楼下，要見大夫先生，"烏梅希說。

卡瑪娜的臉立刻一下完全变白了。大叔一跳站起来，大声叫着說，"你不用担心，亲爱的。我自有办法。"他走下楼去，一見面就拉住哈梅西的一只手。

"和我出去走走，哈梅西先生，"他說。"我要和你談几句話。"

"您从什么地方来的，大叔？"哈梅西惊奇地問道。

"我是为你的事到这里来的，"大叔說，"見到你我真高兴。快来，时間很有限；我們必須先談清楚一件事情，"这时他已經把哈梅西拉着向大路上走去。"你到納里納克夏的家里干什么来了，哈梅西先生？"他們剛走出去不远，他就这样問道。

"我特别来見見納里納克夏先生，"哈梅西回答說。"我已經决定把关于卡瑪娜的一切情况全都向他說个明白。我一直認为她現在恐怕还活着。"

"嗯，可是假定她真是还活着，而且納里納克夏已經見到了她，你想由你去把那些情况告訴他合适嗎？他还有一个老母亲，

如果她知道了这里面的真情，那对卡瑪娜就可能会非常不利。”

“我不知道这样做会对他們的社会地位有什么影响。”哈梅西說，“但我一定要让納里納克夏知道卡瑪娜并沒有一絲一毫的过錯。如果她真已經死了，我对他这样保証也将使他对她的英灵永远怀着几分崇敬之心。”

“我真不了解你們現在这些年輕人的思想，”大叔說。“如果卡瑪娜真死了，我就不明白你要拿她的英灵去麻煩他干嗎；不論怎么說，他只不过和她作过一夜夫妻。你看見那边那所房子嗎？我就住在那里。如果你明天早晨能来，我可以把一切情况全告訴你。在我們談話以前，我求你千万不要去和納里納先生見面。”

哈梅西同意了，大叔回来后就对卡瑪娜說，“我要你明天早晨到我們那边去，亲爱的。我現在认为你必須自己亲自去对哈梅西把目前的情况解釋清楚。”

卡瑪娜低下头去，沒有作任何回答。

“我相信我們現在只有这一个办法了，”大叔接着說。“这些时髦的年輕人对老一套的做人的道理是完全不相信的。千万不要畏縮，亲爱的。你决不能睜眼望着让別人夺去你的权利；这是你自己的責任，別人无法替代。我們无論想什么办法也不可能希望发生同样大的作用。”

但卡瑪娜仍然低着头，不发一語。

“我們差不多已經替你把道路上的障碍清扫干淨，”他接着又說；“現在只是让你去扫除所剩无几的一些殘余，你实在不应該再犹豫了。”

正在这时，卡瑪娜忽然听到一陣脚步声，她抬起头来一看，納里納克夏已站在門口，他們两人的眼光相遇了；这一次他并沒有象往常一样，立刻轉过臉去匆匆走开。他对卡瑪娜注視的时間

仍然很短，但这虽只不过片刻的凝望却似乎第一次已使他真有所見，决非象过去，因自覺无权細看卡瑪娜的臉，偷偷一瞥了事。

接着他看到賽娜佳也在屋子里，于是就轉身准备走开，但大叔却立刻叫住了他。“不要走，納里納克夏先生；我們認为你和我們都不是外人。这是我的女儿賽娜，她的小女儿病的时候曾請你去看过的。”

賽娜佳向納里納克夏鞠了一个躬。

“小姑娘現在好了吧？”他一边还礼一边問道。

“她現在已經完全好了，”賽娜佳說。

“你从来不让我有机会和你暢談一陣，”卡克拉巴蒂接着說，“現在你既然来了，就在这儿陪我們坐一会儿吧。”

大叔請他坐下后，抬起头一看，发現卡瑪娜已經溜出去了。納里納克夏的眼神在她心中所引起的惊喜的感情已使她万分兴奋，她必須躲出去让自己能慢慢冷靜下来。

这时克西曼卡瑞却进来了。“我得麻煩你劳步到后面去坐一会儿，”她对卡克拉巴蒂說。

“从您到后面去办您的事情去以后，我的嘴早就流着涎在等待着这点儿‘麻煩’了，”大叔回答說。

他在飽飧了一頓之后，又跑回到起坐間去。“你們就在这里等一会儿，”他对納里納克夏和他的母亲說。“我馬上就回来。”

他于是又走出去，在沒有几分种之后，就把卡瑪娜領了进来；賽娜佳跟在他們后面。

“納里納克夏先生，”卡克拉巴蒂开口說，“你决不能拿我們的哈瑞达西当外人看待。我現在已准备把这可怜的孩子留在你們家了，我必須要你和你的母亲，在各个方面都拿她当自己家的人看待。她对你們的唯一要求就是让她永远有机会尽可能地侍候你們两位。明知錯誤的事，她是决不会做的，这一点我可以向

你們保証。”

“我的老先生，”克西曼卡瑞說，“这事儿你实在用不着担心了。我們早就拿哈瑞达西看作是我們家的一个女儿。直到今天我从来也沒有費过心事，去找点儿什么活儿給她做。許多年来完全由我經管的廚房和什物房，現在几乎全已和我无关。仆人們已經不認为我是他們的女主人。不管是由于什么緣故吧，我反正是越来越打靠后了。鑰匙我一向是自己管着的，但哈瑞达西竟想法把那个也給我偸去。你倒告訴我，你还要为你的这个小强盜儿要求些什么呢？你說这些話是想借故把她带走嗎？果眞那样，那可眞是一件巨大的搶刧案！”

“就是我要她走，她也决不会理我，这一点您尽管放心吧，”卡克拉巴蒂回答說。“你們已經完全把她迷住，你們家以外的其他的人，她早已全忘了。可怜的孩子，她过去实在受尽了苦难，現在来在你們这里她总算可以有个地方安靜地生活下去了。愿上天讓她永远能保持这种安宁，愿她能够永远不失掉你們的欢心；这就是我在临別时对她的祝辞！”說着，他止不住要流下泪来了。

納里納克夏一直是呆呆地坐在那里靜听着。

客人散了以后，他慢慢踱回到自己的房間里去。十二月的太阳已漸漸下沉，一片血紅的光照滿了他的屋子，那顏色簡直象羞怯的新娘臉上的紅暈。那紅光更似乎从他的毛孔里照了进去，布遍了他的全身。

那天早晨，有一个印度斯坦的朋友送給他一籃玫瑰花，克西曼卡瑞把它交給卡瑪娜去整理；她就拿一个瓶子把那些花插起来放在納里納克夏的房間里了。現在这花的香味正一陣一陣鉆进他的鼻孔。在这宁靜的气氛中，紅色的落日配合着玫瑰花香竟攪得他心神不宁起来。在过去那些年里，他所生存的世界一

直是一个严酷的、一味克制情慾、毫无情趣的世界；而現在他却似乎感覚到由一支多弦琴上放出的乐曲正四处洋溢，感覚到整个宇宙充滿了一群看不見的舞蹈者的脚步声和鈴当鼓的声音。

納里納克夏从窗子边轉过身来，看到了放在他床头一个角落里的玫瑰花。那些花象一只只小眼睛似地望着他，并好象都等在他的心房的門前，要向他提出某种无言的請求。

他拿起一支花来，那只是一顆含苞未放的蓓蕾，淡淡的金黃的顏色，但无限量地散放着濃馥的香味。他拿着它的时候，他的手指似乎感覚到了另一个人的手指的余澤，不禁周身为之震慄。他把那嬌嫩的花苞放到自己的嘴唇边吻着，放到自己的眼睛上撫摸着。

落日的余暉現在还照亮着黃昏时的天空。納里納克夏預备走出房間去，他先到自己的床边，弯下腰揭起被单来，把那顆玫瑰花苞放在自己的枕头上了。但不料在他再抬起头的时候，他却看到一个人縮成一团，躲在床的那一端。那是卡瑪娜，她臉上遮着面紗，羞得恨不得鉆进地縫里去。啊！現在已不是羞怯的时候了。

原来卡瑪娜在給納里納克夏舖好床，在床头把玫瑰花安置好后就預备走出去，而在那时，她却听到了他的脚步声，于是就只得匆忙地躲藏起来。現在正在她感到跑也不是，躲着也不是的时候，他已經在她隱身的地方发現了她，弄得她眞是不知如何是好了。

因为急于使她脫出为难的境地，納里納克夏很快就举步向門边走去，但当他走到門口的时候，心里忽然一动，他不禁又犹犹豫豫地站住了。最后，他終于轉过身来，低下头对卡瑪娜說，“請你站起来吧。你完全用不着躲避我！”

第六十一章

第二天早晨卡瑪娜到大叔住的地方来了。一有机会，她就把賽娜佳拉到一边去，热烈地拥抱着她。

"你今天因为什么事忽然这么高兴呢，亲爱的？"賽娜佳一边在她身上撫摸着，一边問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姐；我只覺得我的苦难的日子好象已經快完結了。"

賽娜佳："来，你一定得告訴我是怎么回事。昨天一直到天晚的时候我們都还在一起的，我走之后又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嗎？"

卡瑪娜："实在也沒有什么可說的，不过我現在的确感覺到他已經屬我所有。大概是上天已对我动了怜憫之心了。"

賽娜佳："那眞是太好了，亲爱的；不过你千万不要对我隱瞞，一定得把全部情况都告訴我。"

卡瑪娜："我的确沒有什么要对你隱瞞的，大姐；就只是我眞不知道該怎么說好。今天早晨我起来的时候，我感到生命好象已对我有了一种新的意义。心里是异乎寻常地快乐，手边的活儿也好象忽然变得說不出地輕松了。我的全部希望已經完全实現了。我現在唯一担心的只是我可能还会失去我已得到的东西。我不敢相信上天会对我那么仁慈，能让我終身都这样快乐。"

賽娜佳："我想你現在的确已經轉运了，别人要想害你也不会有用。凡你应該享受的快乐，你将来一定会連本带利地收回来。"

卡瑪娜："不，你可别那么說，大姐。我已經把所有的利息都收回来了。对我自己的命运我沒有什么可以抱怨的。現在我并

沒有任何不滿足的地方。”

这时大叔走进来了。

“你現在必須出去一趟，亲爱的，”他对卡瑪娜說，“哈梅西先生已經来了。”

在大叔进来之前，他自己先已和哈梅西談过一陣。

“你和卡瑪娜之間的眞实情况我是完全知道的，”他曾对他說，“現在我劝你从新去开始你自己的新的生活，把她完全从你的記忆中抛开。如果你和她之間还有什么需要解决的問題存在，那且留待上天去解决吧；你自己千万别再多事了。”

哈梅西回答說，“在我最后和卡瑪娜断絕一切关系之前，我必須对納里納克夏把全部情况講清楚；不然的話，我良心上的不安就会使我沒法儿去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我現在再来討論卡瑪娜的問題，也許必要，也許不必要。但尽管完全不必要，我如果不把应該說出的情况全部講清楚，我的良心是怎么也不会安的。”

“很好，”大叔說，“你且先等一等。我一下就回来。”

哈梅西走到窗前，冷漠地望着街上的行人。后来，他忽然听到一陣脚步声，一回过头来却看到一个女孩子正站在那里对他深深地鞠下躬去。当她抬起头来的时候，他不禁搶过去几步惊愕地叫道，“卡瑪娜！”

現在站在他面前的的确就是卡瑪娜，她一言不发，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

“謝謝上天，哈梅西先生，”大叔說，他这时已經跟着她一道走了进来，“卡瑪娜的悪运眼看是快要結束了，光明的前途已經在望。在她遇到极大的危險的时候，你曾經救过她，而这件事却給你带来了許多不幸。現在是你們必須分手的时候了，她既然受过你的恩惠，在这分手的时候，她当然不能不发一語。她今天

是來向你告别并希望得到你的祝福的。”

哈梅西一时間几乎說不出話来了。

“愿上天保祐你，卡瑪娜，”他最后說道。“不管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不管那些事是我有意还是无意做出来的，都求你原諒吧。”

卡瑪娜强支着自己的身子靠墙站着，一句話也回答不上来。

略过了一会儿之后哈梅西又接着說，“如果你有什么話要我傳給什么人，或者别人还会有什么誤会需要我解釋的，你只要吩咐一声就行了。”

卡瑪娜把自己的两只手緊緊地交抱着。

“我求你不要对任何人講一个字。”

“在很長一段时間里，关于你的事我从沒有对任何人談过，”哈梅西說。“虽然沉默使我自己感到苦惱万状，我也仍始終保持沉默。一直到不几天以前，我相信你已經不会为人世的紛扰所苦的时候，我才对人談起过你的事，而且也仍只是对一个家庭里的几个人。我想那决不会对你的事有什么妨害；說实在的，也許倒可能还会有些帮助。大叔很显然是了解全部情况的。說起来，就是那安那达先生，他的女儿——”

“你当然是說汉娜丽妮，”大叔插嘴說。“他們現在已經知道了卡瑪娜的事嗎？”

“是的，”哈梅西說，“如果你們还有什么事希望我去告訴他們，我也一定照办。至于我自己，我已不再有任何希望；除开别的許多东西，連我的生命也已經遭受了莫大的損失。現在我所唯一希望的就是尽快除去心上的一切牽罣；我希望能够馬上付淸我早应付淸的債务，从此可以获得自由。”

大叔极热情地握住了他的一只手。

“不，哈梅西先生，我們对你并沒有任何其它的要求。你所

遭受的苦难实在已經使你够受了，但愿从今以后，你能够永久过着自由、幸福和毫无煩惱的生活。”

“我現在应該向你告别了，”哈梅西轉过臉去对卡瑪娜說。她仍然沒有开口，只又一次对他深深鞠了一个躬。

哈梅西象在梦境中似地走到外面的大街上来了，他暗暗对自己說，“我很高兴終于能够見到了卡瑪娜；这一次的見面也算使我們这一段离奇的遭遇有了一个很好的收場。虽然我沒法弄清楚她究竟因为什么离开了我們在加希波尔租下的房子，但有一件事决不容怀疑——我对她是十分多余的。現在除了我自己誰也不会需要我；让我到茫茫的世界中去过我自己的生活吧。以往的事已經沒有回顧的必要了。”

第六十二章

卡瑪娜回到家里来的时候，她看到安那达先生和汉娜丽妮正跟克西曼卡瑞坐在一起談話。

“哈瑞达西回来了！”克西曼卡瑞一看到她就大声叫道。“你把你的朋友带到你自己房間里去坐一会儿，好不好，亲爱的？我在这儿陪安那达先生吃茶。”

汉娜丽妮一走进卡瑪娜的房間就双手摟着她的脖子叫道，“卡瑪娜！”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卡瑪娜問道，并沒有显出十分惊奇的样子。

“有人已經把你过去的情形全部都告訴我了。我也說不出是因为什么，在我一听到那些話的时候，我就断定你准就是卡瑪娜。”

"我不希望让任何人知道我的名字,"卡瑪娜說;"我的真名字已經变成了我的一种耻辱。"

"是的,但这个名字現在却將帮助你恢复你的权利。"

卡瑪娜搖了搖头。

"我并不那么看。我沒有什么权利要恢复,也不希望恢复什么权利。"

"但你究竟有什么理由要始終对你丈夫瞞住那些事情呢?你为什么不能不管結果怎样把你的心全部交給他呢?你根本不应該对他隐瞞任何事情。"

卡瑪娜的臉立刻变白了。她不知如何是好地望着汉娜丽妮,想找几句話来回答,但始終一句話也說不出来;最后她終于一歪身在床上躺下了。

"实际上我并沒有做任何錯事,但天知道我究竟为什么这样感到自己見不得人!我实在沒有犯任何罪,为什么該受到这种懲罰?我怎么能够把那些事情全都告訴他呢?"

汉娜丽妮握住了她的一只手。

"这实际并不是什么懲罰,而只是一个消除罪孽的过程。因为一开始不肯說真話,你已經落在一个陷阱中,如果你現在再对你的丈夫隐瞞下去,那你将永远也沒法从里面跳出来了。快把一切交托給上天,爬出陷阱来吧。"

"我所以沒有勇气那么做,只是因为害怕我可能会因此丢失掉一切,但我現在已經了解了你的意思。我必須把一切事全告訴他,不管将来会产生什么样的結果。我决不能再对他隐瞞下去了,"說到这里,她已把自己的两手紧紧地交抱起来。

"那么,你愿意怎么办呢?"汉娜丽妮安撫地問道。"你愿意让别人替你去对他講嗎?"

卡瑪娜連連搖头。"不,不,我决不能让任何别人去对他講,

我一定要亲自去告訴他；你不要以为我沒有能为那样做。"

"那是再好不过了，"汉娜丽妮說。"我不知道我們将来还有沒有見面的日子；我現在是来告訴你，我們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

"你們要到什么地方去？"

"到加尔各答。别让我再耽擱你了；一早晨你还有許多活儿要做。我最好这就走吧，亲爱的。以后可别忘了你的大姐姐。"

"你将来一定得給我写信，你愿意写嗎？"卡瑪娜握住她的一只手說。

汉娜丽妮答应一定写。

"你得写信告訴我应該怎么办；我知道你的信一定能給我增加勇气的。"

汉娜丽妮禁不住微笑了。

"哦，那沒問題。你将来准定会有一个比我更好的參謀。"

卡瑪娜虽沒有明白表示出来，她心里实际頗为汉娜丽妮不安。尽管汉娜丽妮表面上似乎很平靜，在她的面部表情中所透露出来的悲愁的心境使卡瑪娜不能不对她怀着几分怜憫之心；但因为汉娜丽妮究竟有一种使人覺得难于亲近的气派，她也就不愿和她多談，更不愿去探詢她的心事了。

那天早晨卡瑪娜虽然毫无保留地对汉娜丽妮講出了她心里的話，汉娜丽妮却因为始終守口如瓶，在离开的时候仍不免怀着滿腹心事。一种极其忧郁和听天由命的神情，象一片永不会消散的阴影一样挂在她的臉上。

整个那一天，卡瑪娜每在操劳之余偶有閑暇的时候，总彷佛又听到了汉娜丽妮所講的那一段話，又看到了她的那一双柔和多情的眼睛。除了汉娜丽妮和納里納克夏的婚約已經解除这一件事情之外，她对汉娜丽妮的情况是一无所知的。

那天早晨，汉娜丽妮曾从她家花园里摘了一籃鮮花送到克西曼卡瑞家来，下午在洗完澡之后，卡瑪娜就坐下来，拿那些花編織花环。她編的时候，克西曼卡瑞也一直陪着她坐着。

“啊，亲爱的，”她对卡瑪娜說，“今天汉娜丽妮来向我告别的时候，我真說不出心里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不管别人怎么說，她的确是一个极可爱的姑娘；我現在仍在想，有她那样一个儿媳妇，我一定会非常快乐。这头亲事本来已經差不多快成了的，可我实在不明白我儿子是怀着什么主意。他究竟为什么忽然又不愿意了，那真只有他自己知道。”

克西曼卡瑞并不肯承認，到后来她自己也反对那头亲事的。

这时她听到外面一陣脚步声，就叫着問道，“是納里納嗎？”

卡瑪娜匆忙地把那些花和花环拿衣襟兜起来，并立刻戴上了面紗。

納里納克夏进屋以后，他媽媽对他說，“汉娜和她爹剛剛才离开这里；你見到他們了嗎？”

“見到的，路上碰到他們，我用車把他們送回去了。”

“不管你怎么說，孩子，”他媽媽接着說，“象汉娜这样的姑娘实在是并不多的。”她說这話好象表示納里納克夏一向就反对这种說法似的；但他这时也只笑了一笑，什么話也沒有說。

“你覚得好笑嗎？”他媽媽又說。“我已經让你和汉娜訂婚，最后甚至已經去对她祝福过了；而結果你不知忽然打下了什么鬼主意，把整个計划全給破坏了。現在对这件事你一点都不覚得遺憾嗎？”

納里納克夏似乎准备开口了，他先看了卡瑪娜一眼，却发現她正瞪着两眼，态度严肃地望着他。在他們两人眼神相遇的时候，卡瑪娜立刻羞得只恨无地縫可鉆，馬上就把头低了下去。

“可是，媽媽，”納里納克夏說，“你为什么以为你儿子那么得

人欢心，要給他訂一头亲事一定是一件非常輕而易举的事呢？象我这样一个老古板的人，別人不会一見鍾情的！”

听到这話卡瑪娜又抬起头来了；但她一抬头，納里納克夏又轉过臉对她望了一眼；他眼睛里充滿了喜悅的表情，这使得卡瑪娜感到恨不得立刻逃跑出去才好。

“快給我走开，別在这里胡說了吧，”克西曼卡瑞对她的儿子說。“你越說越叫我生气了。”

他們都走了以后，卡瑪娜独自坐着把汉娜丽妮送来的那些花編成了一个大花环；她把花环放在一个籃子里，洒上水之后，就把它摆在納里納克夏的书房里了。想到这个大花环是汉娜丽妮临别时送来的一份礼物，她止不住一陣心酸。

回到自已的房間去以后，卡瑪娜独自沉思了很久；她不甚了解納里納克夏一再拿眼睛看她是什么意思，也不了解他对她究竟是怎么个想法。他的眼光似乎一下看透了她心中的一切秘密。过去，每当他来到家里的时候，她就躲避起来，那倒也沒有什么，現在这情景，竟常常弄得她非常窘；这眞是因自己隱瞞身份所招来的一种懲罰。

她暗暗对自已說，“納里納克夏一定在想，‘媽媽从什么地方弄来哈瑞达西这个姑娘的呢？我从来也沒見过这样沒規矩的女人。’他要是对我存着这么个看法，那我可眞是一刻也忍受不了的。”

那一天夜晚，她上床的时候，决定第二天一有机会就把她心中的秘密全讲出来，結果如何她完全不顧了。

第二天她一大早就起来去洗过了澡；她从恒河带了一小罐水回来，預备和平常一样，在动手做别的活儿之前，先去打扫納里納克夏的书房；但今天早晨她却发現他，違反他素常的习慣，早已在书房里坐着了。

因为不能照常进行她的工作，卡瑪娜心里多少有些不舒服。她轉过身去慢慢向回走；但走了不远，她心里忽然一动，于是就停住步，一动也不动地站住了。

慢慢她又走回来站立在他的书房門外了。她心里这时究竟在想些什么，她自己也全不知道；整个世界好象在一片濃雾里浮动，她已經完全失去了时間观念。

忽然間，她发現納里納克夏走出书房来站立在她的面前了。卡瑪娜于是好象突然从梦中惊醒似的，搶上一步对他拜倒下去，让自己的头直碰到了他的脚尖；她在洗澡时被弄濕的蓬松的头发已披散开来，掩盖住了他的脚背。行完礼之后，她就站起身来，象一座石象似的站立在他的身边；她完全忘掉她的面紗已經滑落下来，也根本沒有注意到納里納克夏这时正目不轉睛地凝視着她的臉。外界的一切对她已完全失去存在了，然而就在这时她好象忽然受到了上天的启示，立刻用一种极其坚定的声音大声說道，“我是卡瑪娜。”

但話剛一出口，她自己的声音似乎立刻就打破了她的迷梦，冲乱了她的凝定的心神。她止不住渾身战慄着低下头去；虽然她心里感到她必須得赶快逃开，但她已經无力挪动自己的脚步了。在說出“我是卡瑪娜”几个字和在向納里納克夏行礼的时候，她已經使尽了她的全部精力，已經把自己的一切全都放了进去。現在她再沒有任何东西留下可以用来掩盖自己的羞愧了。她已經把自己完全交在納里納克夏的手中。

他慢慢把她的双手拉起来，一边吻着她的手，一边喃喃地說，“我知道！你就是我的卡瑪娜！快同我来吧。”

他領她进屋子里去，把她編的那个花环拿起来戴在她的脖子上了。

“来，让我們来向上天謝恩吧；”当他們两人肩并肩地磕下头

去，把头触在雪白的大理石地板上的时候，早晨的太阳从窗子里照进来，轻抚着他们低垂的头颈。

卡玛娜站起来后，立刻又一次怀着无限的崇敬向納里納克夏行了一个礼。这一次再站起身来，她就已經完全沒有那种使她痛苦不堪的羞怯之感了。她这时并不感到某种令她极度兴奋的欢乐，而只感到一种如釋重負的宁靜安和的欣慰之情，象晨間的清光一样，烘暖了她的全身；一种决心献身的热忱占据了她的整个心灵，世界的一切似乎都已被她在神坛前燃起的綫香的清烟所隐蔽了。

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眼泪无限量地涌出她的眼睛，一大滴一大滴地順着她的臉頰流了下来——这是欢乐的眼泪，这眼泪洗去了一直瀰漫在她的孤独生活中的愁云。

納里納克夏沒有再对她講什么。他用手掠开了搭在她前額上的潮湿的头发，就走了出去。

卡玛娜还沒有能够尽情傾泻出心中的热情；它騷扰着她的心使她极于想把它一下全部傾泻出来。她走到納里納克夏的臥室里去，从自己的脖子上取下花环来，把它套在那一双旧木板鞋上；她把木板鞋拿起来碰一碰自己的額头，然后又把它恭敬地放了回去。

接着她就好象自己正在为神灵服役似地，开始去做她每天应做的工作；每做完一件事，她更仿佛覺得靠着欢乐的翅膀，她已把她的一段禱告辭向上天送去了。

"你这是干什么，亲爱的？"克西曼卡瑞叫喊着說。"瞧你这收拾打扫的样子，别人会以为你是要在一天之內使整个屋子改个样儿哩。"

工作完了以后，卡玛娜并沒有做針綫活，她关起門来躲在自己的臥室里了；納里納克夏提着一籃白星海芋，一直找到她的臥

室里去。

"卡瑪娜，"他說，"把这些海芋放在水里面养着。今天晚上我們两人得去求媽媽給我們祝福。"

"可是我还沒有把整个情况講給你听哩，"卡瑪娜低下头去說。

"再沒有什么需要你告訴我的；我全知道了，"納里納克夏說。

卡瑪娜拉起面紗来遮住了臉。

"可是媽媽——"她說，但自己又說不下去了。

納里納克夏拉开了她的面紗。"媽媽一生曾經寬容了許多人的罪惡。你根本并沒有眞犯什么罪，她当然一定会寬恕你！"

譯后記

"沉船"是罗宾德罗那特·泰戈尔早期的一部作品，这部小說写于1902年，先于1903年四月至六月在孟加拉的"班加·达逊日报"上連續发表；到1906年才正式印成一本书。在泰戈尔写作"沉船"的时候，他已經是印度极著名的詩人和作家了。

"沉船"这部小說的情节是非常复杂的，由于故事的发展有賴于偶然性的成分很多，我們很容易覺得它頗有点近似我国的傳奇。但因为泰戈尔在这里所写的实是一些在印度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严重的社会問題，而那些偶然的遇合也究竟还是情理中事，我們不但并不覺得这种偶然性减弱了故事的眞实性，却反感到它使故事更增加了情趣。

我們知道这本书里所描写的事发生于十九世紀后期，在那时，甚至在今天，印度妇女的地位是非常低下的，由于这个緣故，印度傳統的婚姻制度中一向存在着許多不合理的現象：印度妇女的早婚是举世聞名的，妇女的婚姻完全由她們的父母或代养人决定，她們同自己的丈夫，不要說在結婚前彼此沒有絲毫的感情，而且通常連見面的机会都沒有。"沉船"的写作主要就是为了抨击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书中所描写的两对青年——哈梅西和汉娜丽妮，納里納克夏和卡瑪娜——都是非常善良的人物，前一对的結合完全出于

情，后一对的結合至少也可以說出于义，然而仅只是由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存在，他們在故事結束的时候，虽然也可以用得上"有情人終成眷屬"那一句老套語，但这其間他們却受尽了痛苦的折磨。

很明显，如果哈梅西在最初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汉娜丽妮結合，如果无父无母依靠舅父过活的卡瑪娜可以在当地挑选她自己心爱的人去和他結婚，那么沉船的悲劇就根本不可能发生了。至于此后全部故事的发展也莫不与那罪恶的社会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它象一个可怕的鬼影似的暗伏在全书的每一行中。

哈梅西在知道卡瑪娜并非是他的妻子以后，为什么不能采取断然的处置，却变得那么优柔寡断，在卡瑪娜与汉娜丽妮之間犹豫徘徊，最初甚至到处躲躲藏藏，使自己变成了一个非常可笑的人物？卡瑪娜在受尽种种苦难最后終于找到她自己的丈夫納里納克夏家里的时候，为什么竟恐惧得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敢說出来？是哈梅西对汉娜丽妮的爱情不够坚定嗎？是卡瑪娜天性怯懦嗎？完全不是。其根本原因是：罪恶的社会制度那个恶魔，象一个凶恶的猎人追捕小兎一样，随时跟踪着他們，已弄得他們走投无路，六神无主了。

这是多么悲惨的一幅图画！

另外还有一个問題，也是我們决不应該忽視的。作者这样安排这个故事的收場——让納里納克夏和卡瑪娜終于破鏡重圓——那对于作者本国的讀者来說，是有其特殊意义的。因为我們知道，根据印度的古老的傳統，如果一个已婚的女人，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哪怕那个女人和书中的卡瑪娜一样，本身并沒有任何錯誤，也不应該負任何責任，但只要她曾和另外一个男人同住过一个时期，那她就永远也别想再跨进她丈夫的大門了。泰

戈尔在这里所表現的不仅是对于傳統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抗議，同时还是对一种新的道德观念——尊重人权，必須拿女人当人看的思想——的一种热情的拥护。

最后附带說明一句，"沉船"的原文是孟加拉文，这个中譯本是根据印度版的英文本譯出的。

1957年6月